

大清三杰
下



民国·徐哲身

中华古典精华文库

大清三杰

第三部

(民国)徐哲身 著

第六十七回 湘阴爵帅胸藏地理全书

左宗棠听见问他队伍的数目，将士的姓名，便很得意的朗声答道：“兄弟此次奉旨西征，所带队伍，虽仅两万，可是都是精壮的青年，没有一个老弱残兵；所携将士，虽只数员，可是都是多年的心腹，没有一个暮气人物；像刘松山、曹克勋、苏元春、詹启伦、陈亮功、李训铭、李成柱、聂功廷、董福祥、高果臣、吴退庵、周受三等等，中丞大概不至于不知道他们的吧。”陕西抚台忙不迭的点首答道：“知道知道。这班人物，多半是湘淮两军里头的宿将，内中尤以这位刘寿卿军门来得谋勇兼全。”

左宗棠呵呵大笑道：“寿卿是还不高兴来的呢，因为兄弟再三约他，方才答应。不过他的年纪确也大了，如此远征，要他同来此地，兄弟真觉有些对他不起。”

陕西抚台也笑道：“这是爵帅瞧得起他，否则爵帅手下，难道还少大将不成？”

左宗棠摸着胡子道：“中丞说得一点不错，像那刘省三，他就不肯来。”

陕西抚台又恭维了左宗棠好久，方才告辞而去。

左宗棠住了一宵，即于第二天直到兰州，将近省垣的时候，宁夏将军吉祥，迎接到十里长亭。左宗棠因为吉祥是位宗室，圣眷既隆，人也谦和，很对他客气道：“老哥何必如此客气，劳驾得极。”

吉祥照例先请两宫圣安，然后答左宗棠的话道：“季翁奉旨来此，乃是来分兄弟的忧的，应该远接。”

左宗棠又客气几句，便同吉祥一齐入城，进了制台衙门，接印之后，藩司以次，次第稟见，左宗棠一个一个的问过兰州情形，吩咐众官好好办事。

等得众官退出，便先传见刘松山，刘松山入见，左宗棠先问道：“寿卿，你打算怎样办法，有主意了么？”刘松山忙答道：“回爵帅的话，标下打听得白彦虎，野心勃勃，竟想谋叛，现在胆敢自称皇帝，又封他的元配白朱氏为伪皇后，女儿珊瑚为伪公主，这个妄人，不必说他，只是白朱氏母女两个，很有一点妖术，就是伪元帅熊飞鹏，女将翡仙，也知妖术。”

左宗棠蹙眉道：“可惜那位李金凤五姐，已经不在，不然，也好把她调来帮助我们。”

刘松山摇首道：“爵帅不必操心，标下已有办法。”说着，便与左宗棠咬了一阵耳朵。

左宗棠一边在听，一边连连点头道：“你可小心，不要大意。好在我们的军粮，我们是自己带了来的。”

刘松山接口道：“标下一半就仗这个。”刘松山说到这句，又向左宗棠笑了一笑道：“不是标下恭维爵帅，从古以来，那有万里行军不向就地徵粮，这般累累赘赘的自己带来，不亏爵帅，胸藏地理全书，怎么能够深知此地的情形。”左宗棠也含笑的答道：“寿卿，你是到了此地，就地徵粮之难，亲自所睹，那里晓得京中的一班大老，还在那儿一点不知轻重，疯狗般的说我办事颞颥呢。”

刘松山还待再说，忽见詹启伦，一脸含着怒色，匆匆的走了进来。刘松山先问道：“詹大人，你在生谁的气呀。”

詹启伦一面从他怀内取出一封信来，递于左宗棠去看，一面方答刘松山的说话道：“寿卿军门，你快看信，恐怕你也要气死。”

刘松山一听詹启伦这般说法，便站到左宗棠身边，同看那信。只见写着是：

爵帅钧座，谨禀者，沅蒙保奏署理浙抚，晋进升见，今晨叫起，太后首先问沅左某万里行军，怎样自携粮秣，阁臣很有说话。俺谁不听，可是左某，也未免办得太糊涂了，你是他的旧部，应该知道等语。沅即奏对，太后圣明，不为阁臣谏言所动，此是邦家之福。督臣左某，首平闽浙，次复荡平山东、河南、安徽等省捻匪，成绩具在，早在太后洞鉴之中。伏查军务之事，至重要者，即为因地制宜。陕甘一带，转运困难，就地徵米，愈较转运为难，左某若无深知灼见，何至冒昧若是。太后如信左某，此等军务之事，似宜任其行事，毋庸上烦圣虑。

况且有功则赏，有罪则罚。臣追随左某多年，敢以身家性命，为左某担保。左某熟悉西北地理，胸有成竹，决不至于僨事等语。太后闻沆奏后，始微点头云：俺也知道左某不是荒唐人物，其中必有什么道理，尔既力为担保，俺也稍稍放心，尔下去，可以迅速函知左某，俺虽不信人言，他也须得对得起朝廷，否则一误大事，俺即治他之罪，已经迟了等语。沆又将浙中之事详细陈奏，蒙太后奖谕有加。沆复奏称，太后方才所奖，沆不敢受，浙中善后诸事，皆系左某指示，太后闻言微现喜容。沆退出，探知京中上自军机，下至御史，无一人以爵帅此行之措置为然者，沆深为爵帅危，特此专差飞禀，伏乞善以处之。沆不日陛辞回浙，若有所闻，定再飞报。匆匆上禀，恭叩钧安。

旧属蒋益沆叩

刘松山一直看完，也气得问左宗棠道：“爵帅如此操心，还不为阁臣所谅，以后怎样办事？”

左宗棠先把手上之信，交给詹启伦道：“你去复信，叫他莫吓，说我自有办法。只要先有一些成效，做给他们去看，这些谰言，自会平静。”詹启伦听说，自去复信。

左宗棠始对刘松山说道：“京里的事情，我会对付，你不必管，你只去办你的军务。”刘松山听说，又与左宗棠噤噤促促的低声商议一会，方才退去。

过了几时，左宗棠又接到各处的书信，都是报说和蒋益沆一样的言语，左宗棠一一回覆之后，提笔又写了一封家信是：

威宽勋同四儿同阅，连日未得尔等安禀，不知尔母病体如何，深为惦记。近日蚀馈日远，前敌诸将，既须转战，又须负粮，往往不能速赴戎机，致稽时日。而抱罕一种，于孩提时，即习为盗贼，长则结伴远游，名为经商，实则行劫。承平时燕豫齐响马，及近日马贼，皆此辈为之。最善伏路抄掉，故驮运粮料，非有队伍往来接护不可；兵多则转馈愈艰，兵少则抄掠愈甚。言者但知劳资万倍腹地，而于千里馈粮苦况，鲜能详之。宜首当时名将，均恐去之不速也。赵壮侯屯田三奏，于刍粟轻重，言之详尽，少时颇怪其侈陈琐屑，近历其地，乃信古人诚不我欺；亦见屯田之不可已也。日前陇闾告成，吾监临试事，题楹联云；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攀朱草；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而陕榜解元，籍商州山阳，正与紫芝合；陇榜又多知名之士，吾所决科前数卷，均占高魁。又雍凉朱草也；解元安维峻，文行均美。其先世贫苦嗜学，为乡里所重，意其报在此。吾于甄别书院，及月课录科，均拔置第一，意其不仅为科名中人。闾中秋宵，尝倚仗桥边，忽仰视而言：若此生得元，亦不负此举。不料监水官在后窃闻，后为庆伯廉访言之。初不觉，至写榜日，两主司先以闾墨见示，掀髯一笑，乃如四十年前获隽之乐，频日晏集，必叙此为佳话，觉度陇以来，无此兴致也。

原来左宗棠的文经武纬，除曾国藩外，当时很负时望，他的调补陕甘总督，虽然为的剿办回乱，可是那时陕甘两省，因为遍地都是土匪，一班官场，对于文事，便不怎么关心。左宗棠却是一个最喜欢做事的人物，又因为他自己一举之后，会试往往不利，后来虽然做到总督，常常恨他未曾点得翰林，所以对于考试的事情，他就格外注重，并不因有乱事，随便模糊。

只看他的家书，得了几位有文名的门生，如此高兴可知。

当时左宗棠发了家信之后，连日都得捷报，他便一面手谕嘉奖刘松山一班将领，一面飞奏朝廷。慈禧太后接到左宗棠的奏报，召入军机大臣，面有喜色的说道：“从前有人参奏左某，说他办理军务，万里携粮，很是颀颀，俺亏得自有主意。现在他在那边，文的武的，都能办得很好，你们又怎样说呢？”

一班军机大臣，只好免冠请罪道：“这是老佛爷的知人之明，臣等委实没有老佛爷的天资，来得聪慧。”

慈禧太后笑上一笑道：“不必说了，你们下去，拟道上谕，奖他吧。”

军机大臣磕头谢恩，退出之后，狠狠的给了左宗棠一顶高帽子戴戴。

左宗棠接到嘉奖上谕，大开筵宴，文自司道以上，武自提镇以上，统统请来吃酒。那天的席上，那位刘松山军门，当然坐的首席。酒过三巡，左宗棠忽亲自去向刘松山斟上一杯酒，满面春风的说道：“寿卿，你且喝下这杯，我还有话发表。”

刘松山连忙站了起来，接杯在手，一口喝干，又向左宗棠请上一个安道：“标下一点没有什么功劳，何劳爵帅赏酒，真正是肝脑涂地，还不能够报答呢。”

左宗棠含笑的坐下，方对众官说道：“从前我因军粮一事，

几乎受着严谴，后来第一是，仰蒙两宫的圣明，不为那些谏言所动。第二是，亏得我那蒋抚台力保。第三是……”左宗棠说到这里，把他眼睛望着刘松山道：“总算我们这位寿卿老军门，同了诸位将士，替我死命出力。现在虽然只打几个胜仗，女匪翡仙，业已生擒过来，在我之意，还想将她押解进京，你们诸位文武同寅，各抒己见，以为怎样？”

左宗棠刚刚住话，臬台庆伯廉访第一个说道：“司里以为不必，因为爵帅的声威，刘寿卿军门，以及诸位将领的本领，连那盘踞金陵一十三年的长毛，都已荡平，何况此地这班跳梁的小丑。倘把这个女匪，郑重其事的押解进京，未免小题大做，沿途万一再被逃亡，尤其犯不着的。”

左宗棠听说，连连捻须点首道：“庆伯廉访之论是也。”

左宗棠说着，又向刘松山说道：“军事贵于秘密，本属老例，但是今天，文武同僚，都在此地一堂聚首，你不妨将此次活擒这个女匪的经过，讲给大家听听。”

藩台接口道：“这个女匪翡仙，很有妖法，寿卿军门，怎样能够把她擒来，我们真想听听。”

刘松山捻着他的长髯道：“说起此事，兄弟是个武夫，不知什么教叫天方新教。兄弟因见此地百姓，对于此教，竟至如醉如痴，至死不悟，岂不奇怪。”

左宗棠便向席上坐着那位名叫贺瑞麟的名儒，拱拱手道：

“回回教的出典，连我也不甚明白，这个天方新教，老先生定知根底，可否指教一二。”

原来这位贺瑞麟，本是经学名儒，当时各省大吏，无不闻名致聘，无奈大有伯夷叔齐之风，一闻徵聘的消息，他就躲到深山大泽之中去了。前曾一度主讲兰州兰山书院，席不暇暖，忽又遁去。左宗棠一入秦中，即闻其名，命人礼聘，也难如愿。所以左宗棠致函曾国荃，有贺生瑞麟，陈义至高，固无以夺之，然咨访众论，亦有谓其矫激过甚者。丹初制军，曾延主讲席，坚辞不赴，且辞桑梓之难，避居运城腥膻之乡，不知其果何说也等语。后来左宗棠治甘之名大噪，那位贺瑞麟竟作不速之客，贸然莅止。左宗棠喜他有汉时商山四皓的高义，卑礼厚币，聘主书院，这天可巧在座。

他见刘松山和左宗棠问及天方新教之事，马上详详细细，引经据典的说道：“回教叫做清真教，他的起源，约摸有二千年了，他们始祖，叫作阿丹，生于天方之野，一产七十二胎，每胎男妇各一，自己配为夫妇，至弥撒而其教始兴。又六百年，当隋开皇中，有名穆罕默德其人者，生而神灵，阐明清真之教，回众翕然从之，其教益加兴隆，这是回回教的老教历史。现在回民，称天方教，自称谓之穆民，以尊穆罕默德之故，以称膜民，以阿丹初生之祖言之，他们奉为圭臬的书籍，有天经一部，回族称为由穆罕默德所受之于天者。又有天方性理，天方经典两部，是为明代，金陵回人，名叫刘智的所撰，内中发挥天经道意，又怕华人不识，复以华文润色之。

“其教以识主为宗旨，也似我们儒者所言，明心见性之学；

以敬事为工夫，也似我们儒者所言，制外养中之学；其考规所谓天道者五：一曰吟，谓诵经，一曰礼，谓报恩，一曰斋，谓绝物，一曰课，谓志亡，一曰朝，谓归真，所谓人事者五，即谓伦常之理。七日一礼拜，与泰西各国相同，因为他的源流本来出于天主耶稣，稍稍杂以佛氏之说，称华人为大教，自称小教。非如奇衰诡异流，专以勾结为事，煽惑为能，所以杂居中国一千数百年，婚姻未通，俗尚各别，传习不同，而未尝敢萌他志。历代相承，不闻查禁。我朝且录其人才，谁许出仕。乾隆时代江督某曾经奏请，谓回教不宜留于中国，高宗特加训饬，圣谟洋洋，足为百世之法。

“至于这个天方新教之名，乾隆四十六年，马明心苏四十三，忽由西域归来，诈称得着天方不传之秘，创立新教。其后，马逆煽惑下愚，谋为不轨，四十九年，复有名叫田五其人继之作乱，虽经大军先后擒斩，但其根株未能尽绝。嘉庆年间，又有穆阿浑其人，与现在的马化癡之父马二……”

贺瑞麟一口气停也不停的说至此地，大家都在听得津津有味，忽见刘松山陡把桌子拍得应天响，大惊失色的拦着贺瑞麟的话头问道：“真有这个马化癡不成。”

贺瑞麟未及答言，左宗棠忙问刘松山道：“寿卿，你莫非晓得这个马化癡不成。”

刘松山瞪着双眼的答道：“怎么不知，标下一到此地，就听得人说，马化癡住在金积堡地方，大有谋叛之志。标下连连四处打听，哪知此地的百姓，敬重马化癡，当他天神看待，甚

至不敢直呼其名。标下想要打听马化癡的坏处，竟没一人肯说；就是此地的文武官吏，也说马化癡只知传他天方新教，不预外务。标下又打听得白彦虎就是他的门徒，不过擒来的女匪翡仙，标下再三的严刑审问，也不承认。”

左宗棠便把双眉一竖的问着文武众官道：“此事到底怎样？诸位同寅，吃了皇上俸禄，应该拿出良心说话！”

从官一齐答道：“马化癡真是好人，爵帅只管访查。”

左宗棠听说，方才又对贺瑞麟说道：“你且讲完再说。”

贺瑞麟虽是一位道学名儒，也怕得罪本省文武官员，忙接口道：“马二固是不好，现已早经亡过；马化癡呢，或者守份一点，也未可知。”

刘松山也催贺瑞麟且说下去。

贺瑞麟始接说道：“马二既受穆阿浑的蛊惑，即以新教传人，幸他死得还早。马化癡即继父志，到处行教，京师的齐化门、直隶的天津、黑龙江的宽城子、山西的包头镇、湖北汉口等处，均有他的教徒。其传教人的名称，叫做海里飞，就和内地的经师一般，又曰满拉，如内地的蒙师一般，品级皆在阿訇之次。马化癡自称总大阿訇，他的教规，大略和老教相同，所异的地方，老教诵经，必须合掌向上，新教两掌向上而不合拢，老教端坐诵经，新教夥诵口卯口怒，头摇肩耸，老教送葬不脱鞋子，新教脱鞋赤脚送葬。”

贺瑞麟说到此地，便朝左宗棠单独说道：“我说天方新教，只要也同老教不预外事，那就无碍。若是也与白莲教、清香教、无为教、圆寂教，要想借此扰乱，自然不好。”

左宗棠听说，心中已有主意，当下即对刘寿卿说道：“此事姑且丢开，我有办法，你此刻快述你的战绩，好使大家听了，如读汉书下酒。”

刘松山略略谦虚一回，正待说他的战事，忽见周受三匆匆走入，对他说道：“女匪翡仙，在狱裸着全身，似已发疯。”刘松山不觉大惊。正是：欲述奇功未启齿偏闻怪事裸全身不知刘松山见了周受三到来，何以吃惊，且阅下文。

第六十八回

云生胯下女匪发狂痴 箭中鸡头将军施绝技

周受三说出妖妇翡仙，裸了全身，在狱发狂，不但刘松山大吃一惊，连那左宗棠，以及席上众官，无不认为奇事。藩臬运三司，因见周受三是左宗棠的得意门生，忙去敷衍他道：“周太尊，快请入席再谈。”

刘松山等得周受三坐下喝了几杯之后，方才问道：“太尊是从会宁来的么？”

周受三点头道：“是的，我自军门进省，又提妖妇翡仙，屡次严刑审问，要她供出那个马化癡究竟好人歹人，那知那个妖妇，矢口不移，说是绝不认识什么姓马的。等我将她收入监里，倒说一天晚上，忽据官媒禀报，说那妖妇，陡将她的全身衣裤，脱得干干净净，即有一股白云，从她胯下生出，竟把狱中，笼罩得伸手不见五指。官媒怕她在弄妖术，不要因此遁走，那就干系非轻，但又因为云雾弥漫，不能瞧见妖妇，只好和她软求，向她膜拜祝赞。果然云雾即散，方才现出妖妇，见她全身裸赤，容颜愈加妖艳。问她为何忽作妖术。妖妇见问，突然垂泪道：‘我的法术，无次不灵，自被你们的刘军门，把那天癸，射在我的奶上之后，居然法术不灵。今天我想云遁，仍又

不灵。你快不要拜我，我求你可否转求你们周大人，快快把我正法，不要再给我吃这些零碎苦头了。’“官媒稟于我，我又回到监里，只见那个妖妇，果然一丝不挂的坐在笼子之中。见我进去，忽然向我将她双目一斜，跟着她的私处里面放出一股淡烟，那烟一著我的身上，我的心里，竟会不能自主，心猿意马起来。幸亏我听了军门教我的法子，急把身藏的一块秽布，向她头上顶去，妖妇私处里的那股淡烟，陡然散走，我也回复原状。妖妇便向我下跪哀求道：‘周大人，我既被擒，自然只有一死。你要问我马化癡的事情，我们教官，虽死不肯咬人。’那时全监之中的犯妇，都因妖妇赤身裸体，说是污秽监神，于众不利，顿时鼓噪起来。我怕因此哄监，闹出大事，急以好言劝那妖妇，叫她穿上衣服，妖妇不肯应允，我命十多个官媒，替她去穿，倒说那个妖妇，只把双目一注官媒脸上，众人都会满脸通红，大现淫态起来。”

周受三的一个来字，尚未离口，席上众官，个个无不失笑。左宗棠听得勃然大怒道：“何物妖妇，竟敢施这妖法。”说着，即命戈什哈持了大令，去把妖妇翡仙，提来亲自审问。

戈什哈奉令去后，刘松山始向众官说道：“这个妖妇说我用了天癸，秽物，用箭射着她的鸡头之上，确有此事。从前李孟群中丞的令妹，李五姐，她曾对我讲过，凡是邪法，最忌秽物，我当时即牢记在心，因为我们出兵打仗的人物，难免不遇妖人。”

刘松山说到此地，便向左宗棠笑上一笑道：“爵帅，标下又知道凡有妖术的妇人，只有私处和双乳两处地方，最容易破

法，不过破法的人，倘若破得不好，便有性命之忧。那时爵帅命我小心，不可大意，幸而标下的箭法，还能不致虚发。那天标下要与这个妖妇厮杀之先，暗把箭头用了天癸煮过，临阵之际，第一箭就射她的鸡头肉上，妖妇顿时晕至马下，方被标下所擒，这就是标下擒住妖妇的经过，其实也没什么功劳。”左宗棠听说，很高兴的问着众官道：“诸位同寅，你们老实说看看，我们这位刘军门，可是一个勇而无谋的人物么？”

臬台庆伯廉访首先答道：“刘军门一听李五姐之言，即能牢记胸中，这就是一个细心的人。有此名将，真正是国家之福。刘松山慌忙谦逊几句。

后军统领高果臣，此时有了醉意，便向左宗棠说道：“秽物为妖所忌，人尽皆知，照标下说来，不怕刘军门生气，似乎也没有什么希奇。”

聂功廷在旁听了不服，即驳高果臣道：“高总镇，这末你可有刘军门那个百步穿杨的箭法呢？”

高果臣被驳，无言可答，偏偏强辩道：“这是用洋枪打去，也一样的。”

董福祥也接口驳高果臣道：“洋枪的准头也不容易。譬如用洋枪打人，平常时候，不论打在那里，只要打死敌人，也是一般。但是破法的当口，又非平常可比，倘若万一没有打中她的鸡头，打在别处，妖妇倒不曾死，打人的人，可先受着妖法死了。”

左宗棠因知高果臣的为人，同那吴退庵都司一样，饶勇善战，确非他人可及；不过锋芒太露，恐非保泰持盈之器。平时屡以王壮武公勉人之语，儆诫训高吴二人，冀其有所戒惧，或不至半途蹉跎。因为王壮武每以璋锋以屡割而钝，源泉以屡汲而浑；治兵莫先于养气，养气在心存勿失等语劝人，当时平发匪、平捻匪的一班名将，无不敬服王壮武的。左宗棠除了刘松山之外，就爱高吴两个，此时一见大家在驳高果臣，深怕闹了意见，彼此不睦，于他行军，大大不利，赶忙用话混过。等得席散，使命刘松山周受三等人，仍回会宁而去，因为刘松山的大营，驻在那儿。

大众谢席退出，没有几时，那个戈什哈已将妖妇翡仙提到，左宗棠正待亲自提审，戈什哈忙跪一足的禀明道：“回老师话，妖妇仍是裸体，没有办法，使她穿衣。”

左宗棠听了大怒道：“本部堂不比别人，曾涤师虽负道学之名，少年时候，还有春燕一联脍炙人口，到了晚年，又有彭雪琴佩剑逐妾的艳事。本部堂平生未曾二色，一股正气，莫非还怕这个妖妇迷惑不成。你快下去，传谕两司，速来会审。”

戈什哈刚要退出，左宗棠又喝住道：“慢着！吩咐兵丁差役，大堂伺候。”

戈什哈奉命照办，等得两司都到大堂，兵丁差役，执刀的执刀，执棍的执棍，两县也带刑具伺候。左宗棠坐出之后，两司照例庭参，两旁的兵丁差役，一声堂威，戈什哈高唱一声起去，两司复又躬身一揖，退至两边预设的桌上坐下，两县站在

一边，很有戏文上三堂会审的威风。

当时左宗棠又命大开辕门，一任百姓观看，兰州百姓，何消说得，这天前来看左爵帅大审妖妇翡仙的民众，真是万人空巷，拥挤不堪。在那妖妇一经提上的时候，一班少年民众，陡见一个光身赤体，二十四万分美貌的翡仙，娇滴滴，软洋洋，跪在大堂之上，顿时情不自禁，哄然发喊一声，当下陡听得哗啦啦的一声巨响，说也好笑，那座极其坚固，画着一只要想吞日大贪的照壁，早被民众挤倒下来。跟着又有三五万的民妇，各人手执捧香一支，如朝涌般的，奔至大堂之前，人声嘈杂，万头攒劝，齐向左宗棠跪香，要求赦了翡仙。

左宗棠忙命两县好言劝散，方才喝问翡仙道：“一个妇人，应以廉耻为重，你既懂得一点邪术，难道连父母的遗体，都不知道爱惜的么？本部的今天亲自审问，正是你的便宜之处。你能老实供出马化癡的为人，本部堂可以法外施仁，赦尔一命，也未可知。”左宗棠一边说着，一边把那惊堂一拍道：“好好供来，否则大刑伺候。”

翡仙听说，便将她那一捏柳腰，轻轻一扭，跑上半步，双眼望着左宗棠，以及满大堂的人众，很流利的一瞄；倒说满堂人众，上自两司，下至兵役，无不双眼紧闭，不敢正眼瞧她。左堂堂呢，却能镇定如恒，未为所劝，又喝声道：“你这妖妇，快快不必再用这般妖术，本部堂闻你在那监中，只求速死，一个既求速死，试问还有什么顾忌，何必如此再帮姓马的呢？”

翡仙瞧见左堂堂不为妖术所迷，只好磕上一个头道：“爵

帅所说甚是。一个人已到求死，还有什么顾忌，不过犯妇确不认识姓马的，叫我供些什么？”

左宗棠摇摇头道“好个妖妇，真的矢口不移。”说着，即向左右喝声道：“将她重责一百大杖再说。”

翡仙急将她的双手向左右执刑的一拦道：“且慢！”又朝左宗棠拱手说道：“大清律例，妇人若非犯奸罪，不得笞杖。”

左宗棠不待翡仙说完，忙喝问道：“你懂律例，那就好讲了。本部堂问你，你可知道本朝定例，妇人得免笞杖，无非保其廉耻，你今裸体迷人，还有廉耻心不成。”

翡仙语塞，自己伏至阶下，预备受杖。

此时臬司已将双眼睁开，出位向左宗棠打上一躬道：“妖妇既是不肯承认知道马化癡，爵帅何必定要问她，况她本与马化癡不是一案。这个朝廷的大堂，一个裸妇在此任人观看，殊失威严。”说到这句，暗比一个手势，似请左宗棠迅将翡仙问斩之意。

左宗棠连连点首，便命左右斩了此妖。

那时的董福祥，还是一个千总职位，忽然福至心灵起来，不待左右动手，他就很快的拔出马刀，向那伏在地上的翡仙，疙瘩一声，早将一个血淋淋的美人脑袋，提到手中，献与左宗棠过目。

左宗棠大喜，正待夸奖董福祥的当口，谁知一班跪香的妇女，忽又鼓噪起来，大有要抢翡仙脑袋的样子。董福祥急携翡仙之首，奔出大堂，越过民众面前，到了旗杆底下，将身一纵，恍如猿猴一般，索索的援木而上，顷刻已至杆顶，悬首杆上，又用一只手，抓住旗杆，将身向外一扬，兀像一面旗子悬在那儿，复又找出手枪，向着民众大声喝道：“你们不散，老子便打你们一个稀烂。”他的烂字未曾说完，如蚁般的民众，顷刻间，散得无影无踪。

等得董福祥溜下旗杆，回到大堂，左宗棠已经退堂入内，董福祥入内禀覆，左宗棠连点其首道：“好好，办得很妥。你且回到会宁，听候本部堂的升赏便了。”

董福祥谢了退出，连夜骑了快马，奔至会宁，等他赶到，老远的已经听得一片喊杀之声，料知刘松山又在和那白彦虎的部下开战，他又拔出手枪，大喝一声，杀入阵去，抬头一望，不禁把他这位杀人不眨眼的董福祥千总大老爷，吓得连连称奇。你道为何？原来那个伪皇后白朱氏，伪宫主白珊瑚，也是光身赤体的，正与刘松山在那儿大战。

董福祥虽然口中称奇，但怕他们主将刘松山着了两个妖妇的妖术，忙不迭的把枪瞄准那个伪皇后白朱氏的咽喉，拍的一声放去。当时在董福祥的意思，自恃他的放枪工夫，也不弱于刘松山的箭法，以为一枪打去，一定要使白朱氏那个标致脑袋，立与颈项脱离关系。岂知说也奇怪，只见那个白朱氏，起先故作不知，直待子弹已经近身，方才用她手上的一把马刀，飞快的向那子弹一挡，同时扑的一声，先将那个子弹，挡了回来，

虽然未把董福祥这人打死，也可危乎其危的了。

董福祥一见白朱氏有此绝技，倒也知难而退，正拟回马，忽又听得呼呼呼的一声飞箭之声，疾忙定睛一看，那支飞箭，早已不偏不倚的射中白朱氏的鸡头肉上，那个白朱氏的身子，一经中箭，就在马上晃了几晃，扑的掉下马去。此时的董福祥，在旁瞧得亲切，如何还肯放过，立即一马捎至白朱氏的跟前，手起一刀，砍下脑袋，取到手中，飞马去向刘松山那儿献功。

那知董福祥尚未奔到刘松山那儿，那个伪公主白珊瑚，早又飞马追来，要想夺回她那母亲的首级。董福祥一听铃声将近，知道白珊瑚妖术更加厉害，一时没有主张，不觉喊出一声我命休矣。董福祥正在一边大喊，一边持了首级，伏鞍而逃的当口，就在此时，又见他的主将刘松山，向他大声高喊道：“董千总不必害怕，本军门前来救你来也。”刘松山的也字，刚刚出口，跟着又向白珊瑚的右乳之上，扑的一箭，可怜这位白珊瑚，母亲的首级没有抢到，自己又跌马下。

董福祥赶忙挂下身去，顺手一刀，又将白珊瑚的首级砍落，取到手上，把那两个首级并到一起，朝着白军阵中一扬道：“你们要命快快投降！”那班回兵，一见白后母女，均死非命，只得一声发喊，溃散开去。

官军既是大获全胜，刘松山忙向董福祥夸奖道：“今天董千总的功劳不小，快快回营记功。”

当下他们二人，回到营中，有人接过白氏母女首级，刘松

山大排酒筵，请董福祥坐了首席，众将挨次坐下奉陪。

刘松山笑向大众说道：“今天本军门有两桩可喜之事，诸位可曾知道。”

众将一齐答道：“军门又得两个巨匪的首级，可是两桩喜事。”

刘松山摇头道：“非也，一桩是杀了白匪母女，一桩是我们这位董千总，他本是回民，居然能够一点没有徇私，真正可喜。”

大众听了，无不称赞董福祥道：“董总爷，你真是一位硬汉，也是邦家的福气。”

原来回教的义气最重，每有私下徇情之事，董福祥偏偏不然，正是异事。

当时董福祥忙答大众道：“福神虽是一个粗人，对于公私二字，尚能分得明白。我若对于白氏母女，要留私情，那就也不手刃那个翡仙了。”

大众听了，一时不解，董福祥始将左宗棠亲坐大堂，审问翡仙，以及他趁翡仙伏地受杖之时，砍了翡仙之事，一情一节的述给大众听了，大众和刘松山听说，更加夸董福祥的武艺不置。

及至席散，刘松山办了公事，专人把那白氏母女首级，送到左宗棠那里请功，左宗棠看了公事，一面将那两个首级，辕门号令，一面飞奏朝廷。

又过两月，因为长久未得到刘松山那边的军报，正在惦记之际，宁夏将军吉祥前来拜会，请见之后，吉祥面现惊惶之色的问道：“季翁此地，这几天可得着刘军门的军报么？”左宗棠摇头答道：“没有没有，兄弟正在这里担心，老哥那边，可有什么确信。”

吉祥连连答道：“敝处的协参领兀尔达，刚从定西一带查案回来，据称那个巨匪白彦虎，因见他的妻女将官，一同被擒号令，已把平凉、静宁一带要隘，统统占据，手下回兵，约有十万，声称非将刘寿卿军门和董福祥、周受三等三人，捉去报仇，誓不为人。”

左宗棠听了大惊道：“平凉、静宁，都是要隘，兄弟早已防到，日前业已檄调高果臣一军，从他清涧防地，进驻静宁，以扼白匪，怎么好久未据详报，不知何故。”

左宗棠刚刚说到此地，只见一个戈什哈带进一个密探，左宗棠忙问，可有什么紧要军情报告。

那个密探跪禀道：“回爵帅的话，探子探得清涧地方的高军，似有变叛情事，只因那儿步哨太多，不能进去打听。”左宗棠和吉祥两个，一听密探之话，不觉一齐失惊道：“这还了得。”

左宗棠又对吉祥紧蹙双眉的说道：“高果臣的饶勇善战，是他长处，性情浮躁，是他短处，兄弟屡屡劝诫，不料竟有此变，现在不知究是怎么一回事。”

吉祥听说，忽冒冒失失的问道：“高果臣这人可靠么？不要受了匪众煽惑，他竟做起忘恩负义的事情起来。果然如此，省垣地方，颇觉可危。”

左宗棠大不为然的答道：“老哥不要多疑，兄弟行军多年，别的长处，虽然没有什么，自己将领，何致叛我，我料高果臣必因意气用事，部下不服，为匪所乘，或者有之。”

吉祥连忙谢罪道：“这是兄弟以小人之心，在度君子之腹了。”

左宗棠即命密探再去探听。

又急问戈什哈道：“陈亮功陈大人，昨天稟辞，不知走了没有，就是走了，谅还不远，快快派人前去追回。”

戈什哈奉命去后，吉祥也就告辞而去。及到半夜，陈亮功已被追回，连夜进见，左宗棠急问道：“平凉一带，被匪占据，高果臣那儿，又有兵变之事，你可晓得？现在怎么办？”陈亮功忙答道：“标下刚据飞探稟知，平凉之事，我们寿卿军门，似乎稍稍疏忽一些。”

左宗棠道：“此刻不是说空话的时候，你快率领本部队伍，

赶快去到清涧，只要陈亮功听说，一连答应了几个是字，赶忙退出，漏夜料理前往，那知尚未赶到清涧地方，又得探子报称，说是清涧地方，火光融融，似乎无路可以进兵。

陈亮功正拟问话，忽见李成柱单身的飞马而至。正是：自古军情同一辙如今谋略异当时不知李成柱究由何处而来，可知清涧之事，且阅下文。

第六十九回

将计就计果臣被戕 以毒攻毒野主受窘

陈亮功正在茫无头绪之际，忽见李成柱到来，不禁大喜，忙问道：“你与果臣所扎的防地，还不甚远，可曾听得一些确信。”

李成柱见问，便带着悲音的答道：“果臣已遭杀害，言之可痛。不是我到了此时，还在怪他，此次之变，果臣总有三分疏忽。”

陈亮功一听高果臣业已遇害，连连地跺足道：“军事尚未得手，先丧我们一员大将，怎么好法？”

李成柱忙劝住陈亮功道：“你也不必徒自伤感，人死不能复生。且听我把此事的始末，告诉你听了，我们再筹对付办法。”

陈亮功又唉了一声道：“快说快说，我此刻大有兔死孤悲之感，我若不替我们果臣报仇雪恨，誓不姓陈！”李成柱接口道：“这个自然。果臣为人，虽然有些自负，确是一位名将，他此次的失著，真正叫作阴沟里翻船。”果臣自从那天席上，和人争论几句，回到清涧防地之后，就想独自做出一番惊天动

地事情，以塞众口。他见刘寿卿既是比他立功在先，便思即把那个马化癡拿下，独占大功。无如太觉性急，没有防着人家。他只知他手下的那个丁兆熊营官，是他一手提拔之人，决不至于对他生出异心，就在由省回防的当天晚上，把兆熊请到他的坐营，告知他道：‘我现在且不管马化癡究是好人、歹人，总想将他立刻拿到，献与爵帅，让爵帅自去审问，方始如我心愿。’兆熊起先还阻止他何必多事，说是只要将我们应做之事办妥，并不是无功可录的。果臣听了大不为然，他就驳着兆熊道：‘我们应做之事，我又不是一定全行放弃，倘能先将姓马的拿到，再办应做之事，岂非功上加功。’兆熊不好硬驳他的上司，只得答应去打眼线。

“当时果臣瞧见兆熊业已承认下来，自然十分高兴，马上交付兆熊五百银子，限他三天之内，非将眼线找到不可。兆熊却也诚心，不到两天，真的找到一个名叫丁干成的劣矜，又由丁干成约了一个名叫邬连生的同党朋友，一同去见果臣。丁邬二人，一见了果臣，说是那个马化癡，虽然行踪靡定，时而出门，时而在家，只要先去买通马化癡的胞侄马八条，即有办法。果臣听得言之成理，当然极其赞成。当时也不查查丁邬二人，倒底是些什么东西。”

陈亮功听到这里，便岔嘴道：“丁兆熊本是果臣的心腹，他去找来的人，果臣自然放心。”

李成柱乱摇其头的答道：“岂知偏偏误在兆熊手上，你要晓得一个人上了人家之当，害了他上司的性命，试问和那存心害他上司之命，有何分别。”

陈亮功又接口问道：“难道果臣就死在丁邬二人之手的么？”

李成柱点点头道：“你不要打岔，听我说完再讲。”陈亮功将手一扬道：“这末你说你说。”

李成柱又接着说下去道：“照丁邬二人的初意，原也想去买通马八条，只要心如如意的能够拿到马化癡，这场功劳，却也不小，所以当初确是真心，并非假意。谁知那个马八条的手段，却高过了丁邬二人万倍。一等丁邬二人前去买通他的时候，他就第一句要求，他倘办到马化癡，要弄一个男爵玩玩。丁邬二人，本是一双浑蛋，倒说头顶磨子不觉轻重的，居然一口就答应了马八条。其实那个马八条是，恐怕答应太快，反使丁邬二人起疑，故意要求要想封爵，方近情理。岂知丁兆熊和丁邬二人，正在求功甚急之际，一见马八条似乎见利忘义，于是十分相信。马八条又因他的那位马化癡胞叔，住在金积堡地方，离开清涧很远，若将此事先去真知马化癡知道，往来转辗的通信，未免耽搁日子，所以决计由他一手包办，只要丁邬二人不疑就好。丁邬二人，本已得了丁兆熊的五百银子，只望越快越好，事成之后，还有大功，对于如此一个大大漏洞，倒说一点不问，单把马八条已经一口答应，单望封爵为酬之事，告知丁兆熊听了。丁兆熊又隔一手，自然更无驳语，便将此事，禀知果臣。果臣一见如此顺手，一面假意允许封爵；一面还委丁邬二人，充当高字军的巡查。丁邬二人谢委之后，又将他们得了差使的喜信，前去报知马八条。

“那时的马八条虽然在想将计就计，做件大事，但是如何进行，一时还没主意；及知丁邬二人已经做了高字军的巡查，

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急对丁邬二人说道：‘恭喜恭喜，这件大事，今天方有把握。’丁邬二人不懂此话，便说一个小小巡查，也没什么关系，何喜之有。

“马八条却把他的双肩一耸道：‘你们两个，真是一对呆鸟；我们的那位叔子，他是有法术的。你们总该知道，我们既要谋他，他手下至少须有几百个出力的人物；你们已得高字军的巡查，就好彰明较著的去招巡丁了。’马八条说到此地，又朝丁邬二人郑重其事的说道：‘你们二位，快快听我调度，马上去见高统领，要求准许各招五百巡丁，以便办理这桩大事。倘若高统领要拨他的队伍，充当巡丁，你们万万不可答应，只说非用吃回回教的人充当不了。’”丁邬二人忙问道：‘倘若高统领不准呢，或是准而不许我们自己去招呢？’马八条摇手道：‘放心放心，一定答应，否则你们可以辞差要挟他的。’丁邬二人听了大喜，果去照计行事，拜托了兆熊转求果臣。果臣起初还说，何必别行招人，现有队伍，岂非一样。丁兆熊忙替丁邬二人代辩道：‘他们既有计划，统领何必驳斥。’果臣听了兆熊之言，方始答应。马八条又将他的心腹回民，统统荐给丁邬二人充了巡丁。

“马八条一见事已妥贴，一天晚上，特地办了一桌上等酒席，邀请丁邬二人赴宴，及至酒过三巡，马八条忽然对着丁邬二人狡笑一声道：‘你们二位，今天脑袋犹在项上，再过几天，便难说了。’丁邬二人，不待马八条说完，不觉大吓一跳道：‘此是甚么说话，你我既在干此大事，不久你是男爵，我们也好叨庇保个小官。’马八条忽又摇着头的低声说道：‘这件事情，今天我老实和你们说了吧。我那叔子，不但知道法术，而

且能够未卜先知，我们三个，如何可以谋他。幸亏此事，我未稟知于他，不然，你们二人以及高丁两个，早已化为灰烬的了，甚至连灰烬已被毒虫吃了。’“丁邬二人一见马八条忽然变卦，况且又在他的家里，逃都没有逃处，顿时一急之下，只好扑的一声，一同跪在马八条的面前，口称饶命。马八条一任丁邬二人跪在地上，故意不答。

丁邬二人复又哀求道：‘马爷爷难道一无法想的么。’“马八条至此，方才回答道：‘依我则生，不依我则死，你们二人自己主张。’丁邬二人急答道：‘一定依你，一定依你，只求救命。’

“马八条一面叫二人起来，仍归原坐，一面说道：‘我们叔子，此时不来惩治你们和我之罪，大概还是瞧我这个侄子面上，否则一个未卜先知的人，难道也和你们这一对呆鸟一样不成，我因一时糊涂，一心想做男爵，几乎被你们二人所累，不保性命，幸亏醒悟还早，我的主意，只要你们二人，去把高果臣谋害，就在此地发难，我即前去稟知我们叔子，率了顷堡的回兵，前去接应你们。’马八条说到这里，又与丁邬二人咬着耳朵道：‘白彦虎，白翟野主等人，都是我们叔子的门徒，只要先除刘松山，次灭左宗棠，我们叔子做了皇帝，我是亲王，你们二人，要得男爵，也不繁难。’“丁邬二人至此，真的如梦方醒，忙指指马八条道：‘马爷爷，你这个人的办事，真正可算得有手段的了。你老人家既然要干此事，老早和我们说通，我们二人，只要有奶便是娘，有须便是爷，无有不遵命的。’“马八条听说，笑上一笑道：‘我防早和你们二人明说，万一不肯答应，岂不误事。’丁邬二人也笑道：‘这末马爷爷，你

难道也会未卜先知不成，否则怎么知道姓高的，要找姓丁的，姓丁的要找我们，我们要找你呢？’马八条很得意的答道：‘我本是我们叔子派在此地的坐探，只要一有机会，无事不可便宜行事。不然我所荐给你们上千个的巡丁，也没这般快的呀。

“丁邬二人听说，自然恭维马八条几句，方又问计道：‘马爷爷，我们二人，此刻回去，怎样发难，你须指教一切。’马八条接口道：‘你们二位，回到巡查营内，推说我们叔子，已经被我诱到，单请高果臣、丁兆熊两个，一同去到你们营内会审，他们二人，包你喜极不察，深信不疑，等得他们一到，你们二人，即将他们杀死。’马八条说着，又向丁邬二人轻轻的说道：‘高军兵士，早被我们的那些巡丁联络好了，只要有人发难，他们一定变叛。不过高营离开那个李营不远，你们须要好好防着，若能守定几天，我即飞调白翟野主前去援助你们。我现在暂且封你们二人做个副元帅之职，一俟我们叔子到后，再行升赏便了。’

“丁邬二人听到此地，真连他们两个的屁股，也要笑了起来，马上奔回巡查营中，先传几个头目，告知马八条的主张，大众本是马八条的心腹，早已预备舒徐，只候丁邬二人为首行事。

“丁邬二人，立即同见丁兆熊，再同丁兆熊去见高果臣，高果臣一听马化癡果真诱到，那有工夫再查真伪，忙同丁兆熊，只带几个近身亲兵，跟着丁邬二人，高高兴兴来到巡查营内，尚未站定脚步，丁邬二人，顿时大喝一声，一刀一个，可怜高丁两个，早已一灵往封神台上去了。丁邬二人一见事已得手，急率全营巡丁，一齐杀入高营。好在高营之中，大半已被这班

巡丁早先煽惑好了，自然一齐变叛起来。纵有几个高丁的亲信，不肯附和，无非都做枉死之鬼。

“丁邬二人既据高营，马上就了副元帅之职，一面逼迫附近的回民一同作乱，一面专候那个白翟野主到来，便好大举进攻省垣，再加当时甘省的回民，对于天方新教的几个主脑，早经敬服得如醉如痴的了，一见有人发难，谁不情愿加入，当时探子报说清涧地方，业已起火，无路可通，正是那班回民焚杀，在那儿张威的时候。”

这位李成柱一直说到此地，方才喘了一口气，又对陈亮功说道：“兄弟的坐营，虽然距离清涧不远，可是众寡悬殊，故此单身进省请兵，不图在此碰见了你。我先问你一声，你究竟带了多少人马来的？”

陈亮功一直听得李成柱说毕，又见问他人人数，赶忙用他五只手指一比道：“我只带了我的本部五营。照你所说，那里的人数，很是不少，我也问你一声，究有多少确实数目？”李成柱也将双手向着陈亮功的脸上一扬道：“至少十万。”陈亮功听了一吓道：“如此说来，我们两处的人数，合在一起，还不及他们二十分之一，如何能够前去剿办。”李成柱又问道：“省里还有多少军队。”

陈亮功摇着头道：“不多不多，现在平凉、静宁一带，都被匪人所占，会宁那儿，又没信息到省。依我之见，省垣既没什么大兵，我们两个，就是去见爵帅，也是枉然。况且爵帅一向重视我们的，事已至此，只好你我二人，负此责任的了。”

李成柱想了一会道：“要末你就同我回去，再由我命人飞报苏元春那里，请他率队来援。”

陈亮功点点头道：“只有这样。”

李成柱急办一封公事，飞报苏元春去后，即同陈亮功二人，率了队伍，到他防次；路过清涧相近的地方，远远的望去，就见火光烛天，烟雾迷目，令人见着，竟至气馁。

及至他们二人到了李成柱的防次，就有探子报上，说是高营全叛，丁邬二匪，作了主脑，听说那个白翟野主，一到清涧，就要进攻省垣。李成柱听说，单命再探，正待去和陈亮功有话，只见陈亮功部下一个名叫雷振邦的营官，忽来献策道：“沐恩知道此地定西附近地方，有个名叫沙利奉的回教主脑，他是老回教，本在反对天方新教。只因他的势力，不是白彦虎的对手，只好蛰居此地。听说他的手下，也有回民数万，但是徒手居多，我想前去运动他去。”

李成柱、陈亮功两个，不等雷振邦说毕，连连称是道：“此计不错，但怕那个姓沙的，不肯相信我们。”

雷振邦道：“二位统领，且勿着慌，现在事已危急，沐恩情愿一走。”

陈亮功道：“你肯亲去，自然再好没有，不过也得小心一点的呢，现在我们爵帅手下，只有我们这几个宝贝了呢。”

雷振邦刚刚才走，苏元春那边，还未得着李成柱求援的公文，已经先派一个名叫徐梁生的统领，带了五个粮子到来；李陈二人对于徐梁生本是熟人，赶忙迎入营内，告知大概。徐梁生道：“敝上司苏总镇，随后就到，但愿雷营官此去接洽妥当，那就不惧他们了。”

李成柱接口道：“丁邬二匪，还不怎么可怕，只是那个白翟野主的妖法厉害，我们大家须得加意小心。”

徐梁生道：“邪法最忌秽物，尤怕孕妇。”徐梁生说到此地，忽然把眉一蹙道：“我是只好暂且对不起此地几个孕妇的了。”陈亮功道：“太觉残忍，那也不好。”

徐梁生把手向大腿上很重的一拍道：“陈统领的口吻，也和我们的苏总镇一样。我说这些都是妇人之仁，不在大处落墨，怎样当此大敌。”徐梁生说着，立即下令，吩咐手下兵士，快把附近一带，所有孕妇，统统捉来。陈李二人，不好阻止。等得兵士去后，李陈二人又向徐梁生问道：“丁邬二匪，在那白翟野主未到之先，不敢来攻我们，我们可要出其不意，前去攻他一阵呢？”

徐梁生摇手道：“且等我们苏总镇到来，或是沙利奉那边，有了确信再说。”李陈听说，也以为是。

没有几天，苏元春已率大兵到来，李陈二人，大喜之下，忙将丁邬二匪作乱始末，告知苏元春听了。苏元春双眉一竖道：“这点小匪，怕他怎么！”

徐梁生接口道：“白翟野主的妖术，不可不防。”

苏元春方待答话，忽见陈亮功的那个雷营官，面有喜色的匆匆走入道：“沙利奉已被沐恩说动，只要我们这里接济饷械，他愿去打白翟野主的头阵。”

苏李陈三个听了大喜道：“好好，快快派人送去。”雷振邦道：“沙利奉说，料白翟野主，未必径来此地，必由小佛砬进窥省垣，他们先到小佛砬附近地方，前去拦拿。”

陈亮功道：“这也料得不错，我们何不立即前去包围清涧呢。”

苏元春听说，即命徐梁生担任先锋，陈亮功的五营，担任左翼，李成柱的五营担任右翼，定于本日酉刻出发。徐梁生出发的当口，带着二三名裸体孕妇，苏元春不便禁止，单劝徐梁生能够保全一个，须得保全一个。徐梁生的队伍开出未久，苏陈李的三军，也就继之出发，及至大军将那清涧地方包围的时候，白翟野主已有信息通知丁邬二人，即率大队去至小佛砬会齐。

丁邬二人尚未出发，已被苏陈李的三路人马包围起来，丁邬二人，既无军事之学，又少作战经验，一见大军包围，先已着慌，两个副元帅没有调度，除了两营巡丁，以及高果臣原有的队伍，总算可以一战之外，至于那些回民，人数号称十万，真是一班乌合之众，如何禁得起苏陈李的大军一击，再加李成柱和陈亮功二人，起先所惧的，无非是怕白翟野主的邪术，此

刻既已知道决不来到清涧，胆子自然越大起来，这晚上的一场厮杀，丁邬那边，自然大吃败仗。

雷振邦一见业已得手，又传令谕知原有的高军队伍，准其反正归降。高军队伍本被煽惑而叛的，对于官军，原无什么戴天之仇，一闻招降之信，顿时一声发喊，马上仍变官兵；仅剩一千巡丁，还有什么能力，只有立时溃散。丁邬二人，于是不费吹灰之力，已被徐梁生、雷振邦这边俘虏过来。苏元春瞧见已没事情，便在清涧驻扎。

第二天的黎明，又得快马飞报，说是那个沙利奉，得到官兵的饷械，已在小佛坪附近的那座卧虎岗上，正与白翟野主的队伍开战。沙利奉的回民，虽没什么邪术，可是恨极天方新教，盖了他们面子，因此人人拚命，个个忘身，居然以一当百，白翟野主，不觉大受其窘。

苏元春听说，即命徐梁生率队前往卧虎岗助战。正是：害人害己毫无用诉愤诉冤大有灵不知苏元春打发徐梁生走后，对于丁邬二人，怎样处置，且阅下文。

第七十回

一雀入灵堂牢銜帅手 双胎破邪法紧抱夫腰

苏元春既命徐梁生率队往助沙利奉之后，便问陈亮功、李成柱二人道：“二位统领，那一位押解丁邬二匪晋省？”

李成柱先答道：“陈统领奉命来此，自然是请陈统领晋省。”

陈亮功忙接口道：“押解丁邬二匪晋省之事小，前去围剿白匪之事大。依我愚见，只要派他一哨队伍，押晋省去便得。”

“苏元春连连摇手道：“不可不可。丁邬二匪，戕官作乱，乃是两个要犯。我们爵帅一定在那儿盼望手刃二匪，好替高统领雪恨。况且此去，必须经过好几处的险要，万一白翟野主，各处已有布置，自然当心一些为妙。愚见准请陈统领亲率本部，押着二匪晋省；我和李统领两个，绕攻小佛碑的后面，给他一个不防如何？”

陈亮功听说，只好答应。

现在先叙陈亮功押着丁邬二人晋省之事，且把苏李绕攻白翟野主的事情，容后接上。

原来左宗棠这人，对于他的部将，真的比较子侄还要重视，只要一听伤了他的大将，恨不得亲临前敌，方始称心。无奈他是主帅，非在省垣居中调度不可。那天打发陈亮功去后，迭据探报声称，丁邬二匪人数不少，正恐陈亮功前往，寡不敌众，深以为忧；嗣闻丁邬二匪，又有白翟野主加入，陈军不知法术，岂不危险。方拟檄调刘松山，去剿清涧。忽见那个贺瑞麟指名有事陈说，赶忙请入。

贺瑞麟拱手说道：“我闻爵帅拟调刘寿卿军门，前往清涧剿匪，不知可有此议。”

左宗棠点头道：“确有此议。”

贺瑞麟连摆其头道：“如此，兰州危矣。”

左宗棠失惊道：“怎么？”

贺瑞麟不答这话，却在怀内摸出一封信来，一面递到左宗棠手中，一面说道：“此是敝友徐杏林方伯给我之信，爵帅看完再谈。”

左宗棠忙去展开一看，只见写着是：闻公已应左爵帅聘，主讲兰州书院，忻极慰极。爵帅既受督师秦陇之命，雍凉号称山河百二，为国家西陲屏藩，顷逼回氛，乱离瘼矣。自非出群才略，如寇子翼冯公孙之俦，无能摧陷廓清者。某曾少游秦陇，略习其山川风气，回民强犷，柔良者事畜牧，凶剽者则带刀行劫，营中将士，十九皆回。汉民极孱懦，无复秦时锐士，汉氏

良家六郡武力矣。平时衅隙已深，因料三秦有事，必花门首祸，欲著徙戎之论，乃不旋踵而祸作矣。蔓延至今，兵力益不可用，财赋殫竭，四方皆不能挹注，师行往往数月无居人，农业尽废，粮食告罄，既无转谷他省之理，又山谷交错，水泉乏绝，即能裹粮峙粮，穷追深讨，彼则逃匿荒寨，遁出关外，俟我深入，乃潜断粮路与汲道，我军未有不愤者也。窃以为秦事不独在猛战，而在方略处置，为远大之谋。且今秦事尤极糜烂，各营兵士，精锐消沮，远方召募之士，闻风已不乐往，即往亦不能战；米麦全不可得，当此而欲卷甲直趋，虽贲育之勇，韩白之谋，亦困于石，据于疾藜耳。为左公计，急宜奏请屯田，必二三年，乃见成效；米谷既足，练军亦就，然后引兵下陇，战胜攻取，可运诸掌。左公如以为是，上奏时须与朝廷约，勿求近效，勿遽促战；必食足兵精，始可进讨，请以三年为度。昔王翦、赵充国辈，皆定规模，坚方初议，与君相固者，卒以成功。乞公为左公陈之，仿此意行之，如得枣祗任峻辈，专务垦辟，力行功课。军食既足，士饱马腾，其与转饷他省，功相万也。他日进兵，视尤骁黠者诛翦之；余既不能尽诛，俟其畏服请抚。因兵力移而分置之西宁阶岷，或延榆边外，听立四村，勿与汉民杂处，杜塞蹊隧，择随立戍，布以威信，又简彼良善者，使自相什伍，加之约束，无复阐出滋扰，如此，可保百年无事。今左公至于进兵，则威信未树，纵能克制于一时，未必久安于日后。武侯之处孟获，固深知此中之层次也。某近来多病，仲帅又不放归，奈何奈何。

左宗棠看毕此信，交还贺瑞麟后，始极郑重的说道：“徐某之论，极与吾友王柏心相同，从前曾经闻之。他既远道贡我智囊之宝，自当一一照办；但是近来清涧之变，患在眉睫，恐

怕不及等得我的布置，怎样好法？”

贺瑞麟藏好了信，竭诚答道：“可以取那双管齐下之法，一面尽管用兵，一面尽管屯田。至于清涧之变，乃是高统领浮躁自召。天下岂有自己久用之兵，为日无多，竟被他人煽惑叛变的么？如此说来，高统领平日之治军，也可以想见的了。爵帅既令陈亮功统领出战，那里又有李成柱的粮子，扎在就近，对此乌合之众，一定能够立即荡平，即不立即荡平，其害尚少。若撤会宁之兵，要路空虚，倘若平凉、静宁之匪，跟踪而进，省垣不克守矣。”

左宗棠连连拱手称是道：“君言开我茅塞，佩服佩服。”贺瑞麟又与左宗棠谈了一阵吏治之事，方才告退。

第二天，左宗棠已得刘松山的飞报，说是白彦虎因闻其妻、其女儿、其将，都被官兵拿获正法，一痛之下，急率顷堡之兵，合平凉、静宁一带地方，素与汉军积不相能的回民，占了城池，还拟进攻省垣。现由标下急图规复，连战皆捷，不久或能奏功。连日不通军报，因为道途被匪截断之故等语，左宗棠得了此信，心中稍稍安适一点。

正拟派人往探陈亮功的行止，却见一个戈什哈报入道：“恭喜爵帅，陈统领亲将丁干成、邬连生二匪，押解来省，现在外边候见。”

左宗棠听了，惊喜得跳了起来道：“快请快请，亮功真不辱命。”

等得陈亮功走入，左宗棠先慰劳道：“你竟能够替我果臣报仇，岂止本部堂一人高兴而已。”

陈亮功听说，便从半路遇见李成柱起，一直讲至苏元春到来，各军会同扑灭清涧之乱，以及押解丁邬二匪晋省为止。左宗棠听毕道：“苏李二人，本能办事，现在快将丁邬二匪带上，本部堂倒要瞧瞧这两个究竟是什么东西，胆敢伤我大将。”

陈亮功亲出带上，喝令跪在左宗棠的面前，左宗棠望了丁邬二匪一眼，跟着又冷笑一声道：“本部堂还当你们这两个东西，定是三头六臂，谁知也和常人一般。我们的高统领丁营官，究和你们有甚仇怨，胆敢杀害他们。”

丁邬二人，只好叩头如捣蒜的死命求饶，左宗棠恨得自己拿着马鞭子，结结实实的抽了丁邬二人一顿，方命押下。又和陈亮功商议，要将丁邬二人，活祭高果臣之灵。

陈亮功道：“标下拿住丁邬二匪的当口，除将高丁二人之尸觅得，已经严刑讯审，问他们将高丁二人的脑袋，藏于何处。谁知这两个东西，真也很辣，倒说竟把高丁二人的脑袋，用火烧了。”

左宗棠喟了一口气道：“大将丧其元，叫本部堂怎么对得起我们果臣呢？”

陈亮功道：“这也没法，现在赶快命人设起灵来，就将二匪活祭，好使果臣早些瞑目。”

左宗棠慌忙命人在那大堂之上，正中设了高果臣的灵位，丁兆熊的灵位，附在左边，等得设好，左宗棠挥笔而就，亲自作了一篇祭文。刚刚做好，忽见一只异乎寻常的麻雀，飞到他的面前，叽喳叽喳的，向他边跳边叫。左宗棠命人捉住送出，仍又飞入，而且衔住左宗棠之手，牢牢不放。左宗棠至此，方始疑心高果臣的忠魂化雀归来，却与丁令威化鹤的情事一般，便向麻雀说道：“你真是果臣之魂所化，快快飞到他的灵位上去。”左宗棠的话犹未完，说也奇怪，那只小小麻雀，仿佛真有知识，扑的一声，早已飞到高果臣的灵位之上，站着不走，且将双眼钉着丁邬二人不放。

左宗棠和陈亮功等人，无不骇异起来。即命剥去丁邬二人的衣服，破出心肝，祭过之后，那只麻雀便又飞到左宗棠的肩头，站着叽叽喳喳的叫了几声，方向天空飞去。左宗棠眼看麻雀飞去，连连的自点其头，口中喃喃自语，不知祝赞了些什么。

陈亮功瞧见左宗棠如醉如痴，忙安慰道：“爵帅如此一办，也可以安慰果臣在天之灵的了，他既化雀归来，当然十分感激爵帅的了。”

左宗棠摇头道：“纵然杀了千万的犬鼠，哪能偿我果臣之命。”

左宗棠刚刚说完，忽见吴退庵急急忙忙的奔入，伏在地上就哭。左宗棠便将吴退庵扶起，又把高果臣化雀前来受祭之事，

细细的告知吴退庵所了，吴退庵方始止哭道：“可惜标下来迟一步，未曾瞧见我们果臣的忠魂。”

左宗棠道：“见了反多伤感，不见倒罢，你可是从定西附近一带来的么，现在平凉那边的军情，怎么样了？”吴退庵道：“白匪妖术厉害，刘寿卿军门，真也万分勇敢，现正双方停战休息。标下因闻果臣遇害之事，特此赶来的。”左宗棠又问道：“这末可曾得着小佛砬，卧虎岗，那儿的消息呢？”吴退庵见问却又稍现喜色道：“标下据报，说是苏总镇手下的那位徐统领，他把二三百个孕妇，统统杀在阵上，白翟野主的邪法，竟至一点不灵，只是坚守阵地，不肯应战。苏李徐雷等人，一时也难攻入。”

左宗棠道：“孕妇既能破法，赶快出钱收买才好。”

陈亮功接口道：“多杀民命，不免太觉残忍。”

左宗棠把他眼睛一突道：“那班叛逆，杀人盈野，血流成河，莫非还不残忍么，一家哭如何一路哭呢！”

陈亮功又去问吴退庵道：“吴统领几时再回定西那边的防地。”

吴退庵道：“明天就走。”

陈亮功又对左宗棠说道：“标下打算连夜赶到小佛砬去，也好代代他们。”

左宗棠点头道：“快去快去，可是省城之中，却没什么队伍可调的了。”

陈亮功告辞退出，真的连夜出发，及到小佛坪的附近，已经听得逃难的百姓传说，徐梁生统领，起初因有二三百个孕妇，可以抵制邪法，后来孕妇杀完了，白翟野主的邪法，又厉害起来了，现下官军大吃败仗等等的说话，陈亮功听了大惊道：“这就难了，那儿再去找这些孕妇呢？”

陈亮功一时也想不出什么法子，只好且去会见苏李等人再说。等他走到，只见卧虎岗一带官军的营垒，很有萧索之状，便知百姓所说，并非谣言，忙不迭的赶进营去。苏元春、李成柱、徐梁生等人，一见陈亮功去到，先问左宗棠怎样惩治丁邬二匪，陈亮功告知一切。

李成柱听见麻雀显灵的说话，吓得把他舌头一伸道：“果臣真有这样灵法，何以不到此地前来显显灵呢？我们连日大吃败仗，你可知道。”

陈亮功道：“我在路上，业已听得百姓传说，大概知道一些。”

陈亮功说着，又去问徐梁生道：“徐统领，现在没有许多孕妇，又怎么样办呢？”

徐梁生因为陈亮功曾经说他残忍，此刻忽又赞成此举，不觉现出德色道：“这真难呀，附近的孕妇，不等我们到来，早

已闻风逃走。我所捉到的呢，又已用完。其实这些普通孕妇，还没什么好处，若能找到几个双胞胎妇人，那才真有奇效。”

李成柱岔嘴道：“只要肚皮大的，就是孕妇，这还容易去找，至于双胞胎妇人，在未生之前，如何会得晓得。”徐梁生接口道：“我就能够晓得。”

李成柱、陈亮功一同惊问道：“究从什么地方看出的。”徐梁生道：“我因孕妇能够破法，曾经请教一位道长，据那道长对我说过，凡是双胞胎的妇人，胸是挺的，腰是圆的，气是喘的，音是涩的。”

苏元春在旁岔嘴道：“双胞胎妇人，果然觅到，徐统领能把白翟野主捉到么？”

徐梁生拍着胸脯答道：“总镇能够替我觅到一个双胞胎妇人，我一定负责破那白翟野主之法，并愿写下军令状，给与总镇。”

李成柱、陈亮功、雷振邦一齐接口问着苏元春道：“总镇真的知道那里有那双胞胎女人，我等各人愿捐一千银子，谢她丈夫。”

苏元春微微地摇着头的回答道：“说到这个妇人，要末不肯为国尽忠；她若肯来为国尽忠，一文钱也不要化的。”

陈李徐又一同问道：“倒底谁的妇人，总镇快去办呀。”

苏元春瞧见大家如此催他，忽又踌躇起来，嗫嗫嚅嚅的不肯痛快讲出。

陈亮功很着急的说道：“总镇怎么这般样儿，莫非这个双胎孕妇，是总镇的亲戚不成，不过这是国家大事，公义为重，私交为轻，从前王佐断臂，干将铸剑，都能公而忘私，所以名望万世。”

苏元春听说，又被一股忠义之气所激，慨然说道：“这个孕妇，便是我的爱姬史氏。”

陈李雷徐四个，不待苏元春把话说完，大家又惊又骇，各人面面相觑了一会，李成柱、陈亮功二人忽问苏元春道：“总镇此言，是假是真。”

徐梁生不待苏元春答出，他却先说道：“君子爱人以德，标下既与总镇共事多年，这个大义灭亲之举，标下倒极赞同。苏元春听说，却也毅然的答道：“我们身为将领，天天出入沙场，就是裹尸马革，份所应该，一个姬妾，算得甚事。”苏元春说到此地，又忙问大家道：“但是我去和她老实说明，恐怕未必答应，只有想个法子，将她骗到此地，那时由我硬来软来，临时再定。”

李成柱道：“总镇的宝眷，不是住在省城里么，骗她到此，只要推说总镇受伤卧病，岂有不来之理。”

徐梁生又不待陈亮功答话，忙接口道：“我愿亲走一趟。”

苏元春微蹙双眉的说道：“徐统领去，她便相信。”雷振邦忽插嘴对着陈亮功说道：“且慢，苏总镇能干此事，我们做部下的，自然是一百二十四万分的钦敬。不过苏姨太太，倒底是不是双胎，却要弄清楚了。”

苏元春连连接口道：“确是双胎，确是双胎。不但行将满月，且为那位道长亲口说的。”

徐梁生扑的站了起来道：“事不宜迟，我就立刻进省。”苏元春又叮嘱徐梁生道：“我们史氏小妾，她自先荆亡后，三个小孩，归她抚养，徐统领此去，千万叫她单身来此。”徐梁生把头一点，答声晓得，得字的尾音，犹未完毕，早已骑上快马出营，直向省城去了。不到几天，果与史氏一个人同来。那时苏元春早与陈李雷三人商量好，假装受伤，卧病在床。史氏一见她的丈夫，如此形状，不禁泪下如雨的问道：“老爷伤在何处，侍妾一听徐统领前去通知，心胆俱碎。至于将军难免阵上亡的俗语，不过劝忠之言，真的事到其间，叫做也没法子之事，若能平平安安，奏凯而回，岂不甚好。现在老爷虽是中年，太太留下三位少爷还小，侍妾的年纪又轻，腹中一块肉，蒙那道长虽说双胎，不知怎样，全靠老爷一个人主持呢，”史氏说着，也不顾她那个大肚子，便要去看苏元春的伤处。

苏元春此时一听他那爱妾的说话，一见他那爱妾的举动，早已心如刀割，深悔不该对于李陈等人，要办此事，当下只好骗他的如夫人道：“伤在臂上，起初很是厉害，故命徐统领前去叫你，这两天却又好了一些，不必瞧了，你快快休息一下吧。”史氏听得她的丈夫，似有悲音，好在房内，并没外人，连忙

坐到丈夫身边，柔声的安慰道：“不瞧便罢，老爷何必悲伤，且俟痊愈，便好出战，像老爷这般英勇，还怕不能报此仇么？”

苏元春乘机说道：“我想明天就去，你肯陪我同上战场么？”

史氏毫不推却的说道：“侍妾曾看岳传，那位梁夫人，升桅击鼓，以壮军威，侍妾前去观阵，也有一点面子。”苏元春听说，不禁又悲又喜的答道：“这样最好，我真爱你为人，能够听我说话。”当下苏元春即与史氏谈上一夜家事。

次日大早，苏元春先与徐梁生秘密商议之后，然后同着史氏去到阵上。白翟野主的兵士，一见官兵，忽又出战，赶忙飞报白翟野主知道。白翟野主本来仗他妖术，正在等得不耐烦的时候，官军既出搦战，自然亲自出马，来到阵前。

一见官兵里头的主将苏元春也出督阵，急在口中念念有词，施展他的邪法。不防那个徐梁生真是眼明手快，远远瞧见白翟野主，又在作法，他却一脚奔到史氏跟前，出其不意，拉着就走。

史氏不知就里，忙去抓着苏元春的衣襟道：“怎么怎么，徐统领拉我何事？”

苏元春一想，事已至此，不能不说实话的了，便向史氏狠命一推道：“我的夫人，今天可要借你肚子里头的双胎一用，破他们的邪法，你只好为国尽忠，不必怨我无情。”

史氏不待苏元春说完，一面抱着苏元春的腰干不放，一面大哭的说道：“老爷，侍妾不要尽忠，老爷快快饶我一命。”

徐梁生恐怕迟则有变，急又拼命的一把将那史氏，拖到陈前，跟着手起一刀，对准史氏的那个便便大腹之上，飞快的戳了进去。正是：

万缕柔情怜史氏一腔忠义报皇家不知史氏被戳，倒底怎样，且阅下文。

第七十一回

飞章北阙存歿沐天恩 剪烛西窗宾东论茶务

徐梁生为国家大事，要破妖法起见，只好不顾私情，对准史氏的大肚一刀戳进之后，说时迟，那时快，当下只听得疙瘩的一声，史氏穿着的几层衣裳，早已变作红色，一阵血腥之气，使人无不掩鼻，可怜那位史氏姨太太，虽是为国尽忠死于非命，可是那个白翟野主的妖法，果被双胞胎的血光所污，已经毫不灵验。徐梁生一面拔出马刀，一面又把史氏的衣裳，哗哗的，用刀划碎，破开肚皮，取出两个血胞，奔至阵前，将那两个血胞，照准白翟野主的所在之地，抛了过去。

白翟野主，本来没甚武艺，平时全仗他的妖法，只要作战时候，一经念动他的邪咒，对面敌阵之中，便会天昏地暗起来，各人伸手不见五指，他就趁这时候，率着他的回兵，冲入敌阵，自然大获全胜。

岂知这天徐梁生竟用双胞胎的血光，破了他的法术，他的法术，一被破去，便没一点能耐，正待回身逃走，就见左是陈亮功杀至，右是李成柱杀至，前是徐梁生当头杀至，后是雷振邦绕道杀至，前后左右，既被官军围住，白翟野主知道无路可逃，生怕被官兵擒去，死得必惨，不如自刎而死，倒也干净，

因此不再思索，立即用他手上之刀，仅向咽喉一抹，早已一命归阴去了。至于他的妖魂，是否在那阴曹，去与史氏见面，做书的没有瞧见，自然无从悬揣，不过他的死期，仅与史氏相隔不到半个时辰，倘若史氏走得慢些，一定会得等着他的。

当时白翟野主虽然未被官军生擒，他的尸首，却被徐梁生所获，徐梁生顺手砍下白翟野主的脑袋，复又转身，对着那些回兵，犹如砍瓜切菜一般，逢人便杀，遇马便刺，还要一边杀着一边喊着，不准苏元春、陈亮功、李成柱、雷振邦等人，收降回兵。后来还是那个沙利奉要求他道：“徐统领，主犯已死，这等都是被胁的愚民，还是准我招抚他们以存上天好生之心吧。”

此时苏元春也已下令，投降沙利奉的准其免死。徐梁生方才强勉歇手。等得归营，自然也用白翟野主的脑袋，去祭史氏夫人，苏元春至此，方始抱尸狂哭，几几乎晕了过去。

李成柱、陈亮功慌忙劝住，大家奠过史氏夫人，一面由陈李二人办理阵地之事，一面由苏元春扶柩进省，禀知左宗棠知道。左宗棠此时已经据报，知道苏元春杀妾报国，真是难得，早率全城的文武官员，同到城外迎接。苏元春一见左宗棠之面，不觉又哭一场，左宗棠同了众官，争相劝慰，方才一同来到制台衙门。

左宗棠不去先办别事，立即拟上一本奏章，用了飞马，专送进京，第一是报捷，第二是替史氏夫人，以及高果臣、丁兆熊几个，奏请死难之奖。慈禧太后见了奏折，即下两道上谕，一道是奖励左宗棠调度有方，歼灭巨逆之功；一道是封史氏为

忠烈夫人，高果臣为提督衔，丁兆熊为副将衔，以励忠魂。苏元春等等的功劳，应由左宗棠汇奏请奖。左宗棠接到上谕，又去亲祭史氏、高、丁三个一场。

苏元春既见左宗棠如此重视忠魂，朝廷又是恩深泽厚，方才减了一半悲苦，便对左宗棠道：“沙利奉对于这场战事，虽也有功，不过有言在先，不愿受赏，只望做得老教之主，爵帅究竟如何办理？”

左宗棠道：“我早接到陈亮功的禀帖，所以此次并未将他叙入奏章，我拟先下公事奖他一番，至于教主之事，只好等此地肃清之后，再行请旨定夺。”

苏元春听说，也没甚么说话，但以会剿白彦虎为请。左宗棠道：“那里既有寿卿主持一切，你也不必再往，且在省城休息一时，以后打仗的事情正多呢。”

苏元春听了，方始谢了退出，左宗棠便令陈亮功驻防清涧，李成柱仍扎原防。公事发出未久，又接刘松山的禀帖，说是白彦虎因闻白翟野主失利，业已连夜遁去。标下本来打算跟踪追剿，一则所有兵士，已经连战数月，疲惫万分，亟宜休养，不可太伤元气；二则白彦虎、熊飞鹏、熊飞龙，以及逃走的马八条等等，甚至逃出关去也难说的；万里行军，粮秣为难，似宜速办屯田，方能大举进剿等语。左宗棠忙与贺瑞麟、苏元春几个商酌，大家都以刘松山的主见为然。

左宗棠一面批准刘松山之示，一面写信家中，问那周夫人

的病状，并给王子曾一信是：自古用兵塞上，屯田以裕军储，车营以遏突骑，方略取胜，剿抚兼施，一定之理。壮侯初不见信于汉，韩范终不见用于宋，是以千数百年富强之区，化为榛莽。兹承凋敝既尽之后，慨然思所以挽之，非倚任之专，积渐之久，何以致此。五十有六之年，去日已多；朝廷所以用之者，不过责一时之效已耳。以不可多得之岁月，而求难以骤致之事功，其有济乎！惟日孜孜，以启其绪，博求俊杰，以要其成，则区区之忱，不敢自释者耳。从前执事筹边之论，善而犹未尽信，抵此间，始服有见而言。徐公杏林，曾有书致贺瑞麟，所言与君相同，英雄之见，百不差也。

左宗棠发出此信，忽接孝威、孝宽、孝勋、孝同四子的家报，赶紧拆开一看，方知周夫人虽仍呻吟床褥，一时尚觉无碍，略略宽心一点。及见函尾述及郭嵩焘卧病京都，不甚得意之语，便自语道：“平心而论，筠仙的战功，也不算少，朝廷怎样把他忘记，我又不好保荐，迹于党私。左宗棠想到此地，便到箱子里去检出从前郭嵩焘给它的那封信，从头至尾的再看一遍，提起笔来，复信给与威宽勋同四子道：吾前在湘幕，久专军事，为当道所忌，官相遂因樊燮事，欲行构陷之计，其时诸公无敢一言诵其冤者，吴县潘公祖荫，直以官文有意吹求之意入告，蒙谕垂询，诸公乃敢言左某可用矣。潘盖得闻之郭筠仙也，筠仙与我交稍深，其与潘公所合，我亦不知作何语，却从不于我处道及只字，亦知吾不以私情感之，此谊岂近人所有哉。惟戊午之岁，曾以召对之语示我。顷于篋中检得，记其大概以示汝曹。俾知文宗皇帝之求贤如渴，圣德度越古今，而汝父之感激驰驱，不容已也。

附筠仙书：

初三日召见养心殿西暖阁，温谕移时间曰：“汝可识左宗棠？”曰：“自小相识。”上曰：“自然有书信来往。”曰：“有信来往。”曰：“汝寄左宗棠信，可以吾意谕知，当出为我办事，左宗棠所以不肯出，系何原故，想系功名心淡。”

曰：“左宗棠亦自度赋性刚直，不能与世相合。在湖南办事，与抚臣骆秉章性情契合，彼此亦不肯相离。”上曰：“左宗棠才干是怎样？”曰：“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曰：“左宗棠多少岁。”曰：“四十七岁。”上曰：“再过两年五十岁，精力衰矣。趁此年力尚强可以一出任事也。莫自己糟蹋，须得一劝劝他。”曰：“臣也曾劝过他，只因性刚不能随同，故不敢出。数年来，却日日在省办事。现在湖南四路征剿；贵州广西，筹兵筹饷；多系左宗棠之力。”上曰：“闻他意思想会试。”曰：“有此语。”上曰：“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他有如许才，也须一出办事方好。”曰：“左宗棠为人是豪杰，每言及天下事，感激奋发。皇上天恩，如能用他，他亦万无不出之理。”上及他事，右记大概如此，未敢稍附会一语也。

左宗棠写完家信，即檄调刘松山进省，和他商酌道：“现在既在专办屯田之事，一时反无事情可干。马化癡的劣迹，又未查到；即出示准许人民控告，可是此地的回民断不肯告他，汉人呢，怕他报复，也未必肯来控告。此刻贸然前去攻打金积堡，尤非时局所许，新近所放的陕抚汴生中丞，又不以我的措

置为然，你倒替我筹划筹划看呢。”

刘松山接口道：“屯田之事的紧要，更比剿匪的事情为重，何以故呢，行军倘若无粮，乃是必败之道。标下愚见，只要屯田有了成效，标下虽死，也要替爵帅去打的。”

左宗棠陡听刘松山说出一个死字，不禁暗暗的打上一个寒噤。忙又自忖道：他的年纪虽大，很像汉朝时代的那个马伏波将军。近来的一切战事，他的功劳居多，他既赞成屯田之事，金积堡只好暂时缓一缓了。左宗棠想到此处，接口答道：“你的说话极是。我们此刻，自然先办屯田之事，不过这几天，我又听得陕甘两地，在闹茶荒，这也是桩紧要的事情。”

刘松山道：“标下也听得这件事情，爵帅何不就把贺山长请来问问他呢？标下知道他的学问，也不亚于王柏心、徐春荣二人。”

左宗棠连连点头道：“对的对的，此事只有请教这位古董先生。”说着，即命戈什哈持片，分头去请贺瑞麟和苏元春两个。

一时贺苏先后到来，大家略略寒暄一阵。左宗棠先问贺瑞麟道：“现在此间在闹茶荒，老先生的意见，究是怎样？”贺瑞麟道：“两湖茶叶，销售回番蒙古，大概元朝以前，就是如此。明朝起初，踵而行之。以茶易马的事情，因为番马难致的原故。我朝始用北马，得察哈尔地为牧场，马大蕃盛。北马极其矫健，易于调驯，虽然形状毛片，不如西产的伟大；但是战

阵可恃，能够转旋于路径曲折之处，它的筋骨，的确健于西马。朝廷因见西马的状儿好看，宜于进御立仗，所以才有选充天厩之例。至于战阵所用，自以北口所产为宜。西马既不见重于世，从前以茶易马之制，于是废弃。此地总督，虽仍衔兼管理茶马事务，按其实际，仅专意榷茶，以佐军储之急而已。其实茶务一事，久已乎没有解人的了。”贺瑞麟说到此地，因见时已傍晚，忽向左宗棠微笑道：“若讲茶务的根柢，今天一晚也难讲完，我拟回去，仔仔细细上个说帖，呈与爵帅便了。”

左宗棠将手向空一拦道：“老先生不必回去再做说帖，今天就在此地，谈它一宵如何？”

贺瑞麟又笑笑道：“这未须得打发一个人去，通知敝院，让诸生回家，因为他们都在书院里等我去讲夜课呢。”

左宗棠听说，一面派人前去通知，一面开出晚餐，就与贺苏刘三人一同吃过，邀入内签押房中，泡了好茶，重行细谈。刘松山、苏元春二人，因见茶叶清香，颇觉适口，笑问左宗棠道：“爵帅，此茶那儿来的？此地没有这样好东西呀。”

左宗棠听说，顿时面有起色的捻须答道：“这是大小儿的一点孝心，亏他把我们舍间自制茶叶，远道寄来的。”

贺瑞麟也接口笑着道：“我正奇怪，此地是有了钱也买不出好茶的。”贺瑞麟说了这句，又朝左宗棠笑上一笑道：“前闻爵帅，道光甲辰那年，移居柳家冲地方之后，曾署其门曰柳庄，每从安化陶文毅公的馆中回府，自己督工耕作，讲求农务，

自号湘上农人，颇思著述农务书籍，不知成了几种？”

左宗棠微微的失惊道：“老先生连兄弟的此等锁事，都能知道如此之详，真正使人可佩。说到兄弟的著述，实在有些惭愧；兄弟原意，本恶近人著书，惟择易就而名美者为之，绝无实学，可饷后人；不料甫经著笔，军务即兴，当时缓急相衡，又去研究军事之学去了。”左宗棠说到此地，不觉掀髯大笑起来道：“兄弟来此谬膺军政，还是那时读了几本古书，世人竟至谬采虚声，称我知兵，其实也无非仅有一知半解罢了。”贺瑞麟忙接口道：“爵帅何必自谦，爵帅治浙治闽，兼平豫济皖数省的捻匪，德在民间，功在廊庙，那个不知；就是这个茶务，爵帅岂有不知之理。今天问及老朽，无非取我野人献芹之意吧。”

左宗棠摇手道：“兄弟虽知一二，那有老先生的博学。兄弟在三十年前，就馆于小淹陶文毅里居的当口，那里就是山陕茶商聚积之所，当时虽曾留心考察，但知安化夙称产茶，而山淹前后百余里，所产尤佳。茶商挟资到彼采办者，似以包计；倒底此地完厘，还是以包计算，还是以引计算，不甚详知。”

刘松山岔口道：“标下也知道似乎以包计算的。”

贺瑞麟道：“此地包计引计，须看茶质如何。茶商最重砖茶，砖茶只有上品中品，没有下品。下品的就是卷包售卖，价目最贱的，不及砖茶十分之一。老朽又知安化的后乡，无不打草充茶，踩成上篓，售于茶商，其中杂真茶，不过十之二三而已。”

苏元春插嘴道：“草与茶叶，岂有不能分辨之理，这倒奇怪。”

左宗棠点头道：“苏总镇，你不知道，茶叶一经做过，确难分辨。”

贺瑞麟笑着道：“爵帅本是内行，老朽怎敢在此班门弄斧，其实所谓草者，并非真的草类，大概是柳叶茅栗之属，或者稍以凡草掺入。《安化县志》里头，本有‘稍采安化草，不买新化好’的俗谚采人，足见新化的好茶，还不如安化的草，来得易售。”

贺瑞麟尚未说完，苏元春等露不信之色，贺瑞麟便把话头停下，对着左宗棠说道：“此地库中，本有陈茶样品存着，爵帅何不命人即去取来一验。”左宗棠真的命人取至，仔细一看，果有草属掺在内。

苏元春大笑道：“贺老先生，你可以加着茶经博士的头衔了。”

贺瑞麟笑答道：“这个头衔，须让山陕茶贩加着，方才不受安化乡人所给。不然，连我老朽，也只好跟着吃草的了。”

左宗棠、刘松山及苏元春三个听了，一齐大笑起来。

贺瑞麟却自顾自的说下去道：“原来山陕茶贩，往往不能辨别真茶，虽出高价，也是卖的粗叶，也是买的掺有草属，偶

得真茶七八分，便称上上品了。至于新芽初出，如在谷雨前所摘的，即在小淹本地，也难多求，每斤黑茶，至贱也非二三百文莫办。现在海上畅销红茶，红茶虽然不能搀草，又必须新出嫩芽，始能踩成条索，可是其价也比行销此地之茶，可贵数倍。此地不出善价，只有三茶以及剪园茶，做成黑茶，销于此地。不过此地的销数，每年倒也可观，由陕境销至甘境，由甘境而又出口，国家所收的厘税，全赖这个。此地最畅销的，不过香片、珠兰等等名色，没有做成封的，便是私茶，其价每斤至贵数钱，分上中下三等完厘，因为他们的成本，比较包茶砖茶为轻，完厘也就轻了。若已成茶之封，无所分别，只能按引抽厘，照正杂课计算，每引已暗加数钱了。茶贩因为抽厘之事，与其成本攸关，故以私茶贩此，包茶砖茶，因此绝迹。市上焉得不闹茶荒的呢？爵帅欲救茶荒，只有奏请减去湘南湘北厘金之半，商贩有利可获，自然结队而来。国家厘金收入，名虽减半，只要多中取利，通盘一算，也不吃亏。此乃老朽鄙见所及，似有一得之愚，爵帅舍此，即与茶贩商酌，也蹈与虎谋皮之嫌，难得其中底里呢。”

左宗棠一直听毕，忽把双手向他的大腿上，连连大拍道：“作吏须用读书人，此言信不诬也。兄弟一定立即出奏，倘若大部不允，兄弟当以去就争之。”

贺瑞麟道：“陕抚汴生中丞，到任不久，未知此中情形，爵帅也得与之往来函商才好。”

左宗棠复又点首称是，等得送走贺刘苏三人，天已东方调白了。正是：

好官才识求长治大将方知重久安不知左宗棠出奏之后，朝廷准许与否，且阅下文。

第七十二回

贤夫人不忘守边客 大皇帝恩刺有功臣

左宗棠纳了贺瑞麟的条陈，奏请减厘以兴陕甘一带的茶务，没有多久，奉旨照准，即饬两省藩司照办。刘松山因见在省无甚事情，便返原防。时光易过，又是年余。

有一天，左宗棠接到李鸿章的书信，说是荐个人来投效。左宗棠即回书道：

手示拜悉：推荐人才，本属正理。惟在乎人之才不才为定：其人若才，弟已早知其名，或奏调，或咨取，犹惧不遑，奚用荐为。其人才，尊处不愿位置尸位之人，弟处虽正用人之际，其如莫能用何，务祈止之，勿劳跋涉。此间回多于汉，非熟悉回中情形者，无能为也。回之错处中土，自古而然，徒戎尚难，何况议剿？欲此花门种类而尽之，无论势有不能，亦理有不可。入关之始，即奏分别剿抚，盖不得已也。竭诚力行，已逾三载，至今岁春夏，乃见微效；安插平凉者，尚只数千。惟获讯金积狄河等处之回匪，亦知平凉安抚之局，实出至诚，陕西各回酋，始无词胁迫诸回；马化癡亦不能挟陕回以为重。然如马化癡父子，则实无抚理，而又不可深闭固拒，以绝甘回求抚之心，此诚难而又难者也。沙利奉其人，颇思主掌此间老回教，而其人

亦不为回民所深信，弟亦不敢一时许其所请。公抚内地，三吴风气柔和，人民知礼，较之此间之剽悍成性，无理可喻，诚有霄壤之别矣。老怀愁闷，匆是手复。

左宗棠复信之后，忽见一个戈什哈匆匆的含笑而入，垂手禀知道：“三少爷、四少爷到了。”

左宗棠一惊道：“怎么他们两个都来不成？”

戈什哈又回道：“听说三四两位少奶奶也同来的，还在城外打尖。”

左宗棠道：“这未赶快命他们进来。”

戈什哈退出未久，左宗棠已见他的三子孝勋、四子孝同，一齐趋入，口称爹爹，向他磕头，左宗棠将手微拦道：“且起来，你们母亲的毛病怎样？此次何以未曾予先禀明为父，贸然率着来此。”

孝勋、孝同拜完起立，方始肃然答话道：“母亲毛病，大有转机。”

左宗棠不待二子说完，一听周夫人已有转机，心里一个高兴，便吩咐二子道：“这未你们姑且坐下再讲。”左宗棠说了这句，又望了二子一眼道：“听说你们二人，都带家眷来的么？”孝勋、孝同二人一齐答道：“母亲吩咐，说爹爹年纪已大，又有腹泻之症，远在边陲，没人服伺，故命儿子等不必禀知爹

爹，就率两个媳妇来此。”

左宗棠微笑了一笑道：“这就是你们母亲贤淑之处，她倒未顾自己有病，单是惦记老朽在此塞上，其实又何必呢。”

孝勋又答道：“儿子不知道这衙门里能不能够住家眷，不敢一直带了媳妇进来。现在请示爹爹，好让他们来此叩见爹爹。”

左宗棠很快的答道：“衙门不比军营，照例可住家眷。你们二人，快去同了她们妯娌两个，就进衙门来吧。”孝勋听说，便对孝同说道：“四弟，这末我们就去同了她们进来。”

孝同忽然嗫嗫嚅嚅的对着左宗棠说道：“四媳已有身孕，算起日子应该落在下月，不知怎么一来，昨天今天两天，肚子很觉疼痛，大约闪了胎气。”

左宗棠听说，连跺其脚叹着气道：“唉唉！四少奶奶既有身孕，怎好经此长途跋涉。你们母亲，偏只顾我，不顾媳妇，太没成墨了呢。”

左宗棠一边说着，一边提高喉咙，叫了一声来呀！左宗棠的呀字未了，跟着呀字声中，一联串的奔入三五个戈什哈进来。左宗棠吩咐他们道：“你们快去预备轿子，随着两个少爷，去接少奶奶去。再命人去找个接生婆，就来伺候，不可误事。”几个戈什哈答应了一声喳，即同孝勋、孝同二人，出衙而去。

原来孝勋的妻子姓刘，就是刘松山远族刘纯客之女，小字

绣云，人极贤慧。孝同的妻子，就是“红羊”时代名将，赐谥壮武王公之女，小字淑花，非止十分贤慧，而且能诗善画，颇有不栉进士之目。此次她们妯娌二人，奉了周夫人之命，随夫到甘，以便定省公公。淑花在途闪动胎气，势将分娩，正愁旅店生产，颇觉不便的时候，忽见她的丈夫，同了三伯，带了几个戈什哈去接她们进衙，当下略略收拾一下，便坐轿子进城。

绣云在上轿子的当口，带眼看见似有一个彪形大汉，盯着在看她们妯娌两个，本拟告知她的丈夫，因在匆促之间，她还未曾开口，轿子已经抬了起来。她又暗忖，一个百姓，随便偷看妇女，也是常事，只要进了制台衙门，也就由他去了。

及至衙内，她们二人拜见公公之后，左宗棠那时已将二子的住房收拾出来，见着两个媳妇，略问几句家务，即命子媳一同进房休息。孝勋的房间，做在孝同的对面，中间仅隔一座堂屋，离开左宗棠的卧室，也是隔了一个院子。左宗棠如此布置，原备二子二媳，住得就近，可以常常承欢膝下之意。

绣云到她自己房内，方将旅店门口，那个大汉偷看她们之事，告知丈夫。

孝勋听说，笑着答道：“此间风气闭塞，陡见制台的少奶奶远道来此，争瞧热闹，也是有的。你怎么这般注意此事？”

绣云也微笑的答道：“此人一脸横肉，为妻见了害怕。”孝勋又笑道：“你已到了此地，还怕谁呀！”

绣云不好再说，便到对房前去照料她的婶子。淑花对她道：“三伯母，我此刻一阵阵腹痛，恐怕就要临产，方才你们四叔来说，公公已经预备接生婆了，怎么还未见进来。”

绣云正待答话，忽见孝同已同一个老年的接生婆走入，绣云便命接生婆前去摸摸淑花的肚子，当晚可曾发动。接生婆摸了一摸道：“四少奶奶，今天晚上，或者未必，但是也在这两天了。”绣云便命接生婆去到下房伺候。

等得吃过晚饭，左宗棠命人来唤二子问话。二子到了左宗棠的卧室，左宗棠又仔细的问过周夫人的病情，以及孝威的近状，二子答过一切，又接说道：“大哥也没甚么一定的毛病，只是精神颓唐，眠食无味；医生说恐得损症。儿子等再三劝解，大哥口口声声总说，母亲一有长短，他即殉孝。”左宗棠听说，大为着急的说道：“你们大哥的天性素厚，但望不致闹出这个乱子才好，这也关乎吾家气运，只望祖宗默佑你们母亲之病，那才好呢。”

孝勋道：“母亲也常常地劝着大哥，又命大嫂防着大哥。”

孝同也接口道：“大哥听得爹爹此地军事顺手，他的意思还想一等母亲稍稍健旺一点，奉了母亲，全家来此呢。”左宗棠不觉笑了起来道：“痴儿之孝，虽则可嘉，但是其愚不可及也。天下岂有一位久病之人，能够再行万里之路的呢？说起此间军事，也还可说顺手；不过积重难返，不是三五年可能蒞事。我从前奏对太后，说是期以五年，谁知转眼三四年来，成绩极少。”左宗棠说到此地，忙又大摆其头的自语道：“为父当时

言过其实，未免有欺君之罪矣。”

孝同道：“听说毅斋，已到此地，不知住在何处，儿子急欲一见。”

左宗棠听说，便对孝同的脸上，认认真真的望了一眼，方才太息道：“你们几兄弟，总算命好，投胎我家，自从出世以来，只要上心念书，就算你们的责任已尽，何尝眼见冲锋打仗之事。毅斋是因他的叔子，久战边陲，愿以身代特来投效，我已派他自统几个粮子，去到省外剿匪去了。此刻远在千里之外，你到那儿去见？”

孝同刚想答话，陡闻他的妻子房内，霎时之间，人声嘈噉，脚步杂沓，忙对左宗棠说道：“大概媳妇要生产了，儿子前去看来。”

左宗棠将手一扬道：“快去快去，凡事小心。”

孝同去后，孝勋因是一位大伯子，自然不好同了孝同前去，便在此地仍陪老父谈天。过了一会，孝同又来报告，说是媳妇肚子虽痛，恐怕时候还早。左宗棠又挥手道：“你去陪你妻子，不必在此。”孝同便又退出。左宗棠复与孝勋谈上半天，听得孝同房里，没甚声响，静了下来，方对孝勋说道：“你也回房睡去，为父近来一到十二点钟，就要上床，倘迟一刻，即不能够睡熟。”

孝勋亲自服事老父上床，方始回房安睡。左宗棠睡到床上，

心中默想家事一会，后又侧耳听听他那四媳房中，不闻甚么响动，稍觉放心，不多时候，便也沉沉睡去。

那时甘省地方，正在大旱，三月未雨。左宗棠既是大员，岂不关心，此时上床，忽于睡梦之中，陡闻一声霹雳，跟着又见雷电绕身，同时大雨如注，平地水深数尺，一喜而醒。却见窗子外边，一派红光，以为定是火起，赶忙翻身下床，走到窗前一望，看见那道红，是从他那第四个媳妇房中发出来的。正待去喊孝同，问个明白，突又听得呱呱堕地之声，知道他的四媳已经产下，又知新生小孩，似乎有些来历，始有这道红光。

左宗棠想到此地，赶忙出房，尚未走到孝同所住的房外，只见外面一同奔进十多个戈什哈进来，似有甚么急事一般。

左宗棠急问有了甚么事情。那班戈什哈一齐回道：“沐恩等等，睡在床上，忽见上房走水，赶来救火。”

左宗棠微笑道：“我起初也当是起火，后来方知道这道红光，是从四少奶奶房里出来的，而且小孩也落地了。”

戈什哈不等左宗棠说完，一齐连向左宗棠道喜。

内中有个戈什哈，眼睛最尖，陡见四少奶奶所住的屋面，似有一条黑影，他就连话也不及再说，只把靠近他的一个戈什哈一拉道：“那边屋上，有了强盗，快去捉去。”

大家忙向那边屋上一望，果见有条影子，正在那儿闪动，

似有要想逃走之意，不禁骇声道：“真的有了歹人，这个歹人真个大胆。”大家一边说着，一边早已拥到那边院子。

好在这班戈什哈，虽没那些捉鬼拿妖之技，却也稍有飞檐走壁之能，当时一个个扑的扑的纵上屋去；第一个上去的那个戈什哈，不知怎样一来，已被那条黑影打倒，连连大喊救命。大家一齐奔了过去，几个救人，几个捉贼；几个去打一个，那个歹人，双拳难敌四手，自然即被捉住。大家将他细细一瞧，并不认识。

那时左宗棠、左孝勋、左孝同父子三个，一见屋上有贼，都到院子之中，仰头观看。及见那个贼人，已经拿住，左宗棠即命快快带下，由他亲自审问。起先被那贼人打倒的那个戈什哈，更加恨那贼人，急把贼人的辫子抓到手中，拖到屋檐，飞起一脚，那个贼人，早已噗咚一声，掉在地上。大家跟手跳下，抓住贼人，请示左宗棠何处审问。

左宗棠便到产妇房外的那间堂屋之中一坐，吩咐带上贼人，戈什哈便把贼人拖至左宗棠面前跪定，左宗棠先向贼人的脸上望了一望，方始喝声道：“你这鼠子，究竟是贼是盗，一个人胆敢来到总督衙门的上房，真正可谓胆大包天了，快快从实供来，还可贷尔一命。”

那个贼人，连连的磕头道：“大人开开天恩，小的名叫王六，实因母老妻病，来此行窃，叫作无法。”

左守棠这人，平生最敬孝子，一听王六所供，不觉捻须太

息道：“就是母老妻病，无钱过活，这也只有行乞，不能行窃的呀。”

左宗棠还待再说，忽见孝勋走到他的身边，对他忿然说道：“此贼所供，全是假的。今天白天，你老人家两个媳妇，刚要上轿的时候，此贼胆敢盯着她们妯娌二人在看，三媳亲眼所见。爹爹好好审问，内中必有重大情节，也未可知。”左宗棠听了大怒，立即喝问王六：“少爷方才所说，不是冤枉你的吧，你倒竟敢用这母老妻病四字，前来骗人，本部堂几几乎上了你的当了。”左宗棠说着，又向左右一望道：“快取大刑伺候。”

那班戈什哈，一面去取大刑，一面吼了一声堂威，对着王六喝道：“快快老实供上，免得皮肉受苦。”

王六一见事已至此，料定没有生理，却把他的心肝一横，反向左宗棠冷笑一声道：“老左，你也不必拿那大刑吓俺，俺若怕死，也不敢前来行刺的了。”

左右的戈什哈一听，王六说出行刺二字，一齐忙向左宗棠打上一个千儿，各自认罪道：“沐恩等保护大人不周，致有刺客来到上房，只求大人重办。”

左宗棠将手一扬道：“不干你们之事，你们替我搜检此贼身上再说。”

那班戈什哈，忙又极重的答应了一声喳，就向王六身畔一搜，果然搜出一柄利刀，一道伪谕。左宗棠把那道伪谕打开一

看，只见上面写着是：天方新教第一教主，总大阿訇，灭清自在大皇帝白为谕饬事：顷据某某奏称，左妖宗棠，刘妖松山，亟亟办理屯田之事，分明欲与朕为难，朕由平凉一带出关，非惧左刘二妖也，因念连月大旱，米粮昂贵，人有饥色，路有饿莩，长此战争，殃及池鱼，实非上天好生之德；今闻左刘二妖，办理屯田之事，必思与朕久战，朕为援救数千百万回民计，封尔黄自信为征左大将军，去到兰州，迅将左刘二妖分别刺死，既免战事一兴，人民有流离之苦，粮秣有不继之虞，舍重取轻，尔其知之。若能不辱君命，侯封之奖，决不靳也。钦此。左宗棠一边在看，一边已在大叫气死我也，及至看完，先将伪谕交与一个戈什哈拿去存卷，然后突出眼珠喝问王六道：“黄自信！尔来行刺，既已被拿，本该万死。尔若将白逆彦虎的细情，好好供出，本部堂仍可赦尔一死。”

黄自信听得尚有生望，忽又朝着左宗棠磕上几个响头道：“爵帅真能饶赦小的一死，小的便将白总大阿訇的秘密供出。”左宗棠点点头道：“尔快供来，不必多说闲话。”黄自信又拜了几拜，方才朗声供出道：“白总大阿訇，本在马化癡马总大阿訇部下，后因他的妻子、女儿都已有了法术，他才决心想做皇帝，离开马总大阿訇部下，自立为皇。不料此地的刘松山、刘军门，连将他的皇后、公主，连同那个翡仙女将，生擒正法，白总大阿訇见已失了锐气，且怕官兵合围，因此自弃平凉、静宁一带之地，率队出了嘉峪关，打算先去占据伊犁，得有基础，再行大举进关。”

左宗棠一听见白彦虎要占伊犁之话，不禁急出一身冷汗。你道为何？原来那时候，尚无新疆的省名，伊犁还是一府，孤

悬关外，接近俄疆，虽为大清朝的土地，却没省分辖管。俄国瞧见清朝对于伊犁鞭长莫及，不甚注重，便有并吞之心。此等事情清朝皇帝，也有所闻，有时问问军机大臣，那些军机大臣，都是庞然自大惯的，奏对的说话，无非都说天朝土地，外夷怎敢覬觐。果有此事，只要一旅之师，还怕外夷不来双手送还不成。清朝皇帝，也是自大惯的，一听此言也就丢开。独有左宗棠既任陕甘总督，当然较为关心；况且伊犁的毗连之处，就是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即迪化州，属于甘肃所辖；与迪化州毗连的地方，就是凉州、肃州。若是白彦虎一占伊犁，乌鲁木齐，乃为必争之地，势必不保，凉州、肃州，也就危险。那时清朝的睡狮，尚未被人戳破，对于臣下失地的处分，又极严厉。江督何桂清的正法，浙抚王有龄的自缢，都为失守城池之事。左宗棠既为清臣，听了黄自信之供，焉得不惊。

当下左宗棠暗惊一会，忙把面色放得异常和悦，怡然的问着黄自信道：“白彦虎既思去占伊犁，他手下究竟还有多少兵将呢？”

黄自信又供称道：“大王郝廷龙，二大王施鹰扬，元帅熊飞鹏，前锋熊飞龙，军师安必烈等等都有万夫不当之勇，其余还有大将百员，回兵十万。”

左宗棠又问道：“这末白彦虎手下的回兵，究竟那些教名的居多呢？”

黄自信道：“天方新教、老清真教、花门教的都有，还有哥老会在内。”

那时孝勋还在旁边站着，便岔嘴问道：“爹爹，哥老会，四川谓之公口，怎么竟会蔓延至此？”

左宗棠见问，正待答话，陡见孝同从那产母房中奔出，一脸惊惶之色，令人见了也要害怕。正是：设教从来多误国行军端的在奇材不知孝同究为何事，如此惊惶，且阅下文。

第七十三回

医产妇着手成春 攻回部出言不吉

左宗棠正想答孝勋的说话，忽见孝同一脸惊惶之色，从那产妇房内奔了出来，赶忙问着孝同何事惊慌。孝同抖凛凛的答道：“媳妇生下一孩，起初倒还平安，此刻忽又晕去，连那接生婆也着忙了。”

左宗棠听了一吓道：“这还了得。”一面急命戈什哈飞奔去请贺瑞麟，请来医治他的媳妇，一面吩咐左右，暂将黄自信带下，停刻再审。

孝同又说道：“可惜媳妇睡在血房，不然就请爹爹进去瞧瞧。”

左宗棠听说，忙站了起来，一边同着孝勋、孝同一齐走入产妇房门，一边嘴上说道：“为父久处营盘，那里能忌这些。”左宗棠说着，跨进房内，便向床上一望，只见接生婆正在抓那产妇的人中。

在他将进房内的时候，他的三媳绣云，一班仆妇和那接生婆几个，正在围着产妇，抓人中的抓人中，拍背心的拍背心，

大家忙得手忙脚乱，产妇一丝没有声响，及至他去望着产妇的当口，大概他是天上放下来的杀星，眼睛里头定有神光，倒说产妇被他盯着一望，顿时啞喑的一声，喊了出来，同时嘴唇上有血冒出。

孝同一见他的妻子，嘴上冒血，更加急得跳足。幸亏那个贺瑞麟急急忙忙的走入，一见产妇这般样儿，急在怀中摸出一包药粉，递到孝同手上，教他冲了开水，先向产妇灌下；刚刚灌下，产妇口中的血水，即已止住，人也清爽不少。

左宗棠大喜的对着贺瑞麟说道：“老先生真有起死回生的医道，此刻产妇可还碍事么？”

贺瑞麟一面上去诊脉，一面答称道：“这是污血攻心，还不要紧，且俟老朽开好方子，服下药去再讲。”

左宗棠不敢多问，怕分贺瑞麟之心，眼看开过方子，命人速去抓药，方又说道：“老先生，兄弟要你在此多坐一刻，须待产妇服药之后，天亮再去。”

贺瑞麟连连答道：“爵帅放心，老朽一准等得四少奶奶安全之后再走。”

左宗棠不待再说，又见产妇已在和孝同讲话，说是心里闷得发慌。贺瑞麟接口对着孝同说道：“四公子，嫂夫人的身体虚弱，以致气血一时不能调和，只要服下药去，疏通之后，便能安全。”产妇听见贺瑞麟如此说法，心里一安，似乎气就平

了不少。

孝同又问贺瑞麟道：“产妇既是虚弱，可要先吃一些参汤。”

贺瑞麟摇手道：“不必不必，虚不受补，还是吃老朽的药相宜些。”

孝勋因瞧见产妇已无十分大碍，便插嘴对着左宗棠说道：“爹爹，四妹刚才生产之际，室中忽发红光，大家都疑火起，此孩或非等闲。”

左宗棠使命孝同自去服事产妇服药，他却坐到贺瑞麟对面，细细的把那一晚上之事，讲给贺瑞麟听了。贺瑞麟听了一愣道：“新产文孙，既有这般异兆，将来一定大贵，可喜可贺。只有那个白彦虎，倘若真去扰乱伊犁，这倒不好。因为伊犁地近俄边，俄人久蓄并吞之志，爵帅倒要注意一点。”左宗棠称是道：“此事乃是兄弟的责任，当然不敢疏忽，不过伊犁不归甘省管辖，须得请旨定夺。”

贺瑞麟道：“依我之见，一面尽管请旨定夺，一面不妨先行饬知伊犁府道守，以及迪化州钱牧，小心防范为妙。”

左宗棠又点点头道：“老先生指教甚是，白彦虎既是想占伊犁，必与金积堡的那个马化癡父子有关，须得先将这个内援除去方好。”

贺瑞麟因见房内并没外人，忙对左宗棠说道：“老朽曾经

说过，马化癡父子二人，以教为名，阴有不轨情事。岂知此间的官吏人民，无不受着马氏父子之毒，全说他们都是好人，仿佛一经剿办，甘省便有大祸立至一般，此乃迷信神权之故。爵帅身受朝廷重任，这件事情，只有爵帅当机立断，甘省方没大患。”

此时孝同已将那药命他妻子服下，觉得大有效验，便来插嘴对着左宗棠说道：“寿卿叔侄两个，确属当今名将，只要他们两个能够出力，儿子说，一定可以制住马逆父子而有余的。”

贺瑞麟先接口道：“四公子之言不错。现在此事不愁没人去办；所愁的是、此间官民，都是极端不主张去攻金积堡的。办得好呢，不过尔尔；倘若办得不好，舆论一坏，朝廷一定不谅。”

左宗棠太息道：“此事真的关系太钜，等我且与寿卿商量之后，始能行事……”

左宗棠尚未说完，床上的那位王淑花四少奶奶，因见药有奇效，身体已觉安适，便向她的公公说道：“媳妇服药之后，业已不要紧了，公公和大家在此血房，媳妇心里很觉不安，公公还是请去审问刺客，尤关紧要。”

左宗棠听说，即向贺瑞麟拱手称谢道：“小媳既承老先生妙手回春，我们全家感激，容后再谢。此刻天已将亮，兄弟不留老先生了。”

贺瑞麟客气几句，又对孝同说道：“此药可服两剂，老朽明天……”贺瑞说到这里，忽又笑着改口道：“此刻天将亮，要说今天了，今天晚上，老朽再来换方。”

孝同慌忙谢过贺瑞麟，即送大家出房，左宗棠还要亲送贺瑞麟出去，贺瑞麟连连拦住自去。

左宗棠便将那个黄自信带上再审，黄自信又供称道：“小的情愿投效爵帅，却出真诚，爵帅倘若相信小的，小子马上回到伊犁，探出白彦虎的军事行动，即来禀报。”

左宗棠踌躇道：“本部堂赦尔一命，并非甚么大事，只怕纵虎归山，又是你的世界了。”

黄自信慌忙磕上几个头道：“爵帅不必疑心，小的跟随那个白彦虎，无非要想巴望一个出身，小的若替爵帅去探秘密，爵帅也可录用小的，小的何必一定要去帮着白彦虎呢？”

左宗棠听到此话，微微地点首道：“这话尚近情理。”孝勋在旁插嘴道：“此人脑后见腮，恐怕口不应心，昨天白天，他在大庭广众之间，胆敢偷看妇女，必非好人。”

左宗棠还未答话，黄自信即接口道：“少爷不必记着昨天之事，小的昨天在那城外，因闻人家在说，左制台的两位少奶奶到了。小的前去看看热闹，那是有的；少爷恐怕小的有甚歹意，这是冤枉小的了。”

孝勋含怒的驳斥黄自信道：“你连行刺的事情，都敢来做，还有甚么歹意不歹意呀。”

左宗棠道：“勋儿不必和他争论，为父准定放他回去，他若有意弃邪归正，自能上报朝廷；否则二次将他拿到，国法俱在，还怕他有两个脑袋不成。从前诸葛武侯，七次放回孟获，我又何必这般量狭。”

孝勋不好再说。

黄自信又磕头道：“爵帅如此法外施仁，小的也有天良的。”

左宗棠又问道：“本部堂放你回去，你难道不怕白彦虎疑心你的么？他一疑你，你便不能再去探他。”

黄自信道：“小的此去，自有法子使他相信；但是爵帅这里，也得替我守秘。小的以后。暂不亲自来此，随时自有禀报。”

左宗棠点点头，即命左右带领黄自信出去，并赏百两银子，以作盘缠，黄自信叩谢自去。

左宗棠又把孝同唤出，问明之后，知道产妇确已平安，方始对着孝勋说道：“昨天晚上，你说那个哥老会的说话，且听为父说给你听：哥老会匪，本是四川噜二字的变称，始以结拜，为同心杀贼，患难相顾之据；继之以结党抗官，闹饷梗令，又继之以恐吓取财，迫胁异己，分遣党羽，潜居水陆要隘。若遇同会之人，私自验票放行，否则劫杀不免，其实不过敛钱肥己，

因以为利。非若那些真正的邪教会，党坚交秘，阴谋不轨，为害尤大。他们入会之徒，也不像逆党甘心作贼，另有深谋。但是势之既成，终至积重难返，黠桀的倡之于前，愚懦的附之于后，始成尾不大掉之势。其党各处都有。”左宗棠说到此地，又向孝勋微蹙其额的说道：“痴儿以为哥老会只在四川，不至蔓延远地，真乃井蛙之见矣。”

孝勋听了老父之言，方始明白此事，即向老父说道：“爹爹忙了一夜，请去安睡一下，产妇房里，儿子同了媳妇，自会照料。”病来，更是不对。”

孝勋应了一声，伴送老父回他那边院子，服事上床，方才回转自己那边。

这天左宗棠一直睡到午后，方始起身，当下就见孝勋、孝同二子一同来请早安，左宗棠问过产妇之事，便命退出。

二人退出，又有戈什哈进来回话，说是全省文武官员，因为昨天晚上，闹了刺客，都来自请疏虞之罪，又知产下一位孙少爷，都又忙着道喜，沐恩分别道乏挡驾，众官方始散去。左宗棠点头道：“一个小贼，怎好算到刺客。至于生个孙少爷，尤其不能惊动他们。”说着，又吩咐戈什哈，命人速请刘寿卿军门到省有事。

戈什哈退出，左宗棠提起笔来，写信给与周夫人道：三四两儿各带妻子来甘，现已平安抵此。夫人不令我知，分遣儿媳前来视我，情固可感，事则可惧。盖万里长征，道途不靖，已

费周折，而四媳复有身孕，舟车劳顿，果有颠动胎气情事，到署即产一孩；时我业已上榻，忽梦雷电绕身，大雨如注，惊极而悟。适此间苦旱已久，以为或系心中望雨所致，嗣见窗外红光，阖署均疑失火，此梦竟与三十年前，夫人产霖生时，同一境界，可惊复可喜也。夫人得此第五之孙，数年老病，必能藉此冲破矣。产妇初则稍有血晕等事，今已无碍，特此飞告。并请转谕威宽二儿为嘱。

左宗棠发信之后，贺瑞麟不到上火，果已自来。左宗棠命人引去诊过产妇，贺瑞麟又由着孝勋陪同来见左宗棠道：“恭喜爵帅，四少奶奶，老朽可保无虞的了。”左宗棠含笑致谢，贺瑞麟略谈一会，告辞而去。

过了几天，刘松山已由防次到来，一见左宗棠，道过添丁之喜，复又请上一个安道：“舍侄锦棠，年纪还轻，爵帅既保他官，又委他差，标下怕他干不下来，反而负了爵帅的栽培。“左宗棠听了大笑道：“寿卿，怎么和我闹起世故来了呢，毅斋令侄，久在我行，我们老辈之中，谁不称为当世名将，寿卿说到此话，岂不是做叔子的，反而不知侄子的为人了。”

刘松山又客气道：“舍侄虽然曾经打过几次胜仗，也是他侥幸，怎么当得起名将二字。不是标下在爵帅面前说句狂话，现在时代，名将很少，就是鲍春霆、刘省三，也只好算为饶将，一个名字，岂是容易的。”

左宗棠微摇其头道：“寿卿不必在此和我辩别字眼，我的找你进省，很有大事商量呢。”

刘松山忙问甚么事情。左宗棠又把黄自新所供之话，以及贺瑞麟擢掇即攻金积堡的意思，告知刘松山听了。

刘松山一直听完，方才答道：“标下自被白彦虎逃走之后，至今耿耿于心。此贼十分剽悍，又有几个部将助他，不比白翟野主那般容易剿灭。只因军食之事，尚未筹划尽善，复又不知白逆匿迹何处。现在爵帅和贺老先生，都既主张即攻金积堡，标下愿负此责，万死不辞。”

左宗棠此时虽见刘松山又说一个死字，想起上回之战，刘松山也说一个死字。且将白彦虎逐走，毫没有一点不祥之事，便也不再注意，当下便将他那大拇指头向着刘松山一竖道：“马伏波老当益壮，这件大事，自然只有你去。不过此地的官民二界，都不以攻金积堡为然，我们倘不顺手，那就没有脸儿去对他们了呢。”

刘松山拍胸道：“爵帅放心，马氏父子，本非易办之事，但是标下受国恩深，又蒙爵帅指名调到此地，这件事情，倘若不替爵帅分忧，还成话么？”

左宗棠道：“话虽如此，我们也得斟酌一下，你要那些将官，我都给你带去。”

刘松山道：“曹克勋曹统领、李训铭李统领，他们二位，须是讨去帮忙。”

左宗棠连连点首道：“可以可以，还有没有呢？”刘松山

道：“爵帅这边，也在用人之际，怎么能够统统让我调去。”

左宗棠道：“其余之人，尚可商量；只有你们毅斋令侄，他却正在陕边得手，万万不能给你。”

刘松山因见左宗棠这般相信他的侄子，自然十分高兴的答道：“他在那边既还得手，标下本不主张要他同去。”

左宗棠道：“军饷之事，我就派周受三办理，谅来不致误事。军米呢？”

刘松山笑上一笑道：“今年屯田很好，标下自会打算，只要爵帅不限我的日子，标下们也没有甚么要求了。”

左宗棠又想上一会方说道：“沙利奉这人，对于金积堡地方极熟，可以带他去作向导。”

刘松山点头道：“标下自去请他，爵帅一用公事，他就觉得没有面子，反而不好。”

左宗棠还待答话，忽见一个戈什哈送上一件报捷公事，一见就是刘锦棠的，便朝刘松山笑着道：“毅斋出兵以来，大小也有几十战了，从没失利一次，真正使人佩服。”

刘松山因见左宗棠并不等他答复，已在拆公事，他也不再答话，等得左宗棠看完之后，始问道：“何处又打一个胜仗。”

左宗棠道：“甘陕交界之处，有座北岭，那里的祸首伍勒剿抚兼施，毅斋起初也主收抚，无奈这班惯匪，骄悍异常，又恃地理熟悉，愍不惧法。毅斋只好改变主意，一律剿办，苦战半月，始将伍勒来报捷。”

刘松山很感激的答道：“锦棠与我，本属老湘军出身，一班弟兄，更能替他尽力，真是他的便宜。”

左宗棠吩咐文案上批奖刘锦棠的公事去后，又与刘松山斟酌妥善之后，刘松山很得意似的出省而去。左宗棠本信刘松山的，对于一切军情，并不遥制。没有几时，已是同治十一年的一月下浣了。

一天左宗棠忽得官报，才知曾国藩已在本月初四那天，薨于两江督署之内，不禁狂哭起来。孝勋、孝同两个，不知何事，连忙奔到老父跟前。左宗棠一见二子到来，方始拭泪说道：“曾侯已死，老成凋谢，国家又失一栋梁矣。”

孝勋、孝同也一惊道：“涤生伯父，不闻有病，怎么竟至逝世。”

左宗棠连摇其头，并无言语，父子三人默然一阵，左宗棠始命孝同写了唁信，自作挽联一副，附贖敬四百两，去到南京，又命孝勋执笔代书家信道：威儿入目：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恻然也。已致贖四百金，并挽之云：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盖纪实也。见何小宋疏，于侯心事，颇

道得着。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鉏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乃负气耶。谋国之忠两语，久见报章，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丧过湘干，尔宜赴吊，以敬父执；更能作谏辞哀之，申吾不尽之言，尤见道理。吾与侯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兢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值一哂。

左宗棠发出两信，又命孝同录稿寄给刘松山去看。刘松山那时正在围攻金积堡，忽得左宗棠之信，方知曾国藩已死，也是掩面大哭。因他本是一个小卒，投入湘乡团练里头，嗣由曾国藩一手提拔起来，转战江浙皖川数省，因功保至记名提督，方由左宗棠奏调至此，一时感激私恩，故有这个悲伤。那时李训铭，曹克勋两军，已早赶到，李曹二人，瞧见刘松山哭至噎得拍胸跺足，一齐忙相劝道：“军门感激侯相，正是大丈夫的行径，但是现在大攻马贼之时，自宜节哀治事。若能立即荡平此贼，侯相就在九泉，也高兴的。”

刘松山听说道：“一个人一生做事，能遇几个知己上司？二位说得也是。我姓刘的，若不为国效忠，如何对得起我的这位恩上司呀？”

李训铭道：“现在我军合围已久，这个老贼负隅死抗，长此迁延下去，怎样好法？”

刘松山蹙额道：“明天让我且去亲看阵势，相机进攻便了。”

曹克勋正待有话，忽见军粮官匆匆走入。正是：数载屯田

原有见一生作战不尤人不知这个军粮官走入，有何报告，且阅下文。

第七十四回

劣绅通敌挟制三军 大将瞒粮欺蒙二贼

刘松山瞧见这个军粮官走入，便问有何军情报告。军粮官答称道：“军中粮秣，仅有三天可用了，特地前来请示。”

刘松山听了一愣道：“周受三竟至误事不成？”

曹克勋发急的说道：“军中粮秣，不比寻常，倘一误事，那还了得。”

刘松山道：“周受三从未误事过的，况且他此次只管军饷；这次的军粮，乃是我拜托他代办的，并非他的责任，就是误事，也难怪人。”

李训铭道：“怪人事小，误事事大。倘若真个误事，如何救济？我们须得预先筹划妥当。”

刘松山道：“我因现在四处的百姓，都恨我们来攻马贼，对于我们很有恶感，运粮之事，本属万分周折。周受三素来谨慎，这次稍误几天日子，内中必有甚么道理。他都误事，我们自去办理，未必不误事吧。但是话虽如此，我们现在救济之法，

我也想过，只有前去劫粮；前去劫粮，很是有些危险，马化癡那个老贼，事事办得缜密，他的粮所，岂有不防人去抢劫之理。但愿周受三那边，日内能够到来，那就好了。”

军粮官报告之后，也就退出。

刘松山便和李训铭、曹克勋二人密商道：“军粮官既来报告，你们瞧他那种万分惶惧的样子，全军兵士，恐怕早已知道底蕴的了。此时还没有鼓噪起来，乃是我的营规所致，我们这个老湘军，所有名誉也亏这个营规保住。”

李训铭道：“敝军还有十多天的粮秣，可以分它一半过来。”

刘松山摇手道：“不必不必。我这里有二万多人；你哪里可供五营人马，十多天的粮秣，统统拿到我们这里，也不过两天就完，也没甚么大的好处。此刻就请李统领，去到我们的粮秣所，对那军粮官说：只说方才他一走后，我们这里已接周受三的通知，三天之内，军粮一定可到。先将这位军粮官稳住。他若不甚张皇，军心自然固定。”

曹克勋接口道：“这末李统领就请劳驾一趟，再来此地商议就是。”

李训铭听说，真个站起就走，不多时候，满脸笑容的回了进来，朝着刘松山、曹克勋二人说道：“军门这个急智，真正有效。我方才一到粮秣所，就见所门之前，似有三五成队的兵士，果在那里探听军粮的事情。及至我与那个军粮官一说，军

粮官固已当场欢天喜地起来，那些门外探听军粮的兵士，也就放心而去……”

曹克勋不待李训铭说完，便接嘴对着刘松山说道：“这个法子虽然是好，只能瞒过一时，三天之后，又怎么办呢？”刘松山很快的答道：“我是要等第三天的晚上，军秣所中，真正一粒米也没有了，方命兵士自去看过。那时他们自然吓得要死，我就在那个时候，亲自率了他们前去劫粮。”

曹克勋拦着刘松山的话头道：“不用说了，这是抄那破釜沉舟的老文章。”

刘松山摸摸他那唇髯，微微的一笑道：“不是如此，他们怎肯拼命。”

李训铭接口道：“军门倒不要这样说，军门所统的粮子，倒是个个能够拼命的，所以无攻不克，无战不利。现在这个老湘军的名誉，才为人们钦敬。”

刘松山将头一撇道：“李统领只说了半句，尚不完全。”李训铭一愣道：“什么？”

刘松山笑着道：“李统领将才说我的兵士，个个能够拚命，若说个个拚命，那就不必我用这个激将法子了，因为说了能够二字。既说能够，可见并不是次次肯拚命的，不过能够能够拚命罢了，我的这个激将法子，正是激出他们的能够来呢。”曹克勋在旁叹息道：“刘军门如此用心，应有大将之誉。”说着，

又朝李训铭说道：“李统领，我们两个，以后也得学之才好呢。”

李训铭听了，自然十二万分的佩服。刘松山当场客气几句，又和曹李二人商量一会军情，方才各散。

第二天的午后，刘松山正在调度军情时候，又见那个军粮官，欣然而入，对他报告道：“军门的话，及周受三所办的粮抹，已经全到。”

刘松山大喜道：“我说他不会误事，现在果然到了。”军粮官退出，刘松山立即传齐全部将领，逾知大家道：“依我之意，本拟长围下去，那个姓马的老贼，看他能守几时。现在的军粮，既是如此为难，以后难免没有断绝之虞，只有拚力进攻的了。现在我就限你们三天，这三天之内，若不把金积堡攻破，我只有撤退军队，自向爵帅那边领罪去了。”

大家一见刘松山不责将士，只责自己，顿时各现愧色的说道：“我等此次未将金积堡立时攻破，内中却有几层说理：第一是军门未曾下令限着日子。第二是老贼的妖法厉害，枪炮竟失一半效力。第三是老贼的阵地坚固，我们是行军，他是以逸代劳。第四是各地的回民，无不暗中设法私助老贼，致使我们大受打击。”

刘松山听完，将手向着众将一拱道：“这几个难题，兄弟岂有不知之理。现在我已下令，你们只有不顾一切。”

内中一个名叫倪德标的营官说道：“我们既是拚力猛攻，

对于一班暗助敌人的回民，可否一律剿办；否则碍手碍脚，万难奏功。”

刘松山听到这里，不觉又踌躇起来道：“这是，这是……”

“刘松山连说几个这是，大概一时也想不出甚么两全之策，因为未曾彰明较着与那官兵对敌的回民，似乎确也不能就去剿办他们。刘松山正在疑惑不决之际，忽然听得营门外面，陡然哄起一片喊声，正待命人出视，已见值日官报入道：“此地一带绅衿，联合此地的耆老百姓，约有一百多人，说有军情大事，要见军门。”

刘松山又问道：“营门外面，究是谁在闹事？”

值日官答称道：“就是这一百多个绅衿，带了来的普通百姓。”

刘松山又问多少人数。

值日官道：“至少也有三两万人。”

刘松山道：“这末你就一面去请绅士进见，一面飞报各军营，须防这班百姓，内中夹有老贼的队伍。”

值日官出去照办，没有多时，那班绅衿已经进来，为首的一个名叫方壶，曾任道光朝的监察御史，先向刘松山打上一拱道：“寿卿军门，兄弟同了众位耆绅来此，要求军门停止进攻之令。”

刘松山慌忙回礼道：“老先生吩咐，松山敢不遵命。不过松山率兵到此，业已半年，倘若爵帅见罪下来，怎样办法？”方壶听了，又拱拱手道：“这着棋子，兄弟们也已防到，只要军门暂时停止进攻，兄弟即日进省，去和爵帅面商，倘若爵帅不允我等之请，那时再由军门攻打便了。”

刘松山道：“松山不敢不遵老先生之命。不过姓马的那边，也得老先生等之担保，不来暗中劫我。”

方壶忙答道：“兄弟可以具结。”

刘松山即将监军官请至，当场即请方壶具结，等得方壶具结退出，营门外面的数万百姓，也已同散。

刘松山见没事情，又将退在一边的众将请至道：“方御史既要进省，我们只好暂时答应。”

内中又有一位姓缪的分统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几个绅士。”

刘松山摇首道：“这是从前的古话，大清朝却行不通，这是一层道理。还有我们的那位爵帅，虽然命我来此剿办马贼，他也在怕舆论。好在这个老贼虽凶，将来总是瓮中之鳖，也不怕他。”众将听说，只得各散。

不到半月，刘松山果然奉到左宗棠的公事，命他议剿为抚，不必得罪就地绅士。同日又接到驻省坐探的禀报：说是左宗棠

已受严旨申斥，怪他激变回民，穆春严钦差，也不以左宗棠剿办马化癡为然等语。刘松山气得只是叹气的自言自语道：“天下竟有如此不明白的朝廷，又有这般不懂事的钦差，爵帅如此被人掣肘，真也难以办事。”

刘松山自说自话一会，忙将李训铭，曹克勋二位统领请至，先将左宗棠的公事，以及坐省探报的禀帖，都给二人看过，方才太息道：“从前那位岳武穆，他在诛仙镇上，连败金人数次；金人买通秦桧，竟用十二道金牌前去召他进京，后来尽忠风波亭上。今天的事情，比较岳武穆的事情，还算好得多呢。”

曹克勋答道：“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老贼方才有些胆怯，激变二字，从何说起。”

刘松山道：“爵帅已在为难，曹统领只有耐烦一些的了。我的意思，拟请你们二位，去与绅士接洽招抚之事。”李训铭道：“我们去只管去，若那个老贼，稍有一点不服我们的命令，我们仍要与他拼命。”

刘松山尚未答话，忽见聂功廷入见道：“标下探得马化癡仍与陕回通气。标下暗令一个哨官，去到要隘截拦军火，果然获到洋枪五百支，业已解到大营。马化癡既想招抚，怎么还在运械添兵呢？”

刘松山安慰聂功廷道：“你能如此细心，办了此事，自然可佩；不过马化癡的洋枪，或者还在未说招抚之前办的，也未可知。请你回营，仍旧好好训练兵士；我们这里，倘若招抚不

妥，还得打仗。”聂功廷听说，微吁其气而退。

刘松山等得聂功廷走后，向着门外一指道：“此人和董福祥两个，都是好将。你们二位，只要瞧着他的一腔忠义之气，便知此人可用。”

曹克勋道：“我和李统领马上去找那绅士，且看怎样，再来回禀军门。”

刘松山先站起来，一边送走曹李二人，一边又叮嘱二人，不可胸有成见，负气行事。

曹李二人告辞去后，刘松山又接到刘锦棠由陕边发来的捷报，拆开一看，大意报告陕边回乱已平，祸首也已正法，又说听得爵帅已允绅士之请，对于马化癡，改剿为抚，此贼十分刁悍，纵使能够就抚，得能安静一时，也难永久不变，与其如此，何不早早进攻，只要擒到马贼，舆论也会变样的云云。刘松山看完，复了一封长函。

又过几时，绅士对于马化癡就抚的条件，甚至替他要求保官。曹李二人，自然不肯答应，往来驳诘，便觉迁延日子。有一天，刘松山的军中，又到缺粮时候，方在为难之际，忽见军粮官走入报告道：“马化癡那边，派了两个头目，押着一万担白米来营，说是报效军门的，如何办法，特来请示。”刘松山听说，即与军粮官咬了一阵耳朵，军粮官会意而去。又过一会，刘松山方始盛其军容，出见马化癡派来的两个头目。

两个头目，赶忙小心翼翼的朝着刘松山磕头道：“马教主特派我们二人，献上一万担白米。”

刘松山吩咐二人起来道：“你们起来，我有话说。”两个头目起来，垂手侍立。

刘松山又微笑说道：“你们首领，一等受抚之后，我们就是自己人了，他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不过我们此地的军粮，确是办得充足。”刘松山说着，将手向两个头目一招道：“你们二位，且随本军门前去看了再说。”

两个头目，虽然不敢不去，可是他们的脸上，早已不言而喻的现出惊骇之色。刘松山不管他们，只是朝那粮秣所的地方，一直走去；等得走到，笑指米仓对着两个头目说道：“你们二位请看，不是本军门欺骗你们的吧。”

两个头目，一见刘松山的军粮，果然不少。不觉老实说道：“小人等动身的当口，我们马首领的的确确对着我们说过，官兵之中，粮秣已罄，目下四处采办为难，你们将这一万担白米，好好押去献与刘军门去。”两个头目说到这里，又望了一望米仓道：“谁知老军门此地的军米，真个可称山积，这样说来，我们马教主，必被探子所误了。”

刘松山听了，极高兴的答道：“军米关系全军的命脉，哪里可以让它缺乏。现在因是自己人了，所以肯给你们看看，否则军事秘密，怎样可以泄漏外人。”

两个头目，不禁心悦诚服的答道：“军门真是天人，幸亏我们教主，已在办理受抚之事，否则怎样能够抵敌天兵。”刘松山不答这句，单对两个头目说道：“劳你们二位，上复你们教主，替我好好道谢，心领其情罢了。”

两个头目失惊道：“我们首领吩咐，一定要请老军门收下的。军门倘若收下，小人等回去，也有面子。”

刘松山忙自己收篷道：“军粮本也越多越好。你们二位既是如此说法，本军门只好收下；不过还有一层，你们二位，须将米款带去，不然我一定不收。”

两个头目只是再三再四的不肯答应。刘松山却又再五再六的要他们答应。二人弄得没法只好领了款项而去。其实刘松山用的是空城计，无非骗骗两个呆鸟罢了。

刘松山一等两个头目走后，便命军粮官将米收进米仓。满营兵士，个个雀跃。

又过几时，曹克勋来见刘松山道：“马化癡这个老贼，真正十二万分的刁钻，起初难得就范，我和李统领二人，软硬都用，甚至哄吓诈骗无不用到，他却只像一条死蛇，一动不动。还有那班绅士，无不帮他求情。我们二人，实在没有法子，要决裂了。倒说那个老贼，方始有些软了下来。”

刘松山听了微笑道：“我老实和你说了吧，不是我在背后用了一计，那个老贼，未必就肯软下。”刘松山说了这句，始

将空仓上面，稍稍盖些米粮，诱骗两个头目之事，细细的告知曹克勋听了。曹克勋听毕，方始恍然。

刘松山又说道：“此事我不作主，你们二位去到省城，可与爵帅斟酌；单是替我写个信与爵帅，就是收抚了马化癡之后，我要一年以后撤兵。”

曹克勋听说，便与李训铭二人一同进省，后来招抚马化癡之后，各军都已回省，刘松山果不撤兵。马化癡瞧见刘松山不肯撤兵，心里异常疑惧。便与他的侄子马八条商议道：“刘松山这个老贼，他的不肯撤兵，自然不信我们。我们的受抚，本是缓兵之计，只因大兵云集，一时无法对付，方才走此一条路的。老实说，不见得就要到手的一个皇帝不做，真的去做降卒不成。你的计策本多，你快替我想想，我做皇帝，你就是世子了呢。”

马八条听说，只把他的眉头一皱，早已计上心来，便与马化癡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说了一阵。马化癡听完大喜道：“准照此计行事，你快和你兄弟办理。”

原来马化癡之子，名叫小癡，也是一个憨不畏法的东西，因为马化癡已有年纪，一切军情大事，都是马小癡作主。马小癡一见马八条前去和他商议，对于刘松山有所不利，自然大喜。他们两堂兄弟又鬼鬼崇崇的斟酌一阵，预先暗嘱金积堡四面的回民，凡是官兵可以行马之处，统统种上蒺藜。蒺藜这样东西，满身是刺，马一踏着，势必狂跳起来，马上之人，任你甚么本领，一定栽下，那里四面的回民，不论是否是马化癡父子叔侄

的心腹，都被天方新教四字所迷，只要马氏的命令传出，真比皇帝的上谕还要验，不然，马化癡倒没想做皇帝的心思了。

马小癡这个遍种蒺藜的计策行出之后，又命他的部下的回匪，凡遇有水的地方，统统放下毒物。

这个毒物又是甚么东西，都是马化癡用了邪术制就的毒汁，一到水中，汉人吃了便要生病，因为这个毒汁之中，有与猪肉相克的东西在内，回民不吃猪肉，当然无碍。

马小癡、马八条二人，行过此计之后，不到两个月，官兵之中无不害病起来。刘松山虽是一位名将，到底不是神仙，瞧见他的兵士突然害病，还当水土不服的原故，又见马氏父子，一混数月，也还对他恭顺，他的命令，没有一桩不是立即照办，于是便动回省之念，部下兵士，自然十分赞成。

谁知马化癡一听刘松山似有撤兵的意思，慌忙亲自来刘松山的营内，要求万万不可撤兵。他说他虽十分诚恳的受抚，刘军门同在一起，自然不疑。倘一撤兵进省，省中大吏难免没有和他不睦的，万一听了甚么谣言，必有对他种种不利的事情发现，刘军门留在此地，于他大有好处。刘松山听了这些君子可欺其方之语，更加相信马化癡不会变叛的了，既是不会变叛，自是回省休息为宜。

马化癡见留不住刘松山，方去大排筵席，要替刘松山的兵士饯行。正是：

甜言蜜语明中见毒计邪行暗底藏不知饯行之时，又有甚么文章出来，且阅下文。

第七十五回

述边情堪为往事师 解奇渴痛饮仇人血

刘松山瞧见马化癡要替他的全军兵士饯行，既未怀疑，便也答应，马化癡便约定三日之后而去。马化癡走后，刘松山正在部署行装，忽见聂功廷、董福祥两个营官，一同走入，面带惊惶之色的说道：“听说陕西回众首领白禹崔，纠党二万多人，业已占据大小南川作乱，势甚猖獗，军门这里，得到甚么警报没有？”

刘松山大惊道：“此匪虽然有叛意，我还当他不敢遽发。你们这个信息，究从那儿得来？”

聂功廷道：“外边百姓，纷纷传说，标下怕是谣言，特地差人函询马化癡父子，马氏父子答复并无其事。但是今天的风声更大，标下故同董营官前来问问军门。”

刘松山听说，更加着慌起来道：“马化癡本与这个白匪通声气的，他们父子必有信息，为何覆绝得这般决断，我倒反而疑心起来了呢。”

董福祥道：“标下虽是回人，因为久离乡土，回中故旧，

又因标下不与他们接近，以致一点声息不通，白禹崔的历史，标下竟不知道。”

刘松山便问聂功廷道：“你可知道么？”

聂功廷道：“标下曾听军门说过，大概知道一些。”刘松山指指董福祥道：“他既没有知道，你且讲给他听。”

聂功廷笑着问董福祥道：“你真的一点不知道不成？”董福祥点头道：“确不知道。”

聂功廷听了，方才细细的讲给董福祥去听道：“西宁古鄯善地。大峡小峡，群山对峙，蜿蜒八十余里，湟水就出其中，汉书上面称为湟中，即是指此。正北有座威远堡，汉番杂处，便是晚唐所称的沙陀。西南通巴燕戎格、循化、撒拉回番，以达河州，通西藏，西通青海等处；地险民悍，由来已久。明以前因为鞭长莫及，都取羁系政策。我朝入关之后，始设青海办事大臣，控制回番蒙古，各处倒也相安无事。直至嘉道年间，回番渐渐地跋扈起来，朝廷乃派林文忠、琦静庵、沈朗亭诸公，先后出督此间，于是时有用兵之事。同治初年，陕回之祸更大，各处蜂起响应。前西宁办事大臣玉通，调度无方，失却控制能力，反而为回所制，只好以循化地方的回绅马桂源署理西宁知府。等得玉通一死，豫师嗣事后，这个白禹崔的声势更大。”

聂功廷一口气讲至此地，董福祥忽现藐视白禹崔的神情出来道：“这是回汉不睦而起。我看这个白匪，未必有基本领。”

刘松山接口道：“现在既已兴兵作乱，恐非皮毛之患。”

聂功廷道：“这末我们从速撤兵回省，好听爵帅调遣。”刘松山蹙眉的说道：“此地马化癡父子，一向平安下来，我本不甚疑心他们的了，此刻一听……”

刘松山说到这句，目视聂功廷道：“你说马化癡父子回绝得这样快法，我倒有些疑心，不要马化癡已与白匪联合，对于我们有所不利呢。”

聂功廷、董福祥两个听说，不觉一同失惊道：“军门防得不错，现在我们的兵士，十有九病，倘若真的有起事来，很是不好。”

刘松山侧头一想道：“我此时越想越怕，连这个钱行的事情，我也担起心来了呢。”

董福祥道：“依标下愚见，我们不妨假以剿匪为名，连夜开拔，离开此地怎样？”

刘松山正待答话，忽见一个探子慌慌张张的奔至，上气不接下气的报告道：“马化癡部下的那个香娃娃队伍，一向扎离金积堡很远的，现在突向该堡移动，据称马化癡克扣他们饷项，他要兵谏。马化癡已派他的儿子率兵一万出堡迎敌，又说一俟后天来替我们钱行之后，便要围剿那个香娃娃。”

董福祥不待探子说毕，忙不迭接口对着刘松山说道：“他

们那边既在自相并吞，我们更好趁此开拔。”

聂功廷听说，连连摇手道：“他们自相残杀，若是真的，董营官此计本好。我恐此事就是对于我们发生的，那就不能再走。”

刘松山一面吩咐探子再探，一面急对聂功廷道：“我倒赞成董营官之计，准定漏夜开拔，好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聂功廷听了，不便违令，只好同了董福祥两个，各自回营，前去料理开拔之事。刘松山便也立即下令各队，准于当晚亥刻拔营。哪知刘松山这边开拔未久，又据探子报到，说是马化癡父子各率回兵一万五千，已与那个香娃娃合在一起，连夜追来。

刘松山听了连说：不好，不好，马贼果真变了。刘松山正待去唤聂董二人，前来商量。

聂董二人已经由头站赶回转来，一见刘松山之面，一同气喘喘的说道：“马贼已变，我们的队伍，大半有病，不能御敌，怎样办法？”

董福祥又单独献计道：“事已危迫，军门可率轻骑，赶紧先走，只要军门一个人脱了险地，标下愿与马贼在此拼死。”

刘松山不等董福祥说毕，一把执着董福祥的手，突出双眼珠子，厉声说道：“董福祥，你虽好心，难道姓刘的如此贪生怕死不成。况且我已这般年纪，就是死于马贼之手，也是我姓刘的对得起我们爵帅。不然，他老人家为甚么不调别军，单

调我随他来此呢 。”

聂功廷接口道：“军门乃是国家栋梁，怎好去和马贼拼命。聂功廷边说，边把他的手向着刘松山乱挥道：“军门快快走吧，再迟一刻，那就不能走了呢。”

刘松山气得乱顿其脚，大怒道：“这是甚么说话，姓刘的从来不干这种丢人之事！”

刘松山的事字未完，立即一面回马，一面指挥他的一部分的亲信队伍道：“此地不甚险要，你们快快埋伏此地，若见马贼追来，你们出而腰击，马贼必定以为埋伏已过，他必放胆再向前追，本军门另有办法。”

刘松山吩咐之后，即与聂功廷、董福祥二人说道：“此去二十里有座小山，名叫峒峡，地势很险，你们二位，埋伏那里，一等马贼本人走过，你们赶快率兵追杀，那时我在前面一定回兵和他大战，这样的前后夹攻，我们的病兵，便可以一当百了。聂董二人奉令自去。

刘松山又把其余的四个统领，十多个营官，一齐叫到跟前很郑重的说道：“诸位统领营官，今晚上的这场厮杀，只要大家拼命，马化癡父子二贼，便有九成死法。”

大家听说，无不忿忿的答道：“军门放心，常言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大家只要不怕死，那个马贼，不怕他怎么厉害。”

刘松山连称好好道：“这末我们快快前进。”刘松山说着，立即加上一鞭，首先向前飞马奔去。大家各率队伍，也向前进。

直等东方调白，方才看见后面尘头大起。刘松山料定马化癡父子已经追至，连忙摆开阵势，立马而待。

不到片刻，果见马小癡率了大队赶来，远远的瞧见刘松山等在那儿，他就飞马上前，高声对着刘松山说道：“寿卿军门，何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起来。我们父子并无歹意，寿卿军门，究为何事，不别而行。家父已在后面等候，特命小癡追上前来，务请寿卿军门快快回转，稍领家父饯别之情。”

刘松山瞧见马小癡不提他那亲信队伍埋伏之事，越加知道小癡这人，十分险诈，顿时冷笑一声道：“哼哼，马小癡，你们父子二贼的诡计，早被本军门识破，本军门就算小人，你们就算君子，不过本军门并不欢喜饮你们的饯行酒，却欢喜饮你们二人的血。”

马小癡一见骗不了刘松山，当下变脸大骂道：“姓刘的老贼，你既不受抬举，这末且看还是你这老贼饮我们父子的血，还是我们父子饮你的血。”

马小癡尚未骂完，刘松山气得大吼一声，立即挥动人马，直扑马军。马小癡的战术，本也不弱，不过他的邪术不及乃父罢了。此时一见刘松山大有和他拼命之意，忙用他的洋枪，拍的拍的，对准刘松山这人打来。刘松山虽然年老，他的本领却比马小癡高过十倍，又知马小癡曾得邪术，忙不迭用他手上的

两柄马刀，交换着一柄护住他的咽喉和前胸，一柄只去当当当的拨落近身子弹。他一边拨落子弹，一边一马冲至马小癡的阵前，放出他那两目的神光，钉住马小癡这人不放，使他一时不及去施邪术。

……哪知刘松山正拟弯转手去，向他背上抽那神箭，要想射死马小癡的当口，说时迟，那时快，他的部下四位统领，一见他们上司奔到马军阵前，生怕中了马小癡的妖法，立即一同手挽雕弓，扑的扑的对准马小癡的要害射去。可巧内中一箭，不偏不倚的射中了马小癡鼻梁，马小癡痛得丢了手上的那支洋枪，顿时把缰一紧，回马伏鞍而逃。刘松山正在拼命之际，如何肯将马小癡放松一步，立即也把他那坐马，加上几鞭，箭般似的追了上去。

马小癡的那个心腹大将香娃娃，那时正在押阵，一见马小癡受了重伤，败下阵去，赶忙一马挡住刘松山的去路，马上厮杀起来。刘松山依然把他的性命，置诸度外，看见那个香娃娃前去和他厮杀，当下又大叫一声道：“来得正好！”好字方才出口，二人已经杀得难解难分。刘松山手下的四位统领和十多位营官，大家正在恨得此次祸事，都由香娃娃一人而起，谁也不肯懈怠一点，同时一哄而上，便将香娃娃围在核心，你也朝他一枪，我也向他一刀，恨不得立刻就把香娃娃这人，砍为肉饼，方出大家之气。香娃娃虽然来得十分饶勇，无如双拳难敌四手，不到半个时辰，稍一失手，被刘松山觑空扑进，一刀砍落马下。

香娃娃的回兵，一见主将阵亡，已觉蛇无头儿不行，那里

还禁得起官兵之中的一二十员大将，一齐挥兵厮杀，只好轰然的发喊一声，如潮般的溃散开去。刘松山急又将手一挥，命他兵士，追赶上去。起初边追边杀，无非还是那班回兵遭殃；后来一追两追的，刚刚追到远远的望见那个马小癡的影子了。就在那时，陡然听得埋伏在那峒峡地方的两支官军，不约而同的大家一声信炮，左有聂功廷杀出，右有董福祥杀出，刘松山复由中路杀上，大家狠狠的把那马小癡前后左右夹攻了一阵，那个马小癡那有还兵之力，仅仅乎只有招架之功而已。

马小癡一见刘松山又在此处设了第二道的伏兵，心里也觉又气又怕，方待设法施展他那妖法的当口，聂功廷距离马小癡较近，随手向马小癡那匹坐马的眼睛上，对准放上一枪；那马既中子弹，痛得狂叫一声，立即把马前蹄向空竖立起来，同时骑在马背上的马小癡，早被掀至马屁股上去，身子挂下马背。

马小癡恐怕一经落马，被人追至，便没性命。他急将脚用劲钩住马踏镫上，要想拗了起来，重复骑上马去。不防那马前蹄竖立起来的当口，又被董福祥在它腹上射了一箭，那马更加只知自己疼痛，何尝晓得它的主人还想拗了上去。它又怒吼一声，急急放下前蹄突向斜刺里直冲奔去，这样一来，试问马小癡纵有本事，如何还能拗上马背，只好一任那马将他身体，在那地上，拖着乱跑。

刘松山瞧见马小癡那般形景，谅他不能再施妖法，他就放胆一马追了上去，刚近马小癡的身子，立即伏下身去，举起马刀，就是一刀，可怜马小癡一个满身有那妖法的悍贼，到了此地，也只好乖乖的一命呜呼，身首异处的了。

聂功廷看得清切，忙也一边赶上，一边对着刘松山说道：“军门，我们既已连伤马香两贼，何不赶快杀了回去，去擒那个老贼。”

刘松山连连点头道：“这又何消说得，不见得还留老贼一命的呀。”

刘松山一面说着，一面又喘着气的说道：“我此刻可是十分乏力，且待董营官到来再说。”

聂功廷正待答话，已见董福祥飞马到来，一见他在和刘松山讲话。疾忙把马勒住，一边也在拭他额上之汗，一边始向刘聂二人气喘喘的，直声喊了一声好杀呀，老子也被杀累了。董福祥因为杀得浑身是汗，一见刘聂二人，一时话不留口，不觉也喊出老子二字，及至话已出口，方才觉得上司面前，如何可以这般放肆，但又缩不回去，于是更加急出一头臭汗。

聂功廷看得好笑起来道：“董营官，我们军门正在等你商量大事呢。”

董福祥听说，方去问着刘松山道：“军门有何吩咐？”口上说着，手上还在拭汗。

刘松山见问，忙去慰劳董福祥道：“老董，二贼既死，我们怎样？”

董福祥便直截痛快的答道：“杀杀杀！，没有第二句话。”

不过标下杀得乏力，尚是小事，肚子却有些饿不起了。”原来董福祥本有日食一牛的声名，此时日已过午，又已杀半天，他的肚子在打饥荒，也是情理。

当下刘松山和聂功廷二人一同答道：“我们何尝不饿，只因此地四面是山，没有人家，只有再上前去再讲。”

聂功廷又单独说道：“我们三个，至少须得留下一人在此守候后面的队伍；不然，他们未奉前进的命令，恐怕进退无据。”

董福祥笑了起来道：“后头四位统领，十多位营官，他们是和队伍在一起的，队伍里头，自然带有干粮，他们饿了，有得吃的，我说等他们屁事。”

刘松山正待说话，忽闻马铃之声，自远而近，忙摇手道：“且看来的是谁。”

话犹未了，只见王顾两位统领一同赶至，瞧见刘聂董三个，都在一起，已是一喜；同时又见那个马小癡的尸身，直挺挺的死在地上，不觉高兴得指着马小癡的尸身骂着道：“你这逆贼，也有今天。”

刘松山接口道：“我决计率着全军，杀了回去，但不知道后面的大队何时可到。”

王顾二人一齐答道：“军门和聂董二位，本有天生神勇之号，所骑之马，又是著名的北马。我们二人此刻能够赶到此地，

还是不顾性命的杀来的；其余人众，至少还在五里以外；至于那些队伍，都是光脚板走着，恐怕更加远了。”

董福祥一听王顾二人如此说法，料定后面队伍不是顷刻可到，忙问王顾二人道：“这末两位统领，身上可有干粮么？”

王顾二人连连摇头道：“那里来的干粮，我们离开队伍也远，我们也饿极了，可是没法。”

董福祥又恨恨的说道：“我此刻不但是饿，而且还渴得厉害。这个峒峡地方，原是著名的不毛之地，水也没有一点的。”

董福祥说到此处，只把他一双乌溜溜的眼珠子，一停不停的，在朝马小癡的尸身上看。因为马小癡身上流出的血水，一汪汪的在那地上，被那日光一照，竟然成为碧色，使人见了有些发腻，但是拿它前来救急，暂解口渴，倒也有用。

聂功廷带眼瞧见董福祥的那种贼头狗脑的样儿，不禁顺口骂了一句：“这个野人，又在看上马贼的血水了。”

董福祥平时，本是常常在吃死人肉，喝死人血的。此时恐怕刘松山怪他太觉残忍，所以只在看着，不便动手。及被聂功廷老实说破，他便假酒三分醉的，立刻扑的一下，跳下马身，奔到马小癡尸身旁边，伏着就吃血水。

刘松山和大家都太息道：“这真难了，这真难了。”

董福祥也不管大家说他，顷刻之间，吃个大饱，然后对着刘松山说道：“军门既不喜欢喝这血水，我们准到前边找些饮食之后，索性调齐队伍，再和那个老贼一拼。”

刘松山听说，一面割下马小癡的首级，挂在腰间，一面吩咐王顾二位统领，守在此间，等得后面大队到齐，传知他们立即向前进发，再待后令。王顾二位统领当然照办。

刘松山便和聂董二人，又向前进。那时马小癡、香娃娃的两支回兵，早已溃得没影没踪，刘聂董三个，真个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及到从前驻军之处相近的所在，一边找些饮食，一边守候后边大队。

在那大队未到之先，忽见几个探马，沿途迎了上来，一见他们在此，疾忙禀报道：“小的等方才探得马化癡那个老贼，一闻马香两贼阵亡的消息，已经退回金积堡中去了，除离堡外一百里地，那个妈妈庙地方，留有少数回兵外，余外并没一兵一卒把守。”

刘松山听了发恨的说道：“老贼既是这般没有信义，本军门不该相信他如此深法。”

聂功廷接嘴道：“老贼虽已退去，指日就有大战，照标下之意，我们一边暂时自固阵地，一边还得飞禀爵帅那儿，最好是就调毅斋侄少爷来作援兵。”

刘松山先命几个探子速去加意四处的飞探，随时禀报，方

始将头向着聂功廷连摇几摇，正是：岂第救兵如救火须知宜勇更宜谋不知刘松山连摇其头，要与聂功廷所说何话，且阅下文。

第七十六回

金积堡马贼设阴谋 仆石岩刘公殉国难

刘公山因见聂功廷要他去调他的侄子，来作援兵，顿时蹙紧他的五官答道：“远水难救近火，怎么来得及呀！”聂功廷接口道：“怎么来不及呀！马化癡这个老贼，本来有些诡计多端，军门只要看他一闻前方吃了个败仗，他就竟肯不战而退，这正是他能够不负气的长处。”

聂功廷的一个处字，还没出口，董福祥在旁听得早已熬不住起来，忙去拦着聂功廷的话头，露出大不为然的脸色驳诘他道：“老贼连连退去，正是他的胆怯之处，聂大哥偏要夸他此事，我却不甚佩服。”

刘松山也接口道：“董营官这句说话，很是不错，我也说老贼有些胆怯。”

聂功廷便又伸述他的意思道：“军门和董大哥两位，且勿驳我，听我把我的意思说完了再说。起初我的赞成军门乘胜一直杀到此地，还当这个老贼，尚未退去。一则趁我们连伤他们两个大将的锐气，本可与之一战。二则老贼还是追赶我们的形势，一定没甚稳固的阵脚，又可与之一战。我就仗我们有这两

个优点，所以赞成军门的主张。此刻这个老贼，既已退到他的巢穴里去了，我们若是贸然进攻，对于以上两个优点，已经失了效力，此其一。老贼退到他的巢穴，一定必有甚么深谋在内；我们用了病兵，前去攻他以逸代劳的队伍，并没甚么把握，此其二。方才探子报称，说是妈妈庙那儿，虽只留着少数队伍，我正疑心这个少数队伍，内中必有甚么蹊跷。否则为甚么原故，不留大兵驻扎，仅留少数队伍的呢，此其三。有此三桩道理，我就不主张立即进攻，既不立即进攻，我们一面坚守阵地，一面前去请援，有何不及。”

聂功廷说到此地，不禁现出一脸的忠勇之色，又接着说道：“我蒙军门调到此间，真正恨不得手刃老贼，既替朝廷立功，又报军门的知遇之忍，难道还会怕死不成！”

刘松山一直听到这里，便把聂功廷的一只手，紧紧握住道：“你的说话，都有道理，我在平日，一定赞成。今儿呢，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究是甚么意思，我的心里，只想去和老贼决一雌雄。至于胜负二字，还在其次。”

董福祥又插口道：“军门这个勇气，我极佩服，我也赞成乘胜前去进攻，若照聂大哥方才此其此其的那些迂腐腾腾的道理，岂不失去了我们的锐气，长了他人的威风了么。”

聂功廷对于刘松山，因有上司下属之分，所以只好说出种种理由，以阻他的立即进攻之意，对于董福祥同是一个营官，他就不肯再事相让。当下便接董福祥的口道：“甚么叫作失却锐气，甚么叫作长了威风，一个人既来打仗，自然要打万稳万

当的胜仗，若以一时的负气为荣，我也不甚为然。”

聂功廷的这个然字，有意说得极响，且把眼睛望着董福祥的脸上。

董福祥原是一勇之夫，平时打仗，无非倚恃他那不怕死三个字而已。倘若遇着蛮打蛮战，敌方也会被他打败，倘若遇着能用智谋的敌军，他就可以一败涂地。所以后来他在庚子那年，对于北京的那班拳匪，便弄得手忙脚乱起来；不比这个聂功廷，真有独当一面之才。

那时的董福祥，却也并不知道聂功廷这人，谋略胜他万倍，便又盯还聂功廷一眼，气烘烘的答道：“你所说的甚么负气不负气，我都不管。我此刻也不再和你斗口，我只等着我的本部人马一到，立即单独杀进金积堡去，那时倘若擒住老贼，你又怎样说法！”

聂功廷正待狠狠的再驳董福祥一番，尚未开口的时候，刘松山因见聂董二人，都已动了真气，只好先向聂功廷摇着手道：“聂营官，此刻不必空争好不好，且等大家到齐，取决一个众议怎样？”

聂功廷微微地点首道：“标下本是为好，并非要和我们董大哥空争，军门既说取决众议，标下怎敢再事反对。”

刘松山听得聂功廷说完，一面也连点其首，口称好好。一面放开聂功廷之手，又朝董福祥笑上一笑道：“老董，你瞧你

此刻弄得面红筋胀，仿佛要与聂营官打架一般，人家称你为猛张飞，我到今天才信。”

董福祥至此，方才皱眉一笑道：“标下的要去进攻金积堡，也不过是为好，方才聂大哥死命的驳我，我就急了。”

聂功廷听得董福祥老实说出自己毛病，忙也转口道：“董大哥知道发急，难道不知道人家也要发急的不成。”

刘松山又将双手向着聂董二人一摇道：“好了好了，你们二位不必再讲了。”

刘松山说到这里，又见探子来报，说是后面大军，即时可到；顾统领专人前来请示，停刻大家一到，是否仍回原防。刘松山道：“队伍可回原防，所有将领，统统都来此地，有话商酌。”

探子奉命去后，没有半刻，四位统领，和十几位营官统统到来，刘松山忙问大众，各人的队伍，是否已回原防。大众答称，因据探子传命，已将队伍，先回原防，大家特来听令。

刘松山即指指聂功廷对着大众说道：“他在反对本军门立即进攻金积堡的政策，你们诸位之意，究竟怎样？”大众一齐答称道：“我等识见，本来不及军门，况且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门怎样发令，我等怎样去办就是。”刘松山皱了一皱眉头道：“这是本军门在和你们诸位商量，大家不妨各抒己见。”

大家便恭维刘松山道：“军门既是主张立即进攻金积堡去，我等也以军门之意为然。”

刘松山一见众谋佥同，于是即刻吩咐大众回营候令。自己也回坐营，正在发令之际，聂功廷忽又单独进见道：“军门既是一定要攻金积堡，务请先去禀知爵帅，赶派援兵为要。”

刘松山听了很觉诧异道：“聂营官素来胆壮，何故此次尚未出兵，只在顾虑一切。”

聂功廷道：“金积堡的地方，老贼久有布置，军门自然知道，我们的队伍，又是害病的居多，军门更是知道；所以要请军门预备援兵，以固后路。”

刘松山不便再驳，只得飞禀左宗棠那里，但是没有指名那支队伍。聂功廷见了，方去预备队伍。

第二天的黎明，刘松山发令各营尽出七成队伍，统统随他出发，并令董福祥为前部先锋，聂功廷为左翼，王占魁统领为右翼，其余队伍，悉作中军，由他自己指挥，发令之后，即时浩浩荡荡的杀奔金积堡而来。

那知董福祥甫抵那个妈妈庙附近，忽据探子来报，说是驻扎妈妈庙的回兵，一闻我们大军到来，已向左右名叫仆石岩的地方退去，特来报知先锋大人。

董福祥忙问道：“我知道我们去到金积堡，只有向妈妈庙

那路最近，不过是条小路，你们既作探子，难道真的探不出第二条路来的么？”

那个探子答称道：“此地到金积堡，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大路，一条就是妈妈庙。先锋大人，若是打听出来，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小的愿受军法。”

董福祥听说，挥手命退，仍率他的人马，直向妈妈庙进发，及到妈妈庙地方，天已傍晚，便暗思道：此次我与老聂，仿佛有些赌气，他既口口声声在说这个老贼，本来老谋深算，忽然不战自退，内中必有蹊跷，我虽凭我一身本领，向不惧人，今天可得仔细一点。

董福祥想到此处，又将几个向导唤至问道：“仆石岩离开此地，究有若干路程。”

内中一个七十多岁的向导，首先禀答道：“四十五里。”

董福祥又问道：“此地本有敌兵驻扎，何故忽向朴石岩退去，你们可知究是甚么主意。”

老年向导又接口说道：“马化癡这人，对于此地的地理，闭了眼睛也会画出，内中定有道理，怕是诱敌的一方面居多。”

董福祥乱摆其头的说道：“我偏不去追他，瞧他怎样诱法。”

又有一个向导接口禀道：“依小人之见，今天晚上，还是

驻扎此地为妥。”

董福祥道：“什么原故？”

这个向导又说道：“再往前进，路途更狭，万一有事，我们的后队，不能骤至。”

董福祥听说，很快的答道：“我却偏要前进。我既做了先锋，对敌作战，本是我的责任，若仗后援，我也不做这个先锋了。你们退去，我有主意。”

向导退出，董福祥即令漏夜前进，他的队伍，怎敢不遵，等得走上一程，时已三鼓，军中执事官忽向董福祥稟说道：“此刻时已不早，请示大人，究到何处安歇。因为我们队伍，还有一半病兵。”

董福祥厉声答道：“出来打仗，走他一夜，本是常事，我要走到天明，无论那儿都可扎营。”

执事官听说，觉得深夜进兵，有些冒险，不肯就退。董福祥便狠狠的盯了执事官一眼道：“你怎么不走。”

执事官道：“沐恩相随大人多年，大人有了面子，就是沐恩有了面子。聂大人既已有话在先，我们似乎不好深夜进兵。“董福祥听了这个执事之言，突然大笑起来道：“深夜进兵，总比扎营时候，睡熟少些危险。我的队伍，倘若没病，我自然早命他们扎营睡觉的了，你快下去传知他们，只管前进。”执

事官退下，忙去告知兵士，兵士听了，倒也没甚说话，仍旧望前进发，一直到了天亮，离开妈妈庙已经有五十多里的了。董福祥一见天已大亮，方始传令下营。

下营之后，执事官又来请示道：“此刻我们队伍，已在烧饭，饭后要睡。请问大人，停刻何时拔营，好去预备。”董福祥道：“此地再往前进四五十里，便是金积堡了。今夜三更时分拔营，明天大早，就好进攻。”

执事官退下，又去告知兵士。这天晚上，上自官长，下至兵士，除了董福祥一个人没有睡觉外，其余无不全入睡乡。岂知忽在二更时分，大家方在好睡之际，突闻轰隆隆一个信炮之声，顿时四面的都有回兵杀至。

董福祥骤遇变故，并不十分惊慌，单只大骂了一声道：“这班回兵，只管来用埋伏，我姓董的却不惧怕。”

董福祥一边骂着，一边传令出敌。忙又一个人，飞身上马，执了两柄马刀，首先冲出营去。那时四面的回兵，简直像个蚂蚁搬家一般，一时不能确知人数，一见官兵营内，飞奔的杀出一个天神出来，料定就是董福祥了，又是一声发喊，围住董福祥便战。董福祥毫无惧色，接着厮杀，那时他那一班哨官，也已率队出应。说也奇怪，倒说上万的回兵，竟会没法奈何董福祥一个人，以及几百兵士。

原来马化癡父子两个，自从纳了马八条之计，各处遍布蒺藜，即替刘松山前去饯行，刘松山初未疑心，后被聂功廷提醒，

方始疑心起来，于是连夜拔营，香娃娃和马小癡连夜追赶，都被刘松山打败，一同丧命。

马化癡得此警报，一而马上退回金积堡中，一面用了诱敌之计，要将刘松山等等，引入布有蒺藜之处，命他马蹄受伤，不能作战，那时便好一一就擒。所以驻扎妈妈庙的回兵，一闻董福祥杀至，即遵原有之计，连连退入仆石岩去，表面上装出胆怯之状，退避一边，其实就是要引董福祥追赶。不料董福祥忽然小心起来，并不追赶，这是马化癡防不到的。

及至董福祥越过妈妈庙的时候，马化癡又用第二条计，一面以大队回兵，围住董福祥厮杀，一面沿途都有大队回兵，出截刘松山的全部，所以董福祥被围的时候，正是刘松山在那仆石岩阵亡的时候。

这末刘松山怎么竟至阵亡的呢？让我细细叙来。

刘松山的年纪，本已七十开外，平时作战，确未因为年老，稍有疏忽，只要瞧他对付马化隆献粮的那种手段，就晓得他很细心。岂知此次之事，竟会负气起来，非但不听聂功廷的谏劝，还要自己出战，他的单命董福祥去做先锋，聂功廷反做左翼，这个计策就错。及至一到妈妈庙地方，先锋既往前去，左右两翼，又不在他身边，一见那个驻扎妈妈庙的回将，又从仆石岩那边，回来引他深入，他就不暇思索，跟踪追去。不防仆石岩那儿，本有很多很多的蒺藜布满遍地，刘松山的那匹坐马，首先前蹄受伤，马一受伤，刘松山一个筋斗，早已倒栽葱的撞落马下，兵士不及抢救，可怜如此一位名将，略一不防，竟至为

国捐躯，阵亡毕命的了。

当时回将正想去取刘松山的首级，幸被刘松山的那个负纛兵弁，拚了命的抢尸在手，逃回后方。那时王顾两位统领，刚刚杀到，一见他们主将，已经阵亡，一阵悲痛，只好保护着刘松山的尸身，赶紧退回，后面的队伍，自然中止前进。还怕董福祥业已孤军深入，不知后面消息，忙又一面派了飞探前去通知，一面报知左翼聂功廷那里，请他飞速进援董福祥，以便保护着一同退兵。

那时聂功廷的队伍，虽是担任左翼，可是聂功廷的心理，认为前去进攻金积堡的事小，接应董福祥个人的事情更小，只有保护刘松山主将的事情为大，并且料刘松山身经百战，必不至于单身去追仆石岩的那些回将的，所以只把左翼队伍，一逢掩护中军，直向妈妈庙小路前进。谁知刘松山偏偏改了平日的稳当行径，竟向仆石岩地方追去，及至聂功廷得到刘松山阵亡的噩耗，方才拚了命的，率队前去接应董福祥的队伍。顾统领这边所派的飞探，尚未报到，聂功廷已将董福祥的队伍，安安全全的救了回来。

聂董二人入营之后，瞧见刘松山的棺木停在那儿，一恸之下，竟至半个时辰，不曾苏醒。后来好不容易救醒转来，董福祥百话不说，噗的一声，跪到聂功廷的面前，一面伸直脖子，一面痛哭流涕的说道：“聂大哥，我求你快快的一刀把我砍了脑袋，以正我去怂恿我们主将立即进攻金积堡之罪。”

聂功廷不待董福祥说完，赶忙一把将他拖了起来，满面垂

泪的说道：“你的主张，立即进攻那个老贼，也是一片好心，我从前的谏阻你们，这是各人的计划不同，此刻主将既已不幸阵亡，我等就是全力御敌，犹怕寡不敌众，你……你你，怎么还要说出这种的伤心话来呢。”

董福祥本在过意不去，故有此言，此时一听聂功廷反无一言责他冒险之语，不禁更像老牛叹气般的，狂号起来，于是大家劝慰的劝慰，警解的警解，闹了半天之久，方始大家议出几桩事来：第一件是，速将刘松山阵亡之事，飞报左宗棠那儿；并且指名迅派刘锦棠前来接统湘军，以继刘松山未竟之志。第二件是，推举王占魁统领，暂时代理刘松山的遗职，以维军心。第三件是，刘锦棠未到之先，传令各军，紧守营门，不可出战。董福祥到了此时，却也不敢自作主张，急于报仇再行出战的了。这样一来，此地既没甚么事情可纪，姑且将它搁下，再来接说左宗棠那边。

左宗棠自派刘松山进攻金积堡去后，朝野已有不满之议，哪知那个陕西回酋白禹崔，率党万余，又将大小南川一带占据。署理西宁知府马桂源，上了请逐陕回的公事，左宗棠却知马桂源也非好人，于是，更加心里不乐。正在对于白禹崔剿抚未定之际，苏元春忽来献策道：“现在好久不得寿卿的信息，不知那边究竟得手与否。这个白禹崔的回酋，虽然占了大小南川，势甚猖獗，其实比较那个马化癡，还是小巫见了大巫。依标下所见，对于白禹崔本人用剿，所有的其余回众，一概用抚。至于那个马守桂源，久蓄异谋，爵帅须得好好防他。”

左宗棠一直让苏元春讲毕，方才连点其首的答道：“尊见

与我同心，准照这样办法。”左宗棠说着，忽又踌躇起来道：“这未究派谁去呢？”

苏元春接口道：“标下保举一人，可当此任。”

左宗棠忙问是谁。苏元春道：“何提督继善，胆大心细，定不误事。”

左宗棠听说，连称是是，立即下了一个公事给何继善，命他率兵进驻碾伯地方。对于白禹崔，准定剿抚兼施；对于马桂源暗中察看有无叛迹，也准何继善便宜行事。何继善奉令出发。

苏元春又去问左宗棠道：“爵帅从前曾和标下说过，不是命那个刺客黄自信，前去探听白彦虎的秘密的么，这几天可得甚么禀报。”

左宗棠道：“这个黄自信，不久还有禀帖到来，说是白逆怕惧俄国干涉，决计罢了占据伊犁的念头。”

苏元春不甚相信道：“恐怕此信不确吧。”

左宗棠道：“此信为何不确？”

苏元春正待答话，忽见一个戈什哈匆匆的奔入，似有紧要公事禀告。正是：

进关将士原无数克敌人材却不多不知那个戈什哈禀告何事，

且阅下文。

第七十七回

少将军血战西宁 老统领魂归北塞

苏元春正待答话，忽见一个戈什哈进去禀告左宗棠道：“刘锦棠刘统领，已在外边，说有要公禀见。”

苏元春大喜的接嘴道：“毅斋进省来了么。快快请入，我们正有事情和他商量。”

左宗棠也对那个戈什哈说道：“我正要找他，快请快请。”左宗棠一边说着，一边迎到门口，等得戈什哈导入刘锦棠，左宗棠很高兴的唤着刘锦棠的名字道：“毅斋，你是今天到的么？此次真辛苦了。”

刘锦棠慌忙先向左宗棠行礼之后，又与苏元春招呼一下，方始含笑的答着左宗棠道：“这算甚么，爵帅怎么竟和锦棠客套起来。”

左宗棠听说，将手忙向刘锦棠一扬道：“你的剿匪手段真好，并非我在和你客套，快快坐下再谈。”

刘锦棠对于苏元春本是后辈，便在下面坐下；左苏二人，

也同坐下。刘锦棠先将剿平花门祸首之事，详述一遍之后，方问左苏二人道：“爵帅和苏老伯这边，这几天接到家叔的信息没有？”

左宗棠先答道：“我们正为久不接着你们令叔之信，很在此地惦记。”

苏元春也接口道：“刘统领，你们令叔，本是一位才兼文武的人物，这回久没信来，或是道途梗塞的原故，我们不过记挂他，这还罢了。只是这几天外边很有谣言，说是乌鲁木齐的那里，似有乱事。”

刘锦棠将眉一蹙道：“小侄怎么没有听见。”

左宗棠道：“此地谣言本多，我说事有缓急，白禹崔已把大小南川占据，我虽派了何继善去了，其实还不放心。”左宗棠说到此地，又朝刘锦棠笑上一笑道：“我的意思，还想请你再走一趟。”

刘锦棠忙答道：“爵帅只要相信锦棠，不致债事，锦棠敢不奉令。”

苏元春在旁岔嘴道：“刘统领肯去，还有何说，我的鄙见是、最好等得平了白匪之后，刘统领还得去到金积堡一趟呢。”

刘锦棠连连点头道：“老伯的说话不错，小侄本也不放心家叔那儿。”

左宗棠听了大喜道：“这末我就叫人去办公事。”刘锦棠道：“锦棠的队伍，本来扎在域外，只要爵帅的公事一下，锦棠马上动身。”

左宗棠一面便命文案上去办委札，一面又将他想剿抚兼施的主意，告知刘锦棠听了。刘锦棠刚刚听完，札子已经办到，当下就向左宗棠谢了委，又向苏元春请教一些军情，立即告辞而退。左宗棠同了苏元春送走刘锦棠后，又和苏元春闲谈一会，方命苏元春退去。

没有几天，有天晚上，左宗棠睡得好好的，突然哭醒转来。孝勋、孝同所见声气，赶忙一同奔至忙问道：“爹爹怎么？”

左宗棠瞧见二子到来，便坐起来紧皱双眉的答道：“为父梦见寿卿浴血而至，似要和我讲话的样子，我已一惊而醒。”左宗棠说着，忽把双眼向那房内四处一望，似现害怕之色的接着说道：“此梦奇突，寿卿恐怕不祥吧。”

孝勋、孝同二人一齐答道：“这是爹爹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寿卿军门这人，很有马伏波之风，况且又有聂功廷、董福祥两个在他那儿，决不至于有甚变故。”

左宗棠摇着头道：“为父本也这般想法，但是此梦十分不好。”

谁知左宗棠的一个好字，尚未出口，忽见一个办理机密公文文案的文案，手上拿了一件公文，慌慌张张的走入道：“回爵帅

的话，寿卿军门，业已阵亡。这件公事，就是那边专人送到的。
“左宗棠忙问：“你在怎说。”

那个文案又重了一句道：“寿卿军门，已经阵亡。”

左宗棠双手把他大腿一拍，同时发出悲音，对着二子说道：“寿卿真有灵呀。”左宗棠一面说着，一面连忙下床，展开公事一看，看未数行，眼泪已是簌落落的流下。

孝勋、孝同两个，只好劝慰道：“爹爹且莫伤感，现在只有连发大兵，去替寿卿军门报仇。”

左宗棠先把公事交还那个文案，命他退出，然后又拭着泪的对二子说道：“寿卿此次出征，忽又说出一个死字，为父从前因见他去剿办那个白彦虎的时候，也曾说过一个死字，并没甚么坏处，所以也就大意一点。此次又令他去出征，不料竟出这个乱子，这真是为父对他不起的了。”

孝勋、孝同两个，先将老父服伺上床，方始又劝着道：“寿卿军门的遭此不幸，爹爹自然有些悲伤。若说对不起，这也未免太过。因为常言说得好，将军难免阵上亡，此是一定之理。爹爹倘因寿卿军门之事，万一急出甚么病来，那更不妥。”左宗棠微微地把头点了几点道：“你们所陈，却也有理，此刻且去睡觉，明天再讲。”二子退出，左宗棠这一晚上何曾合眼。

第二天大早，刚刚起身，又见那长子孝威专人报到，说是周夫人因病去世了。左宗棠一听此信，连连顿脚，泪如雨下。

孝勋夫妇、孝同夫妇，也已得信，一同抢天呼地的奔到左宗棠身边，围着说道：“母亲，婆婆出此大事，儿子、媳妇等人，只有立即奔丧回家。”

左宗棠仍是掩面痛哭了一会，方始乱扬其手的说道：“快快收拾行李，马上动身。现在不必多带盘缠，我叫沿途局所，按程付给你们。”

大家听说，草草收拾一下，叩别起程，左宗棠一等儿、媳走后，赶忙亲笔函致沿途局所，从简的按程发给路费。跟手又写家信，谕知孝威办理丧事等等的礼节。甘省同寅，得信较早，都赴督辕慰唁，左宗棠只好设灵开吊，忙了几时。

一天忽接刘锦棠的捷报，说是他到碾伯地方之后，何继善军门，已与白禹崔开过几仗。只因白部的回兵太多，沿途回民，更有暗中帮助情事，幸他设了一个诱敌之计，方将白部手下的一个大将擒住，白逆既失臂膀，以后方始连战皆捷。

又说西宁知府马桂源，因见左宗棠不纳他那逐去陕回之策，索性暗中联合陕回一同抗拒官兵。他已派了亲信将领去到西宁，拟缴马桂源之械，马桂源的叛迹既彰，虽是亲自出战，不敌而退。预料两处战事，一月之内，可以得手云云。左宗棠得此捷报，稍觉放心一点。

又过两月，始见刘锦棠平乱回省，接见之下，正拟详询经过事实，忽见刘锦棠满身素服的哭拜于地，一口气的对他说道：“锦棠一得先叔阵亡之信，几至晕绝过去。那时白禹崔，正

率大队拼命来攻官兵，锦棠一想，此逆若不马上剿平，必至酿成他去与那马化癡联络一气，那更不了。锦棠只有暂时丢开奔丧的念头，自从八月起，直至十月止，六十多天之内，血战了五十余次，仰仗爵帅虎威，首将白禹崔击毙，然后同了何军门直薄西宁城下，马桂源自知无力再抗，服毒而歿，西宁一带的难民数十万，方才重见天日。”

左宗棠起先一面拉起刘锦棠，令他坐定，一面让他一直说毕，方去执着刘锦棠的双手慰藉道：“毅斋，此次之事，你能移孝作忠，所以我们寿卿的那个英魂，能够助你歼平巨酋。现在我就一边奏保你的这次大功，并请朝廷派你接统老湘军，好去替你令叔报仇；一边饬知那里四个统领，统统归你节制，你看怎样？”

刘锦棠仍旧垂泪的答道：“爵帅不用保我这次劳绩，只要能够让我前去接统先叔的队伍，去和那个老贼一拼，我已感激不尽的了。”

刘锦棠尚未说完，苏元春、曹克勋、陈亮功、李训铭、李成柱等人，都已闻信赶至，大家向着刘锦棠贺功的贺功，慰唁的慰唁，众口嘈杂，竟使刘锦棠没有工夫答话，闹了好久，左宗棠才将方才那个主意，告明大众，大众自然一力赞成。

左宗棠即命左右就在大堂之上，设了刘松山的灵位，以便回省的队伍都来吊奠。当下前来吊奠的人物，除了兰州就近几个文武官员之外，其余都是刘松山的旧部，吊奠时候，十分哀悲，左宗棠瞧见刘松山如此深得军心，自然愈加感叹。刘锦棠

也因那些兵士，遥跪拜奠，都极诚挚，更觉伤心起来。

谁知就在那个时候，左宗棠忽见一个勇丁，突然越出队伍之前，手舞足蹈，如醉如痴的，一直向他面前奔来，方在大骇。左右当那勇丁，又是一个刺客，陡的各把手枪，对那勇丁瞄准要放。左宗棠此时又已看得清楚，赶忙摇手阻止道：“此人手上，似没甚么凶器，不必开枪，只把他快快拿下，由本部堂审问就是。”

左右听说，立即奔了上去，把那勇丁设法拿住，先搜身上，并没凶器，方始抓到左宗棠面前，喝令跪下。那个勇丁，毫无害怕之状，单是定着两颗眼珠，厉声的对着左宗棠说道：“老统领刘松山派我来说，要请爵帅给我满饷一月。”

左宗棠见那勇丁，语无伦次，始知是个疯子，便命左右将他拉开，不防一二十个人众，拉了半天，不但一丝拉那勇丁不动，而且觉得那个勇丁，满身寒气逼人，使人不能禁受，只好据实禀明左宗棠知道。

那时刘锦棠正在刘松山的灵位旁边，跪着还礼，忽见他的队伍里头，突然奔出一个疯子，虽已拿下，还怕左宗棠怪他平日治军不严，当下忙不迭的奔到那个勇丁面前，喝问道：“你叫甚么名字，究是哪哨名额，为何胆敢前来惊动爵帅！”

那个勇丁，虽见刘锦棠这人，仍旧毫无惧惮之色，连连称呼刘锦棠做少统领道：“我叫王得贵，现充锦字第三营后哨副目，刚才忽见我们老统领，满身是血的走来对我说道：‘现在

少统领接统老湘军了。说我一向办事忠心，给我满饷一月。又说金积堡那儿很冷，赶紧要求爵帅发给少统领二万套寒衣。”

刘锦棠听完，虽觉此话有些古怪，还不相信，又怒喝道：“真是一个疯子，快传三营后哨哨官前来，把他抓去，重责八十军棍。”

左宗棠急阻止道：“此人所说，仿佛令叔真的来此受奠一般。我倒还要问他老统领还有甚么说话没有。”

那个跪在地上的王得贵，不等刘锦棠接腔忙又说道：“没有没有。我只见老统领一只脚穿了靴子，一只脚还是一只毛袜。”

左宗棠听说，吓得变色的对着刘锦棠和苏元春、陈亮功、曹克勋、李成柱、李训铭几个说道：“此人真个见了我们寿卿的了，我见王占魁给我的那个禀帖之上，的确说过寿卿阵亡的时候，失去了一只靴子。此人既没到过金积堡去，此事我又未曾向人提过，这样说来，寿卿的英魂，岂不是真在毅斋身边了么。”

苏元春等人，一听左宗棠这般讲法，青天白日，竟有活鬼出现，无不汗毛凛凛起来；刘锦棠虽不害怕，更是悲痛不置。

左宗棠正待相劝，已见那个三营后哨哨官，吓得神色大变的赶至，首先朝他陪了管教无方之罪，急又走近那个王得贵的身体，一面训斥几句，一面又将王得贵的脑门击了几下。

说也奇怪，到说那个迷迷糊糊的王得贵，居然被他一击，苏醒转来，睁眼一望，顿时现出十分惶急之态，朝着后哨哨官，连连地叩头如捣蒜的哀求道：“小的不知犯了何罪，要在爵帅面前处治。”

左宗棠听得王得贵这般在说，不觉笑了起来，吩咐后哨哨官道：“此人既能瞧见寿卿军门的英魂，他的忠实之处，必有可取的地方，不必难为了他。你只问他起先在吊奠老统领当口，他的心里，作何感想，不然，老统领怎么单去和他讲话的呢。”

后哨哨官照着宗棠的说话，问过那个王得贵，王得贵忙又磕上两个头，方才抖凛凛的答道：“小的起先一见老统领的灵位，心里陡然一阵酸楚。小的暗想老统领这个人，何等英勇，怎会丧在马化癡那个老贼之手。这样一想，小的陡觉一阵阴风，就见我们老统领和我说话，以后之事，概不知道。”左宗棠听说，将手一挥，又对后哨哨官说道：“好好带他下去，赏他一点酒食。”后哨哨官命那王得贵谢过左宗棠，方始带了下去。

左宗棠目视二人下了大堂，便去拉着刘锦堂的手道：“令叔既能如此显灵，他在那边，必不瞑目，你快稍稍休息几天，就此出发。”

刘锦棠正待答话，忽见批折到来，左宗棠放开刘锦棠之手，忙去取出一看，只见两宫嘉奖刘松山殉国之忠，赐谥忠壮，不等看毕，交与左右，又对刘锦棠称贺道：“令叔得此谥法，可以瞑目的了。”刘锦棠谢过左宗棠以及大家，决计次日一早，

祭旗起身。

第二天，左宗棠率领文武，亲自送出城外，方才回衙。没有数日，接到孝威稟帖，知道孝勋、孝同夫妇，业已安抵家中，周夫人的丧事，也已办得楚楚。左宗棠对于这些事情，还不在他心上，日日夜夜所最注重的事情，就望刘锦棠马到成功，荡平巨寇，既可报他老友殉国之仇，又可抒那两宫西顾之忧。

谁知有志者事竟成，不到两个月，已接刘锦棠的飞马报到，果然克复大仇，已把马化癡生擒过来不算外，还把金积堡中马化癡的亲戚二百余人，连同那个谋害刘松山的马八条一齐拿下，一个未曾逃生，并派聂功廷亲自押解进省。

左宗棠这一欢喜，还当了得，一等聂功廷到省，左宗棠问过仔细情形，聂功廷又将刘松山种种显圣之事，告知左宗棠听了，左宗棠忙又再设刘松山的灵位，将那马化癡、马八条二人，祭过灵位，处以极刑，其余二百多人，统统分别正法。

左宗棠正在万分高兴之际，可巧接到他那仲兄左景乔来信，问那金积堡之事，马上立覆回信道：金积堡攻破之后，毅斋搜得当时谋害寿卿之逆贼马八条，极刑处死，沥血以祭寿卿之灵，三军为之涕泣。弟询回众，均称刘帅亡后，堡中夜静，时闻戈甲之声，如怒潮涌至，贼中每疑官兵夜来袭城，不敢解衣就枕。本月十六夜，平凉城外，忽闻大声呜呜，山鸣谷应，守城将士，疑为狼嗥，比缒城出视，了无所见。弟在敝暑，时亦徘徊帐中，觉其有异，然未疑及寿卿之灵，后得聂营官功廷面禀，是夜马化癡果就擒矣。乃知前史所载，忠魂毅魄，灵爽昭彰，实不得

谓为虚诬伪托也。

左宗棠发信之后，始将马化癡一案出奏，不久奉到批折，刘锦棠升赏四品卿衔，其余将领，也是升赏有差。

左宗棠函知刘锦棠时候，命他兼统周受三，雷振邦二军，暂驻宁夏、固原、绥德一带，以待后令；不料又接陕抚公事，说是陕回白禹崔的羽党，复在陕边起事，指名速派刘锦棠、苏元春二军会剿，左宗棠正待传令苏元春前往；同时又据肃州知州袁昭飞禀，说是白彦虎已占伊犁，乌鲁木齐一带，肃州危在旦夕云云。

左宗棠不待看毕，不禁吓得把那禀帖落在地上，好久好久，方始定神自语道：我也算得一个老于行军了，怎么竟会上那黄自信小贼之当。左宗棠想到此地，急传苏元春进见，先将袁昭禀帖交他看过。

苏元春一边在看，一边也变色道：“这件事情，标下确也疏忽，因为上两个月，民间确有一些谣言，一则不久即息，二则标下只在注意马化癡之事，竟至忘了此事，三则那个黄……”
“苏元春说到黄字，恐怕一说出黄自信出来，左宗棠便有失察之嫌，于是不再往下说，单把禀帖，放在一边，忙问左宗棠道：“标下还听得白禹崔等贼的羽党，又在陕边作乱。”

左宗棠摇手道：“此是小事，停刻办个移文，就请陕抚自去办理，现在我们第一要紧的大事，须救肃州，肃州保住，我们准定出关。不过去攻伊犁，先须克复乌鲁木齐。”

苏元春接口称是道：“爵帅说得很是，标下此刻下去，先派几营人马，漏夜去保肃州，然后再与爵帅商酌出关之事。”左宗棠连连点头道：“就去就来。”

岂知苏元春还未回到营盘，已得肃州失守之信，只好不再调兵，急又回到左宗棠那儿。左宗棠一见苏元春马上回转，便先问道：“肃州之事，你已得信了么？”

苏元春一边点头，一边答道：“已经得信，现在只有请爵帅迅速发令，此次大举出关，自然以刘毅斋京卿为正，标下愿听他的驱策。”

左宗棠不待苏元春说毕，忙摇手道：“你须留在省城，我准率同毅斋出关。”

苏元春听说一愣道：“爵帅真的亲自劳驾不成。”

左宗棠连连点头，似乎还有要紧之话要讲。正是：边陲多故原堪恨，异域乘机更可危。不知左宗棠要讲何话，且阅下文。

第七十八回

意谏辞病子述荣哀 谈挽联老人惊忤语

左宗棠决计将苏元春留在省垣坐镇，以及筹划接济粮饷之事，当下便极郑重其事的说道：“现在伊犁、乌鲁木齐、肃州等处既失，我确有些处分，这还是说的公话；若说私话，我对于深信那个黄自信的小贼，以至未能先事预防，出了乱子，我的良心上更加讲不过去，我的决计亲自出关，便是为此。你可代我坐镇此地，军粮军饷，你须负责替我办理。”

苏元春也极诚恳的答道：“爵帅吩咐，标下不敢不遵办。”

苏元春说了这句，还待再说，忽见戈什哈自作主张的导入一个武弁，对着左宗棠说道：“此人是刘锦棠刘总统那儿派来的，说有万分紧急公事面禀，沐恩故此将他导入。”左宗棠忙问那个武弁，有何紧急公事。

那个武弁屈着一膝禀明道：“回爵帅的话，沐恩奉敕上刘总统的面谕，命沐恩漏夜赶来禀知爵帅。敕上说：白逆彦虎，胆敢占据伊犁和乌鲁木齐，必致引起俄国并吞之心，已经万劫莫赦，又敢进占我们肃州，害得爵帅和敕上都有处分。敕上业已预备舒徐，只候爵帅公事，他愿先克肃州，然后大举出关，

再行收复其余失地 。”

左宗棠听完，一面连连点头，一面很高兴的答道：“你们贵上，真是本部堂的股肱，本部堂还没前去通知他，他已派你来此，你就出去候着，带了照会回去，你再通知你们贵上一声，本部堂还得亲征白逆呢。”

那个武弁是了一声，又请了一个安，方才退出。左宗棠立命办了照会，交与那个武弁带走，又切切实实的吩咐了苏元春一番，择日祭旗，预备前往会同刘锦棠之后，再向肃州进攻。

刚要动身之际，不料他的长子孝威，忽由家乡到来，一见了他，伤心得不能讲话，左宗棠的父子天性本厚，此时瞧见孝威哭得已成泪人，更加想老妻过世，不能见着一面，也就老泪涔涔的，一边叹声叹气，一边前去握着孝威的左臂，想要说话。

那知孝威一被左宗棠捏着他那左臂，痛得忙不迭的缩了开去，左宗棠见了，不禁很诧异的问道：“我儿臂上怎么？”孝威只是摇头不答。

左宗棠爱子心切，急去勒起孝威的左袖一看，更觉大骇道：“我儿曾经割过股的不成？”左宗棠说了这句，又连连跺足道：“唉唉唉，这是愚孝。我儿曾读诗书，为何做出此事。”孝威至此，不便再瞒，只好老实认帐道：“儿子明知这是愚孝，甚非读书人应为的，但是当时儿子因见母亲没有药医，只好冒冒失失的这样一办。”

左宗棠听说，又去轻轻的抚着孝威的伤处道：“赶快医治，赶快医治。这个伤处，直到现在尚未收口，还得了么！”

孝威不答这话，只把周夫人害病之事，以及临歿之言，统统禀明老父。左宗棠不忍再听，忙不迭乱摇其手的说道：“我儿此刻莫谈此事，为父听得心里已如刀割的了。现在又要出发，我儿还是同到前方去呢，还是就在省垣等我。”

孝威忙问此去何时可回。

左宗棠皱眉的答道：“为父此去，委实不能预定日子，我儿还是同到前方去吧。”

孝威听说道：“儿子送到肃州，打算回去。”

左宗棠想上一会道：“这样也好。”说着因为军事紧急，不能久留，即带孝威同走。

及至会见刘锦棠的时候，左宗棠先命孝威见过刘锦棠，然后问明一切，刘锦棠急答左宗棠的说话道：“敝总统之意，打算立即进攻肃州，威哥身体单薄，不能同往，还是回省为妥。孝威接口道：“毅哥，兄弟本与家父约定，送到此地，即行回湘。”

刘锦棠听说，很诧异的望了孝威一眼道：“这是甚么道理，威哥既是远道来此，如何可以马上回去。”

左宗棠因见孝威，每日只是咳嗽，似乎得了弱症，又因曾接孝宽来禀，提过孝威大有殉母之志，想起两桩事来，也以刘锦棠的主张为然，当时就接了刘锦棠的话头，对着孝威说道：“你们毅斋世兄的说话不错，我儿还是回省候着为父回去。”

孝威骤然垂泪的答道：“儿子既是暂时不能在此定省，还是回去为是。因为母亲的葬事，虽有三个兄弟料理，儿子总觉眼见好些。”

孝威说到这里，忽又想起一事，忙对左宗棠说道：“爹爹，涤生伯父，灵柩回湘的时候，儿子曾去吊奠，并遵爹爹训谕，做了诔词一篇，此稿还在身边，说着，一边摸出稿子呈与老父过目。

左宗棠虽然接到手中在看，本已没有心思，还要想到孝威和他一路同走多日，竟会将这稿子之事，一点记不起来，直到此时，方才想着，这种心神恍惚的现象，更加证明，病入膏肓，岂不可怕。左宗棠想到此事，竟会手拿稿子，一字不能入目，当下出神一下，勉强看毕，可怜还去竭力奖夸孝威文字做得很好，以慰这位病子之心。

孝威此时真被他的老父料到，对于人生一切之事，除去一位老父，一位亡母之外，万事真的有些恍恍惚惚，当时瞧见老父夸他文字，方始偶尔鼓起稍许兴致，一边接回稿子，一边忽问他的老父道：“爹爹此刻和毅哥，有无紧要公事商量，儿子想将涤生伯父将要过世几年的事情，禀知爹爹。”

刘锦棠不等左宗棠答话，忙不迭的接口道：“没有甚么公事，没有甚么公事。这个军情，非得到了肃州相近，方能见机行事呢。”

左宗棠因为曾国藩数年所做之事，虽有官报可凭，私人函件可查，但是均不十分详尽。听见他的爱子，要把这位亡友之事，说给他听，不觉很高兴的，对着孝威说道：“你讲，你讲，为父本要听听这些事情。”

孝威听见他的老父如此说话，心下一乐，便详详细细的禀知道：“涤生伯父的大学士，还是周治四年补授的。那年十月里，涤生伯父，因为积劳成疾，奏请开去协办大学士及两江总督之缺，并请别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等情，旋蒙温谕慰留，赏假一月。十一月里，又有上谕，命少荃伯父接办钦差大臣事务，仍命涤生伯父速到两江之任。”

孝威说到这里，已经微微地气喘起来。左宗棠见了，忙说道：“我儿尚怕吃力，慢慢再谈，为父此地，还有一两天耽搁。”孝威又咳上几声道：“儿子只要一说话，就要气喘，这个毛病，已经长久的了，没甚碍事，爹爹放心请听。”

左宗棠听说，即把他那五官蹙在一起，又摇头，怪着他那次子孝宽道：“这就是宽儿的不是了。这个毛病，也是大事，家信之中，何故不来禀明为父。”

孝威接口道：“这件事情，不能怪二弟的，起先是母亲的主意，后来是儿子的主意。”

孝威生怕他的老父，还要怪他二弟，急又接着说下去道：“涤生伯父既到两江之任，他老人家所办的军务，爹爹大概已经知道，儿子就不再说了。只有曾娶一位如君，却被雪琴伯父逐走的。”

左宗棠微微点头道：“此事为父似乎听人说过，这些小事，不必提它。”

孝威又说道：“这末涤生伯父是同治七年的秋天，调补直督的；两江之缺，放了马新贻接任。涤生伯父到京之日，已是年底，第二年元旦那天，以及十六十七几天，都蒙两宫先后召见，垂询军务很详，二十那天，他就出都，行抵保定，接篆任事。九年三月，涤生伯父的左目，忽然失明。四月间，天津民教相诤。”

左宗棠听到此地，不禁连连的点头道：“这件事情，你们涤生伯父，办理也还不错，不知怎么一来，很受民间的闲话。“孝威接说道：“这件事情，因有几个教民，很觉跋扈，民间又有洋人挖取小儿心肝制药之谣，好事的人们，便将教堂烧毁，于是酿成国际交涉。那时京中，已设总理衙门，派了恭王总理其事，恭王倒命涤生伯父持平办理。涤生伯父查明之后，确是错在百姓，始将天津府县，革职充发极边赎罪，又办几个肇事的百姓。”

左宗棠正待说话，刘锦棠忽岔嘴道：“这就是中国太觉自大的坏处，从前海禁未开，我国闭关自守，甚么天朝呀，甚么夷狄呀，闹得很被文明国家非笑。”刘锦棠说到此地，又单朝

左宗棠说道：“文正一到两江之任，首先就派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同知容闳，伴送聪颖子弟出洋留学，这正是他的眼光远大之处，单看这桩事情，文正办理交涉的手段，我说只有爵帅和李少帅能够及他。”

左宗棠陡然掩耳道：“毅斋不必当面在此地恭维我，我是最倔强，最恶洋人的，还有甚么外交手段可言。”孝威不顾这些说话，仍旧接着说道：“那时江督马制军，突被张汶祥所刺，两宫便命少荃伯父，升补直督，涤生伯父，仍回两江。那年十月十一那天，正是涤生伯父六十岁的整生，皇太后还赐亲笔寿字，十二月初上出京，二十那天，到的金陵。”刘锦棠忽然对着孝威笑上一笑道：“威哥记得真是详细。”孝威只报以一笑，又接说道：“涤生伯父既回江督之任，首先便办马故督的案子，其时皇太后因见张汶祥胆敢行刺现任总督，太没法纪，特派郑敦为钦差大臣，专办马案。嗣见张汶祥确替义兄报仇，并无主使之入，仅将张汶祥凌迟处死，不曾累及旁人。次年十月，涤生伯父出省巡阅，亲至吴淞口，观看试演恬音、威靖、操江、测海四只兵轮，是月十五回宁。第二年的正月，涤生伯父忽患肝气，右足麻木；疼势虽剧，二十六的那天，因为前任河督苏廷魁行过金陵，他还出城迎接。二月初二那天，涤生伯父在阅公事，双手大颤起来，要想说话，口噤不能出声，当日又愈。那个时候，劼刚世兄，本来随侍左右，涤生伯父自知不起，遗嘱丧事宜尊大礼，不用僧道。初四那天的午刻，犹同劼刚世兄周历督署花园。傍晚回至内室，到了戌刻，端坐而薨，全城百姓，无不惊传火起，又见大星坠地。”孝威一直说至此处，忽问他的老父道：“爹爹，你老人家说说看，涤生伯父的古文，倒底可成名家。儿子一生为人，只有他的笔墨，非常钦佩。”

左宗棠不答这话，却是笑着去对刘锦棠说道：“你这孝威世弟，自从中举之后，独于古文用功。”

刘锦棠也含笑的接口道：“我们威哥，本是家学渊源、自然是好的。”

左宗棠父笑着微微摇首道：“我这痴儿，他是连他老子的文学，都不佩服。一生一世，只是钦佩他那涤生伯父。”

孝威见他老父笑着在说，尚无怪他的意思，便朝刘锦棠笑上一笑道：“兄弟的笔路，不过稍与涤生伯父相近，便会不期而然的学他笔墨。”孝威说到这里，又笑问刘锦棠道：“毅哥，曾国华世叔，那年战死三河的时候，各处所送的挽联，不下三百副之多。涤生伯父说，内中要算唐鹤九的那副最佳。毅哥可还记得么？”

刘锦棠笑答道：“怎么不记得。”

左宗棠忽然自顾自的先念了出来道：“秀才肩半壁东南，方期一战成功，挽回劫运；当世号满门忠义，岂料三河洒泪，又殒台星。”

孝威一面笑着点头说道：“爹爹记性真好。”一面又去对刘锦棠说道：“涤生伯父当时还把成功二字，改为功成；洒泪二字，改为痛定。”

左宗棠因见他这爱子，一经谈到文字，便觉精神抖擞起来，

也去助他的兴致道：“难道为父那个知人之明谋国之忠的一联，还不切贴不成？”

孝威和刘锦棠两个，一同接口道：“这副自然出色，真与唐鹤九那副挽联一般悲壮。”

左宗棠听了呵哥大笑道：“不知挽文正的，除我之外，谁的好些。”

孝威抢说道：“当时挽联，虽有一百二十七副之多，儿子却爱国璜世叔那副。因为以弟挽兄，说得十分沉痛。”刘锦棠忙问怎样做的。

孝威便朗声背诵道：“无忝所生，病如考，歿如妣，厥德有常，更如王父，孝友式家庭，千里奔临空自泣；以古为鉴，文似欧，诗似杜，鞠躬尽瘁，殆似武乡，功名在天壤，九原可作耐人思。”

左宗棠捻须点头道：“此联很有手足之情，文亦古雅，还有其余的呢。”

孝威想上一想，又念上一副道：“承国家二百年孝养，翊赞中兴，济艰难，资倚畀，揜枪迅扫，瀛海胥恬，伟绩炳千秋，锡爵尤宜降帝眷；救东南亿万姓疮痍，维持元气，崇节让，酿休知，卿月重来，大星忽殒，群生同一哭，感恩况是受公知。”
孝威念毕道：“这是曾任此地巩秦阶道台，那位金国琛金观察送的。”

刘锦棠道：“这副很好，也和彭雪琴侍郎那副——为国家整顿乾坤，耗完心血，只手挽狂澜，经师人师，我待希文升载；痛郟城睽违函丈，永诀颜温，鞠躬真尽瘁，将业相业，公是武乡一流——不相上下。”

孝威忽向刘锦棠一指，又笑着说道：“毅哥，你那副——五百年名世挺生，立德立功立言，钟成旆常铭不朽；数十载阖门衔戴，教忠教义教战，江淮河汉溪同深——还不切贴不成。

“刘锦棠连连谦逊道：“我的辞藻不好，完全是个武人口吻，那里及得上何绍基那副——武乡澹定，汾阳朴忠，洎于公元辅，奇勋旆常特炳二千载；班马史裁，苏黄诗事，怆忆我词垣，凯谊风雨深设四十年——的好呢。”

孝威笑着道：“这副固是不错，毅哥的也不让他。还有涤生伯父的令坦聂仲芳观察，他的长联是，出师律以定中原，想百战芒销，金瓯再巩，九重枚卜，锡爵增荣，卅年来纬武经文，总归夕惕维寅，吐握公诚如一日；登泰山而小天下，念衡湘地接，忝荫桑扮，褒鄂门高，谬施萝葛，五岭外御轮亲迎，岂意早违半子，音容仿佛遽千秋。”

左宗棠插嘴道：“这些虽好，未免总有些阿谀之词。我平生最爱涤生在日，他那年挽贺映南的夫人一联，以及挽那胡信贤的太夫人一联，都能文情并胜。”

孝威忙问道：“爹爹，儿子怎么没有知道呢。”

左宗棠笑着道：“你那时正在用你的举业功夫，或者未曾

留心。”

刘锦棠道：“爵帅还记得么？”

左宗棠点点头道：“记得，挽贺夫人的上联是，柳絮因风，阃内先芬堪继武。因贺夫人姓谢，下联是，麻衣如雪，阶前后嗣总能文。以武对文，还不工整典雅不成。挽胡太夫人是，元女太姬，祖德溯二千余载；周姜京室，帝梦同九十三龄。因为胡太夫人歿时，已经九十三岁了。”

孝威忽然听得胡太夫人寿至九十三岁，仍旧难免一死，为人在世，有何趣味，于是将他那个殉母之念，复又浓厚起来，当下突对左宗棠说道：“儿子倘若不幸，只要也有许多挽联，那就瞑目的了。”

左宗棠听了不觉大吃一惊道：“痴儿这是甚么说话。你的老父，这般年纪，还不预备死呢。”

孝威极自然的答道：“只是白头人送黑头人的很多呢。”左宗棠一听他这爱子越讲越现不祥之兆，不要弄得真成忤语，急把说话拉开，去对刘锦棠说道：“你们威弟媳妇很觉贤慧，舍下一切的家务，都是她经理，我那亡荆未曾下世之光，也亏她能带着三个小婢服伺婆婆。现在你们威弟，身子既不好，我说让他回去，有人服伺也好。”

刘锦棠听得左宗棠如此说，照所谓知子莫若父的老话讲来，自然不便反对，当下一连应了几个是后，又与孝威谈上一阵文

学之事。后来也见孝威，说不到几句说话，总要讲出一个死字，听了使人很觉汗毛凛凛，只好借着去和左宗棠商量军事，打断他与孝威的话头。左宗棠也知刘锦棠之意，真的又和刘锦棠计划了一会进攻肃州之策，方去叮嘱孝威一番家事。第二天大早，他们父子两个，便实行了‘君往潇湘我往秦’之句起来。现在不讲左孝威一个人遄回湖南，单讲左宗棠同着刘锦棠二人，统率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直向肃州进发。一天到了肃州附近那个名叫得胜集地方扎下行营，本地耆绅，都来犒赏军士的牛酒。左宗棠忽问那班耆绅道：“此地得胜集的名字，还是新的旧的？”原来那时常有官兵和土匪打仗之事。会巴结官府的绅衿，往往更换地名，以便好得将帅的欢心，左宗棠到甘已经多年，深知此弊，因此一见就问这句说话。当时那班耆绅，一齐答道：“这个地名，还是前朝时候，相传下来，爵帅今天驻节于此，真等得送走那班耆绅之后，可巧探子来报，说是占据肃州城池的匪类，就是白彦虎手下的元帅熊飞鹏，副元帅正是那个黄自信，左宗棠不待探子言毕，早把他的胡子气得翘了起来。正是：遣归爱子心方定，闻得仇人眼更红。不知左宗棠一气之下，对于肃州地方，究用何法进攻，且阅下文。

第七十九回

酬殊勋举人拜相 报噩耗爱子遄归

左宗棠一听占据肃州的逆贼，就是熊飞鹏和那个黄自信，而且黄自信还做了副元帅，这一气还当了得，当下立命那个探子退去，忙问刘锦棠道：“毅斋，那个黄逆，真正戏弄老夫不小，现在我们究竟怎样打算。”

刘锦棠并不踌躇的答道：“敝统领已据沿途探报，逆贼的内容，大概已经知道。”刘棠说了这句，便与左宗棠咬上几句耳朵，左宗棠一边在听，一边已经点首称是，及至听毕，相与一笑而散。

第二天的大早，左宗棠忽然想起一件事情，要与刘锦棠前去商量，他便一个人踱到刘锦棠的中军帐中，左右卫士，瞧见左宗棠去到，正待进帐禀知他们总统，左宗棠忙摇手阻止道：“本部堂自会进去，尔等不必通报。”

左宗棠说着，顺脚跨进里面，只见刘锦棠似在看件公事，因为刘锦棠面朝里面，背脊朝外，没有见他进去，他就蹑手蹑足，轻轻地走至刘锦棠的背后，要想偷眼一看，究在看些什么紧要公事。

及见刘锦棠所看的不是公事，乃是刘锦棠上年攻那金积堡的时候，偶因地理关系，一时不能得手，左宗棠就详详细细的写了一封信给他，指示一番地理，后来刘锦棠果照信办理，一战成功的。

可是那封信，对于肃州却没甚么关系，不知刘锦棠何故重复在看，左宗棠的心里虽在这样想法，但把那封笔走龙蛇的字句，已经很快的映入他的眼帘；又因那封信的成绩昭然，心下不免有些高兴，便也带眼看了下去，只见上面写着是：前接雷周稟十五日之事，当即飞函奉致，并具牒行知老湘全军，以定军心。援贼纷至，周张引退，雷又被围，局势极坏。尊处未赴峡口之援，自是向东南打贼，能将吴忠堡一带已抚未叛者安抚，已抚仍叛通贼者剿之，亦是一策。春冰将泮，转瞬桃汛，下桥永宁洞，是否准备，至为悬系。愚见前敌各党，渐渐收回吴忠堡，而严扼下桥永宁洞，扎黄河边，以通运道。贼既巢坚粮足，难以遽灭，则逼扎亦属无益，不如先图自固为是。择吴忠堡地势高处扎营，严扼永宁洞，司其渲泻，则我能制贼，贼不能困我，又可藉通宁夏粮道，似于局势为宜。如实不能支，不能不作退军之计，则须通盘筹划，分先后，分去留，不可一并行动。灵州既克，不可抛弃。永宁洞是下游津要，必宜扼扎；宁夏为重镇，又官军粮道所经，必须力顾；此数处均应留兵。愚意全军宜过河以助金张，就宁夏平罗之粮，而通灵州下桥运道，灵州宜派马步七八营，下桥宜派拨一二营。其主退者，宜先审各路有粮地方，以为趋向，绥德镇、靖瓦窑一带，相去数千百里，途无可利用之粮，恐难必达。查由灵州至环县，由环县抵庆阳一路，由金积堡打汉伯堡，出惠安堡，韦州、下马关，而至预望城，其二百六十里，由预望城西北，去半角城百三十里，去王

家团庄一百里，皆有官兵驻扎，一径可通平凉府；或从预望城南下二百余里，亦可由瓦亭抵平凉，此亦一路。庆阳、平凉，皆有粮食可取，惟须裹半月之粮，可期必达。此为退军出险之策，两者请与杰轩兄分任之，一去一留，于局势方稳。总要将军中公私所存粮食，通筹合计，以定主见，免致临时周章。寿公忠棣仍暂停灵州为妥。

左宗棠刚刚瞧毕，就见刘锦棠忽然拍着桌子，一个人大赞那信道：“左帅对于此间地理，如此熟悉，真不愧为人家称他新亮也。”

左宗棠笑着拍了一拍刘锦棠的肩胛道：“承蒙谬赞，我却愧不敢当。”

刘锦棠听了不觉一愕，慌忙回头一望，见是左宗棠，方才笑说道：“爵帅何时来此，我怎么一点没闻声响呢。”

左宗棠便在桌子旁头坐下，也笑着答刘锦棠的说话道：“我进来时候，你正凝神壹志的观看此信。但不知你看此信，究为何事？”

刘锦棠又笑答道：“肃州一克，我们即须出嘉峪关去，我知爵帅对于关外的地理，也很熟悉，所以拿出此信再看一看，不知可有甚么老文章可抄。”

左宗棠复又呵呵大笑道：“毅斋真个细心，其实何必如此，尽管老实问我这个古董就是。”

刘锦棠即把那信收去道：“我的意思，行军之时，地理固属要紧，伊犁既与俄边接壤，必须先以防俄为上。”左宗棠不待刘锦棠说完，连连击掌的称赞道：“着着着、毅斋确有见地，真正是我帮手。”

左宗棠说了这句，一面捻着他那胡须，一面很得意的朗声说道：“我们此次准备大举出关，以致群情疑骇。他们所举的理由，必定说是新疆恢复非易，不如屯兵要隘，分置头目，以示羁系，何必竭东南钜饷，悬军深入。却不知道乌鲁木齐未复之先，并无要隘可扼，而且玉门关外，岂能以玉斧断之。即是乌鲁木齐、玛纳斯得克、伊犁在我掌中，回部全复，我们分置回目，捐新疆全境与之，也须度各回势能自存，长为不侵不叛之臣，捍我西圉才是。否则回势分力弱，必仍折入俄边。如此一来，岂非我们断送腴疆，自守瘠土，久戍防秋，岁无宁日；挽输络绎，劳费无所终极，不必二三年，形见势绌，西北之患更亟，得与不得相等。科布多、乌里苏雅台、库伦、张家口等等地方，何能安枕？然则撤西防以裕东饷，不能实无底之囊，且先坏我万里长城，真正不划算了。”

刘锦棠一直听到此地，接口说道：“爵帅料得极对，自然趁此关陇既平，兵威正盛之际，大举出关，办它一个一劳永逸，岂不甚好。”

左宗棠点点头道：“我们两个，意见既同，放手做去，一定不致劳而无功。不过你的计策，怎么还不见效？”刘锦棠很镇定说道：“爵帅不必性急，三天之内，一定可见颜色。”

左宗棠正待答言，忽见刘锦棠的一个文案，匆匆报入道：“恭喜爵帅和总统二位，刚据探子来报，那个白彦虎，因闻我们这边制造出的谣言，说是黄自信已经暗中投顺我们，不久即有倒戈之举，信以为真，立即派了一个名叫庞拉多的亲信将官，率领一支人马，来到肃州，假以犒军为名，即将伪副元帅黄自信拿下，就在军前正法。那个伪元帅熊飞鹏，生怕白彦虎见疑，于他不利，此刻已与那个庞拉多正在自相火拼。我们的先锋张朗斋，业已杀入肃州城中去了。”左刘二人一闻这个喜信，高兴得心花怒放。

刘锦棠也向左宗棠道：“恭喜爵帅，那个白逆果然中计，我方才还说不必三日，那知此刻即有喜信。他们既在火拼，张朗斋杀入城中，一定得手，爵帅快快回营传令，我们一同杀入肃州要紧。”

左宗棠听说，连话也不及回答，马上回营传令，大军即向肃州进发。还未走到半路之上，又据飞探报知，说是张朗斋已将肃州克复，那个伪元帅熊飞鹏，以及伪将庞拉多，统统生擒过来等语。

左刘二人得报，自然更加大喜，一面重赏探子，一面直进肃州，及至城下，张朗斋早已亲自出迎，相见之下，略略一叙战事经过，一同联辔入城。

左宗棠对于黄自信那人，本在大恨特恨，当下把他凌迟，熊飞鹏斩首号令。犒赏兵士之后，即用六百里的牌单，飞奏进京。

那时慈禧太后，正在忧得西北军事，不能如意，日夜不能安枕；恭王再三劝慰，不能解去一点忧心，及见左宗棠克复肃州的奏折，方始额手相庆，急将恭王和一班军机大臣召入商量道：“左宗棠倒底是个老手。汉人之中，确是一位忠于君上的臣子。此次既有如此大功，怎么优奖优奖他呢。”

当时恭王首先奏答道：“左某已锡伯爵，要未晋锡侯爵。”慈禧太后摇头道：“这个不好。俺晓得他从前不肯做官，无非想中进士，想中进士，无非想望拜相；本朝会典，虽然载有不是进士出身，不能拜相，俺想破个例子，授他一个东阁大学士，你们以为怎样？”

恭王和一班军机大臣一齐奏对道：“这是老佛爷的天恩。若以乙科拜相，重视勋臣，也是本朝的佳话。”

慈禧太后听说，又很高兴的说道：“汉朝时候，把那三十六位功臣，图容麟阁，原是创举，也非老例。现在俺的用个举人拜相，也好使那汉人知道，俺们为人，只重功勋，并不薄待汉人。”恭王又奏答道：“天恩如此高厚，左某一定感激。现在伊犁地方，虽为白逆彦虎占据，俄人正在覬觐。奴才说，那个地方，若被俄人所得，各国恐要效尤，自然趁早收复为是。这个责任，不能不责成左某；老佛爷既是这般相待，左爷一定拚命的，也要报答朝廷的了。”

慈禧太后听说，连连点头，即命恭王下去照办，并令左宗棠兼着新疆军务督办。

左宗棠接到两道上谕，起先不免一惊，过了一会，方始召集幕友大笑道：“上谕命我入拜，乃是本朝二百余年所仅见的主恩。不过老夫得此奇遇，不免有些愧惭吧。”

众幕友先向左宗棠道喜之后，方才一齐答道：“爵相有此旷世之功，始能有此旷世之典。我们说来，这个主恩，更比那个麟阁图容，还要隆重几分呢。”

左宗棠听得大众如此说法，只是捻须大笑，这天大家快乐了一天。

第三天，左宗棠又接到刘锦棠升了三品卿衔的喜信，当下也去与刘锦棠道喜，刘锦棠也谢了左宗棠的保奏之功。

当天晚上，左宗棠又接到曾国荃向他贺喜之信，拆开一看，见是照例称着晚生，且有昭代伟人的颂语。原来大清仪注，凡是尚书督抚，对于大学士应称晚生的。当时左宗棠一见曾国荃和他闹这仪注，忽然想起那时正有一个俄人，住在他的军中，生怕京中的一班多嘴御史，又要乱说闲话，赶忙亲笔覆函道：

徂西以来，所处殆非人境，相知者每忧其不逮，而幸灾者颇不免伺揣之词，内交既寡同心，疆圻共存意见，不肖以病躯苦力，支撑其间，尚有今日，已为意外之幸。朝命又以督办新疆军务责之，自维受恩忝窃至此，即亦不敢规避。秋九应舆疾西征，不容稍缓，命不犹人，例遭磨折，兄其谓我何也。昭代伟人，如何敢当，请即移赠我兄可乎。顷有俄人游历至此，论者颇谓意在觐国，属张吾军示之。弟意陇祸十余年，无可掩覆，

老丑装作少艾，徒取姍笑，不可示瑕，亦难见好，遂召居行署，坦怀示之。欲绘地形，则令人作向导，欲观军容，则令人布拙式，欲谈制作，则令人局审视，而请益焉。暇则与之畅谈时势，彼人似尚为然，或不致被其识破耳。来示循例称晚，正有故事可援，文正得协揆时，弟与书言，依例应晚，惟念我生只后公一年，似未为晚，请仍从弟呼为是。文正覆函云：曾记有戏文一出，恕汝无罪。兄亦循例，盖亦循此乎。一笑。

左宗棠发信之后，又将刘锦棠和一班幕僚请至，掀髯大笑一阵，始将曾国荃之信，交给大众看过道：“我对文正不肯称晚，如何可让沅浦向我称晚。我当时确在恨我不是进士出身，不能入阁，即便做到尚书，也得常常向人称着晚生。不防朝廷对我竟赏特恩，使我对于沅浦之称，不好直受。谁谓冥冥之中，没有循环之理的呢！”

刘锦棠笑答道：“爵相的这个特恩，真是旷古所无。那时文正既恕爵相无罪，今天爵相也恕曾九帅无罪，又是大拜中的一段佳话了。不过锦棠虽升三品卿衔，对于爵相的一品中堂，应有两个晚生要称。

左宗棠忽又不答这句，忽然咬牙切齿起来的说道：“那个姓官的媪相，他从前在湖广总督任上，竟去听了那些莫须有之言，和我作对，现在我也居然入阁，不知他将来见面时候，到底拿那一种面貌见我。”

众幕僚附和道：“官中堂当时大概误听谗言，将来爵相回京时候，他一定要与爵相陪罪的。”

左宗棠摇头道：“我不希罕他来陪罪。”左宗棠说到此地，忙又问着一个能懂俄语的文案道：“这个俄人，说是昨天走的，究竟走了没有？”

那个文案急答道：“已经走了。本要禀知爵相。”

左宗棠又对大众说道：“我已将他到此之事，告知沅浦去了，也好让沅浦替我传扬传扬。不然是那个姓官的媪相，又要在太后面面上，说我私通俄人了。”

大众听说，自然又是敷衍一会。

刘锦棠忽问左宗棠道：“爵相打算那天出关？”

左宗棠道：“只要粮食一齐，不论那天出关。”

刘锦棠道：“今年各处屯田的年成都好，各县解来的粮秣，已到十成之九。照我愚见，最好马上出关，倘若那个白逆一有准备，反费周折。”

左宗棠连连点头道：“这末明天就走。”

刘锦棠忙站起来答道：“我就下去预备。”

左宗棠便向刘锦棠拱拱手的笑道：“此次出关，完全要仗你的大力呢。”

刘锦棠吓得连连回礼道：“爵相何出此言。凡是部下，谁

不恭听爵相的调遣！”

左宗棠听了笑上一笑，又与大众略谈一阵，方才各散。

谁知左宗棠的大军，刚刚走到酒泉地方，忽见他那次子孝宽，踉跄奔入，向他报着凶信道：“爹爹听了儿子的说话，千万勿吓，大哥已经去世了。”

左宗棠不等听毕，陡觉两耳嗡的一声，眼前一个乌晕，立刻昏了过去。幸亏孝宽已在刻刻留心，急与左右抢上一步，一把将左宗棠的身子扶定，大家拚命的把左宗棠叫醒转来。

左宗棠睁眼望了一望孝宽，方始自摇其头的说道：“为父早已防到你们大哥，必有此着，后来见他尚听为父所劝，不敢再去殉母的了，所以准他回家，那知他竟如此忍心，丢下我这白头老父，前去寻他母亲去了。”

孝宽忙又劝慰老父道：“爹爹不必太事伤感，身子也得保重。况且太后有此特恩，举人拜相的，历朝也少，儿子还没有替爹爹道喜呢。”

左宗棠又叹上一口气道：“贺者在门，吊者在室，还有甚么喜可道。你快把你大哥的病情讲给为父知道，你大哥临终的时候，有没有甚么说话留下。”

孝宽接口道：“大哥是弱症，医生早就说过。儿子同了两个兄弟，只有劝大哥多吃补食；大嫂甚至每晚上仅睡一两个小时

辰，小心服伺，无奈病已入了膏肓，终于无救。大哥临歿的当口，大家都在他的面前，他只说了他不能再见爹爹的一句，其余也没甚么遗言。”

左宗棠忽又掩面痛哭一阵，孝宽劝止不住，刘锦棠得信，也来相劝，起初也难劝住，后来说到受国恩重，只有暂时强忍一下，不要急坏身子，不能办事，也是不妙的，那些说话，总算才把左宗棠的悲伤止住。

照左宗棠的意思，还想把孝宽留在军中，一俟收复伊犁，马上奏请开缺，回去亲葬亡子。

又是刘锦棠一力主张，孝宽赶紧回家，葬事固可等候将来再办。那位孝威夫人，不要痛夫情切，再去闹出事来。孝宽奉命回家，孝威夫人听了公公吩咐，或者好些。

左宗棠本不是分不出轻重的人物，自然赞成此言，急命孝宽持了他亲笔致他冢媳的信，漏夜赶回家去。当时孝宽虽有依依不舍的情状，但因国事为重，只好硬了心肠，叩别老父，立即上路。

左宗棠眼看孝宽走后，只得同了刘锦棠，率了大军，出了嘉峪关，先攻哈密地方。又把先锋张朗斋叫到面前，指示军略道：“哈密既苦兵差，又被贼扰，驻军其间，自非力行屯田不可。然非足下深明治体。断难办理妥善。从前诸军，何尝不说屯田，其实又何尝得到屯田之利，又何尝知道屯田办法。只知一意筹办军粮，不知兼顾百姓；殊不知要筹军粮，必须先筹民

食，民食筹妥，方是不竭之源。否则兵想屯田，民已他徙，单靠兵力屯田，如何得济。

左宗棠刚刚说到这里，忽见刘锦棠匆匆走入。正是：疆场决胜原非易帷幄运筹更是难不知刘锦棠走来何事，且阅下文。

第八十回

攻哈密深知将领心 侵伊犁坐获渔翁利

左宗棠一见刘锦棠匆遽走入，急问道：“毅斋来此何事，可有甚么紧急军事么？”

刘锦棠摇手道：“此间军事，我敢负责，若无万不得已的大事出来，不敢再要爵相烦心。我因听得爵相和我们张总镇在谈屯田的事情，特地奔来听听，也好长些见识。”

张朗斋先接口答着刘锦棠道：“爵相胸罗星斗，所论极得要旨。”

左宗棠不待张朗斋说完，便老气横秋的笑着岔嘴道：“毅斋，你快坐下，我本要去请你来商量这件事情。”

刘锦棠一边坐下，一边也含笑答道：“爵相对于这个屯田的政策，关内已经久著成效，此间若能次第仿行，真是全军的命脉。”

左宗棠点头道：“这是老夫独到之见，旁人尚在反对呢。”

张朗斋催着左宗棠说下去道：“爵相请说吧，标下好去遵办。”

左宗棠笑上一笑，很得意的说道：“屯田之事，最重要的是，须要地土适宜，否则有我这政策，也不能够实行，徒托空谈，于事无补。幸而这个哈密地方，地土异常沃衍，非但五谷毕宜，而且晴雨有节，气候既与内地相同，自应赶紧办理为是。不过此地的缠头，已被白逆裹去很多，有了地土，没有耕种。现在先要从速查明，此地尚存缠头若干，方能支配耕种之地。没有籽种和牛力的人，酌给他们能力所及之地，分别发给，使其安心耕获，待其收有余粮，官中依照时价收买，以充军食。还有必须发给赈粮的，也得按户发给粗粮，俾免饥饿。能够耕种的壮丁，每人每天给食粮一斤，老的弱的每人每天也得给五两，好令他们度命。至于给发籽种，也须临时发给，倘早发给，就要防他们当作赈粮吃了，必至临时无种可下。”

左宗棠说到这里，略略喘了一口气，又接说道：“我方才所说此地的缠头，必被白逆裹去的居多，但是也有不愿去的，以及未曾裹去的，还有被裹去而逃回来的，约而计之，其数未必很少；倘若民屯办理得法，垦地势必较多，每年所收之粮，除留籽种及食用之外，余粮可给价收买，如此一来，何愁军食无出。官军既可就近采办，便省转运之费不少。此时由官发给赈粮，籽种，牛力，秋后照价买粮，在缠头一方，既可苟延残喘，或且有利可图，何愁不办！所要紧的，只在任用廉干耐劳之官，分地督察，勿令兵勇前去扰累，勿令银粮出纳，稍有沾染，各处闻风而至者，势必日增，这就是我急急要办民屯的意思。至于营勇自办屯田，须得有好营官，好哨官，随时随处，

多方激励劝督，始可图功。每天出队耕垦，须插旗帜，分别勤惰。每哨可雇本地人民一二人，以作夫子，给以夫价，以便询问土宜物性。籽种固须就近采买，或用粮“换易”，牛力倘若不能多得，骡驴也可替用，骡驴再不可得，即以人力代之也可。三人共耕一犁，每犁日可数亩。最要是照粮给价，令勇丁匀分，使勇丁有利可图，自必尽力耕种。营官哨官出力的，存记功次优奖，否则记过。这个办法，又是教各营勇丁，吃着官粮，做他私粮，于正粮外，又得粮价，其利一也。官省转运之费，其利二也。将来百姓归业，可免开荒之劳，其利三也。军人习惯劳苦，打起仗来，可加力量，且免久闲，致生事端，其利四也。”

左宗棠详尽的讲到此地，始望着张朗斋说道：“你去照办，包你有利无弊。”

张朗斋一直听毕，很高兴的答道：“爵相讲得这般详细，真是胸有成竹。就是一个傻子听了，也得明白。标下在关内的时候，本有所闻，此时再蒙爵帅细细指示，更加了然。”张朗斋说着，又望着刘锦棠说道：“标下下去，一面即去照办，一面还得进攻，因为我们军中的粮食，还可支持半年三月呢。”

刘锦棠微摇其头的答道：“此地的贼将，就是那个熊飞龙，本领也很来得，一听我军出关，业已飞请援兵。我的迟迟进攻的意思，要想等得他们的援兵到时，一齐聚而歼之。”

左宗棠忽向刘锦棠张目一笑道：“我也料定你行这著棋子，故此不来催你。”

刘锦棠听说，也报还一笑，便同张朗斋退出。

直过一个多月，左宗棠方据密探报到，说是白逆彦虎，已派回兵一万八千来援哈密。左宗棠忙令探子再去详细侦探，随时禀报。探子去后，刘锦棠也来禀知。

左宗棠道：“我已知道，你快去督率张先锋小心进击，这是我们出关以来的第一仗，万万不可失利。”

刘锦棠道：“我已布置妥贴，爵相放心。”

刘锦棠说完这话，正想退去，左宗棠却止住道：“你的战略，我还有甚么不放心。但是能够预先告知我一声，我更安心。”

刘锦棠嘴上不答说话，只用手向空中划一个人字，又在人字的左右，各点一点。

左宗棠知道刘锦棠想用火攻，急把他的脑袋乱点道：“这班逆回，不是此计，不能聚而歼之。”

刘锦棠笑上一笑道：“爵相静候捷音就是。”

左宗棠送走刘锦棠之后，即将各位文案师爷，统统请至，大家坐定，左宗棠捻着胡须的问道：“打仗时候，最要紧的东西，自然就是粮饷两项。军粮一层，现在我已办了屯田，似乎可以不愁。只有军饷一层，仅靠这点协饷，万万不够，筹款之

法，诸君可有甚么良策否？”

大家一齐答道：“我等那及爵相，只有爵相说出题目，我等研究研究，还可来得。”

左宗棠道：“各国向例，每逢国内有了战争，必借外债。我想曾劼刚现为英法德意四国的出使大臣，这四国之中，英国最算有钱，我想去向英国借笔款子，不知我们的总理衙门会驳否？”

内中一个姓王的文案，本来深通俄语，当下先答话道：“照委员的愚见，恐怕英国不肯借吧，倘若肯借，总理衙门的那位恭王爷，未必会驳。”

左宗棠听了，把头一侧，望着王文案道：“你怎么会防到英国不肯借的呢。”

王文案道：“英国虽然在和我国通商，但对俄国的邦交也睦。伊犁接近俄壤，借了款子恐怕得罪俄国。”

左宗棠不候王文案说完，连摇其手的说道：“不对不对，伊犁乃是大清国的土地，又与俄国何干。照你说来，难道俄国真有觊觎我们伊犁之心不成？”

王文案稍稍提高喉咙答道：“俄人恐有此意，总之外国人帮外国人的。”

左宗棠方始有些为然的说道：“果然如此，那就难了。”又问别个文案道：“倘若不借外债，你们可有甚么办法？”大家一齐答道：“陕甘向来地瘠民贫，人所共知，本地万无法想。我等之意除了奏知朝上，请上下谕，严将各省协饷不力等官，迅降处分，别无办法。”

左宗棠听了，即命大家公议一本奏稿，看过之后，略加斟酌，发了出去，没有几时，即奉上谕，大意是除已严催各省督抚，迅将协饷迅速解甘，如能于协饷之外，再能接济军饷者，从优奖叙，陕甘二省，如有可筹之款，准其便宜行事等语。

左宗棠见了这道上谕，虽然感激天恩，体贴下情，但觉空言无补，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忽据探子报知，说是刘总统亲自督率张先锋官，进攻哈密贼人，只用了一个火攻之计，竟将那个熊飞龙的队伍，连同伊犁派来的一万八千援兵，统统付给一炬。贼军完全扑灭，哈密全境收复，刘总统、张先锋，业已乘胜进攻乌鲁木齐去了。左宗棠听毕，自然十分大喜，重赏探子去后，急用公事，传令嘉奖刘张二人。

原来那个熊飞龙，虽然有些本领，自从探出左宗棠用计害了黄自信等人之后，早已吓得心惊胆战，只当左宗棠、刘锦棠、张朗斋等等，乃是天神下降，不是人力可拒，除了飞请白彦虎大发援兵外，真个一筹莫展。

谁知白彦虎那里，正在大出乱子，自顾已属无暇，何能再管哈密地方。这末白彦虎究竟出的甚么乱子呢？

因为伊犁地方，确是靠近俄边，俄国因见中国朝廷，对于伊犁地方，鞭长莫及，早有觊觎的念头。及见白彦虎忽然占据伊犁，俄国皇帝立即命了一位大将，统率十万大兵，决计逐走白彦虎，要想坐收渔人之利。白彦虎虽有一些小小邪术，倒也禁不住外国的炮火；白彦虎既要设法抵敌俄将，他还能够腾出一万八千的回兵，去救哈密，还算有点战略的呢。

无奈那个熊飞龙，太没胆量，一见一万八千的援兵去到，便将对敌的责任，要想他们完全承挡；这个援军的主将呢，又是一个不肯喧宾夺主的人物，他们两方，正在雍容揖让的当口，不防刘锦棠确有一点大将的本事，走去一把火，早将熊飞龙连同援兵主将的所有队伍，烧得焦头烂额，各自纷纷逃生，不及溃散的兵将，统被火神菩萨收去。刘锦棠既克哈密，自然乘胜进攻乌鲁木齐去了。

左宗棠这边，既得这个信息，军食方面，虽不必忧，军饷方面，当然更加要紧。因为打仗的老例，凡得一城一地，本可就地筹饷，无如哈密地方虽得，若要筹措军饷，更比甘省为难，那里虽非不毛之地，可是本同化外，不然，左宗棠也不必亟亟然办理屯田之事，以及议借洋款的了。

左宗棠到了此时，只好函知北京的总理衙门，老老实实，说出要向英国借款，以作军饷，否则功亏一篑，此责谁来担负。

总理衙门的那位恭王，接到此信，不敢怠慢，便与英使威妥玛谈。那时威妥玛已知俄国在和白彦虎开战，照着国际公法的例子，只好中立，不能借款，当下绝口阻止英商借款中国。

恭王没有办法，只得老实告知左宗棠知道。

左宗棠见了那信，便对一班文案说道：“我自奉了那道恩谕之后，心里本在打算缓借洋款，但是前方连获胜利，各省的协饷，却又缓不济急，所以只好违心办事，议及洋款。现在威妥玛既是阻止他们本国出借款子，本在我的意料之中。”

左宗棠说到此地，又把他们的眼睛四面一望，似乎在找从前说过英国不肯借款的那位文案，可巧那个文案出差去了，不在营中。左宗棠找了半天，方才想起，便又接着说道：“我们用兵而至借饷，借饷而议及洋款，此等仰人鼻息，无聊的举动，原属可耻之事。但是各省的协饷，又靠不住。巧妇本是难为无米之炊，我姓左的难道真有点金之术不成！”

左宗棠说着，似乎已动真火，复又厉声的对着一班文案说道：“你们赶快替我拟本奏稿，老实问两宫一声，各省的协饷，只要能够解到八成以上，我就可以不借洋款，否则只有商借洋款。但是决计不向英国去借就是。”

一班文案，当场拟定奏稿，左宗棠看过发出。

只隔半月，上谕尚未覆到，又接刘锦棠的两份公事，一份是，又将乌鲁木齐、玛纳斯一齐克复，前来报捷请饷；一份是报知俄人已把白彦虎逐走，占了伊犁。

左宗棠看完两份公事，不觉一喜一忧，喜的是刘锦棠果是将材，连战皆捷，收回失地；忧的是俄人占了伊犁，若与俄人

打仗，恐怕朝廷不肯答应。

左宗棠一个人筹划半天，忽又想到一事，亲自提笔写了一封信给刘锦棠去。信中大意，说是安集延本敖罕所属，其国都号塔什干。俄人前此因其国内讧，遂入据之，降其三部。上年腊月，敖罕之旧王子，以其余众，复取塔什干，悉杀俄军之留守者，俄人发兵复围之，破其城，擒其王子，以此不与帕夏通。帕夏能战，相貌甚伟，自同治四年，窃踞喀什噶尔以来，颇有别开局面之意，其子亦傲狠凶悍，因土耳其结交英吉利，多办洋枪洋炮，虽俄人亦言其难制。此次我兵进攻伊犁而英吉利不借洋款，意或在此。但得如天之福，能因其前来助逆，一痛创之，后来诸凡交涉，便易著手的那些说话。

左宗棠发了此信，忙又飞向朝廷报捷，并奏请对于俄占伊犁，如何办理之旨。不久奉到上谕，说是俄人不讲邦交，竟占我国国土，业经明降上谕，着景星以都护衔率兵收复伊犁，着左宗棠督率所部，保守已克玛纳斯、乌鲁木齐等处，紧防回人复叛，而免景都护有后顾之忧等语。

同月又奉到上谕，左宗棠克复失地有功，晋锡侯爵。左宗棠奉到此谕，非但再三奏辞，而且深以景都护似非俄敌为虑。

又过几时，刘锦棠派了一个名叫缪甸丞的委员，亲从玛纳斯行营，来见左宗棠，面禀经过军情。左宗棠正因所得军报，不甚详细，即令缪甸丞进见，并命坐下，问着缪甸丞道：“刘总统和张先锋克复玛纳斯、乌鲁木齐等处之事，是你亲见的么？”缪甸丞答应了一声是，方才细细的禀说道：“委员到此，方始

听说爵相已有指示刘总统的信札发去，委员动身的时候，刘总统尚未接到爵相的那封信札。不过刘总统久隶爵相，稍学爵相的一点韬略，所办之事，很与爵相指示之事相合。”左宗棠听说，先一喜道：“毅斋本能办事，凡有所为，确能先获我心，你快择要讲来。”

缪甸丞道：“刘总统此次乘胜进攻，先规北路，首复乌鲁木齐，旋克玛纳斯，数道并进，又规复吐鲁番，力争南路要隘，鼓行而西，势如破竹，南路八城，一律收复。第一是仰仗爵相的声威。第二是白逆彦虎，因被俄人逐走，各地叛民，遂致蛇无头而不行，所以有此胜利。那知俄人竟敢乘人之危，逐走白逆彦虎，占了伊犁，坐收渔翁之利。刘总统虽将那个帕夏，连同其子，及其逆党金印相，余小虎等等，全行诛戮，可是白逆彦虎，单身逃往俄边，尚未就擒。照刘总统之意，原想立即进攻伊犁，与俄开战，因未奉着爵相军令，不敢造次。”

左宗棠一直听到此处，方始接口答道：“毅斋此次之功，真非平常，他在拼命打仗，老夫倒得侯封，很是讲不过去。好在朝廷已令景都护率兵规复伊犁，只命我等紧守克复诸地。这种国际战争，莫说毅斋不敢自己作主，就是老夫，身膺督帅之责，也须请旨办理。”

左宗棠说着，又自摇其头的接说道：“老夫还怕景都护的兵力单薄，似非俄人之敌，因为缺额既多，粮饷两乏，恐怕没甚么把握吧。”

缪甸丞道：“这是朝廷体恤将士，业已久战沙场，换个主

帅，以均劳逸的至意。”

左宗棠道：“照老夫退一步的主张，我们现在，只须安抚回部，办理屯政，以为持久之谋，然后再与俄人开战，明示伊犁乃我疆土，不能尺寸让人。否则遣使致奉国书，与其国王，明定要约，酬资犒赏，令彼有词可转。彼如知难而退，我们何又多动干戈，就是他们奸谋不戢，先肇兵端，主客劳逸之势既分，我国立于不败之地，他虽国大兵强，未必不为公理所屈。”

缪甸丞连声称是道“爵相此论，真是攻守兼备之策，何不速即请旨定夺呢？”

左宗棠道：“老夫本在统筹全局，且俟伊犁规复，一定改为行省，设道置县，以作一劳永逸之计。因为设省之后，本省物力，足了本省饷需。古人所云，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此言并非欺我。”

缪甸丞听完，又和左宗棠谈上一阵，方始辞出。

不到两月，俄人倒不怕那个景都护的队伍，独惧左宗棠和刘锦棠、张朗斋等等，似有软化之意。左宗棠一得此信，立即奏请朝廷迅派英法德意出使大臣曾劼刚，与俄交涉，奉旨允准。左宗棠又函知总理衙门道：俄人现称代为收复伊犁，一时似难遽起衅端。荣侯此去，彼自将以索兵费为要挟之计，如所欲无多，彼此明定地界，永不相犯，自可权宜允许，俾其无所藉口。若志在久踞，多索兵费，故意与我为难，此时曲意允许，后难践诺，彼反有所藉口以启兵端。纵此时收复伊犁，仍虑非复我

有也。俄最称强大，其国境东西广于中国，南北较中国稍短，又偏于北方，寒凝之气多，和煦之气少，其生齿蕃滋，不如中国，人文亦逊焉；其战阵与奉西各国相同，火器亦复相似。苟非衅端，自彼先开，亦未可横挑肇衅。盖彼己之势均，而我国家当多难之余，如大病乍苏，不禁客感也。古云：圣人将动，必有愚色，图自强者，必不轻试其锋，不其然乎。

正是：

老谋深算书中语灭越沼吴纸上兵不知总理衙门接到此信，如何办法，且阅下文。

第八十一回

囚全权俄人起交涉 换公事幕友坏良心

北京总理衙门的那们恭亲王，正在因为俄事，没有办法，受着慈禧太后的责备，一接左宗棠之信，第二天辰正，太后叫起的当口，便把左宗棠那信，呈给御览。

太后瞧毕，微点其头的说道：“左某这个主意，不为无见。这末快教曾纪泽前去，就照这个主意办理。”

恭王奏答道：“曾使臣远在伦敦，两三个月之内，恐怕不能到达伊犁。”

太后踌躇道：“咱们听得景星的队伍，若要真正打仗，恐防不济，这又怎样好法呢？”

恭王又奏答道：“奴才还想先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去与俄人交涉。此地去到那边，似乎可以早些日子。”太后想上一想道：“他有这个能耐么？”

恭王道：“崇厚久办通商事宜，对于一切洋务，总算有些经验。”

太后听了就点点首道：“只要他能够干得了，就命他做全权大臣，也好早些了结这件麻烦事情。”

恭王奉谕，退了下去，立即函知崇厚进京，等得崇厚一到，召见几次，即以全权大臣的名义，遄往伊犁，与俄交涉。

那知俄人要求的条件十分厉害，崇厚有些干不下来。那时左宗棠因见朝上办事，太觉颞顛，不懂交涉步骤，既已任命曾纪泽在前，如何可以无端的中途易人。而且又知崇厚这人，虽然办了这几年的通商事宜，按其实际，毫无成绩可言。马上很厉害的奏参一本，说是崇厚办理交涉，有辱国体，只有迅催曾纪泽前往，方有办法。

朝中的一班满汉御史，也是纷纷指摘崇厚。

恭王恐蹈保奏不实的处分，急又面请太后撤回崇厚，治以交涉无功之罪。可巧崇厚又不识趣，还来请示，说是强俄无可理喻，只有认吃小亏了事，否则尚有不堪设想的难处在后头。太后接到崇厚的奏章，勃然大怒，立将崇厚撤回不算外，还责他误国有罪，把他下在刑部监中。

俄人一得此信，很不为然。所据的理由是：崇厚乃是中国特派的全权大臣，完全代表中国说话，即使中国政府怪他办理不善，也只有责成他重行磋商条件，断无将一个皇皇然的全权大臣下狱之理。这样一办，中国政府的措置失宜，姑不具论，俄国一面，岂不难堪。俄国既据这个理论，于是坚决表示，不与中国交涉。

恭王没有法子，只得放出崇厚，略平俄国之气。

后来还亏曾纪泽到了那边，费了几许经营，总算收回权利不少，左宗棠也还满意，交涉方始了结。

曾纪泽一生的事业，也就以此为最。

伊犁既还中国，白彦虎生死存亡，不知下落，不必管他。左宗棠乘机奏请改设行省，太后自然允许。

那时已是光绪七年的春天，慈禧太后因见左宗棠保举曾纪泽有功，她在垂帘听政，能够开边拓土，自然是她用了左宗棠的功劳，自己脸上有光，便下一道上谕，把左宗棠内调，以大学士兼任军机大臣，以示优异。

左宗棠接到上谕，也因久在边省，连年办事，心力交瘁，兼之又得泻疾，正在有些不能支撑，将他内用，倒也适合下怀，当下单将刘锦棠以次的那班有功将领，分别奏请奖叙，并令各率所部进关，安顿军队之后，即日班师入都。

走至半途，忽接几封要紧信札，拆开第一封一看，见是曾文正的次子纪鸿，号叫栗誠，由北京写来信借钱医病的。第二封是他的次子孝宽，稟知孝威落葬等等事情。他就先覆孝宽道：

稟悉，清卿学使所书威儿墓铭，琳琅炳耀，鸾凤回翔，近今大手笔也。可倩好手钩泐入石，待坟地协卜纳之，再多拓寄来，以便送人。志中 字，许书所无，假荫为合，兹以作荫本

寄回，因忆吾昔书华山碑，著衔荼马，时威儿侍侧，固请从古作荼，当以字有古今，衔可从时晓之；然其书三忠祠碑，则仍作荼，吾亦未之改也。因思往事，益为怆然。是时俗字，唐人书石，于门荫无作荫者，然则作荫，正合古篆耳。

左宗棠写完此信，即命一个心腹家丁，拿了三百两银子，连夜送与曾纪鸿收用，迟则恐防医治不及。家丁去后，又谕知孝宽、孝勋、孝同三子道：宽勋同三儿同阅：曾栗誠托我向毅斋借钱，闻亦由家有病人缺资调养之故。毅斋光景非裕，劫刚又出使外洋，栗誠景况之窘可知，吾以三百金赠之。本系敌人之子，又同乡京官，应修馈岁之敬。吾与文正友谊非同泛常，所争者国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与，固无丝毫芥蒂，岂以死生而异乎。栗誠谨厚好学，素所爱重，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左宗棠发出以上二信，因为其余之信，不甚紧要，随意覆过，方始直抵京师。到京之日，慈禧太后虽未亲自郊迎，也命李连英传谕，必须次早陛见。等得次早召见的当口，太后满面春风的温谕良久，不料左宗棠奏对好好的时候，陡然之间，掉下泪来。

太后不觉一愣的问道：“你为甚么事情骤然伤心？”

左宗棠磕上一个头道：“臣自四十八岁以后，方始蒙恩录用，这二十年中，都在军营办事，每遇紧急的时候，起早熬夜，力疾从公，因此得了一个见风淌泪之症。”

太后听了，似乎很不过意的说道：“这是你的为国宣劳之处，咱们本在时常夸奖你的。这末你既有此毛病，平常时候，

又怎样办法呢？”

左宗棠道：“臣有一副墨晶眼镜戴上便可挡风。”

太后又问道：“既是这样，今天可带在身边没有？”左宗棠道：“带在身边。”

太后笑上一笑道：“咱们还有说话要讲，你可取出戴上。”

左宗棠慌忙免冠叩首道：“太后虽是破格天恩，臣则不敢。”

太后道：“这不碍事，你是上了年纪的人。”

左宗棠听了，只好取出戴上，那知因在受宠若惊的当口，稍稍一个慌张，当下只听得扑的一声，左宗棠的那副又大又厚的墨晶眼镜，早已掉在地上，打成几片。

太后便回头吩咐李连英道：“你去把那显皇帝在日，曾在木兰狄狩用过的一副墨晶眼镜拿来，赏给左某。”

李连英赶忙取至，交与左宗棠之后，左宗棠先谢了恩赏，方敢戴上。等得奏对完毕，太后又谕知左宗棠速去接了东阁大学士之印，就到军机处办事。

左宗棠将要退出的当口，太后又止住道：“慢着，咱们知道你是带兵老手，咱们想把神机营交给你带。”

左宗棠听说，复又连连磕着响头的奏辞道：“太后命臣入阁办事，已经破格录用。臣查雍正七年闰月，世宗皇帝，因见上海县举人顾成天所刻诗册中，载有祖仁皇帝挽词六章，词意悲切，不禁坠涕，嘉其秉性善良，居心忠厚，即以翰林擢用。五十二年一甲三名进士上元董教增，乃以翰林入直军机。以上二臣，已为本朝仅见之事，臣何人斯，破一例子，已觉非分，怎敢再带神机营呢。”

太后听了微笑道：“咱们的列祖列宗可以破格用人，咱们难道不可以破格用人不成。你只好好替咱们办事，咱们知道就是。”

左宗棠听到这话，不敢固辞，谢恩退出。

来至朝房，恭王、醇王、张之万、李鸿藻几位王公大臣，已知此事，首先朝他道喜，左宗棠正待谦逊几句，忽又瞧见进去一位大臣，不待他去招呼，已和他拱手，左宗棠一瞧正是他的冤家对头官协办官文，陡的冷笑一声问着官文道：“官中堂，你还认识湖南劣幕左某么？”

官文此时已知左宗棠的圣眷，比他还隆，当下连连含笑陪礼道：“兄弟当时误听人言，一时冒昧，还望季翁原谅一些。”左宗棠为人，样样都好，刚愎自用，性子又躁，不能代他深讳，他在晚年的时候，连那曾文正公，都得常常抬杠，何况一个官文，何况又是冤家，当时虽见官文向他认错，他仍不肯甘休，口口声声的，硬要官文交出他那劣幕的证据。官文一时无法，只好借了一个由头，托故避开。

恭王忙去敷衍左宗棠道：“官老头子已经避开，照咱的意思，还请季翁快到翰林院中接印去。”

左宗棠一听翰林院三个字，陡然想着凡是大学士到任，照例须在翰林院衙门接印的。清朝虽然不比明朝，必须翰林出身，方能大拜，只要进士，也可以了，但他终究还是一个举人，以一个举人，并未钦赐翰林，居然破例拜相，真是人生难得之事。这样一想，便把方才的一般怨气，不觉消了下去；况且官文早已躲开，急切之间，无处寻找，只好趁便收篷的回答恭王道：“王爷吩咐，兄弟怎敢不遵。”

说完这句，辞别大众，回到湖南会馆他那行辕之中，打发家丁，先到翰林院中通知，使有预备，好去接印。

岂知他那家丁走未多时，又见一个家丁导入一个内监，走去朝他请上一个道喜的安道：“小的替侯爷道喜。”

左宗棠还当那个内监，真是替他道那兼带神机营的喜，便也含笑点头道：“有劳你了。”说了这句，即命家丁拿出一百银子，赏给那个内监。

那个内监，并不争多论少，谢了收下，忽又请上一个安道：“这一百两银子，是侯爷兼带神机营的赏赐，小的不敢再请增加，还有侯爷今天得了咸丰老佛爷御用过的这副眼镜，却得大大的赏赐一点。”

左宗棠淡淡的一笑道：“不错不错，我倒忘了这个。”说

着，又命一个家丁，再取五十两银子，赏给那个内监。

那个内监陡现怪相，却又请上一个安，含笑的对着左宗棠说道：“侯爷虽任外官，但是一定懂得咱们宫里的规矩的。”

左宗棠尚未答话，就见起先去到翰林院去的那个家丁，已经赶了回来，说是快请侯爷前去接印，那里的掌院学士，业已预备舒徐，贺喜的王公大臣，都已候着了。

那个内监先接口道：“这是不能误事的，侯爷赶快先去接印，小的赏赐事小，候在此地就是。”

左宗棠听说，赶赴翰林院中接印，及至进去，各事果已预备舒徐，接印之际，左宗棠很得意的自语道：“食虫何未，驻节于此。”这两句说话，方是从前武元衡之弟武儒衡，因恶元微之的品行不好，竟能拜相，明是挖苦元微之所行不洁之意。左宗棠当时引用此语，却是自谦之辞，仿佛说他不是翰林出身，怎么来此清声高贵的地方，接那东阁之印。当时掌院学士，以及全院翰林，还有一班贺客，一听左宗棠那样自谦，争相恭维一番。那时除了恭王、醇王，照例不来亲贺外，其余的军机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无不到齐，闹了一阵。

左宗棠又到神机营接事，那儿知道忽又闹了小小一桩笑话。原来神机营的组织，就是帝皇的护卫队伍，更比前代的宿卫，还要着重，照例都是极有权的亲王所带，营中所有将领，大半都是贝子贝勒。因为既是亲王所带，贝子贝勒，原在亲王之下，本没甚么问题。左宗棠的圣眷虽隆，可是他倒底是个汉人。

光绪时代，满人虽已都在大唱调和满汉的高调，那班年纪极轻的贝子贝勒，仍是目空一切，何尝肯将汉人放在眼中。又因节制的关系，不好不去迎接这位左侯。左宗棠却是在外省带兵惯的，对于他的直辖部下，照例不必客气。那天接印的当口，他竟忘了那班贝子贝勒，不是外省的军营可比，人家向他站班，他却大摇大摆，昂头走过，连腰也没有一弯。

等他走过之后，那班贝子贝勒，顿时哄了起来，私下会议道：“这个左老头子，怎么这般大样，咱们替他站班，这是咱们大家守的营规，他虽兼带此营，他又不是皇亲国戚。既瞧咱们不起，咱们以后怎能办事。内中有一个较为老成，稍懂一点道理的，便对大家说道：“这件事情真难，方才大家所说，自然很有道理，他既瞧咱们不起，不要弄得来打咱们的军棍；自古以来，可有贝子爷、贝勒爷真去挨军棍的不成。但是他奉了旨的，咱们又不好彰明较著和他为难，这层须得斟酌。”

内中又有一个少年的说道：“老佛爷的上谕，咱们自然不敢违旨。咱们大家不干这个差使，不见得就会饿死的呀。”这个尚未说完，那个抢着要说，你也不让，我也不让，几几乎为了这个要争说话的问题，内部闹了起来。后来还是那个较为老成的，私下去将此事，告知恭王，请示办理。

恭王也怕这班贝子贝勒，去和左宗棠为难。闹出事来，害他要受太后闲话，只好叮嘱那班贝子贝勒，大家暂且忍耐，这是敷衍太后，不是敷衍姓左的。那个较为老成的，只得照话转告大家，大家方始不好怎样。

那时左宗棠已经把印接过，恭王复又陪他去到军机处，各位王公大臣，见他去到，即教章京，把那所有的奏折，呈给左宗棠先去过目。

左宗棠也不客气，翻开第一本一看，见是护理四川总督，将军文祥自请议处的折子。一边看着，一边就向各位军机大臣，大发议论道：“我在军营办事，整整的二十年，所用部下，从来没有过我命他们相机办理，他们竟敢迎头痛剿起来的。这样说来，这位文护督，多少总有一些处分。

原来这桩案子，乃是四川双流县里，忽有几个地痞闹事，不知利害的百姓，前去附和也是有的，后来竟将一个汛地官打死了。护督文祥，本是旗人，不识吏治，一见百姓戕官的案子，立下一个札子，给那省防统领名叫李有恒的，前去迎头痛剿。李统领奉有公事，自然立即照办，使用大炮去轰双流县城，这样一来，自然打死了两三百个百姓。百姓见是制台的公事，省中无理可说，只好去到北京都察院里控告。都察院不肯作主，即将此事去请军机处办理。军机处便派一个钦差，驰往四川查办。

钦差到了成都，文祥自知他给李统领的公事，确有迎头痛剿四字，他那存卷虽然可以更换，已到李统领手中的公事，不能更换。正在无法补救的时候，忽有一个名叫田定阳的候补知县，前去向他自告奋勇，说是他与李统领曾经换帖，只要制台照样再办一个札子交给他去，自有法子，可教制台没事，那个罪名，就归李统领顶着。文祥听了不解其意，田定阳又和文祥耳语一会，文祥听完，方始大喜，说是只要此事办得妥当，定

以一个大缺相酬。

田定阳退了下去，一面把那公事，交与他那幕友挖补，一面就去禀知首府，请首府在一个钟头之后，亲去拜会李统领一趟，还怕首府不明白此事，又与首府咬上几句耳朵。首府本抱救大不救小的秘诀，自然一口答应。

田定阳回到公馆，向那幕友，取了业已做了手脚的那个札了，马上赶到李统领家里，装出一脸极关切的样子，问着李统领道：“老把兄，钦差已经到了，你的那个札子上面，究竟还是写着相机办理的呢，还是写着迎头痛剿，快些取出我看，使我也好放心。”

李统领不防其中有诈，即把原有札子，一边取给田定阳去看，一边还很安心的说道：“老把弟，我虽是一个武夫，倒底这个札子上面，写着迎头痛剿的四个字，却还认识。”

李统领刚刚说了这句，田定阳还没有来得及答话，忽闻外边开锣喝道之声，首府已经如约到来拜会。照当时李统领之意，原想挡驾，田定阳却吓得忙去劝着道：“首府既来拜会，必有甚么要公，老把兄怎好不见。”李统领听说，只好别到一间花厅，前去会见首府。正是：为人不惧良心黑设计须教顶子红不知田定阳等得李统领去后，在干何事，且阅下文。

第八十二回 狭路相逢冤鬼提头索命

田定阳一经撵掇他那把兄，去会首府之后，看看左右无人，急把他那身上的一个札子，拿了出来，放在桌上，复将李统领交给他的札子，悄悄撕得粉碎，送入嘴中，呷上一口热茶，吞下肚去。

吞下肚后，仅过一刻，即见李统领回了进去。田定阳忙问道：“首府大人究为甚么事情来此。”

李统领蹙眉答道：“大概是奉了制台意旨，要我在那钦差问我说话的时候，不可死顶制台。又说制台倘没处分，将来一定可以酬谢我的。”

田定阳听说，一面先把札子送还李统领，一面又装出代抱不平的样子道：“札子上果是迎头痛剿，老把兄可以放心。不过这位知府大人，真正在用救大不救小的秘诀了，却不知道制台就算得了处分，至多开缺而已。”田定阳说到这里，又自摇其头的接说道：“人家一得处分，岂非有杀身之祸的么。”

李统领倒也细心，起初不答田定阳之话，先把那个札子，翻开一看，只见那迎头痛剿四个大字，好好的仍在上面，方才放心收过，接口答道：“我有这个札子为凭，自然万无一失。

不过首府要我帮着制台说话，并不是我不肯，究竟教我怎样帮法呢。”

田定阳因见李统领对他所换的札子，毫无一点疑心，急于要到制台那里报信，好使制台早些放心，如何还肯再和这位指日身首异处的把兄闲谈。但是骤然之间，又不好就走，他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当下假装失足跌地，连连喊着哎唷哎唷不休。

李统领更不疑心，急扶田定阳上轿，回去医治。

田定阳一出李公馆，忙命轿班抬他上轎，及进督轎，早见几个文武巡捕，已在那里望他，下轿之后，文武巡捕问他干妥没有，他一边点头答称幸不辱命，一边还要面见制台。

文武巡捕自然替他通报上去，见了制台之面，禀明一切，文祥喜得连称很会办事，很会办事，当下不待案子了结，即命藩司立委田定阳一个大缺。

田定阳谢了回家未久，即奉首府传见，一见他面，急把一个大拇指头一竖称赞他道：“你真是位干员，你可知道，你克日就要得简阳县缺了么？”

田定阳忙向首府请上一个安道谢道：“这个虽是制军的恩典，也是大人的栽培。”

首府慌忙回安之后，又把一将田定阳拉入签押房里，一同

坐下，悄悄的告知道：“老哥你可知道李统领已交县里看管了么？。”

田定阳听了一愣道：“怎么如此快法。”

首府道：“刚才轅上有位师爷前来送信，教我转饬县里，小心看管，莫使姓李的有了逃逸自裁等事发生。”

田定阳问道：“这个看管李统领的意思，还是制军的呢，还是钦差的。”

首府道：“据说钦差曾经拜过制军，制军已把存案的案卷给与钦差看过，钦差瞧见案卷上面，并无迎头痛剿字样，只有相机办理字样。回他行轅，立将李统领传去，命他呈出札子，钦差一见札子上面有了挖补痕迹，一句没有多说，即将李统领发交县里看管，以便请旨定夺。”

首府说到此地，忽又贼秃嘻嘻的向着田定阳一笑道：“那个迎头痛剿的罪名，自然是制军栽培他的，这个挖补公事，要想卸罪于统领的罪名，可是你们的那位高师爷抬举他的，”

田定阳听说，也现着德色的笑答道：“这是大人也有功劳在内，倘若大人不去拜会，卑职便没机会掉换那个札子。”首府听了，自然也极得意。

田定阳回家之后，复又好好的褒奖了高师爷一番。

那知田定阳奉到署理简阳县缺的公事，尚未前去到任，已经知道钦差奉到回折，李有恒得了挖补公事、妄杀无辜的两项罪名，即日提出县衙，验明正身，绑到校场斩首；钦差回京覆命。

田定阳正待带了高师爷去到简阳县上任，谁知那位高师爷，因要巴结东家，出了这个毒主意，凭空害了那位李有恒李统领的性命，就从杀头的那天起，骤得一个心神恍惚之症，竟至不能跟他那位东家同走。

田定阳忽见高师爷得病，念他设计之功，送他一千银子，教他回他绵阳原籍，暂时将养，一俟病痊，再到简阳。

高师爷瞧见东家如此体贴，倒也答应回家养病，当下便与他的东家约定，那天送走了东家先出东门，他就再出北门，由北大道回他绵阳家去。

高师爷一天走到德阳城外，因为急于赶回家去，不愿入城住宿，便命一个二爷打听城外，有无清爽旅店，二爷打听回报，说是城外只有一家高升客店，但是已被一家盘送灵柩回籍的客人所占，还有一间楼上空着，此外并无第二家客店。

高师爷一听那家客店的店名，叫做高升，和他姓名相合，不禁大喜的连连接口道：“就是这间空楼，就是这间空楼。快到那里去吧。”

二爷导着轿班抬进高升店中，高师爷上楼去的时候，走过

那家灵柩旁边，不知不觉的打上一个寒噤，还不在意，上楼之后，打开行李，摆上烟盘，一个人横在床上，一边吸着大烟，一边方命二爷下楼打听那盘送灵柩的是谁，及至二爷打听回报，说是那座灵柩，正是李有恒李统领的，他的家眷奔丧回他广元关原籍去的。

高师爷一听真个冤家狭路相逢，更加汗毛凛凛起来，心里虽在害怕，但又想到店名高升二字，或者可以逢凶化吉，因这吉利字样，能够解褻也未可知。

一等晚饭吃过，就命二爷提了十串大钱，赏给自己的轿班、挑夫等人，叫他们尽管去和姓李的扛夫人等，吃酒要钱，闹它一夜，以便混过辰光，挨到天亮，便好走路。

二爷提着十串大钱，正待下楼，高师爷又亲自在他袋内，摸出几两银子，塞在二爷怀内，道：“今晚上，姑且让你去和他们大家大赌一场，不问你输你赢，只要越是灯烛辉煌，越是闹热，明天还有重赏。”

二爷下去之后，不到半刻，高师爷一个人躺在烟榻之上，已经听得猜拳饮酒、呼卢喝雉的等等声气，同时并举起来，他的胆顿时大了不少，当下忽自己喊着自己道：“老高老高，你的本领，果然不小，虽只化了少数银钱，可是这般一闹，试问还有那么大胆的活鬼出现不成。”

高师爷一个人自言自语，自称自赞的说了一阵，复又听得楼下赌钱的人声，愈加闹得厉害，不过那些赌钱声中，却夹了

一种妇女的痛哭之声在内，仍旧不在他的心上，再把腰间所挂的一只有 马表，除下一看，已是子正时候，正想自己收拾烟盘，铺床安寝的当口，陡然之间，听得楼下的人声，突然寂静下去，同时又见房里的灯光，竟会变作惨碧之色，跟着复有簌落簌落的脚步之声，从那扶梯下面，一步轻一步重的走了上来。

高师爷那时已知那种景象不好，并不再管扶梯上的脚声，是人是鬼，赶忙飞快的把脚缩进帐中，放下帐子，双手紧抓帐缝，方敢从那帐子里头，一眼望了出去。谁知不望犹可，这一望，真把这位现任简阳县的高师爷，吓得三魂走失二魂。你道为何？

原来走上去的并不是人，却是一个满身血淋淋的无头活鬼。高师爷一见那鬼，心里自然十分明白，定是那个被害的李有恒前去向他讨命，但是身居帐中，一时无处可逃，除了双手仍旧紧抓帐缝之外，毫没有一点办法，就在此时，又见那个无头活鬼，因为没有眼睛，不能瞧见，尽在双手向着四处的悬空乱摸，摸了半天，没有摸到床上，又见他再摸一会，忽又转身下去。

高师爷一等那鬼下楼，也就忙不迭的一脚踏出帐外，赶紧四面一望，看见靠那窗子外面，有棵大树，他急开开窗子，跳了出去，爬到树上，还怕双手无力，不能久抱树上，又将束腰的一根绸带解下，把他身体牢牢的绑在树上。

刚刚绑好，又听见扶梯上面，复有脚步声，尚未来得及定睛细看，只见那鬼已经走进房门，这次手上可是提着一个人头，即用人头，当了镜子，四处照着；起初四处乱照，因未见人，

还没甚么举动，及至把头向着窗外一照，照见高师爷躲在树上，立即一面拿着人头，只在手上乱甩，一面忽又血淋漓的叫了起来。高师爷一见那种怕人施施的形状，早已双眼一个乌晕吓得死了过去。

不知过了几许时候，方才被人救醒，睁眼一看，他的身子，已经躺在床上，又见天已大明，他的二爷，连同那班轿班、挑夫，统统围在他的身旁，高师爷至此，方始放胆问道：“姓李的灵柩呢？”

二爷接口答称：“早已走了。”

高师爷又问道：“我的身子，哪个把我弄到这个床上来的？”

二爷又答称道：“家人天亮醒来因见姓李的灵柩，已经上路，赶忙上楼，一眼瞧见师爷绑在树上，便将他们大家喊上楼来，帮同先将师爷抱到床上，方用姜汤灌醒。”

高师爷听毕，又问二爷道：“我昨天晚上，拿钱给你们大家去赌，原是要你们大家闹它一夜，免得有鬼出现，为何到了半夜，竟会陡然之间的声息全无起来的呢？”

大家一齐答称道：“回师爷的话，我们大家正在赌得输赢很大的时候。不知怎样一来，吹来一阵冷风，就把大家吹得迷迷糊糊的睡熟过去，等得醒转，天已大亮的了。”

高师爷听完，觉得身子已会动弹，急命快快动身，离开这个险地才好。后来高师爷虽然离开险地，不到半月，依旧呕血而亡。那位田大令和首府两个，不久也因另案革职充发新疆。

护督文祥听得那位高师爷，住到高升客店，竟真个会高升到阴间去了，却也有些害怕，虽在自行奉请失察处分，还以为军机处里，必定不究，乐得大方一点，谁知刚刚碰见左宗棠新入军机，真的要办他的处分，当时一班军机大臣，听见左宗棠主张如此，只好稍稍给了文祥一些处分，左宗棠方始无话。

及至再看第二本奏章，见是汴抚奏保剿匪出力人员的，他又大发议论起来，说是这样一点小小土匪，本是武官应办之事，如何可以奏保上来。说着，又把他在甘陕剿平积匪的事情，从头至尾，细细的讲给大家去听。

恭王因见左宗棠久任外官，不懂军机处的诀窍，这样的看一本奏章，议论一本奏章，几个钟头之内，能看几本奏章，停刻太后叫起的当口，又拿甚么说话前去奏对，岂不大碰钉子；只好一边仍在口头是是是的敷衍左宗棠，一边暗暗的递了一个眼色，给与那位领班章京，教他想法拿开那些奏章，省得左宗棠讲个不休。

那位领班章京，倒底有些能耐，便去捧上一大叠不要紧的例行公事，送给左宗棠去看道“侯爷且请先瞧这些公事，因为立待去办。”左宗棠果然不知那位领班章京，用了一计，不知不觉就去看那例行公事去了。

那位领班章京，忙将那些左宗棠未曾看过的奏章，换了下去，这样一来，到军机处散值的时候，左宗棠只得将那例行公事，交给一班章京去办，即同恭王等人，出了军机处，回他湖南会馆午餐。

及到里面，只见那个讨赏赐的内监，还在那儿守候，不禁有些发火道：“你这个人，怎么还在此地。这个赏号，又非甚么大事，怎么这般认真。”

那个内监，却也板着脸的答道：“这笔赏号至少也得十万八万，侯爷固是不当大事，小的们却当它是大事呢。”

左宗棠一听十万八万四字，不禁大吓一跳的，问着那个内监道：“你这个说话，究竟还是真话呢，还是玩话？”那个内监又正色的答道：“小的怎敢来和侯爷说着玩话。”

左宗棠不待那个内监说完，早已把他胡子气得翘了起来道：“我做了二十年的督抚，也没落下十万八万呀。一副眼镜的赏号，竟要这般多法，我却未曾听说过。”

左宗棠还待再说，忽见一个家丁将那曾纪鸿领入，向他道喜，他就指着那个内监，问着曾纪鸿道：“栗誠，你做京官多年，可曾听说过一副眼镜的赏号，竟在问我硬要十万八万。”

曾纪鸿听说，先向左宗棠道喜，又谢了三百银子借款之后，始朝那个内监拱拱手道：“请您暂时回宫，明天可到敝寓等信。”那个内监又和曾纪鸿轻轻的咬了一会耳朵，方才告辞而去。

左宗棠又问曾纪鸿道：“栗誠，这个没鸡巴的浑蛋，叽叽咕咕的讲些甚么？”

曾纪鸿只好含笑的答道：“老世叔，现在时世真的一天不如一天了。”说着，又低了喉咙接说道：“太后都在要钱化用，难怪这班内监这样胆大。老世叔这副眼镜，确是显皇帝御用过的，一二万两的赏号，照例应该给的，不过他要十万八万，自然多了一点。”

左宗棠听了一愣道：“怎么，真有这个规矩么？这事我得奏参，此风如何可长？”

曾纪鸿又轻轻的说道：“李连英很蒙太后宠用，小侄倒要劝劝老世叔，似乎不必这般风厉，倘若得罪了李连英，老世叔不好办事。”

左宗棠听说，仍旧不以为然的答道：“这件事情，莫说我姓左的没有这些闲钱，就是有了这些闲钱，我也不肯送钱去给没鸡巴的用的呀。”

曾纪鸿复又再三再四的劝上左宗棠一阵，教他拿出一万银子，了结这个赏号。左宗棠哪里肯听，单和曾纪鸿叙了半天世交，出门拜客去了。

曾纪鸿弄得没有法子，第二天一个人躲到朋友家中，不敢回寓。左宗棠何曾知道，单是拜客之后，又将赏号之事，前去请教几位同乡京官，大家都在异口同声回复，说是万万不可奏

参，只有赏给一二万两银子了事。左宗棠听了同乡京官的说话，虽没有前去奏参，可也不肯拿出一二万两银子的赏号。

又过几天，并未瞧见那个内监去到他的会馆，正在有些不解的当口，又见曾纪鸿高高兴兴的前去向他报信，说是那个内监，已把此事老实告知恭王，恭王生怕弄出事来，业已私挖腰包，赏了那个内监八千银子，那个内监瞧在恭王面上，总算认吃大亏了事。左宗棠听完，只是摇头慨叹而已。曾纪鸿又说道：“先君在日，天津的那场教案，办得并不算错，竟遭御史奏参，幸得圣眷尚隆，没有得着甚么处分。总而言之，现在做官真难。照小侄的意思，就是老世叔和那官中堂，既为一殿之臣，似乎也只好弃怨修和，不必再提旧事。”

左宗棠听了，却盯上曾纪鸿半天，方始逼出一句说话道：“如此说来，老夫这个京官，怎样做得下去。”

曾纪鸿也和左宗棠相对歔歔一番，告辞而退。

第二天左宗棠上朝时候，本想狠狠的奏参几个人，自己也拟奏请开缺回家；谁知那位慈禧太后，仿佛似有先见之明一般，说话之间，很是劝着左宗棠须得任劳任怨，为国办事，左宗棠那样一位刚愎的人物，也被太后说得无可如何，只好把他一肚皮要奏的说话，憋了回去。

有一天晚上，左宗棠正在一个人写家信的时候，忽见一个旧时姓王的文案，蹙额走入。左宗棠请他坐下，又问陕甘新疆几省的军务报销，批下没有。王文案道：“委员连夜来见侯爷，

正为此事。我们所有的报销册子，统统被驳。”左宗棠一愕道：“怎么，太后如此重视边省，为甚么又驳我们的公事呢？”

王文案道：“据委员所闻，部里实在没钱。”

左宗棠很不高兴的说道：“我也知道，不过部里要些费用，无奈我们都是实报实销，这笔费用，又叫谁出呢。”王文案道：“听说部里的确没钱，就有费用，也不肯收。”左宗棠摇着头道：“这就难了，我们这笔报销，数在三百万以上，怎么办呢。”

王文案正待答话，忽见一个家丁，慌里慌张的报入道：“宫里的李连英公公到了。”

左宗棠一吓道：“李公公深夜至此，必有甚么紧要密旨，快取衣冠，让我出见。”

等得出见，方知并没甚么密旨，乃是李连英自己为着生财之道，特来献策给左宗棠的。正是：人为财死鸟为食心似刀来口似糖不知李连英究为何事，究献何策，且阅下文。

第八十三回

学政作庭参童生吐气 尚书行国法世宦归阴

左宗棠忽见李连英深夜到他那儿，又已表示他有法子，陕甘新疆等省的军务报销，可使不驳，自然很乐意的请教道：“老大哥，我们三百多万的报销款子，每项每驳，兄弟很是为难，因为兄弟赤心为国，视国为家，都是实报实销的。”李连英听说笑上一笑道：“部里没钱，也难相怪。”说着又放低了喉咙轻轻接说道：“左侯爷，教您一个好法子，您等咱们老佛爷万寿的那一天，递它一本折子，包您一看即准。老佛爷既已批准，部里尽管没钱，那就不怕他们不给了。”左宗棠不解道：“这件事情，太后未必不知，何必必须万寿那天，才能批准的呢。”

李连英又笑上一笑道：“这个玩艺儿，便是咱老李的计策了。咱们老佛爷平常时候，只要听得部里在说没钱，她就不肯多事。万寿那天，她老人家本是很高兴的日子，倘若一见您侯爷的折子，她就一定想到她是一个女主，能够开疆拓土，很有面子，一个高兴，包您连瞧也不瞧，马上批上一个准字。”李连英说到这个准字的时候，又拉开一张大嘴，贼秃嘻嘻忽去拍拍左宗棠的肩胛道：“只要咱们老佛爷批了准字，咱们那就得了。”

左宗棠被那李连英一拍一说，也会情不自禁笑逐颜开的忙答道：“这个真正是你公公的妙计。”

李连英又接口说道：“侯爷称咱公公，怎么敢当。不过老佛爷万寿的时候，咱们伺候她老人家多年，咱又蒙她特恩赏赐，戴着这个亮蓝顶子，咱的破例，也和您侯爷一样，所以那天，须得好好的孝敬她老人家一份重礼。那知咱们躲在宫里，没有甚么进帐，还得求您侯爷转致陕甘新疆三省办那报销的官吏，稍稍赏赐咱们一点油水，也不枉咱今天晚上，老晏的来献此计。“左宗棠听说，很诚挚的答道：“老大哥吩咐，并非兄弟不肯效劳，委实因为兄弟本是无钱，人所共知的，我的那班将官，所谓上行下效，他们也不敢舞弊。试问怎有钱来报效您老大哥呀。”

李连英听了，毫无失望的神情，又微微的一笑道：“左侯爷倘肯栽培咱这姓李的，那个报销册子，尽管放心拿去弄过，部里又没留下甚么底子，难道还会多说闲话不成。”左宗棠仍旧很踌躇的说道：“这笔报销，总数三百多万，部里一定知道，怎么可以凭空又去加出若干。”

李连英不待左宗棠往下再说，又忙不迭的歪眼睛，偏着脑袋的指指左宗棠道：“左侯爷，您的心眼儿真老诚。您只要在那报销册子的公事上，再去加一句先将此数各请发给，余候续报的字样，难道还不好任凭咱们再报销的么。”李连英一边讲着，一边又去拍拍左宗棠的肩胛道：“咱们就是您侯爷，年纪这般大了，也替国家很吃过辛苦的了，将来回家去的咬谷，也得留下一些些的吧。”

左宗棠至此，始知李连英这人，虽在招权纳贿，确也亏他有些歪才，刚才的一番说话，真是作弊的祖宗，当下只好含笑的答应，李连英也就大乐特乐而去。后来果照李连英的办法，他却一点没有沾染。左宗棠既将那笔报销大事办了，对于官文的旧恨，也听了曾纪鸿的相劝，不再去与为难，平日只在那个神机营，军机处两处办事。

至于那个东阁大学士，倒是有名无实的。因为历代的大学士，就是左右丞相，国家大事，均须他们支配。清朝自设军机处之后，所有殿阁等于虚设，军机处就是皇帝的机要秘书，自然有了权柄。

有一天，左宗棠正在军机处办事，有位外居盛京的华硕亲王，因事来到军机处，却见左宗棠面戴极大的墨晶眼镜，见他这位亲王，并未照例立即除下，心里很是不乐，嘴上便与左宗棠开玩笑道：“季翁，您戴着这副大眼镜，难道不怕吃力的么。”

左宗棠听了此言，明知华硕亲王怪他见他不除眼镜，未免不懂大清仪举，当下仍旧坐着不动，单是自指他那大墨晶眼镜，正色的回答道：“此是文宗显皇帝御用过的，又是当今太后特赏的，还请王爷恕我不恭之罪。”

左宗棠话未讲完，只见那位华硕亲王的脸上，顿现肃然之色，连连地拱着手说道：“侯爷莫怪，因咱久居盛京，不知侯爷得此特恩钦赏这副眼镜，刚才咱的那句戏言，很犯大不敬之罪的了。”

左宗棠至此，方始站了起来回答道：“兄弟正因这个原故，否则见了你这位王爷，焉敢不遵例除镜之理的呢。”

此时恭王、醇王，本在旁边，因见左宗棠又在和那华硕亲王，针锋相对的暗暗斗嘴，恐怕彼此生了意见，日后总有事端发生，连忙一齐异口同声的，对着左宗棠岔口道：“咱们的华王爷，确实不知这个特恩，不然，决计不敢来和左侯爷开此玩笑。”

左宗棠有了面子，方才去谈公事，不提此话。

这天华硕亲王却是大失面子，退出军机处之后，便替左宗棠取上一个绰号，叫做左老牛，乃说他戴着那副大墨晶镜子，仿佛和牛一般，不过藉此杀杀水气而已。那知事为神机营的那班贝子贝勒所闻，大家背后，无不争着大叫左老牛起来，左宗棠的老牛之名，于是传遍京华。

有一天，有位贝子因在慈禧太后寝宫，陪伴抹牌，无意之间，话不留口，对着太后，也把左宗棠的老牛绰号叫了出来，在那贝子一经叫出的当口，很为着急，生怕太后责备，不料太后一听老牛二字，竟会掩口葫芦起来的朝着大家说道：“这个绰号，谁个刻薄鬼替他取的，真是活画。”

那位贝子听了此话，方才把心定下。退出之后，又把此事，逢人告知，闹得长久，连左宗棠也有所闻，但是无可如何，只好任人背后叫喊。

第二年的元旦，左宗棠又因神机营的一位贝勒，犯了一件营规，左宗棠即把他重杖四十军棍，那位贝勒竟因羞愤自尽。恭王奏知太后，几个满洲御史，也去奏参，太后也因左宗棠奏贺那万寿的折子上面，曾有三多字样，三多者，乃是多福多寿多男子的典故，太后本是寡妇，如何使得。早就知道左宗棠不为做这京官，可巧江南吏治腐败，便把他放了两江总督。

左宗棠陛辞那天，又奏了一派国计民生的老话，太后因见左宗棠已是望七的人了，此次出京恐防难得再会见面，似乎又有不忍骤别之心，只好指指光绪皇上，对着左宗棠说道：“你是老臣，此次出京，总得好好的整顿两江吏治，一时不能急切回京，皇上年纪渐渐大了，你有临别赠言么？”

左宗棠听说，他就老气横秋，对着光绪皇上，一本正经的教训起来道：“皇上第一件事情，总要好好的念书。”光绪皇上只好点首答应，也没甚么言语。

太后因为左宗棠是一口湖南腔，没有听得清楚，心里又恐左宗棠真是一位三朝元老，倘是说的紧要说话，自然须得牢牢记着。当下虽见左宗棠业已下了阶沿，忙又去把左宗棠唤住，郑重其事的问着道：“你对皇上讲的甚么说话呀。”

那时左宗棠本已走了几步的，忽被太后将他止住，还当方才那句说话，只好对着平常世交子侄说的，对于当今天子，似乎觉得不甚妥当；但又不好当场去骗太后，只得老实奏知。太后本来在怪左宗棠的，自然也没有甚么说话。

及至左宗棠一到两江之任，第一天传见司道，就见有个名叫姚龙勋的侯补道员，曾于癸巳小考，放过湖南学政的。忽然想起了他的那年小考试卷，确为平生第一次的佳文，竟被横遭摈斥，没有入泮，便以恶声问那姚道员道：“你的姓名，似乎曾经放过湖南学差的。”

姚龙勋见问，赶忙将腰一挺的肃然答道：“职道曾放此差。”

左宗棠不及再待姚龙勋往下再说，立即接口问道：“这样讲来你不是还是一位翰林出身么？”

姚龙勋此时早已忘记前事，因思翰林出身，并不算错，忙答道：“职道确曾点过翰林的。”

左宗棠听了此话，更加发起火来道：“你既是个翰林，自然知道文字优劣，我那年小考的卷，请问那一处不佳？”

左宗棠说了这句，还怕各位司道不信他的说话，怪他辱及大员，急又把他那篇文章，朗朗的先背破承题，次背起讲两比，最后又背后比；背着一段，即问姚龙勋一段，何处不佳，究要甚么文章，方能进着秀才，姚龙勋直至此时，方始知道这位左制台在翻老本，自然只好竭力认了疏虞之罪。

左宗棠又微微的一笑道：“朝廷放你学差，原是要你好好的衡文，你偏不耐烦去校卷，有了人才如左老三的，不能录为门生。如今竟来江南做你长官，你照例还得向我庭参。我瞧你这道台，却非大学之道，乃是小人之道。此种道非其道的人员，

岂可在此作道。你曾做官河南，不知造些何孽。”左宗棠一口气说到此处，便向江宁藩司说道：“方伯快快替我行文河南，调取姚道的劣迹。”

藩台因见左宗棠正在盛怒，不便就替那位姚观察说情，当下含糊敷衍了一会，才散衙门。第二天，藩臬两司，方去单见左宗棠，替着姚龙勋求情道：“相侯昨天责备姚的说话，很能整饬科场之弊。但是姚道究竟考过相侯，倘若真的前去参他，恐防不知内容外人，信口雌黄起来，相侯反落量狭之名。司里打算劝着姚道不必在此候补就是。”

左宗棠听了点点头道：“兄弟就瞧二位面上，不与计较。兄弟此次来任两江，两宫再三谕知整顿吏治。”

左宗棠说着，又蹙眉道：“兄弟知道‘红羊’以后，任两江总督的，都是一班干材，如曾国藩、李鸿章、马新贻、李棠羲、沈葆楨、曾国荃、刘坤一等等，谁非中兴名臣。何以竟把江南吏治，弄得这般坏法。”藩臬两司一同答称道：“历任制台，本是好的，只因各处的属员，也是中兴的将吏居多。既是中兴的将吏，有了大功，缺少人众，屈居末位，难免没有尾大不掉之势。”

左宗棠听说，连连称是道：“确论确论。单是中兴八旗将帅，起湖北者，多隆阿、舒保、穆善图、金顺、丰绅、富升、长顺这一班人，当时很替国家作事，可惜后来太平下来，都因不识汉文的多，未能个个大用。内中只有那位都兴阿，能够自草奏疏，也能识拔将材，颇有古大臣之风；当时宫中号称八旗

圣人。他以荆州将军诏为江北钦差的时候，曾向鄂抚胡文忠公要求调取抚标中军胡世英同行。至调所，札胡世英有几句是：沿途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本将军欢慰之情，有非笔墨所能罄者等词。”

藩臬两司道：“说起这位都将军，时人很以他能重用那个胡世英提督为誉，不知胡提督究是怎样一位人才。”

左宗棠见问，便极高兴的答道：“这件事情，兄弟很是清楚。胡提督曾经随着兄弟入甘，极有战功。他那时还是一位抚标中军，有一次，竟以五百人破伪抚王的十三万之众于扬州地方，后又攻降丹阳之贼，绝了金陵的外援。他平生的战功，要算跟着曾沅甫克复金陵，跟着都兴阿克复宁夏，两桩事情最大。兄弟在甘肃命那刘松山、刘锦棠叔侄二人，攻打金积堡的时候，胡提督单骑活捉马化癡的大将马鸣琪，陇西始能救平。不过胡提督这人很会负气，兄弟将他列保案的当口，他却不肯开足履历。他因瞧见刘锦棠骤得三品京堂，似乎有些赌气。其实刘锦棠的三品京堂，一半也念乃叔阵亡之功，朝廷故有那个特赏。胡提督本是一个普通将领，如何可以并驾齐驱的呢。后来穆善图还奏劾刘松山和他两个，滥杀激变，当时不是兄弟竭力代为奏辩，刘胡二人，恐怕还有处分。”

左宗棠讲至此地，忽又捻须笑着道：“胡提督有件最好笑的事情，他方屯兵扬州的时候，钦差下行公文，照例是札该守备。胡提督接到那个札子，一面撕得粉碎，一面还在大嚷道：‘该该，还尔，还不该。’自后钦差对他，竟破例用并行体裁的照会，称他为贵守备，以钦差称呼一个五品守备为贵，岂非

趣剧。”

藩司笑说道：“司里也曾听过这段故事，因为现在通俗称负债，叫作该债，所以这位胡提督深恶那个该字。”

左宗棠点点头道：“或是此意，他还有一个故事，也很有趣。他在扬州屯兵，军营之中，每逢元旦，照例只好借那就近乡庙，作为朝贺之地。那时分扎扬州的一班将领，至少也百数十员，朝贺时候，庙小难容多人，钦差头一天便有牌谕，必须三品以上的将官，方能入庙随班朝贺。其时总兵万金荣，方充胡提督的随身亲兵，也有不怕死的名号，一见胡提督乃是五品守备，不得入庙朝贺，便勒袖向着胡提督大喊道：‘同是国家的将官，甚么叫做三品不三品，俺万麻子却要拿着统领的拜垫跟着统领入庙朝贺。’

“胡提督也大声答应道：‘好好，万麻子，你真正知道俺的心眼儿，不过这个拿拜垫的事情，照例须有东房，不用你去。’“万金荣又大喊道：‘不对不对，东房胆小像耗子，只有我这不怕死的万麻子，拿着统领拜垫，方敢挤进庙去。’“胡提督听了乐得双脚乱跳，竟将大帽上的一枚蓝翎，震成两截。

“当时胡提督带着万金荣入朝，只见地上的拜垫，业已塞满，真正没有容膝之地的了。万金荣一眼看去，只有钦差的拜垫后头，还有一点隙地，他也顾不得再去请示胡提督，当下就把他手上拿着的那个拜垫，铺在钦差的背后，这样一来，胡提督的跪位，反在诸将领提督副都统的前面了。

“钦差既见胡提督站在他的背后，并未怪他不遵牌谕，而且很高兴的呼着胡提督的号道：‘俊臣来了么，很好很好。’”
“那时钦差自然是戴着红顶子，站在胡提督背后的那些人员，不是红顶，也是亮蓝顶子，只有胡提督一个人戴上一颗车碟石的白顶子，巍颤颤的夹在中间，使人好笑。

“那时有个姓奚的记名提督，还在私下悄悄的问人道：‘这位戴白顶子，可是新科状元么。’大众因见那个姓奚的不认识鼎鼎大名的胡世英，莫不掩口葫芦。”

左宗棠讲到这里，忽问两位藩臬道：“你们可知道兄弟曾经参过胡提督的么。”

藩臬答称不知此事。

左宗棠复皱了一皱双眉，接说道：“这件事情，兄弟却是有些错的。因为不知怎么一来，入了我们同乡刘厚基军门的谗言，就去劾胡提督，说他纵兵殃民之罪。后来幸亏朝廷知道胡提督能战，没有降他处分。兄弟也已明白误劾了他，赶忙作书谢过。有一天兄弟路经胡提督的防地，有人劝他前去迎接兄弟，他便对人说：‘俺姓胡的，只知道冲锋打仗，以性命报国，却不知道以磕头换顶戴。’当时竟以闭门羹飧兄弟，兄弟也不怪他，但是以后他竟不为兄弟用了。”

左宗棠说着，不禁连连慨叹起来。藩臬两司正待用话相劝左宗棠的当口，忽见安庆首道施兆春因公进见，便把话头停下，静候左宗棠去与施道台谈公事，及听谈毕，又听得施道台对左

宗棠说道：“相侯可知道李少荃制军的四兄弟，李鹤章大人，已经闻着鹤顶红死了。”

左宗棠听了大失一惊的问道：“难道是太后赐令自尽不成。”

施道台答称道：“不是的，乃是巡阅长江大臣、彭雪琴宫保因他犯了一桩强抢民妇的案件，只知守着国法，不肯去讲私交，倘若不是李少荃制军刚刚回籍扫墓之便，那位鹤章四大人，还得身首异处呢。”

左宗棠不待施道台讲完，连连的称赞彭玉麟道：“我们雪琴，真有包龙图再世之风。长江一带，真要他这位有风骨的官儿，前来办办才好。”

藩司接问着施道台道：“老哥还有公事么，若没甚么公事，何防把此事讲给我们听听呢。”

施道台忙笑答道：“可以可以。”正是：漫夸大似包文拯，险被中伤严世蕃。不知施道台究竟怎样讲法，且阅下文。

第八十四回

买私交单闻鹤顶红 动公愤共助鱼肚白

施道台本为此事来见左宗棠。他的私人意思，要想左宗棠去向彭玉麟、李鸿章二人调和交谊。一见藩臬两司问他此事，他便从头至尾细细的说了出来道：“这桩案子，自然屈在李四大大人，不过以官官相护的俗例讲来，彭宫保也未免太觉认真一点。彭宫保自从晋了官衔之后，又蒙两宫将他补授兵部尚书，可是彭宫保仍旧不愿前去到任，他老人家只欢喜巡阅这个长江一带，专事寻找贪官污吏，为民除害。近年来所做过的事情，很为百姓称道。上个月他巡阅到安庆的当口，没有几天，就奏参了两个记名提督，一个实缺总兵，这些事情，曾见官报，不必再说。他对李昭寿军门，也极不以为然。”

左宗棠道：“李昭寿不是由长毛投过来的么？”

施道台答称道：“是的，李昭寿军门，自从反正之后，因有战绩，累保至记名提督。大局平定，曾文正公说他大有反相，而又行为不端，曾经奏参，打算把他正法，以除祸患。后来还是两宫的天恩，念他确曾立过一点功劳，不忍杀他，仅把他发交皖抚察看。”

“ 谁知他在安庆省城住着，甚么强抢民妇，甚么殴辱官吏，视为家常便饭。往后听得彭宫保连参几位提督总兵，都是奏一本准一本的，李昭寿倒也有些害怕起来；以后对于瞧中的妇女们方才化钱硬买，既是化钱硬买，总有价目可争，似乎比较强抢好得多了。

“ 有一天，他又瞧中一位妇女，此女乃是怀宁秀才金大成的妻子，长得本是美貌，地方人士，即替她取上一个醉杨妃的绰号。那天这位醉杨妃刚由八卦门外上坟回城，忽被李昭寿瞧见，便问左右，此人姓甚名谁，那个的妻子，左右老实告知。李昭寿立即命人去把金大成茂才唤到他的公馆，不问三七二十一的拿出三百两银子，硬迫金大成将妻子价买给他。金大成也是一位名士，自然大怒起来。那知李昭寿一任他去大怒，只是甘言相诱，并将身价银两，从三百两增至八百，金大成怕有甚么危险，当场托故逃遁，一到家中，就把他的那位醉杨妃悄悄的领到一只船上，泊在城外码头，打算避过这个风头，等得安静一点再行回家。

“ 不防祸不单行起来，那个李昭寿因为金大成夫妻陡然失踪，倒也就此作罢。可巧李鹤章李四大人，因知李少荃制军，请假回籍扫墓，他便由合肥接到省城，不知怎样一来，他的那只坐船，可巧靠在金大成夫妇的那只船边。李四大人一见那位醉杨妃真正长得太觉风流，自然也与李昭寿同一眼光，不过李昭寿还拿银子去买，李四大人却不肯拿出银子去买，倒说一个人一脚踏到金大成的船上，去和金大成攀起乡亲起来。

“ 金大成当时还没有晓得李四大人，也有不利孺子之心，

连忙将他避那李昭寿的事情，老实的告知李四大人听了。“李四大人便乘机哄着金大成道：‘尊夫人本也长得太美，现在我见犹怜，何况李昭寿的那个色鬼。不过你们贤伉俪二位，避在此地，还不妥当，莫若同着我去到我们公馆，莫说我是位现任总督部堂的兄弟，自然能够保护你们夫妇。我们少荃家兄，明后天便到，他一住到公馆，就算那个李昭寿明明知道你们躲在我们公馆之中，谅他也不敢正眼的去看你们。’”当时金大成听了李四大人之话，尚在踌躇未决之际，那位醉杨妃倒底是个女流，一见有此大来头可靠，她就一口答应，情愿跟着李四大人去到他们公馆暂躲。金大成既见他的妻子已经答应，又没有知道李四大人存了歹心，方才答应着李四大人道：‘大成夫妇，既蒙四大人如此怜悯，我还想求四大人转商令兄少荃制军，立将此事出奏，办了那个李昭寿，方替地方除害。’

“李四大人听说，自然连连答应。谁知就在此时，少荃制军业已船抵码头，众官纷纷迎接，李四大人急于要同少荃制军去到公馆，只得暂把金大成夫妇丢下，及同少荃制军进了公馆。李四大人一个人，越想那个醉杨妃越觉好看，一时色胆如天起来，他就暗派一二十个家丁，连夜去到金大成夫妇的船上，先把金大成摔在水中，然后即把醉杨妃抢到公馆。他的公馆本大，少荃制军，当然一丝不知其事。

“李四大人既已抢到了那位醉杨妃，他就前去跪在她的面前，老实说是他的夫人已经过世，醉杨妃如果相从，必以一品夫人待之。当时醉杨妃因见方才离去龙潭，又入虎穴起来，复因丈夫被摔下水，生死未卜，倘若当面拒绝，她的性命固有关系，她的丈夫果有不幸，谁人去替伸冤，只好反而含笑的一把

先将李四大人扶了起来，复又红晕双颊的说道：‘贱妾的这个醉杨妃绰号，乃是一班无赖子弟替我取的，四大人何故也来谬赞。’

“李四大人不待醉杨妃往下再说，便想将她拥在怀内，拟成好事。醉杨妃本待用她缓兵之计，以后再打别个主意，岂知李四大人忽有这种举动，又怕当场失节，对不起她的丈夫，只得将手一推，将眉一竖，正颜厉色的说道：‘四大人也曾做过朝廷大官，怎么竟敢作此无耻之举。’”李四大人到了那时，也顾不得再与醉杨妃多说，他只一把将她抱到床上，实行强暴起来。恰巧事有凑巧，金大成有个名叫金蹄子的远房本家，在做李四大人的轿班，起先瞧见李四大人把那醉杨妃关进屋去，他虽没有胆子去到少荃制军那儿出首，他却悄悄的躲到那间屋外偷看，及见李四大人已在强奸醉杨妃，醉杨妃力不能抗，已经失身，但虽失身，却把李四大人的鼻子，咬了半截下来。李四大人当场痛得几乎厥了过去，一个狠心，翻身下来，狠命一脚就照醉杨妃的要害踢去，醉杨妃自然被踢身死。

“那个金蹄子也就吓得要死，马上逃出李氏公馆，一脚奔出城外，打算去找金大成的；不防奔得太急，刚到城门洞子，扑的一声，却与来人撞了一个满怀。二人定睛一看，各道一个咦字。原来城外奔来的那人，不是别个，正是金大成。金蹄子急把金大成拉到城根僻处，问着他道：‘大成阿哥，你是谁把你救起来的。’

“金大成不及答覆此言，单问金蹄子道：‘你从那儿奔来，可知你那嫂子的信息。’”金蹄子连声答道：‘怎么不知，怎

么不知。’金蹄子一看左右没人，方将醉杨妃被污身死的事情，撮要告知金大成听了。“金大成不待听毕，陡的一拳向那金蹄子打去道：‘我若不把你这个见死不救的小东西打死，抵你嫂子之命，誓不为人。’“金蹄子急把金大成手抓住道：‘大成阿哥，你先莫忙怪我，嫂子既是死得这般凄惨，你快随我去到李鸿章那儿出首。常言讲得好，叫做王子犯法，与民同罪。’“金大成疾忙接口道：‘他们是亲弟兄，怎肯公事公办。’“金蹄子正待答话，忽见一个青布长袍的白须老者，突从他的背后，转到他的身旁，狠狠地一把抓他那臂膀，突出双眼乌珠，喝问道：‘你方才的说话，可是真的么？’“金蹄子因为并不认得那个老者，怎有工夫前去睬他，当下仅把他那臂膀，用劲一甩，单对金大成说道：‘大哥不必管他，我们两个，且去见了李鸿章再讲。他若真的帮他兄弟，还有彭宫保那儿，可以告状。’“那个白须老者不待金大成接腔，他又用手朝他鼻子尖上一指道：‘我就是彭宫保。’“金大成本来见过彭宫保几面的，起先因为气愤交并的当口，又防不到一位巡阅长江大臣，竟会青衣小帽的来此，此时既听彭宫保如此说法，急把金蹄子一拉，慌忙一齐跪下道：‘宫保大人，小人妻子被奸身亡。’说着，指指金蹄子道：‘他是小人的堂房兄弟，不会说假话的。还求宫保大人伸冤。’金大成一边说着，一边连连的在地上磕着响头。

“原来那位老者，果是巡阅长江大臣，现任兵部尚书的彭大人，他自从奏参了那几个提督总兵之后，本待巡往九江去的，因少荃制军指日可到，他便耽搁下来。

“这天晚上，一个人正在私访民间疾苦的时候，偶然走过

城根底下，忽见金氏弟兄二人，东一张，西一望，鬼鬼祟祟的在讲秘密说话，还当他们是两个歹人，当下便悄悄地跟了过去，隐身暗处，窃听说话。及至听到金蹄子说出李鹤章强奸踢死民妇，他已气得不可开交，所以一把去将金蹄子抓住，还怕内中尚有别情，故又问着金蹄子是否真言，嗣见金大成这般求他，便知不会假的了，忙命金大成、金蹄子二人站了起来，复令金蹄子细细地重述一遍。一等听完，忙不迭的把手一挥道：‘你们二人，快快随我去和李少荃算帐去。’去字还没离嘴，他已走在前头，直往少荃制军的公馆而去。

“一到门口，不待通报，早已大踏步的闯了进去，口里还在大喊，快莫放走人犯。其时少荃制军的一班戈什哈，陡见彭宫保一个人大喊而入，不知为了何事，但又不敢阻拦，只好飞报进去。所以彭大人尚未走到大厅，少荃制军已经匆遽迎出，连问雪琴为了何事。

“彭大人先将少荃制军的双手抓住，跟着气冲斗牛的大声发话道：‘何事何事，我劝你快把杀人凶犯交出，再谈别话。’“少荃制军确属不知底蕴，拼命用出力气，推开彭大人的双手，将他揪至椅上坐下，自身挡住他的面前道：‘雪琴有话好说，何必气得这般形状。’“彭大人究竟上了年纪的人，起先听了金蹄子的说话，已是一气，复又急急忙忙跑了一二里路，此刻竟至上气接不上气起来。一个人靠在椅上，气喘了三五分钟，方把李鹤章先行强奸，复又踢死金氏妇人之事，简括的告知少荃制军听了。

“少荃制军不等彭大人讲毕，早已吓得满脸发赤，彭大人

刚刚住口，只得忙向彭大人一揖到地的，替李四大人求情道：‘舍弟胆大妄为，兄弟一定相信雪翁之话，不敢代辩，但望雪翁卖点交情，让我以家法处治如何？’“彭大人答称道：‘我不奏闻两宫，即是大卖私交，少荃若再多言，我就立即出奏。’“当时少荃制军知道无法再救李四大人的了，赶忙命人在他第四只衣箱之中取出一副鹤顶红的朝珠，逼着李四大人闻着自尽。

“彭大人既见李四大人自尽，又将醉杨妃的尸身讨出，交给金大成，自去收殓，又赏给金大成五百银子，命他安葬其妻，赶紧用功赴考。又因那个金蹄子知道仗义，也赏一百银子，替他再荐一个饭碗。”

施道台一口气源源本本讲至此处，左宗棠和藩臬两司，无不听得出神。施道台又求着左宗棠道：“老师本和彭李二位大人，都是很好交情，可否前去调和一下，也是邦家之福。”

左宗棠点头答应道：“贵道很识大体，兄弟可以担任此事。”

左宗棠说着，立即亲自写好两封信，交给施道台带回安庆，先行分呈彭玉麟、李鸿章二人，又说一俟晤着二人时候，一定当面再说。

施道台持信去后，藩司笑问左宗棠道：“彭大人这般铁面无私，为何从前不去到皖抚之任？”

左宗棠也笑着答道：“雪琴当时何尝没有到任，不过他仅

到了一天之任，就闹一个小小岔子，他也自知不宜做地方官，因此求着曾文正替他奏请开缺，所以大家还当他没有到任。”

臬司接口道：“老师说彭大人只到了一天的任，不知究出甚么岔子。”

左宗棠见问，话未开口，先就笑了起来。

藩臬两司又一同说道：“司里等那时候，可巧服宫边省，又因军兴时代，道路梗塞，腹地之事，以致不甚了了，老师未言先笑，大概彭大人所做之事，一定有些风趣吧。”

左宗棠颌首道：“此事确极有趣，雪琴为人，他的心直口快，勇往有为，本是他的好处，不过有时稍稍过分一点，若一凑巧起见，便会闹出笑话。当时雪琴奉到署理皖抚的那道上谕，因他正在安庆安排水师，那位曾贞干廉访，急又望他前去办理善后，一力撺掇他立即接印，他也以为去做抚台，只要尽心王事，便不怎么。不料第一天出衙拈香，坐在轿内瞧见满街之上，还有长毛的告示贴着，回衙之后，便传首府进见，教他命人赶紧撕去。”

臬司听到这句，笑着接口问道：“司里此刻忽然记起，那时安庆首府，不是那位绰号叫鱼肚白的徐菘臣太守么？”左宗棠听说，复又呵呵大笑起来道：“正是此人。”说着，又问臬司道：“这样么，老兄一定知道这位徐太守的来历了。”

臬司答称道：“司里只知道徐太守叫做这个绰号，却不知

道得这绰号的来由。”

左宗棠又点点有道：“兄弟倒知道的，这位徐太守，本是举人出身，他在前去赴那鹿鸣宴的时候，不知怎么一来，饮酒过多，竟在大堂之上，仰面朝天的跌倒地上，急切之间，不能立即爬起，那班同年，于是替他取此绰号。及他做了安庆首府，往往因酒滋事，他的一班属员，背后很有闲话。

“雪琴既是教他命人撕去那些告示，本来是桩极小的事情。哪知雪琴做事，最是认真，一到晚上，竟去亲自覆看，因见大街之上，虽然业已撕去，小巷里头，依旧统统贴着。这一气还当了得，马上奔回衙门，连夜再传那位鱼肚白徐守，骂他敷衍公事，如何可作首府，一边骂着，一边竟向徐守挥拳击去。”当时徐守虽然不能还手，可是出衙之后，就去哭诉藩司。可巧遇见那位藩司，照他资格，本可坐升抚台，正在怪着雪琴抢了他的应升之缺，一时无可出气，一见徐守前去哭诉，说是堂堂一位巡抚部院，怎么可以出手打人，又说士可杀不可辱，上司对于下属，只可奏参，不可随便打人，于是请到臬台、首道等人，会议之下，第二天大家不上抚台衙门。

“雪琴起初尚未知道，及据文武巡捕禀知此事，方才深悔自己有些鲁莽。他一想这种地方官，确与他那性情不相宜，所以一面先命藩司护院，一面奏请开缺。所以曾文正替他代奏，有那彭某历办水师事宜，若令登陆，未免用违其长之语，朝廷据奏，也就准了。”

左宗棠说到此地，又朝藩臬两司笑上一笑道：“那位徐守，

后来也曾带兵，去打捻匪，一天打上一个大大败仗，几至全军覆没，生怕朝廷治罪，一脚跳入河中淹死。据说他死的时候，尸首仰面的浮在水面，却有多数白腹大鱼，拥着他的尸首，未致余入大海。当时人民，很是迷信，说他乃是鱼王转世，于是他那鱼肚白之名，居然流芳千古的了。”

藩司听完笑答道：“此事不过一时凑巧，断无鱼能拥尸之理，现在司里竭力主张破除迷信，将来还要请老师通飭三省人员才好。”

左宗棠击节大赞道：“方伯破除迷信，办得极是，兄弟一准通飭他们。”

臬司也笑着对藩司说道：“这位徐太守的鱼肚白三字，倒是施观察所说的那个鹤顶红，好副对子。”

左宗棠这天讲得异常高兴，一听臬司在说对子，他又提起儿童时代的事情道：“说起对子，兄弟七岁的那年上，塾中先生，就出这个鱼肚白给我们去对，当时我即以鹤顶红对之，我那仲兄景乔，对的是燕尾青。塾中先生当时就说我这个人，一定能够飞黄腾达，仲兄景乔，顶多一个解元而已。”左宗棠说着，忽又笑了起来道：“兄弟此时，业已拜相侯，总算可称飞黄腾达的了，仲兄景乔，果仅一第了事。”

两司因为坐谈已久，赶紧敷衍了左宗棠几句，即行告辞而退。

又过几天，苏州有位世绅，名叫潘瑾卿的，就是潘祖荫尚书的侄子，因为苏州地方出了一件事情，地方官吏，办理不善，他是一位世绅，又和左制台确有世谊，不能不亲到南京，见着左宗棠面陈此事。谁知他一开口，左宗棠即把双手乱摇起来，不准潘瑾卿再行开口。正是：同僚叙话参衙日，绅士陈情隔省来。不知左宗棠为了何事，有此举动，且阅下文。

第八十五回

左制台恶人讲话 彭巡阅与鬼谈心

潘瑾卿瞧见左宗棠向他乱摇双手，复又不使开口，自然只好让他去讲，谁知左宗棠却形似发火的对他大声说道：“此事兄弟已经知道，这就要怪曾文正的不好了。”左宗棠说了这句之后，便又一联串的说了曾文正许多不会治国、不会治军、不及他的说话。

潘瑾卿一壁在听，一壁暗自思忖道：这位左相侯，大概年岁太大了，说话没有头脑，否则我们这件苏州地方上的事情，又与曾文正何干？又与曾文正不会治国、不会治军何干？潘瑾卿想到此地，只见左宗棠滔滔不绝于口的，仍在那儿侍读侍讲，一句插不进嘴；及至左宗棠一个人说完，正待接口说话，哪知左宗棠又已讲得疲倦，其势万难再谈。

在他端茶送客的当口，单听他讲了一句，明儿兄弟就请老兄在署午餐，潘瑾卿总算一喜，以为明天午餐的当口，自然可以彼此畅谈的了。这天出了督署，就在客栈之中，随便混过一宵，第二天的午正，果有一个戈什哈，持了左宗棠的名帖，前去催请，及到进了督署，入席之后，他的寒暄未已，只见左宗棠已在对那江西全省营务处姓徐名春荣的过路客官，叙述他在

陕甘新疆一切的功劳，非但是他仍旧没有说话的机会，甚至那位徐营务处，只在连声唯唯，也没一句可以插嘴，等得刚刚席散，花厅门外，已在高喊送客之声。

潘瑾卿料定这天又没机会，只得打定注意，次日再去进谒，幸亏已在席间，打听得那位徐营务处，可巧和他同住一家客栈，一出制台衙门，回到栈中，就去拜谒徐营务处，因见徐营务处，已经比他先回，入室之后，道过寒暄，他就将他连日谒见左宗棠，无法说话的苦闷，说给徐营务处听了。

徐营务处不待潘瑾卿讲毕，也是皱着双眉说道：“兄弟也有一个苦衷，正在没处诉说，谁知瑾翁先生也是如此，这倒可算得无独有偶的了。”

潘瑾卿便问徐营务处有何公事，要向左宗棠去说。

徐营务处又苦了脸的答案道：“兄弟此次奉了江西抚宪、敝老师刘仲帅的密谕，因有一件紧要公事，去与敝省浙江的那位杨中丞商量，敝老师又命兄弟顺道一谒此地的这位左相侯，也有一桩会奏的公事斟酌。岂知这位左相侯只顾自己一个人说话，不准别人接腔，兄弟和他究有上司下属之分，自然不便拦了他的话头去讲。”

潘瑾卿听到此地，忙接口道：“左相侯怎么近来变成了这个样子呢？”

徐营务处道：“兄弟也在莫明其妙，要末真的年纪大了。”

潘瑾卿至此，方始现出一些笑容起来道：“杏翁和他因有上司下属之别，兄弟和他却是世交，至于地方上有了不合绅民的公事，自然只好来与总督商酌，兄弟明天再去见他的时候，一定不再让他一个讲话了。”

徐劳务处听说，仍在一个人大为踌躇。

潘瑾卿又问徐营务处道：“杏翁究因什么公事？”徐营务处道：“瑾翁先生又非外人，兄弟可以告知。这件事情，本是左相侯从前自己提倡的。他因中兴名将，本是湘淮两军之中出身的居多，现在湘淮两军之中的人物，大概补了缺的也不少了。只有其余各省的将领，因为朝中无人照应，以提督借补总兵缺的很多很多，这个还算有缺可补，且不讲他。其余那些副参游都守千把便没缺分可补。”徐营务处说到这句，又慨叹了一口气道：“唉！现在且不讲他那些鸟尽弓藏的说话，单是粥薄僧多而论，竟以记名提督在充营中伙夫的，很有几个。兄弟在江西省里，兼统的是亲兵营，有一次，有一个姓秋的兵勇，犯了误差之罪，兄弟正拟办他的时候，姓秋的陡然之间，双泪交流的，从他腰间摸出一件公事，呈给兄弟去看。兄弟一看之后，方才知道他是一位记名提督，而且很有几件战功，他那姓秋的姓，乃是假的。当时兄弟即去面禀敝老师，敝老师听说，却向兄弟一笑道：‘杏林，我看你的面子，一定委他一个差使就是。不过现在有官无缺的人员，至少也有三五十万。说是当时滥保他们呢，当时这些人员，确有一点战功，一个也没有滥保的；说是现在朝廷失信他们呢，焉得千万间的广厦，去庇这班人员。以后你也可以少问这些事情。所以左相侯在军机的时候，他曾奏请设法疏通这些人员。’兄弟此次即因这件公事而来。”

潘瑾卿听毕也摇摇头道：“各省皆然，我们苏州同乡之中，像这一类的人物，也是很多。”

徐营务处又说道：“这些还是当时四五六七等的战将，兄弟知道连一二等的战将，现在也有在低级的。”徐营务处说到这里，忽问潘瑾卿道：“杨厚庵军门，瑾卿先生应该知道他的。”潘瑾卿连点首道：“知道知道。他是水师里头的名将，除了现在的彭雪琴官保之外，当时的杨载福和黄翼升二人，谁不知道他们的大名呀。”

徐营务处又唉了一声道：“厚庵军门，本是兄弟的故人，倒说他也穷极无卿，前年过年不去，兄弟曾经送他一千银子的。”

潘瑾卿即把大拇手指一竖道：“杏翁出手就大。”

徐营务处摇摇手道：“这算什么？兄弟因为像厚庵军门这样的朋友，至少至少也有一二百个，倘若统统送上一千，那就力有未逮。谁知现在住在四川夔府的那位鲍春霆爵爷，他就和兄弟两样了。据一个四川朋友和兄弟说，春霆爵爷现在夔府纳福，无论生人熟人前去拜他，他总不见。他为什么不见人呢？也因他的同寅太多，他也不过二三十万的家私，万万不能来者不拒。有一天，他的门房，见一个穿着蓝布大袍的老农，说是要见他们爵爷，门房自然不肯通报进去。那个老农说道：‘你尽管大胆的通报进去，你们爵爷倘若见了我面，未必一定责你，或者还要赏你，也说不定的。’门房听得此人说得奇怪，真的替他传报进去。春霆爵爷一听此人的形状，果然大惊失色，忙整衣冠出迎，一见那个老农之面，一壁行着大礼，一壁口称老

师何以孤身至此，若有什么事情，尽管呼唤门生到府就是。潘瑾卿听到此地，接口问道：“此人必是杨厚庵无疑啊，我曾经听人说过，鲍春霆初入他的部下，后来才到江忠源那儿去的。”

徐营务处点点头道：“一点不错。厚庵军门，本也封过男爵，不过这个男爵，不能当饭吃的。他自罢归乾州厅之后，真个贫不能生，惟念旧部里头，只有这位鲍爵爷交情还好，家私也还可过，因此孤身前往告贷。总算春霆爵爷，能念交情，当时款以上宾之礼，每日陪同出游，先后三月，毫无一点倦容。有一天晚上，厚庵军门，骤然之间，吐泻交作起来，春霆爵爷，又去亲侍汤药，甚至污秽不辞。及至厚庵军门病愈，握着春霆爵爷的手说道：‘贤契待我固厚，但我家中还有老妻少子，不忍我一人在此享福，忘了他们，贤契如念前情，可否借贷千金，让我即日回家。’春霆爵爷，虽在连声答应是是，并未拿出银子。厚庵军门，又是有节气的人，不好再说。又过月余，春霆爵爷，方始送出一千银子，作为川资，厚庵军门既已如愿，自然欢然而归。及到故里，一见他的住宅，不禁大骇起来，你道为何？原来春霆爵爷，在厚庵军门到的第二天，暗暗派人拿了五万银子，去到乾州厅的杨氏故里，替他造屋置田，早成一份中富人家的了。”潘瑾卿听了拍掌道：“鲍春霆此举，真正可以励薄俗，激人心，可惜他的家私不多，否则他那几位知己一点的老友，也可以无忧矣。”

徐营务处也点头答道：“厚庵军门，因为还有一个姓鲍的救他。现在这班穷极无卿的无缺将官，若不赶紧奏请设法，真要不堪想了呢。”

潘瑾卿又问道：“我听说现在山东抚台陈士述，不是曾经救过鲍春霆的么。”

徐营务处笑答道：“果有其事。说起此事，使人可笑。这位陈中丞，以拔贡生朝考，为曾文正公的阅卷门生，后入曾幕，曾文正公略知相人之术，陈中丞暗学其诀。那一年，春霆爵爷，病卧长沙抚标马兵雷脱皮家中，雷为医治痊愈，二人一同应调广西，属于向忠武公军中。春霆爵爷与雷脱皮每战皆捷，可惜所有的功劳，都被本营的哨官冒名顶去。嗣因曾文正公，曾奉上谕，命调广西兵助战，春霆爵爷，又与雷脱皮应调回湘。一年之后，二人又一同为曾文正公的戈什哈，其时曾文正公的戈什哈，数以百计，因为督办某军，即有戈什哈数十人，鲍雷二人，难得一见那位大帅的。有一天晚上，夜已三鼓，曾文正公忽然要调一座防营，去守某地，但须绕过贼垒数处，无人敢往。春霆爵爷自告奋勇道：‘老子敢去。’有人禀知曾文正公，曾文正公即命骑了快马，持了大令速往，并未知道其人为谁。春霆爵爷奉令之后，连绕数座贼垒，均能平安度过，等得交令那座防营，春霆爵爷回转时候，路过一城，城上有个兵士为其旧友，即在城上俯身大喊道：‘老鲍老鲍，要吃牛肉么？’春霆爵爷平生最喜牛肉，他就在马上应声道：‘牛肉煮熟否？’兵士又大声答称已熟，春霆爵爷便即下马，大嚼一顿，既醉且饱，驰回军中。等他走到，全军已从他处，跟踪追上。某统领因其酒醉误差，即命推出斩首。雷脱皮见了不忍，便去死命的抱住春霆爵爷之足不放，声称情愿同斩。某统领认为坏他营规，便命同斩。那时陈中丞方当某统领的文案，忽闻军中喧哗之声，奔出窥视，见鲍与雷，均具大贵之相，乃为求情，某统领卖了交情，各责军棍八百了事。及春霆爵爷已经独当一军，特聘陈

中丞为他幕友，累保至今职。”

徐营务处讲至此地，又称赞道：“春霆爵爷，真是一个义勇兼全的人物。”

潘瑾卿听完也笑道：“今天畅谈甚乐，兄弟明天还得去谒相侯，我们暂别吧。”

徐营务处听说，含笑送走潘瑾卿之后，他就想上一个计策，将他公事拜托一位督幕转言，督幕一口应诺，徐营务处自回南昌去了。”

潘瑾卿到了第二天大早，又去谒见左宗棠，虽蒙接见，可是仍然不是叙他陕甘新疆平回之功，便是驳斥曾文正公治国治军的经验，不及他好，一个人只管说只管讲，一任潘瑾卿无论如何设法接嘴，总是接不上去。潘瑾卿至此，也只好入宝山而空回，自行返苏，另想别法。

这末左宗棠是否有心不使潘瑾卿开口说那地方公事的呢？不是的。因为他的年纪已大，性子更加躁了，又加两宫十分优容，属吏十分恭维，这位古稀之年的左侯爷，未免酿成些忘其所以的了。

左宗棠既在江督任上，整顿吏治，也有年余时间，姑且将他暂搁一下，再来补叙彭玉麟巡阅长江之事。

原来彭玉麟自见曾文正逝世，左宗棠又赴边陲，李鸿章虽

任直督，刘秉璋虽任赣抚，刘铭传虽任台湾巡抚，他却认为长江数省，却是腹地，一切吏治军政，可作边省的模范，自然很为重大。谁知那班现任官吏，不是中兴武将，即属中兴文官，既因自恃战功，难免有些骄傲，再加大官借补小官之缺，尤其心中愤懑，这样一来，这班人物，虽然不敢去和朝廷算帐，只好去拿百姓出气。

有一次，彭玉麟巡到九江地方，他仍青衣小帽的一个人出去私行察访。一天访到下午，他见夕阳业将下山，如回他的行辕，又很远，不如就近拣个小饭馆，进去一饱，便可再做他的工作。刚刚走过一座大桥，忽见一个形似武弁的人物，在和一个小挑馄饨担子的老者，扭作一团，互相口角，他心里稍有成见，必是那个武弁又在恃势欺压小民，赶忙走上前去问着那个武弁道：“你是那营人员，为了何事在此和这小贩争执。”

那个武弁，虽然不识这位彭宫保，却已久闻彭宫保的私行察访之名，生怕无意之中，真个碰见这位杀星，总是凶多吉少，当下便含笑的答话道：“承你这位老先生见问，我是此地提标的候补额外把总，姓姜名德胜，刚才路过此地，因为走得急促了一些，误撞了这个卖馄饨的老头子，我已向他认过不是，他却不肯甘休。”

彭玉麟听到这里，便去劝着那个老者道：“他既向你认了不是，你也可以消气的了，何必再在和他拉拉扯扯，误了自己做生意的正事。”

那个老者听说，因见彭玉麟穿的一件老蓝布褂，心下未免

有些藐视，口里随意答道：“你是过路之人，何必多管闲事，你又不是那个彭铁头。”

彭玉麟不等老头说完，他就拍拍前胸道：“你不认识我么？我正是人称彭铁头的彭玉麟。”

那个老者一听是玉宫保到了，不觉害怕起来，忙去指着那个武弁道：“小的因他吃了我的一碗馄饨，不肯给钱，故此在此争执。”

彭玉麟听说，立即大怒的目视武弁道：“哼哼，你吃白食，不肯给钱，今天可碰到我老彭的手上了。”

那个武弁慌忙打上一个千儿，抖凛凛的回禀道：“标下刚才误撞了他，确是有之。至于白吃馄饨之事，是他冤枉我的。”那个老者接口抢说道：“彭大人，你可不要听他死赖。”老者说着，即去拿出一只犹有余汤的馄饨碗来，证明其事道：“这个半碗汤汁，是他吃剩的。”

彭玉麟因见那个老者，如此说得有凭有据，便问老者道：“你说此人白吃你的馄饨，他的肚中必有馄饨。”彭玉麟的那个饨字，刚刚出口，陡的出那武弁的不意，即向布褂之内，扑的抽出一柄极快的马刀，就朝武弁切擦的一声，早把武弁的那个脑袋，砍了下来，顺手再把他那肚皮破开一看，只见肚内并没什么馄饨，回头正待质问那个老者。

那个老者因见自己冤枉了人，致人死于非命，生怕彭玉麟

办他，只好拔脚就跑，免去抵命。不防彭玉麟也有轻验，早已料到此著，一见老者在逃，他就飞奔赶上，一把抓住，也照杀那武弁之法，将那老者一刀砍下脑袋，算是抵了武弁之命。街上众百姓们，一见彭玉麟办得公允，无不拍手大赞，说是彭大人这样一来，也可以教这位武官闭目了。

彭玉麟紧皱双眉的对着众百姓们，申明其意道：“这个卖馄饨的老者，造言生事，无端冤枉害我杀死这个武弁，我虽将他当场杀死抵命，可是这个武弁，未免死得有些冤屈。”

彭玉麟说到此地，已见县官得报赶至，彭玉麟便吩咐县官道：“这件案件，贵县速行验尸填报层宪，说明是本大臣办的。

再给这个武弁的家属二百银子，可由贵县到本大臣行辕具领。”县官自然唯唯奉命。

彭玉麟此时因见他的行径，已被众人识破，不能再行私访，只得就此回他行辕，及到里面，批阅一阵公事。晚饭之后，心里尚在对那个武弁，有些抱歉，不知怎样一来，竟在一件九江县人民控告官吏妄杀无辜的状子之中见有姜德胜的名字，也在其内，不禁拍案惊奇的自语道：“这真奇怪，如此说来，这个姓姜的定非好人，所以老天叫他碰在我手上。”

彭玉麟既知姜德胜之案，乃是冤冤相报，无非假借他手而已，方才丢开此事，心上一安，这天晚上，当然睡得很觉舒适。谁知睡到将要鸡唱的当口，忽然自己惊醒，听得他的床前，有个妇人向他呼冤。连忙揭起帐子一看，不觉大吓了一跳，你道为

何？原来瞧见跪在床前的不是人，却是一个女吊死鬼。此鬼全身浴血，七孔流红，双眼突出，舌头拖长，一种令人可怕的样子，连这位杀人一向不眨眼的彭铁头，也会有些汗毛凛凛起来。

话虽如此，他可总以替人报仇伸冤为重，自己害怕事小，当下忙坐了起来问那女鬼道：“你是何人，姓甚名谁，你在此地呼冤，究为何事？”

那个女鬼叩头说道：“我叫姚伍氏，汉口人氏，丈夫早死，也没儿女，只有一位有病婆婆，全靠我那女红所入，事奉甘旨，不料忽来一位姓彭的襄阳镇台，硬要纳我作妾。我当时却不知道他是一位现任大官，况且我是一个寡妇，妇人自以名节为重，故此当场回绝。后来我那婆婆听见他是大臣，反而求我前去充他妾媵。我因婆婆如此的既老且病，我就拚着失节，原是为的婆婆起见。岂知我嫁了过去，没有几个月，姓彭的就喜新厌故起来，无端的将我逼得吊死，我的婆婆也就一急身亡，特此前来伸冤。”

彭玉麟听完道：“那个姓彭的叫什么名字。”

女鬼说道：“叫做彭宣德。”

彭玉麟不待女鬼说毕，不觉拍着床沿大怒道：“竟是他么！”正是：

白日狗官方斩去深宵缢鬼又光临不知彭玉麟何以一闻此人之名，如此样子大怒，且阅下文。

第八十六回

请王命众人呈骸觥 打官司一士露行藏

彭玉麟一听女鬼说出那个彭镇台，名叫宣德，他就拍着床沿大怒道：“竟是他么！”岂知彭玉麟的么字，刚刚停嘴，忽见跪在他面前的那个女鬼，竟会顿时不见。略过一会，方又听得女鬼之声，在那屋角黑暗之中，向他哀求地说道：“彭大人，我因被你一拍，不胜你的阳光闪烁，跪在床前，犹同烤着火焰一般，请你大人暂且不必发火，让我讲完说话。”

彭玉麟听得那个女鬼这般说，真的将火退去道：“你若畏惧阳光，你就在那黑暗之中和我讲话，也是一样。”

那个女鬼忽又走出跪在地上道：“大人之火已退，我就不觉得有热气了，故此出来讲话，倒底可以清楚一些。但不知大人方才何故发火？”

彭玉麟回答道：“彭宣德就是我的胞侄。我的现在奉旨，巡阅长江，原在惩办贪官污吏，儆诫恶霸土豪，这个意思，无非想替人民造福。那料我的胞侄，胆大如此，竟敢一连害死两条性命，闹得鬼来告状，此事被人知道，我这位堂堂的巡阅大臣，还有面目见人么！”彭玉麟讲到此处，他的那个火气，似

乎又要升上来了。

那个女鬼见他那个样子，连连将手向空一挡道：“大人千万不可再事发火，我真禁受不住。”

彭玉麟听说，方始失笑道：“我倒忘了所以了，这末我且暂不发火，你快对我说来。”

女鬼忽又流着泪的说道：“彭镇台既是大人的胞侄，我就不便再说什么。只要大人做诫做诫他的下次，再将我们婆媳二人超度一下，好使我们能够就去投生，我也只好认吃这个冤枉了事。”

彭玉麟不等女鬼说完，他竟跳到地上，要想走近女鬼一些，对面讲话，可是他还未曾走近女鬼之前，陡又不见那个女鬼，便又忙不迭的向空问话道：“姚伍氏，你怎么又不见了呢？”

那个女鬼又在暗中答话道：“大人方才跳下床来的时候，又有一阵阳光，逼得我只好又闪至一边。”

彭玉麟只得和平其气的接嘴说道：“这末你就出来，我准定不再发火便了。”

彭玉麟说罢，果见那个女鬼，又已跪在他的面前。彭玉麟不禁笑了起来道：“这末你既是一个鬼，当然不至于来此诬告；但是我那侄子没有什么见证，将来我去办他，恐他不服，又怎么样呢？”

女鬼想上一想方答道：“大人若怕彭镇台没有见证，不肯服罪，我在阴曹地府，却又不好常常来到人间；要末我就此刻去将彭镇台的生魂摄了来此，大人将他和和我质对一下，他便无从再赖了。”

彭玉麟连连点首道：“这个办法最好，你只快去快来。”

女鬼闻言，突然不见，不到半刻工夫，果将彭宣德的生魂摄至。彭玉麟正待大声喝问，忽又想到女鬼怕他阳气，只好仍然忍了火的问着彭宣德，如何一连逼死两条性命。彭宣德起初自然不肯承认，后被女鬼顶得哑口无声；方始没有说话。彭玉麟即去拿出一张结来，当场眼见彭宣德具上甘结，收藏之后，乃命一齐退去。复因天已将亮，便不再去上床安寝。

及至天亮，忽又疑心此事是梦，等得重行取出那张甘结复看一看，方始自己失笑起来道：“天下怎有这般奇事，从前那位包文拯，民间传说，他是一位日断阳间夜断阴的人物，我只当此事是件小说上的胡诌乱道，谁知阴阳本无二理，岂有做了鬼的便肯含冤不成。彭玉麟一个人想到此处，也知他自己为人不畏强暴，不欺孤弱，这个鬼来告状，正是他正直无私的结果。

彭玉麟想完之后，他就离开九江，也不再在他处耽搁，直至武昌，住进他的行辕。可巧他那侄子彭宣德，适因公事进省，听他去到，即来晋谒。

彭玉麟一见他这堕他祖德的侄子之面，一股恶气，早已喷

了上来，好在那个女鬼已经不在他的面前，就是大发其火，也不要紧的了。当下一面缓住宣德，一面即传一府两县进见，府县来到，他就坐出堂去，先命府县作了见证，然后把那宣德，褫去冠带，抓下堂去，一样跪下，喝问道：“你的侍妾姚伍氏，现在可在襄阳衙门里么。”

彭宣德听了大惊，只好强牙答道：“现在好好的在襄阳，叔大人问她何事？”

彭玉麟又冷笑了一声道：“这未限你七天，须把姚伍氏唤到此地。”

彭宣德忙又改口道：“她在害病，恐怕急切不能来此。”

彭玉麟道：“她既有病不能前来，我可去到襄阳，也是一样。”

彭宣德又改口道：“她既害病，叔大人去到那儿，恐怕她已死了呢。”

彭玉麟听到这句，气得抖凛凛的把那惊堂木头一拍道：“好会讲话，不过我此刻还在此地，恐怕姚伍氏已经吊死了吧，连她的老母，也已气死了吧。”

彭宣德一见彭玉麟犹同仙人一般，竟能将那姚伍氏母女二人之事，知道得如此清楚，方始不敢再赖，求着彭玉麟道：“叔大人既已知道其事，侄子并非有心逼死她的。至于她的母亲

之死，做侄子的更不知道。还求叔大人不究此事。”

彭玉麟听到此地，便将彭宣德的那张甘结取出，交与一府两县看过，然后又把女鬼告状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给府县听了，府县尚未听毕，彭宣德跪在地上禀言道：“天下那有鬼会告状。这个甘结，又是摄了我的生魂去写的，如何可以当真。”

彭玉麟不准彭宣德往下再说，立即朗声的问着一府两县道：“照大清律例，威逼两条人命，究属何罪？”一府两县一齐躬身答称道：“回官保的话，威逼姬妾致死，杖一百流三千里。”

彭玉麟因见府县似有开脱宣德之意，忙又正颜厉色的问道：“这未逼死姬妾生母呢？”

府县又一同嗫嗫嚅嚅的答道：“这是……这是绞监候的罪名。”

彭玉麟连声接说道：“好好，就烦贵府贵县赶紧把彭宣德带去，按律治罪。”

府县本与彭宣德没甚深交，方才前去竭力替他开脱，无非瞧在彭玉麟的面上。此时既见彭玉麟一毫无私，自然不好再说什么。正待将彭宣德带去的当口，陡闻辕门外面，一时人声嘈杂起来，跟着就见有几十个记名提镇，以及副参游都守千把等等候补武官，一齐奔入，向着彭玉麟哄声说道：“官保对于此案，办得不甚平允，我等不服，特来请个示下。”彭玉麟忙站起来，将手向大众拱上一拱道：“各位仁兄，究于哪样不服。”

大众一齐又答道：“女鬼告状，世上所无，一不服也。生魂具结，难作凭据，二不服也。宫保并未检验姚伍氏母女的尸首，就将彭镇台发交府县定罪，三不服也。就算宫保不认彭镇台做侄子，他是中兴有功之将，也得会同鄂督请旨定夺，宫保未经这番手续，四不服也。”

彭玉麟一直听完，不答这话，单去指着王命问着大众道：“这是什么东西，诸位可曾认得。”大众一见彭玉麟指着王命，便觉有些软了下来道：“此是王命，我等岂有不识，不过常言说得好，钢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

彭玉麟又不等大众说毕，却先自冷笑一声道：“有罪的人，自然应该问斩的了。”

彭玉麟的一个了字刚刚出口，即把他的手向左右站堂的戈什哈一挥道：“速排香案，就让本大臣拜请王命。”

左右的戈什哈，连忙喳的应了一声，立即就把香案排上。彭宣德此时还在地上跪着，一见他的叔子要请王命杀他，他就极声的喊着大众道：“你们诸位，不是前来救生，倒是前来送死的了。”

彭宣德讲完这句，忽又朝着彭玉麟说道：“叔大人，你老人家既命府县将我带去法办，这末此时为什么又要请王命呢？”

大众也被彭宣德说得过意不去，只好接口对着彭玉麟替代彭宣德求饶道：“宫保千万不必生气，我等来此叩见宫保，无

非想要保全令侄而已。现在宫保竟请这个王命，我等如何对得起令侄的呢。”

彭玉麟此时一任彭宣德和大众在说，一句不去接腔，单是自顾自的拜过王命，吩咐一府两县道：“两宫赐我这个王命，本是防着下属不服我的命令之故。现在彭宣德的情罪相当，我就请了王命斩他。”彭玉麟说到此地，又把眼睛朝着大众轮了一轮，又对着一府两县接说道：“快把他们一齐绑了，一齐问斩就是。”

一府两县一见彭玉麟请了王命，自然不敢多说，当下立命一班差役，走上前去，两个服伺一个，绑好大众之后，一起挨一挨二的跪在两旁。那个彭宣德乃是正犯，陡闻一声炮响，他已首先一个人头滚至地上。那班大众自然吓得面无人色，个个懊悔不该来此多事，反而害了自己性命，但又知道王命已经请下，万万不能再有生望，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忽又瞧见彭玉麟坐在上面，问着他们道：“你们此刻可已知罪了么。”

大众此时哪里还敢再辩，只好争先恐后的抢着回答道：“我等个个已经知罪，深悔不该来此多事。”

彭玉麟听说，方才将手向着左右一挥道：“这就放了他们。”

左右又应了一声喳，即将大众放绑。大众忙向彭玉麟磕头认罪道：“从此以后，我等决计不敢聚众抗命的了。”彭玉麟笑上一笑道：“国法俱在，全靠我们这班大臣行之，断不敢因这劣侄宣德，是我一家，就用私情。”

大众忙又接口道：“官保铁面无私，谁人不知，我等今天眼见，更加拜服的了。”

彭玉麟一壁命大众退去；又行文襄阳府县申详层宪，了结此案；一壁面谒鄂督，告知此事。鄂督自然也说彭玉麟能够公而忘家，真是国家大臣。彭玉麟谦虚一会，退回行辕，尚未脱去衣帽，又见首县前去禀见。

见面之后，便问有何公事。首县挺了腰干的禀说道：“前几天卑职衙门里头，有件案子，表面上看去，倒是一桩极平常之事，卑职却有些疑心，一时不敢断结，特来请示官保，要求官保指教。”

彭玉麟听了先一高兴道：“贵县能够这样留心民事，实属可嘉，不知究是怎样一件案子？”

首县答称道：“此地有个名叫赏天义的商人，一向在外经商，十年之中，陆继托人带回一万五千多两银子，教他生母，替他置办田地。每年接到回信，他的生母总说已令他的胞兄天仁，替他置就。及至回家，他的母亲已死，胞兄天仁，忽然向他变脸，说他生意不好，逼他另外去住。天义当场答他胞兄道：“家中田地，都是我那汗血金钱所换来的，哥哥要我另外去住，是否先行分家。”

他的胞兄听说，大不为然的，对他说道：“你这十年在外经商，所有本钱，全是为兄替你借贷而来，你有甚么银钱寄回。”

天义听了大骇，又因母亲已死，没有见证，每年托人带回之款，那班过路客人，一时无处寻找，幸亏他母在日，每年给他之信，可作凭据，于是去到卑职衙门控告。卑职传讯天仁，矢口不认，而且天仁还是一个秀才，乡里之中，尚负一点文名。”

彭玉麟先只让首县说给他听，一句不答，直到此时，方始接口问着首县道：“贵县见那赏天义的人物如何？”首县答称道：“人尚忠厚，不过毫没有一点凭据。也是枉然。”彭玉麟想上一想道：“这末天义母亲在日，所有给他之信，可在身边。”

首县又答称道：“卑职早已令他呈堂。据说乃是一个拆字先生，替他母亲代笔，此人也已他去，无从寻觅。”彭玉麟听到这句，陡然很高兴的说道：“贵县下去，立将他们兄弟二人，带来本大臣亲自审讯。”

首县去后，彭玉麟急命一个文案，假做一道江西抚台给他的移文，刚刚办好，首县已将赏氏兄弟二人带到；彭玉麟坐出堂去，问过二人口供，都和首县所说不相上下。彭玉麟便命那天仁带下，单问天义一个人道：“天仁是你胞兄，你们生母在日又未分家，就算真是你经商赚回来的钱，你对于你的胞兄又怎么样呀？”

天义叩头道：“小人情愿分一半给他。”

彭玉麟又问道：“你肯分给你的胞兄三分之二么？”天义道：“大人吩咐，小人也可遵断。”

彭玉麟听说，又面现欢容的点点头道：“你且下去。”天义下去之后，又将天仁带上，彭玉麟问道：“你说你那置田之款，都是你连年教读而得来的，本大臣想来，天下哪有这样好的馆地。现在姑且不说这个。但是天义乃是你的一母所生，你做哥哥的也应该给他一半。”

天仁叩头道：“大人吩咐，本该遵命。不过这些田地，只好去抵生员连年借贷而来的老债。”

彭玉麟听说道：“第一年的债款，你就该以第二年的收入还人呀。”

天仁道：“生员因为舍弟在外经商，本钱愈多愈妙，若是置了产业，债主也就信用，倘一还了人家，第二次去借，人家倘有不便，反而难了。”

彭玉麟听完，果见赏天仁的说话，无可驳诘，仍又好好的劝上一番，天仁只是矢口不移，毫没转圜地步。彭玉麟至此，始把那件假移文取出，一壁交给天仁去看，一壁喝问道：“你们家务官司，本大臣只好不管。不过你是一个江洋大盗，江西抚台已有这件公事前来请我办你。”

彭玉麟说完这句，不待天仁再辨，即命左右快取大刑伺候。

赏天仁不待看完那道移文，早已吓得满身发抖，及听彭玉麟吩咐快取大刑伺候，慌忙呈还那道移文，连连的磕着响头道：“大人明镜高悬，生员曾游泮水，家中虽负人债，倒底还有

这些薄产，何致去作强盗。这道移文上所说之人，或与生员同名，也未可知。”

彭玉麟又将那道移文，向着天仁的脸上一照道：“公事上面，已将你的姓名籍贯年岁，叙得明明白白，本大臣劝你不必再赖，还是好好实招，免得皮肉受苦。”

赏天仁听说，只好又连连的磕头道：“大人千万不可用刑，生员可叫舍弟证明，生员从未干过不端之事。”

彭玉麟尚未答应，已见一个差人走至首县跟前轻轻说上几句，又见首县走到他的公案之前，请上一个安道：“回宫保的话，赏天义说的，他情愿替他胞兄来具甘结，他的胞兄决非江洋大盗。”

彭玉麟听了大怒道：“贵县治下，有此大盗，平日所管何事，快快下去听候参处。”

首县碰了一个钉子，只好满脸不高兴的退至一旁。彭玉麟又在乱拍惊堂的，喝令左右将那天仁夹了起来。

左右即用夹棍，把那天仁夹上，尚未收紧之际，彭主麟又问天仁道：“你这大胆强盗真要夹上方才招么？”

天仁又喊冤枉的说道：“大人本有彭青天之号，何故对于这道一面之词的移文，定要将生员刑讯。”

彭玉麟听说道：“本大臣何尝听了一面之词，将你刑讯，但因你这家产，不是每年数十两银子的馆地，可以积至如此巨数的。譬如一年五十两，就算一文不用，十年也不过五百两的呀。”彭玉麟说到这句，又把惊堂一拍道：“你还不招，本大臣就要命他们收紧了。”

天仁至此，因为急想保全他的性命，竟会忘其所以的向着彭玉麟大声的说道：“生员这个家产，真正不是抢来的，乃是舍弟经商寄回来的。”

彭玉麟不等天仁说完，复又连连拍着惊堂道：“你那兄弟，他在外边经商蚀本，怎有这些银钱寄回，本大臣不是三岁孩子，能够听你谎供。”彭玉麟说至此处，只朝左右值刑的差役，突出双眼珠子的发怒道：“快快收呀。”

差役正待收紧，天仁忙又高声大喊道：“大人开恩，生员招了。”

彭玉麟听说，方把他手向着差役一摇道：“且慢，姑且让他招来。”

天仁急又发极的说道：“大人倘若不信生员的家产，真是舍弟经商寄回的，务求大人姑将舍弟提来一问，舍弟不肯证实，那时再办生员不迟。”

彭玉麟又冷笑了一声道：“你那兄弟，他是你们一母所生，明知你这胞兄在作强盗，也只好姑且承认一下的呀。”

天仁又接口说道：“大人真的不信，生员还有舍弟亲笔寄款回来的家信为证。”

彭玉麟摇摇头道：“本大臣终于不信。”说了这句，始对着首县说道：“这末姑烦贵县，亲自押着这个强盗，到他家中去取。”

天仁一听彭玉麟如此在说，生怕县官曾经为他碰过一个钉子，此刻赌气不肯押他回家，忙又大声求着首县道：“大老爷可否就押生员回家一趟，也是公侯万代之事。”

首县听说，只好真的押着天仁回家去取。正是：不是彭公有心计如何赏贼吐奸谋不知能否取到，且阅下文。

第八十七回

几首新词喜友文廷式 一声大炮力援吴吉人

首县押着天仁回至家中，好久好久，方才见他寻出一封天义亲笔之信，便又将他押回行辕，将信呈与彭玉麟过目。彭玉麟把信细细看完始唤天义上堂对过笔迹，因见笔迹不错，忽又吩咐两旁差役，把那天仁重责四十大板。

天仁在挨板子的时候，自然不服起来喊着道：“大人既已对过笔迹，足见生员的家产，并非抢来，怎么还在办我？”

彭玉麟明明听见，并不答言，直等四十大板打完，眼看天仁一拐一跷的走至公案面前重行跪下，方才正色的对他说道：“赏天仁，你可知道本大臣为什么办你的？”

天仁哭丧了脸的答称道：“生员委实不知。”

彭玉麟微微一笑道：“这个四十大板，并非办的盗案，却是办的你那家务之案。”

天仁至此，方才知道了彭玉麟之当，只好磕头道：“生员不肖，不应吃没舍弟的田产，大人办得公正。”

彭玉麟接口对着首县道：“此案既已证明，赏氏所有田地，确是赏天义一人所有，赏天仁无一点关系。贵县下去，就照本大臣所断结案可也。”

赏天义忙向彭玉麟叩上一个响头道：“大人断得公允，还有什么说。不过小人还想将这家产，仍照大人起先说过之话，或是分一半给我家兄，或是分他三分之二给我家兄。小人恐怕县大老爷不肯这般断法，务求大人吩咐一声。”赏天义说着，只等彭玉麟示下。

彭玉麟又恨恨的指着赏天仁说道：“你这劣生，有了如此的一个好兄弟，不会好生友爱，你这兄弟此刻的说话，你可听明没有！”

赏天仁到了此时，良心发现，竟去抱着天义大哭道：“兄弟，做你哥哥如此不肖，此刻真正有些没有面目见你了。”

彭玉麟本有鉴人之明，一见赏天仁的天良犹未全泯，便笑上一笑的又对着首县说道：“既是如此，贵县下去斟酌办理就是。”

彭玉麟办好此案，心下十分畅快。又因那个首县，断案能够如此细心，又去告知鄂督，将他升署知府。后来非但这位新升知府，更加去做好官；就是赏氏弟兄，真的十分友爱。所以当时彭玉麟确有龙图再世之誉。

不过彭玉麟所做类于以上几案的事情，极多极多，本书不

是他一个人的全传，只好略举一二罢了。

现在单说彭玉麟办过李鹤章的那件案子，自然卖了私交，并未奏知朝廷。左宗棠又给了施道台调和彭李二人之信，所以彭李二人，真的一点没有芥蒂。

日子容易过去，已到光绪九年的冬天，江西的那位刘秉璋中丞，奉旨调补浙江巡抚，他又把那位得意门生徐春荣，奏调浙江，仍然派充浙江全省营务处，统领水陆各营等差。徐春荣既是服官本省，便可将他的那位老母，迎养到杭，心中很是安适。

有一天，方和刘中丞谈完要紧公事，正想回他运司河下公馆的当口，忽见刘中丞笑着把一把抓住他的衣袖道：“杏林莫忙，你不是常常和我说，你的为人，除了文王一卦之外，便觉毫无所长，说到做诗一节，更是眼高手低，你的那些说话，自然都是谦辞，这且不必说他，但是我也是个翰林出身，应该见过一些好诗，谁知我也和你一样的手低眼高，近十年内，真的没有看见几首好诗。”刘中丞一直说到这里，方命一个管家，取到一卷诗稿，忙去打开，指着好多首宫词道：“杏林，你且细细一读，我说还胜唐人的宫词呢。”

徐春荣便去接到手上一看，只见写着是：拟古宫词：

鹤声催夜未央，高烧银蜡照严妆；台前特设朱墩坐，为召昭仪读奏章。

富贵同谁共久长，剧怜无术媚姑嫜；房星乍掩飞霜殿，已报中宫撒膳房。

椽笔荒唐梦久虚，河阳才调问何如；罡风午夜匆匆甚，玉几休疑未命疏。

鼎湖龙去已多年，重见照丘版筑篇；珍重惠陵纯孝意，大官休省水衡钱。

金屋当年未筑成，影娥池畔月华生；玉清追著缘何事，亲揽罗衣问小名。

桂堂南畔最消魂，楚客微辞未忍言；只是夜浮风露冷，黄舆催送出宫门。

九重高会集仙桃，玉女真妃庆内朝；弟座谁陪王母席，延年女官最妖娆。

未央宫阙自峥嵘，夜静谁闻吠影声；想见瑶池春宴罢，杨花二月满江城。

河伯轩窗透碧纱，神光入户湛兰芽；东风不解伤心事，一夕齐开白奈花。

藏珠通内忆当年，风露青冥忽上仙；重咏景阳宫井句，菱乾月蚀吊婵娟。

千门镇钥重鱼宸，东苑关防一倍真；廿载垂衣勤俭德，愧无椽笔写光尘。

各倚钱神列上台，建章门户一齐开；云阳宫近甘泉北，两度秋风落玉槐。

月榭风阑拟未央，少游新署艺游郎；一时禁楸抄传遍，谁是凌云韦仲将？

书省高才四十年，暗将明德起居编；独怜批尽三千牍，一卷研神记不传。

水殿荷香绰约开，君王青翰看花回；十三宫女同描写，第一无如阿婉才。

手摘松珠睡不成，无因得见凤雏生；绿章为奏皇鸟仪殿，不种桐花种女贞。

诏从南海索蛟珠，更责西戎象载瑜；莫问渔阳鼙鼓事，骊山仙乐总模糊。

龙耕瑶草已成烟，海国奇芬自古传；制就好通三岛路，载来新泛九江船。

碧海波澄昼景暄，画师茶匠各分番；何人射得春灯谜，著得银韦华便谢恩。

云汉无涯象紫宫，昆明池水汉时功；三千犀弩沉潮去，只在瑶台一笑中。

彩凰摇摇下紫霞，昆山日午未回车；玉钗敲折无人会，高咏青台雀采花。

筠篮采叶尽吴姝，纆索馆风轻织作殊；新色绮花千样好，几家提调费工夫。

斜插云翘浅抹朱，分明粉黛发南都；榴裙衬出 帮蝶，学得凌波步也无。

春老庭花喜未残，云浮翠辇上星坛；纵山笙鹤无消息，惆怅梁新对脉难。

徐春荣一口气看完了这二十四首宫词，不禁连连称赞道：“此诗飘飘欲仙，的是一位才人之笔。此人是谁？请老师快快告知门生知道，门生一定向他学诗。”

刘中丞听了，也很高兴的答道：“杏林，你既这般倾倒，足见我的老眼犹未花呢。”

刘中丞说到这里，又命一个管家去到上房，取出一大卷稿子纸来，笑着递与徐春荣道：“杏林既是如此欢迎此人之诗，我就再给你看它一个饱了再讲。”

徐春荣果然看得兴起，忙得无暇答话，即在刘中丞的手上，

接了那卷诗稿，连忙定睛一看，只见上写着山居六十四韵，下注用九佳全韵增入九字的九个小字，又不禁咋舌道：“此人真正才大如海，今天我徐某可得着一个做诗的知己了。”刘中丞听说，也笑上一笑道：“杏林，你且看诗呢。真的李杜复生，想亦不过尔尔。”

徐春荣赶忙看去是：

息影岩阿足，萧闲事事皆；橐天符柱史，繆日命灵媧。

篱援春栽槿，郊扉昼闭柴；野游来广莫，代谢纪无怀。

潇洒华阳帽，优游关里鞵；棋图重布子，剑解与参差。

溪集商同趁，溪居客并佳；拾冈哀橡媪，寒浦挑莲娃。丑
凸深凹画，朝荣夕悴++玄，绕庭滋石蔓，支牖斫风木理。

岚壁峰常峭，荒园户半门为；宗生蒿避苑，夹植柳兼 。
哀壑形漳谿，飞泉势彡郁石襄；溪晕摇颭艳，渊曲凑滚怀。

地僻防 瘴，风淫慎虐痍；巾车寻窈窕，虚室纳威 。

栖峻扞萝径，循流泛荻 ；凝阴群象肃，吹籁八音 。

应律中鸣冒，知更鹤颊骨圭；龟供特健药，鹿系放生牌。

植翳恒雉，黏薨竞缀蜗；树鸡增夙饌，莲荐清斋。

杯喜柘榴列，瓔将蒜壳馱；荣膺宏景賚，食减瘦郎鲑。枫
槭思朋友，卅宾瓜饷等侪；霜消蝉口草，月黑狗睚。酒瓮
新生润，琴床积旧霾，囊盛云襄襄，笕过水“o“o“o“o“。

草彩遥相接，林光净若揩；渔师争蹈獭，庖子欲羹豺。

机汲输回瀑，村谣答远皆风；闲情调燕雀，微物富螺麈。
跌宕从岩隐，弯环步短街，杖卅梨初鬻，蹑屨尚徘徊。远树低
如荠，文莎细如，松高疑岱倚，橘老漫逾淮。

万竹青竿亚，双桠紫穗挨，蠹深南越桂，蚁聚北宫槐。

学种庄生瓜，还移孔墓楷，齐民曾讲习，老圃信痴。

仰面看飞鸟，停车辄怒蛙；振奇搜越绝，诙诡志齐谐。

汲黯狂犹昔，刘伶醉可埋，华胥前圣国，阿 化人阶。

头 周秦籍，心嫌郑卫哇；雅金稽郭璞，字解徇徐锴。

扬子玄伤巧，相如赋类俳；劬宵 火耀，鸣晦翰音喈。

整帙标绡带， 经剥翠钗；凌空杨鹜羽，暮涧迈凡。

倦几抛书卷，栖尘满箭鞞；藩维苞枿，旄节信音乖。

漕粟资连舶，传烽走快，幽浪更反侧，胡梵渐离。

飙怒号无窍，澜狂浩著涯；求沙虚抱朴，闻唱感洪崖。

素发俄垂领，朱门肯乞髡，髡然剪白石，宁要佩青綈。

转晷时光迅，繁 岁墓 ；折梅聊酌醕，煨芋自然 。

抚拌延謔笑，投壶止罚 ；五穷仍乐道，一旦敢行怪。

徐春荣一直看完此诗，先把那诗放在桌上，然后笑着问刘中丞道：“此人究是那个？”

刘中丞见问，也哈哈一知道：“此人非别，就是江西萍乡才子文廷式孝廉呀。”

徐春荣听了大是惊喜道：“他在此地么？”

刘中丞道：“我也久闻其名，惜乎不能一晤。可巧此地的俞曲园前来推荐于我，我就礼贤下土的请他办理文案。”刘中丞说着，即吩咐戈什哈快把文廷式文老爷请来。

一时请至，未及介绍，徐春荣急向廷式一揖到地的笑着道：“道希兄，徐某数年服官贵省，都因老哥出游，未能一聆教言，不图今天竟作同事，快极快极。”

文廷式慌忙回礼道：“兄弟也是久仰杏翁，现承中丞委充文案，以后倒好常常的请教了。”

刘中丞接嘴道：“你们二位，既是相见恨晚，快去好好的谈他一谈，我此刻还得出去拜客，恕不奉陪你们。”

徐春荣不及答话，即同文廷式去到他的房内，谈谈政治，讲讲诗文，不久竟成生死之交。

谁知他们虽是二贤相聚，其乐融融，可是法国对于中国，忽因一件交涉问题，居然大动干戈起来，不到几时，竟将他们的海军开入福建，以及浙江的镇海地方。

朝廷得信，顿时大着其慌，连连几道上谕，分给闽浙督抚，说着我国的海军，万万不是法国所敌，只有一任他们向我们开炮，我们这边，非奉上谕，不准还炮。

当下徐春荣第一个便跳了起来，对着刘中丞说道：“这道上谕，万万不能照办。至于说到我们中国的海军，不能对敌外人，此言诚然诚然。但是现在已经到了两国开衅，如何可以只准人家开炮，我们不得还击，岂非亘古所无的奇事。”

此时文廷式也在座中，便先禀言道：“杏翁身居全省营务处，又是兼统水陆各军，以职守言，当然如此论调。不过兄弟曾经听得人说，我国的所有海军经费，全部已经移作修造颐和园之需的了，这个海军，如何能够对敌，杏翁须要通盘筹算才好。”

刘中丞连连点头道：“道希之言极是，倒是和我一般见解。”

徐春荣听说，微微地一笑道：“道翁所说，海军经费移作修造颐和园的话，本来不错。但是内中还有一点区别，颐和园的修造经费，并非纯移海军经费，却是太后准了李连英之计，开了一个新海防捐，这个新海防捐的捐款，倒是全用在颐和园里的了。我国海军，虽然不敌外人，只要做将官的调度有法，未必不可一战。”

刘中丞道：“杏林，你的军事之学，我自然相信你的，其奈两宫和恭王不相信我，说也枉然。”

徐春荣听到这句，方才垂首无言。

文廷式道：“镇海方面，既有法国兵船侵入，我又知道他们的统帅，名叫哥拔，却是一位名将，中丞职守所在，似也不能不防一下。”

刘中丞本来很信用文廷式的，当下便一面点头称是，一面又对徐春荣说道：“既是如此，别个人去，我自然不甚放心，只有杏林亲到镇海一趟。”

刘中丞说了这句，又朝徐春荣看上一眼道：“上谕的说话，谁敢不遵，倘若有人不奉我令，就向法舰开炮，只有请你立刻砍他脑袋。”徐春荣听话，只好强勉答应而去。

一天到了镇海，那里的提台、镇台，因为抚台本是挂有兵部侍郎衔，可以统属提镇的，全省营务处，又是代抚台办事的，自然都来迎接，并想打听抚台的意旨。徐春荣不便相瞒，老实

告知一切。提台、镇台，都说徐营务处，既然到此，我们悉听调度办理，不敢妄参未议就是。

徐春荣皱眉答道：“兄弟自然不敢不遵上谕，以及抚帅的意旨，但是也得见机行事，总不见得一任法兵占了我们的浙江吧。”

提台、镇台都是官场老手，如何肯来负责，当下无非唯唯连声，貌似奉命而已。徐春荣等得送走提台、镇台之后，即与道府各县谈了一阵公事，又去亲自勘过敌舰的形势，方才密禀他的老师。

有一天晚上，徐春荣业已安睡，忽在睡梦之中，陡被一声轰隆隆的大炮声响，将他惊醒，赶忙派人出去查问，尚未据报，已见那个炮台官魏占魁赶忙请上一个安道：“回营务处的话，标下该死，尚求营务处准许标下将话说完，再行治罪。”徐春荣忙不迭的答话道：“治罪事小，防敌事大。现在敌人方面怎样？”

魏占魁又抖凛凛的说道：“我们开过一炮之后，敌船倒说渐渐退去。”

徐春荣听了方才把心稍稍放下，一壁命人再去探听，一壁始问魏占魁道：“这样说来，此炮乃是足下命放的了。”

魏占魁很快的答道：“标下又不是不要这个脑袋的，怎么敢放。”

说着，立即退至门外，忽然带入一个酒醉糊涂的大汉，令他跪在地上，又恨得要死的指着那个大汉说道：“此人名叫吴杰，号叫吉人，乃是炮台一个守兵，今天晚上，不知怎么贪饮了几杯黄汤，竟敢不奉命令，胆敢开此一炮。”

魏占魁还待再说，那个吴吉人，忽来接口道：“小人今天晚上，确属多喝了几杯热酒，睡得糊里糊涂的当口，陡然肚子大痛，忽想寻个地方出恭，一瞧炮台顶上，有风吹着凉快，就到那儿前去出恭，不料刚才出到一半头上，陡闻一阵轧轧的声响，赶忙抬头一望，只见一只极大的外国兵船，直向我那炮台前面开至，小人一时心慌，只好急把炮闩一扳，立即开出一炮，可巧那炮刚刚打中那只大兵船的了望台上，那只兵船陡然停止驶行，没有半刻，已经渐渐退去。”

吴吉人说到这里，正待去向徐春荣求饶的时候，魏占魁忽去朝他脸上，死命吐上一口口水道：“你这个黄霸蛋，自然是糊里糊涂，你不晓得你老子的一个吃饭家伙，已经被你闹掉了。”徐春荣听说，连忙摇手止住。正是：小兵虽是能开炮大将还须会识人不知徐春荣要说何话，且阅下文。

第八十八回

见白猿晚年生蠢子 坠黑虎垂暮怜冢孙

徐春荣本来稍知一点相术，起先一见那个魏占魁带入一个大汉，虽然还是酒气熏人，讲话舌头发木，但是见他那张五岳朝天的面貌，已是心里一惊，极至听他声音洪亮，说话又极老实，将来必能大贵，所以赶忙摇手将那魏占魁阻止，方去问着吴吉人道：“你的擅自开炮，难道不知道你是一个小兵，没有这个权力的么。”

吴吉人见这位徐营务处的脸上，仍是和蔼之色，没有什么怒容，也是他的官星高照，福至心灵起来，当下便大胆的答道：“回大人的话，小人当时一见那只大兵船轧轧开至，倘然先被他们开炮，毁了我们炮台，这个镇海地方，便为外人所占。小人想想，国防事大，违旨事小。小人就是因此砍头，大人也会怜悯小人一点愚忠，能够抚恤小人妻子的。”

徐春荣听到此地，不禁肃然起敬的答道：“我们有兵如此，何以不可一战。”

说着，即对魏占魁道：“此人颇有见识，不是其他小兵可比，你且将他带去好好看管，抚台那儿，由我替他设法便了。”

吴吉人一听徐春荣如此说法，连忙伏在地上磕上几个响头，便随他们的炮台官而去。

此时前去探听外舰的那个差官，业已回来，徐春荣问他打听怎样，那个差官回话道：“沐恩亲去打听，那些外舰，确有似要退出之意。”

徐春荣听了，便去占上一卦，看了爻辞，已知其意，胆子越加大了起来，正在自拟打给抚台的电稿，又见一个差官来禀道：“镇海电报局王委员，说有要公禀见。”徐春荣即命导入，谈了几句，始知那个王委员，因见抚台派在镇海的坐探委员，已将吴吉人擅自开炮的事情，业已先行电禀抚台去了，乃是前来讨好的。

徐春荣命他退去，即将吴吉人虽然擅自开炮，其中别有原因，可否将他赦免。但将他自己失察的处分，尽管加重办理的说话，写在上面打给抚台。及接回电，仍命速将吴吉人即行正法，并将炮台官魏占魁发交县里管押，听候参处。至于徐春荣的失察处分，一字未提。

徐春荣看完电报，却自言自语的说道：“这个姓吴的，无论为公为私，我须保他性命。况且敌舰既将退去，卦辞又是十分吉祥，我只有再电我们那位文道希请他再在抚台面前竭力说项。”徐春荣说了这话，忙又打上一个长电给那文廷式，托他进言。及至再接回电，仍是没有效力。

徐春荣一时没有法子，他就索性发了一个电给他老师，说

是吴吉人有三不可斩之理，他自己倒有三可斩之理，要请刘秉璋立即派人前去接办他那营务处以及统领水陆各军等差，俾得单身晋省，听候参办之语。

刘秉璋接到电报，不觉又气又急。气的是，他这位多年的门生，竟因一个小兵之事，和他闹起标劲起来。急的是，连连的杀了那个吴吉人，朝廷恐怕还要见罪下来。刘秉璋一个人气了一阵，急了一阵，只把那文廷式文案请至商议。

文廷式先自笑上一笑道：“徐杏林的诗文，文某还可与他相埒。若论他的战略，不是文某在中丞面上说句不好听的言语，文某不必说了，恐怕浙江全省之中的文武官吏，没人及得他来。况且他与一个小兵，非亲非故，何必如此，其中必有甚应道理。”

刘秉璋不待文廷式说完，慌忙接口道：“你的说话自然有理，我与杏林，乃是多年的师生，我的做官，谁不知道都是他在帮我。不过这桩事情，非我可以作主，倘若两宫见罪下来，如何是好。”

文廷式又笑着道：“中丞若是单为此事，何不电令杏林来省，当面一商，我料他一定有话对付两宫。”

刘秉璋又连连点头道：“是的是的，我真老昏了，今天亏你提醒，不然，杏林真的和我闹了脾气，我也只有马上一个折子告病回家，吃老米饭去。”

文廷式因见刘秉璋迂得可怜，便不和他多说，立即拟上一

个电稿，送给刘秉璋看过，当即发出，那知一连三天没有回电，北京军机处里责备的电报，却先来了。

刘秉璋忙命文廷式译出一看，只见写着是：浙江刘抚台勋鉴：顷奉两宫面谕，据掌陕西道监察御史奚鹿奏称，前奉上谕，明白晓谕，着令闽浙督抚，虽有外舰开至，不准先行开炮，以睦邦交。臣某风闻某月日，浙江镇海违旨擅开一炮，该炮究为可人所发，应令浙江抚臣刘秉璋明白覆奏，并治违旨之罪等话。着刘秉璋飞即明白电奏并将外舰被击之后，如何情形一并奏闻。贵抚接电希即查明奏报，免劳两宫圣虑是为至要。军机处印刘秉璋还没看完，已在摇头不已，及至看毕，便把那封电报，向那公事桌上一丢，跺着脚的自语道：“杏林害我，杏林害我。”

那知刘秉璋的第二个我字，刚刚离嘴，只见一个戈什哈报入道：“徐营务处到了。”

刘秉璋忙不迭指着那个电报，气喘喘的对着徐春荣说道：“你看你看。怎么得了。”

徐春荣倒很镇定的先去看过了电报，方始叫了刘秉璋一声道：“老师，门生要替老师道喜，这位御史而且只好白参的了。”

刘秉璋不等徐春荣说完，忙又站了起来，一把抓住徐春荣的臂膀道：“杏林，你在怎讲。”

徐春荣笑上一笑，且不答话，反而先朝文廷式拱拱手道：“兄弟出差，此地的公事更忙了，道翁偏劳得很。”

文廷式生怕刘秉璋着急，赶忙一边匆匆还礼，一边问道：“中丞有何可喜之事，要末那个吴吉人的一大炮，竟把外国人打跑了。”

徐春荣又笑着接口道：“岂敢，不是如此，我们这位老师的喜从何来呢。”

刘秉璋此时早已归坐，一听此言，急又站起道：“杏林，你快坐下说呢。你再不说，真的要把我急死了。”

徐春荣听说，先请刘秉璋和文廷式一齐坐下，自己方去坐下道：“老师部下，有些好兵，真正可喜。吴吉人自从开炮之后，他们的炮台官，马上把他抓去见我。据吴吉人说，他是有心开炮的。”

刘秉璋又不待徐春荣往下说完，忙拦着话头道：“该死该死。他的脑袋不值钱么？我的这个封疆大员，怎样可以违旨呢？”

文廷式接口道：“中丞莫急，且让我们杏翁说完再讲。”

刘秉璋又对着徐春荣乱挥其手的说道：“你说你说。”徐春荣又接说道：“老师，你老人家怎么这般性急，一个巡抚不做，有何要紧？能够一炮打死一个外国元帅，岂不大好。”

文廷式和刘秉璋又一齐惊问道：“难道那个哥拔元帅，真被吴吉人一炮打死了么？这倒真是一件可喜之事。”

徐春荣点点头答道：“在吴吉人匆匆开炮之际，虽然不知哥拔就在那只兵舰的了望台上，但他知道一被外国人先行开炮，那座炮台必定被毁无疑。他能冒了杀头之罪，前去开炮，那炮无论能否打死敌人，总是可嘉之事。现在也是吴吉人的福命，倒说那个哥拔竟被一炮打死，所有全部的外舰，统统退出镇海去了。”

刘秉璋听完拍着手的大喜道：“这是杏林的调度有方，功劳很是不小。”说着，又朝文廷式大笑道：“你们二人，快快替我拟这覆那军机处的电稿。”

文廷式即与徐春荣斟酌一下，照直而说，拟成电稿，不过未了加上几句，可否将那吴吉人即以都司归抚标补用。刘秉璋看过，即行发出，两宫见了，自然一一准奏。

谁知法国的兵舰，虽在浙江失利，却在福建得手。闽浙总督，本是一个姓赫的将军护理，一时无法对付法人，只得飞奏朝廷求援。朝廷即授两江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迅速率兵入闽，督办军务，并且电谕浙抚刘秉璋协助。

刘秉璋奉到那道上谕，忽又着慌起来，徐春荣、文廷式二人忙劝着他道：“左相侯本是一位老军务，朝廷又极信用，他既前去，兵饷两项，决计没人掣他之肘。我们此地，只要遣兵协饷，已尽责任，何必发愁。”

刘秉璋急将眼睛望着徐文二人道：“左季高倘若要调你们二人前去，我可不能答应他的。”

徐文二人笑答道：“中丞放心，我们二人，当然在此报效。”

刘秉璋还待再说，忽见一个跑上房的小戈什哈，走来报喜道：“替大人道喜，四姨太太，生下一位少爷。”

刘秉璋尚未答话，徐文二人忙向他去道喜。刘秉璋微蹙其眉的说道：“我的孩子多了，再养个把，没甚关系。”说着，望了徐春荣一眼道：“你在外边忙了半生，今年已是四十八岁，最好赶忙养下一个小子才好呢。”

文廷式笑问徐春荣道：“杏翁还没少爷么？”

徐春荣点点头道：“内人曾经养过一个，仅到七岁上便夭亡了。道翁几位世兄？”

文廷式又笑答道：“前年养了一个，取名永誉，小字公达。孩子倒还伶俐。”

徐春荣道：“听说宝眷，尚在广东，何不接到此地。”文廷式道：“来春兄弟还想北上会试，倘能侥幸，那时打算再接家眷。”

刘秉璋笑着接嘴道：“道希的才华，一定能够大魁天下的。”

文廷式连连谦虚几句，又问徐春荣道：“杏翁可有如夫人么？”

刘秉璋笑说道：“我听我内人说起，似乎杏林的第三位万氏如夫人，不是业已坐喜了么？”

徐春荣也笑答道：“落在来春二月，不知如何？”他们三个，谈上一阵，方始各散。

等得封印开印之后，转眼已是光绪十年二月初上，徐春荣因为年已半百，望子情切，就在那两天，去向院上请上几天事假，只在家中闲着。

一天已是初九的晚上，万氏夫人业已发动，收生婆也已伺候在旁，徐春荣因事走过万氏夫人房外，觉着产母房内，寂静无声，顺脚止步，忽将门帘拏起一看，那知不看倒也罢了，这一看，只把这位久经战阵的徐营务处，惊得目定口呆起来。

你道为何？原来徐春荣那时所见的，却是一个千年老白猿，正在房里纵跳。正待唤人去捉那只老白猿，犹未来得及出声的当口，陡见那位万氏夫人，一个人在她床上，似乎惊醒转来的样子，已在抖凛凛的大喊道：“房里有只老猿子，大家为何不来捉它。”

徐春荣一听万氏夫人如此在喊，便也不管是否血房，一脚奔入，不料一个眼花，那只老猿子，忽又不见，同时复见万氏夫人，又在喊她腹痛，收生婆赶忙上去伺候，早已生下一个孩子。

徐春荣当时瞧见产母平安，所生孩子，谅是那只老猿投胎。

无论此子将来怎样，总觉有一些来历，心下一个高兴，连忙奔出房外，一脚上院，报知他的老师知道。刘秉璋一听他这门生，已卜弄璋之喜，连连把文廷式请至，告知其事。徐春荣又将他们夫妇二人，一同见那老白猿之事，说给大家听了。

刘秉璋先笑着的说道：“杏林本是一个孝子，帮同打平长毛，又不居功，更是一个忠臣。晚年能得此子，定是老天赐报吧。”

文廷式既是才子，自然无书不览，对于那些星相之学，并能了解真谛，当下也忙插嘴对着徐春荣笑道：“今年乃是甲申年，二月乃是丁卯月，今天初九，乃是乙卯日。”文廷式说到这句，又在掐指一算道：“此刻正是戌时，乃是丙戌时辰，此子却是一个倒三奇格。”

刘秉璋忙问怎么叫做倒三奇格。

徐春荣接口道：“甲乙丙丁，谓之顺三奇格。此子既是甲申、丁卯、乙卯、丙戌，谓之倒三奇格，倒三奇格自然不及顺三奇格。”

文廷式又笑着道：“只要成格便好。”

刘秉璋道：“古来神龙老猿投生之事，不一而足。此子将来必定跨灶。”

徐春荣皱眉道：“门生生平一无所长。此子即照老师的金

口，将来能够跨灶，门生想来也不至于怎样。要末门生把我这个文王卦的学问，传授给他吧。”

文廷式道：“以我看来，此子异日必负一点文名。”刘秉璋道：“他这八字，能入词林么？”

文廷式道：“点林的未必一定成名，成名的未必一定点林，点林仅能一时，成名却是千古。”

徐春荣笑着接口道：“寒家毫无积德，安敢望此。”说着，忽然自己失笑起来道：“现在还是一个脓血泡，只要家慈能有抱孙之乐，也就罢了。”

文廷式却正色道：“兄弟本是一个博而不专的人物，但是平常偶尔鉴人，倒还不差甚么。就是小儿永誉，将来也能得到一点点的虚声。”

刘秉璋听了，很乐意的呵呵大笑道：“你们二人之子，只要将来能够都负文名，我纵不能亲见，也很开心。”徐文二人自然一同谦逊几句，方才退出。

做书的做到此地，却要郑重的表明一声，以上这些说话，都是先妣万氏太夫人以后告知我的。当时先严和道希世叔，各人望子心切，情不自禁，或有这些议论。现在文公达老世兄，确已负着很好的文名，做书的呢，完全是个不学无术之徒，一生事业，毫无足述，至于作几句歪诗，编几部小说，不过一个高等文巧而已。这段小说，不过不敢忘记先严先辈的口泽，断

断不敢假此自炫，特将蠢子二字标题，读者诸君，或能见谅。

不过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却有一段极危险而又希奇的事情，至今已有四十四五年之久，敝县的那班父老，犹作掌故讲述。

我们白岩村的老宅，乃是依山为屋的，所以五层楼上，还有花园草地。先祖妣童太夫人在日，即在那个花园草地之上，盖上一座茅竹凉亭，凉亭紧靠先祖妣的卧房，由那卧房去到凉亭，必须经一座七八尺长，二尺多宽的小小板桥，桥下便是万丈深坑，五层楼下的佣人，每日总在那个坑里淘米洗菜，有时昂首向上一望，好比上海南京路上望着先施公司最高一层楼上，还要高些，因此板桥的左右，复用几根竹子，做成桥栏，以防不测，当时无论何人走过那座板桥，从来不敢扶着桥栏，往下一望的。

先祖妣那时已有八十二岁的了，她老人家却有七子六婿，孙儿孙女，大概也有二三十人之多，先严因是长子，我就是个长孙，先祖妣未免更加溺爱我些，也是有之，所以先祖妣每每谕知所有一班孙儿孙女的乳媪，不准抱着小孙到她那座凉亭，因要走过那座板桥，未免总带几分危险性质，这也是老人家有了经验之谈。

有一年的夏天，先祖妣正在那座凉亭之上，和那族中父老围坐纳凉的当口，陡见一只极大极大的斑斓猛虎，就朝她们人群之中奔去，大家自然飞奔的四散逃开。那只猛虎，因见板桥那边，还有屋宇，不知怎么一来，就向那座板桥之上奔了过去，不料虎的身体巨大，板桥太窄，倒说一被虎的身体一挤，左右

两边的桥栏，顿时折断，那只猛虎，也是他的晦气，砰的一声，堕落桥下坑里，立时跌成头碎骨折，一个身体，成为数段，一种惨怕的样子，连那一班久与鹿豕为伍的乡下人见了，都没胆子前去正眼睹它。先祖妣自从瞧见跌死那虎之后，常常以此为戒，不准先慈以及乳媪带我前去定省。这句说话，还是我在一周岁的当口。

及至我倒四岁那年上，先慈又把我从杭州带到白岩老屋里去，探望她的婆婆，先祖妣因见爱媳众孙，又由任所去到她的那儿，自然十分欢喜，就命先慈以及我的乳媪带了我，住在她老人家的卧房。每逢我要惦祖母，总是她老人家从那凉亭上回到卧房，从来不准乳媪将我抱到凉亭上去的。我哪乳媪，也知先严当时仅有我那一个宝贝，每日每晚，也不准我离她一步。

有一天的中上，我哪乳媪抱着我的身子，和她一起午睡。等我一个人醒转一瞧，乳媪正在做她好梦，我当时推她不醒，又因房内一个没有大人，忽然想到先祖妣常常地给我对课，课一对上，便有糖果赏赐，一时等候不及，于是悄悄的起下床去，一个人一摸两摸的摸到那座板桥。不料这天，正有两个木匠，在修那座板桥，那时木匠刚去小便，桥栏既已卸去，桥板的一端，仅仅乎搭在先祖妣卧房外面，还有一端，搭在凉亭子的阶前，两块极薄极软的桥板，搁在那个万丈深坑之上，莫说是人不敢走过，就是一只小小的蚂蚁，它若有些智识，也决计不敢爬过去的。独有那时天不怕地不怕的一个我，竟会摸至桥边，刚刚踏上桥板，桥板陡然轧轧轧的一软，我就扑的一声，一脚滑下桥去。正是：

纵有慈亲防后患那知稚子已前趋不知那时业已滑下桥去的我，究竟怎样危险，且阅下文。

第八十九回

钦差忧国难不许过年 帮办扮商家偏来讨帐

当时的我，年纪虽仅四岁，倒说一经失足滑下那座板桥之后，也会吓得带哭带喊的一面在叫乳媪，一面已将左右两只小手，仿佛像那郎中先生在按病人脉息的样子一般，骈了两手双指，搭在桥板之上，一个小身体悬在下面，又似吊桶一样。那知那座桥板，因为业已腐旧，所以在叫木匠修理，我的身子虽小，那座腐旧的桥板，早已禁受不起，只在那儿轧轧的作响，大有立时立刻就要不必等我身子离它堕下，它也不能自保其身。同时我那两只小小的臂膀，试问有何长久气力！

正在危险得一百二十四万分的当口，我那乳媪睡在梦中，陡见一只极大极大的老白猿子，一脚奔到她的床前，拼命的把她推醒，一见我那个人不在她的身边，情知闯了大祸，赶忙不要命连跌带冲的奔到那座桥边，一眼瞧见我已声嘶力竭，两只手臂已在那儿发颤，她忙心下先定一个主见，然后将身轻轻的跪伏在那桥板一端，飞快的把我身子一抓，同时用她双脚忙不迭的一缩，我和乳媪二人，方能到了里边，这样一来，那时的我，现下在此胡言瞎道冒充小说家的徐哲身，总算保牢一条小小狗命。

这末当时我那乳媪，究是一个什么主见呢？原来她已抚领了我四年，知道我是徐家的一个活宝，倘真不幸有个差池，她就跟着一同跳下桥去，葬身坑底了事。她的轻轻跪伏桥板，更是恐怕她的身子重，桥板轻，倘一震动，那还了得，这个小心之处，虽是我那乳媪，因已拼出性命，反而能够镇静下来，其实还是我这个人，应该要在这个世界上，吃他几十年的苦，否则为我个人计，当时一堕而死，诚如先严所谓不过一个脓血泡罢了。这是我孩提时的把戏，却与本书无关。

再来接说那时先父既生我这个蠢子之后，对于国家公事，越加认真。一天听说左宗棠已经驻节福建马关，因为忧愤时事，有如心疾，每天只在营中喊着娃子们，快快造饭，料理裹脚草鞋，今儿老子要打洋人的说话。便去和文廷式商酌道：“左相侯，今年已是七十开外的年纪了，倘若真的得了心疾，如何能够再去对付洋人，兄弟要想亲倒福建一趟，我们中丞一定不放，可否请兄代我一行。”

文廷式听说，把他五言蹙在一起的答话道：“杏翁还不知道么，兄弟已向中丞请了假了，明后天就得北上会试。”徐春荣不待文廷式讲毕，忙接口道：“哦！倒忘了此事。这末兄弟还得就替老兄钱行。”

文廷式连连摇手道：“现在正是多事之秋，我们两个的交谊，决计不在形式。杏翁还是去和中丞商量福建的事情吧，因为本有上谕叫中丞协助左相侯的。”

徐春荣听说，只好笑着答道：“老兄见教极是，这末兄弟

连那送行的虚文俗套一起捐免。”

文廷式因为行期已促，便去忙他私事。

徐春荣也与刘秉璋商酌一会，立即派了一个名叫徐浦臣的参将，去到马江，和左宗棠面陈协饷调兵等事。及至赶到马江，方知左宗棠并没有什么心疾，无非厌恶洋人之意，很觉厉害，民间不知底蕴，有些谣传而已。

一天马江的总兵楼大成，因想巴结这位左钦差起见，就借他那五秩大庆之期，设宴演剧；左宗棠亲自点了一出岳飞大胜金兀术的戏文。当场文武各官，已知其意，赶忙恭维左宗棠道：“侯爷从前威服俄人，现在又来打这法人，似乎更比岳武穆还要有功。”

左宗棠听了方才呵呵大笑起来道：“诸位这些说话，未免太觉恭维老朽了。老朽从前打平浙江的长毛，又把安徽、河南、山东一带的捻匪剿平，后来去到陕甘，也把积年作乱的回匪，办得平平安安，伊犁之事，若非我和刘锦棠等人，陈兵以待，恐怕那位曾劼刚袭侯和那俄人的交涉也没如此顺手。”

左宗棠一边这般说着，一边又在大咳其嗽，咳了一阵，又笑着指指戏台道：“今天乃是楼镇台的生日，老朽只好随和一些。老朽在那省城里的时候，那天正是元旦，大家也在演剧。我便问杨石泉制军，今儿甚么日子。他说在过新年。我说不准过年。我要立即出队去打洋人，恐怕洋人要趁我们过年当口，偷打厦门。我要去打前敌。杨石泉说洋人惧怕侯爷，不敢来的。

我说这话不可靠的。我当初以四品京堂，去打浙江长毛，不是他们怕我；打陕甘回回打新疆回回，也都不是他们怕我，我却不管他们怕不怕我，我只要打。杨石泉仍是再三阻止，我故来到此间。今天这个衙门里又有唱戏，我怕洋人打来。”文武各官一直听完，忙又一齐答称道：“候爷不必怕，洋人定惧侯爷的威名，怎敢打来。”

左宗棠摇摇头道：“杨石泉不是罗萝山门人，这个福建太糟。”

左宗棠说到这里，忽见他的戈什哈报进道：“福州将军穆图善穆大人，亲自来此拜会。”

左宗棠一愣道：“他来何事？他在陕甘害死了我的刘松山，还有好多少大将，也是他害的，所以我在省城，不喜见他。“谁知左宗棠自顾自的在说，那位穆将军却已自顾自的走进来了。

左宗棠一见穆图善自己走入，只好念他是皇帝一块土上的人，慢慢地离席起座，方请穆图善升炕。

穆图善见着左宗棠很守规矩，不敢就去升炕。

原来清朝的官制，有真钦差假钦差之分。真钦差是上谕上面，有那钦差大臣字样，如从前曾文正的钦差大臣，年羹尧的钦差大臣，岳钟祺的钦差大臣，那时左宗棠的钦差大臣，这个钦差大臣，方算真钦差。照例可以札飭督抚将军的。若是上谕

上面没有钦差大臣字样，仅仅乎由军机处派出，这是翰詹科道，以及六部司员，都可以的，这个谓之假钦差。假钦差便没多大威权。当时左宗棠既是真钦差，穆图善自然不敢和他升坑。

左宗棠又把他的手一挡道：“你就坐下吧，我只问你前来看见我何事？”

穆图善只得战战兢兢的坐下道：“晚生因闻侯爷自己要去打前敌，特地赶来阻拦。”

左宗棠忽突出眼珠子问道：“此话怎讲。”

穆图善道：“侯爷在此，却是一军的元戎，只宜坐镇。倘若真的去打前敌，只要我们将军、总督前去。”

左宗棠忽又流着泪的说道：“那不行。你们二位，已是大官。你们去得，我也去得。太后待我真好，当我是个心腹，故此将这钦差给我。”

穆图善听到这句，便不待左宗棠往下再讲，忙拦着话头道：“晚生的不教侯爷亲自去打前敌，正是为了太后倚重侯爷。晚生和杨总督两个，虽是大官，无非一个普通臣子罢了，怎么及得侯爷一身关乎大局的呢。”

左宗棠听了，半晌无语，直过一会，方始拭干泪痕，望了穆图善一眼道：“既是如此，你们二人也不必去。我命诸位统领前去，但是不准他们一人不去。”

穆图善见已止住左宗棠了，便又狠命的恭维了左宗棠一番，方始告辞回省。

左宗棠送出穆图善之后，重又入席，执杯在手，一边颤着，一边问着楼镇台和文武各官道：“你们诸位可知道穆将军来此何为？”众官答称不知。

左宗棠太息道：“他在兰州时候，硬说刘松山激成马化癡变叛。刘松山战死，完全倒是他所激成的。现在因为我是特旨的钦差大臣，怕我借了这个洋鬼子之事参他，有意来此巴结巴结，消消我的气的。”

楼镇台首先答道：“穆将军本和前任总督何璟一鼻孔出气的。有一天何制台听说法国兵舰将要杀到此地马江来了，忙去拜佛念经，说是菩萨会得保佑。穆将军恐怕何制台如此行为，民间必要不服，福建的一班京官，也要群起而攻的奏参，便上一个条陈给何制台，主张立用大石，把此地马江到台江去的水路，统统镇平，免得法国兵舰直驶省城。何制台认为奇计，立即下令照办。不防法国兵舰，因有石填满江底，不能直驶省垣，可是此地附近一带的百姓，竟被外国大炮，打死论千论万。来有人参了何制台几本，何制台拿问进京，这位杨石泉制台始来继任。杨制台倒底在侯爷部下办过事的，一切调度，比较的胜过何制台不少，现在穆将军暗底下很与杨制台不睦。现在我们福建的兵权，侯爷千万不可分给穆将军去。”

左宗棠点头称是道：“贵镇所陈，我全知道。穆将军的来此消我之气。第二步就是要想来分我的兵权。”

左宗棠说到这里，忽把桌子大拍一下，又气烘烘的自语道：“老实说一声，我可没有第二个刘松山，再被他来害死了。”

“众官同声道：“侯爷本是军务老手，自然不上穆将军之当，自然不惧法人。不过春秋已高，须得好好保全精神，以支国家危局。最好是、何不奏调从前的几位部下来此，也好替替侯爷的手脚。”

左宗棠听说，便望了一眼大众道：“诸位爱我这个老朽，也未免太过了。话虽如此，我早打算奏调一个懂得水师的帮手。”

“楼镇台接口道：“现在水师人材，真个很是缺乏。”

左宗棠不待楼镇台往下再说，忙接嘴道：“我倒想到一位好手了。”众官问是那位。

左宗棠捻着须的笑答道：“你们说说看，杨厚庵杨军门如何呢？”

众官听了无不大喜道：“侯爷能够请他到来，还有什么说的，但怕他已归隐长久，不愿再出来做事吧。”

左宗棠摇摇头道：“厚庵穷得要死，不是鲍春霆还有良心，恐怕这一位中兴水师名将，早已饿成干饼的了。人家前去找他，他自然不肯来的，我这左老三若去找他，他就不好意思不来。”

众官一听左宗棠要去请那杨载福前来，大家自然放心不少。

及至席散，左宗棠连夜一个电奏，请派杨载福帮办福建军

务。那时朝廷本来十分倚重左宗棠的，自然立即准奏。杨载福果然不好推却左宗棠的保奏，克日来到马江接印。左宗棠一见杨载福之面，一把就将他抓住道：“杨老福，你真的前来帮你老大哥的忙么？”

杨载福含笑答道：“老大哥的忙，固然不敢不帮，但是大清朝的天下，也是我们湖南人在那长毛手中夺回来，难道真好让这法国的洋鬼子，又来抢去不成。”

左宗棠听说，方命众官见过杨载福杨帮办之后，然后一同坐下，商议对付法人之事。

杨载福先把他那八字须勒上二勒，睁眼望着左宗棠说道：“老师，我知洋鬼子，现在正在去到本国调兵，我们趁他们还未到来的时候，赶紧陈兵厦门四面山头。况且老师打长毛，打捻匪，打回匪，打俄国洋鬼子；法国的洋鬼子没有不知道的。我敢料定一见老师的旗号。不敢正眼窥视。”说着，又向左宗棠附耳说道：“我再亲率水师，出其不意，突然靠近他们洋船，前去抢他大炮。大炮这样东西，只能打远，不能打近。打仗的人，只要不怕死，自然反而能够不死，兵法上所说，置诸死地而后有生，就是此意。”

左宗棠听了高兴得跳了起来道：“杨老福你真正是位老当益壮的好手。我就马上下令，立即照办。”

杨载福便即退下，自去料理。不到几天，厦门邻近各山，均已布置妥贴。

刚刚妥贴，法国的大队兵舰，果已到来，尚在距离厦门五十里地的海面，洋人拿出探海灯一照，瞧见厦门沿海各个山头，全行竖起左恪靖侯的红旗，知有准备。一个带兵官连连对着手下的洋兵晓谕道：“中国的左宗棠厉害，还是设法议和，弄点赔款回去吧。”洋兵听说，大家于是叽哩咕噜了一阵，真的不敢去攻厦门。

那时杨载福虽有准备，因见法国兵舰，未近厦门，却也无法上去抢炮。这般的相持了一两个多月，另外的几大队法舰，已经侵入台湾腹地去了。

左宗棠得到报告，急将杨载福请回马江，要他亲赴台湾拒敌。杨载福自然一口答应。

左宗棠悄悄的对他说道：“你真肯去，须得万分机密。”杨载福也低声答道：“老师放心，此去好歹虽然不知，我总凭我智力行事。”

左宗棠连称好好。

杨载福回至他的行辕，尚未坐定，他的一班好友，已经得信前来阻止道：“厚庵，台湾很是危险，你可去不得的。”

杨载福颌首至再的答道：“我要保我老命，不去不去。”

一班好友刚刚走出，又是一班旧日同寅奔至，也是劝止道：“杨军门，法国的洋鬼子厉害，台湾又是孤岛，粮饷难以接

济，千万不可去的。”

杨载福又连连称是道：“同寅如此爱我老杨，我又不是傻子，不去不去。”

一班同寅去后未久，他一班文的部属，又来进谒，杨载福仍然说是不去。文的部属走后，一班武的部属又来进谒，杨载福仍然说不去。

等得大家都知道杨帮办决不到台湾去的了，杨载福忽然大病起来，吩咐差弁，拒见宾客。

左宗棠却知其意，便借别个题目，前去拜访杨载福。杨载福使人挡驾道：“敝上骤得大病不能迎入钦差。”左宗棠忙拍着双手，对他的一班戈什哈说道：“完了完了，杨帮办病了，怎样好法？快回行辕，另调将士。”

左宗棠回辕之后，又派那位楼镇台前往探视杨载福之疾，并赠人参二两。等得楼镇台去了回报道：“杨帮办果然病重，不能见客；只留一位少爷，在他病榻之旁，侍奉汤药。”左宗棠佯为叹息不止。

没有两天，马江的百姓，无不知道杨帮办大病之事，纷纷传说，洋人也知道。杨载福料得中外人等，确已信他有病，一天晚上，悄悄的问他儿子幼庵道：“为父假装生病，你可明白此意？”

幼庵一见左右没人，才敢低声答道：“爹爹可是要想偷渡台湾么？”

杨载福点点头道：“你既明白为父之意，可将箱中藏有两件老蓝布大褂子取出，为父和你各穿一件，装着买卖人的形状，连夜去上渔船，偷渡台湾。”

幼庵一面取出布褂，分别穿上，一面又问杨载福道：“难道一个兵将都不带去么。”

杨载福道：“为父已经密函驻扎台湾的王纯龙统领的了。现在此地四面都是法国兵舰，我们这个水师，万非其敌，如何可以带兵前往。”

幼庵不觉一愕道：“王纯龙所部，不到三千人数，怎样可以对付洋鬼子呢？”

杨载福先将帮办关防，暗藏衣底，方始答话道：“为父自有办法，此事非你孩子所知。”

幼庵听说，不敢再问，便随杨载福暗暗的上了渔船；及至外国奸细前去搜查，但见老少两个买卖人卧在船上，并无什么违禁之物，又见老的还在呻吟不已，便不再搜身上，喝令开船去吧。杨载福等得船到海面，还在假装叹息着的对他儿子说道：“听说台湾大乱，洋鬼子要和我们中国打仗，此去所有的旧帐，不知能够收到若干。”

幼庵也装出不乐的样子道：“爹爹不该此时前去收帐，恐怕有些危险。”

船户轻轻插嘴道：“前舱那位客人，似像外国探子，你们二位客人，既是前去收帐，言语须得谨慎一点，不要被他说去，恐怕一到台湾，就要你们报效军饷呢。”

杨载福却淡淡的答道：“他们有个例子，须得上万的生意，方令报效三成。我们的生意，还不到一千数目，倒不要紧。”

原来那时的法国人，早已暗出重金，买通中国的歹人，做他奸细。奸细且有公私之分，公的奸细，外国人那儿挂有名额，有饷可支；私的奸细，外国人那儿没有名额，须得自备资斧，随时随地私自侦探，探出事情，前去报告，方始分别轻重给赏，所以那时遍地都有外国奸细。杨氏父子，虽然不知前舱那个客人，便是奸细，不过处处说话留心，居然瞒过那个奸细。

等得到台湾，立即走入那个王纯龙的军中，王纯龙一边叩见杨帮办，一边还现出惊讶的样子道：“帮办真是天人，台州到台湾来的客人，已经断绝好几个月了，帮办竟能平安至此。”杨载福道：“我们父子二人，一路行来，也极危险的。”说着，又问王纯龙道：“你的手下，可有三千人数。”

王纯龙低声答道：“没有没有，一共不过二千。”杨载福道：“不要紧，你快密传本帮办的命令下去，限定各营连夜造我杨字大旗，每哨官兵一共只准四人；明天大早，此地岭上，必须全行竖起我的旗号。”

王纯龙奉令下去照办。

杨载福正待写信报知左宗棠去，忽见房门外边，突然走入一个人来，向他指着说声你好大胆。杨氏父子顿时大吃一惊。正是：

阵上茫然犹作战都中忽尔又言和不知此人是谁，且阅下文。

第九十回

官兵落草群钦少妇头 和尚贪花独注夫人脚

杨载福父子两个，一见突然走入一人，指着他们说声大胆，恐怕又是奸细到来，自然大吃一惊；及至细细一看，才知就是左宗棠的机要文案，钟鲁公观察，业已比他们先期到此。当时杨载福也指还钟鲁公一指，带恨带笑的答道：“你才大胆。见我这位帮办，毫无一丝规矩。”

钟鲁公也笑着道：“你们乃是来此收帐的商贩，什么规矩不规矩呀。”

杨载福不答这句，单问钟鲁公道：“我的此计，观察究竟以为何如？”

钟鲁公微微应声道：“好是好的，可惜瞒不长久。”杨载福一愣道：“这又还有何法呢？”

钟鲁公道：“好在北京出来的那位阁中堂，也在极端赞成和议。军门只要能够马上夺回一点地方，和议更加容易成功。等得和议一有眉目，军门这个虚张声势的计策，纵被这班洋鬼子识破，那也没甚危险的了。”

杨载福听说，顿时跺脚大怒道：“这是甚么说话，朝廷既要议和，就不该教我们来打；既要教我们来打，就不该又要议和。难道还怕我们未曾死在长毛手里，竟要我们死在洋鬼子手里不成。”

钟鲁公笑着相劝道：“军门何必无端生气。我国海军，不敌外人，人尽皆知，这也叫做无法。现在这个和战并行的计策，听说还是直督李少荃制军奏请的呢。”

杨载福仍在摇着他的脑袋道：“就算我一个人白打一场，没有话说；我们这位左钦差，他也不肯就此罢休的呀。”钟鲁公也摇头道：“朝廷主张，臣下有何法子。”钟鲁公说到这句，又朝着杨载福低声说道：“钦差本来派我来此探听洋鬼子机密来的。我已探得洋鬼子的人数，至少也有二万；我们队伍，仅有二千，所以我方才说你大胆，倒非一句玩话。”杨载福忽然情不自禁，大声的答道：“我可不管这个，且看洋鬼子把我老杨生吃不成。”

钟鲁公又将他来台湾所探得的一切机密军情，统统告知杨载福之后，方才退去。

哪知第二天的早上，法国洋人陡见四处岭上，统统扎有杨载福的兵马，约计人数，已和他们相埒，而且人不知鬼不知的；杨氏的兵马，究竟从何而至，这般一想，便觉锐气为之一馁。

杨载福本是又在出那洋鬼子的不意，用他那个打长毛本事，自己打着头阵，一连三天大战，总算被他夺回四堵五堵各处地

方。

洋兵瞧见杨载福果是一员战将，那时中国的纸老虎又未戳穿，外国人的制造器械，也没现在的这般发明，几样一凑，法国的兵头，只好下令暂行停战，一面电知本国，再派援兵来华，一面也在赞成议和。

一天杨载福的捷报，到了左宗棠那儿，左宗棠那时业已移驻省垣，赶忙亲自出问他的兵勇道：“今天有大喜事，娃子们为何不替我悬灯结彩起来。”他的兵勇，虽然不知其事，却又不敢违令，连连的把那灯彩悬好。

左宗棠忽又问着左右道：“今天有大喜事，为何没有贺客。”左右也不知其事，急去通知总督杨昌癥、将军穆图善。

谁知杨穆二人也是尚未得到军报，更加不知什么事情，只好衣冠入贺道：“今天我等来贺侯爷，不知侯爷是何喜事。”左宗棠见问，一个人大笑起来道：“如此大喜事，你们二位都不知道，未免对于时局大事，有些漫不经心。本钦差已经灭了洋鬼子，杨帮办已有露布入告了，如许大喜事，你们身居总督、将军，徒然无知，还成什么说话。”

杨昌癥、穆图善听说，只得连连的一起认了不是，复又话不停口的恭维了左宗棠一会，就去入席。左宗棠却一边吃着，一边尽夸杨载福能灭洋鬼子的本事，后来不知怎么一来，又在掩面大哭起来。杨穆二人，瞧见左宗棠的年纪太大，所有一切的言语行动，竟与平日，判若两人，生怕在此多事，暗暗相约，

告辞而去。左宗棠等得杨穆二人走后，又将部下将领，统统传至，饬以不得带着骄气，恐怕还得大打洋人。众将自然唯唯听命。

哪知左宗棠吩咐众人的说话，还未讲毕，忽见总督衙门送来一件公事，拆开一看，见是朝廷与法国业已议和的和约，当时一气之下，陡然双手大颤，两颧发赤，不待看完，早已气喘喘的痰塞喉管，不能讲话。左右慌忙替他背上"了几下，左宗棠方才吐出几口浓痰，自点其头的太息道：“ 阎中堂天下清议所归，奈何也在附会和议。”

众将一同劝慰道：“ 侯爷忠心为国，标下等自然万分敬服。不过两宫既已允准这个和约，侯爷也须体会朝廷的苦衷不必生气。”

左宗棠听说，忽又突出双眼乌珠的朝着大众道：“ 这是什么说话。你们不知道洋鬼子的脾气，我可知清楚。这些洋鬼子，都是不好惹的东西，只要一得甜头，他就得寸进尺，那有一点公道。”左宗棠说到这句，又大摇其头的起来道：“ 和议一成，效尤者众，从此多事矣。”

众将瞧见左宗棠似有疲乏之状，忙请左右扶入，大家方始各散。

这天晚上，左宗棠一个人睡到午夜，忽又爬了起来，唤入左右道：“ 快快替我召入众将，我要立即出队，去打洋人。这个天下，乃是我同曾国藩等人打出来的。太后老了，皇上还小，

他们不要这个中国，我可不行，我要从南边打到北边，看看两宫把我怎样。”

左右因见左宗棠的神气，似有痰迷心窍的样儿，不敢去唤从将，只得委委曲曲的劝上一番。左宗棠也没说话，仍去睡下。第二天大早，总督杨昌癥已经得报，赶忙亲自带着医生到来，左宗棠吃了二剂药，才觉不大说话。

又过几天，杨载福已由台湾回省，杨昌癥接到码头，告知左宗棠已得怒气攻心之疾，劝着杨载福暂时不去见面为妥，杨载福也以为然；虽是一经回他行辕，但命左右暗探左宗棠的病状，时刻报告。

第二天，杨昌癥、穆图善两个，同至杨载福行辕，商议左宗棠既已有病，却又不肯入告，应否由他们三个会同出奏的事情。杨载福先自叹上一口气道：“唉，左钦差的春秋，真也太高了，万一有个不幸，如何是好。”

杨昌癥道：“左钦差的贵恙，原是因为不能去打洋人而起，倘若两宫将他老人家调进京去，或者能治他的心病，也未可知。”

杨载福摇摇手道：“他的脾气古怪。现在中兴元老，又只有他和彭雪琴宫保两个的了，他既不肯将他有病之事入奏，我们三个，似乎不便先行出奏。”

穆图善道：“这未到刻再派一个妥当一点的人去瞧瞧，到底可于大事有碍，我们再定主意。”

杨载福便命一个近身二爷亲去看来，二爷去了一刻，即来回报道：“家人已去见过左钦差的贴身管家，据说他们钦差，这两天很好，每在饭后，必至后花园散步。”这个二爷讲到这句，忽又偏过头去，暗暗的一笑，忙又回过头来接说道：“家人还听得这位管家说，昨天午后，左钦差在那花园里，还和那个右营千总平安吉的孩子，在开玩笑。”

穆图善插嘴道：“开的什么玩笑？”

那个二爷回答道：“据那管家说，昨天午后，左钦差一个人坐在一块太湖石上，闲看野景，正在看得有些高兴的当口，忽见花园门外，有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在那儿探头探脑的朝里面张望，左钦差知道有人挑水出进，并未责备园丁没有关门，当时用手向那孩子招了几招，命他走入，那个孩子，并未知道是左钦差，走入之后，左钦差和那孩子随便问答几句，后来左钦差忽然自己指着肚皮，问那孩子道：‘你可知道，我这肚皮里头，装着什么东西？’那个孩子冒冒失失的一口答道，‘肚皮里头装的是屎。’”

那个二爷的一个屎字刚刚出口，早把一位总督部堂，一位福州将军，一位军务帮办，一同引得大笑起来。

杨载福又单独笑骂了一声道：“这个该死孩子，亏他讲得出口。”

穆图善也笑问那个二爷道：“难道左钦差不生气的么？”

那个二爷回答道：“左钦差倒未生气，当时不过又指指他的肚皮对着那个孩子，正正经经的说道：‘此中满腹经纶，可惜没处用了。’”

杨昌德接口对着穆图善、杨载福两个道：“我们这位老上司，确是满腹经纶，他老人家前在浙抚任上的时候，把兄弟与现在的粤抚蒋益沣中丞，当做关公手下的关平、周仓一般用的。”

杨戴福听到此地，因闻左宗棠，病体稍愈，不觉高兴起来，又因头一天听到一桩事情，要与杨穆二人长谈，便命那个二爷快去换茶。”

原来前清官场的仪注极多，单是会客时候的一碗茶，也有不少的礼节。譬如有客到来，主人先得送茶，客人也得回敬主人之茶，方始彼此归坐。照例须要主人唤茶之后，对客说过一声，随使用茶，客人方能喝茶；不然，主人的那个执帖二爷，本是笔立直站在花厅门口，伺候着在那儿的，若见客人一去端茶，立即提重嗓子，高喊一声送客二字，还要把那送客的一个客字，尾音拖得极长，好使门外客人的轿班听见，就好预备，同时那位主人，也将左手端起茶碗，右手按在茶碗盖上，向客人一拱，客也照样一敬，或呷一口，或在唇边一碰，放下茶碗，立起才走。若是主人要和客人长谈，必须叫声来呀，跟着说声换茶。此番茶至，主客方始随意可喝，客人要走，仍须端碗表示。所以前清的老门槛二爷，凡是客来，茶碗之内，只倒半杯冷水，一则水浅，不致泼出失仪，一则水冷，主又既不去喝，乐得偷懒。

当时杨载福的那个二爷，一听主人命他换茶，忙去泡了热茶送上，杨载福照例说声随便吃茶之后，方才含笑的答着杨昌癘的说话道：“制军提起蒋中丞来，兄弟这里，昨天可巧有一位朋友，刚从广东到来，说起蒋中丞的那位钱氏夫人，真正是位才女。现在谁不称赞沈葆楨制军的夫人，简直和那梁红玉一样，其实当时沈夫人的调兵遣将，又用她的首饰奖励业已要去落草的兵士，后来保住孤城，照我说来，乃是逼出来的，不是自然的。”

穆图善忙问道：“此事我不清楚。”

杨昌癘指着杨载福对着穆图善道：“此事是杨帮办亲眼见过的，你且听他说了下去。”

杨载福接说道：“这桩事情，还是沈葆楨制军在做江西南康县时候的。这时曾文正公，已驻祁门大营，赣抚因见长毛骤至，省中很少知兵人员，即将沈制军升至署本府。那知城里的兵士，因闻长毛来得厉害，不敢前去打仗，只好大家相约，一齐前去落草，两边不帮。其时沈制军又因饷械之事进省去了。一天晚上，突到几万长毛，那座府城势将破在顷刻。沈夫人的年纪虽轻，却有一点镇定工夫，一面亲自草了一件公文，命人去到浙江边界请兵。内中的警句是，同是国家兵士，似乎不可分着轸域。救兵如救火，万请不必禀知上峰，先行率队来援。抽夫因公晋省，氏故代拆代行云云。一面又把她那头上所有的珍贵首饰，全行变价，作为军饷，赏给那班将要前去落草的兵士。那班兵士，一见夫人如此能干，既有重赏可领，浙江的援兵，不日可到，胆子一大，自然感激沈夫人起来，倒说就此不

去落草，拚命的去与长毛打仗，等得浙江的援兵一到，里外一夹攻，长毛方才大败而去，一座孤城，总算保住。”

穆图善道：“这样说来，这位沈夫人确有一点调度。杨帮办方才说沈夫人是逼出来的，不是自然的，未免有些不怨人家了。那时倘若那位沈夫人，也和寻常的娘儿们一样，她竟不去调兵，不肯拿下她那头上的首饰，这末杨帮办又怎么说法呢？”

杨载福听得穆图善如此说法，方始点头笑上一笑道：“将军说得也是。现在且不说她，我急于要说蒋中丞的这位钱夫人的事情。此次蒋中丞升补广东巡抚，钱夫人也由桂林赶到。”

穆图善又笑问道：“难道钱夫人没有和蒋中丞同在浙江的么？”

杨载福摇摇手道：“没有。她有一个堂房哥哥，倒是广西的一位能员，一经到处署缺。去年调补桂林首县，钱夫人所以常常到广西去的。”

杨昌癭也笑着插嘴道：“现在蒋中丞的肚子是很通的了，可以用不着这位严师的了。”

穆图善听了，更是不解。

杨载福道：“将军莫忙，姑且听我说完了钱夫人的这桩故事呢。”

穆图善连连点首道：“你说你说。”

杨载福又说道：“有一天，钱夫人去到观音山上的那座庙里烧香，庙里的方丈，名叫智远，不过三十多岁年纪，人也长得很漂亮，一听抚台太太前去烧香，自然率领全庙僧人，同到山门口迎迓。别个僧人见了那位抚台太太，那里还敢抬头正眼相看，除了双手合十之外，无不眼观鼻，鼻观心的呈出一种诚敬的样子。只有那个智远贼秃，倒说把他一双乌溜溜的眼睛珠子，盯着钱夫人的两只金莲死看。钱夫人正想破口大骂，忽又想到一件大事，马上又和缓了她的脸色，故作不知其事的样子，仍到庙里进香。及至回转抚台衙门，急对蒋中丞说道：‘观音山上的那个方丈智远，一定不守清规，快快速命首县前去拿办，迟则一定被他逃走。’蒋中丞当时自然要问什么原故。”钱夫人方始老实说道：‘为妻前在桂林的时候，本已听人说过，说是此地的智远方丈，似有不守清规等事。为妻今天的前去烧香，一半因是拜佛，一半也是要去查察查察，谁知这位贼秃，他一瞧见我下轿子，一边面含笑容的出庙迎迓，一边却又尽把他那一双贼眼，盯着我的双脚死看。’“钱夫人说到这句，又把话头停下，问着蒋中丞道：‘喂，你该明白了么？’“哪知那位蒋中丞真是有些颡顽，还在问着他那妻而兼师的夫人道：‘我真的还不明白，一个和尚，看了一眼你的脚，也没什么大事，何以知道他就不守清规呢？’“钱夫人当下又恨恨的说道：‘一个方丈，如果望了一望别个女施主的脚，本也不好算为有罪；但是我是一位本省抚台太太，年纪又轻，这个贼秃，连我面前都敢如此，他那平日胆大妄为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的了。在我当时，本想当场发话，后来忽又想到我却不能当场拿他，故而赶忙收了怒容。但是虽然立时收了怒容，可是能够料定那个

贼秃，一定已经觉着，怕我回来告诉你后，就要前去拿他，请问一声，他还不逃，更待何时呢？’

“蒋中丞听完他那夫人之话，当时只好似信不信的传谕首县，姑且去到庙里查勘一下，果有不法情事，方准拿办。岂知首县去了回报，说是等他一去，那个智远方丈，早已先期在逃。”

杨昌癭、穆图善两个听到这里，一同拦着杨载福的话头问道：“那个贼秃，真的被他逃走了么？”

李载福点点头道：“倘在钱夫人一回衙门去的时候，蒋中丞不去和她罗哩罗嗦的问答说话，立即就命县里拿人，或者还能拿住那个贼秃。”

杨昌癭道：“我说这个贼秃在逃，事情还小；我所佩服的是这位钱夫人，确有一点识见，”

穆图善道：“这个贼秃在逃，难道县里就此了事不成。”
杨载福道：“怎么可以了事，当场即把全寺一搜，搜出一百多个少年妇女，而且还有几具奸毙的尸首。”

穆图善听到这句，方始将他舌头伸得老长，一时缩不进去。

杨昌癭道：“我在浙江的时候，本与蒋中丞天天在一起打长毛的。他的这位钱夫人，不但有才，而且有貌；不过她的行为，很是奢侈，也是蒋中丞的一个大累。”

穆图善却淡淡的说道：“一个娘儿们，只要有才有貌，至于多化几文闲钱，本来不算什么。”

杨昌癸摇头道：“这倒不是这般说法。”说着，又笑上一笑道：“你是一位皇亲国戚，祖上又是有钱，却不知道我们汉人，倘若贪些贿赂，皇上便要砍我们的脑袋；不贪贿呢，请问好拿什么东西，供给夫人奢侈？”

杨载福接口道：“我就穷得要死，不是我们春霖曾经接济了我一笔巨款，恐怕此时早成饿殍了呢。”

杨昌癸刚待说话，忽见钟鲁公匆匆走入。正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不知钟鲁公到来何事，且阅下文。

第九十一回

龙头挨板子苦主伸冤 马桶满公堂能员得奖

杨昌癥一见左宗棠的机要文案钟鲁公观察，匆匆走入，赶忙站起相迎道：“观察何来？钦差的贵恙，这两天好些了么？”

钟鲁公一边先与穆图善、杨载福二人点头招呼，一边始答杨昌癥的说话道：“钦差这几天颇好，职道却也被他老人家闹腻了，故此偷闲来此。”钟鲁公说到这里，把他眼睛望一望杨载福道：“要想和我们这位厚庵军门谈谈。”

杨载福便请钟鲁公一同坐下道：“我们正在和他们二位谈着蒋中丞夫人的事情。”

杨昌癥不候钟鲁公接腔，忙岔口道：“钟观察和蒋中丞是通家至好，这位钱夫人的事情，你更知道清楚的。”

钟鲁公笑着道：“她还是我的老把嫂呢。诸位既要听听她的历史，我可详细详细的奉告。她的先世，也是苏州吴县的望族，后来渐渐中落，双亲又早见背，不但景况不佳，且没兄弟、姊妹，因此单身一个，就在他那堂房哥哥钱梦香明府家中居住。

梦香明府，后来广西候补，她也一同去到桂林。梦香明府又是一位名孝廉出身，她又是一位才女，住在一家，文字切磋，更有进益，所以不仅琴棋书画，件件来得，就是那些大清会典，大清律例，也能烂熟胸中。可是择婿甚苛，起码定要嫁位现任道台。那时候，我们这位老把兄，正在广西补了道缺，只因军务时代，年虽三十开外，犹未正式娶亲。”

穆图善笑着岔口道：“这样说来，这位蒋中丞虽未正式娶亲，一个壮年男子对于那些莺莺红娘之事，就难免了。”钟鲁公点点头道：“何消说得，他在湖南原籍的时候，却与一个名叫韩金花的马班子，打得火热，韩金花自然情愿嫁他。他因娶妓作室，不甚雅观，不肯答应。后来他由军功出身，做到道台，韩金花就到广西前去找他，原想重伸前请，做位现任的道台太太。哪知我们这位老把兄的脾气很是古怪，若是单单拒绝婚事，或是多给一些银钱，自然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惟他却不然，倒说硬要逼迫这个韩金花嫁给他的幼小朋友湖南贩布商人羊瀚臣起来。又说韩金花倘肯嫁了羊瀚臣，他一定每月津贴一二百两银子，并且还可藕断丝连的。韩金花本来认识那个羊瀚臣的，羊瀚臣又比我们这位老把兄年青貌美一些，于是这场特别交涉，总算办妥。当时韩金花嫁与羊瀚臣之后，我们这位老把兄，真的和她仍然私下往来，津贴款子，也未失信。”

穆图善一直听到此地，又问钟鲁公道：“你怎么尽在讲这姓韩的事情，倒把正题忘了。”

钟鲁公接口笑着道：“你老人家莫忙呀，且听我讲下去呢。”

杨昌癡也笑道：“老穆专喜说话打岔。”

穆图善道：“这是我的性子急的原故。”

钟鲁公又说道：“我们这位老把兄，他那等马步的本领，本是数一数二的；只有对于文学一层上面，因为出外得早，自然欠缺一些，既是做了方面大员，怎好目不识丁，就是御史不去参他，他也自己不便。他就罚誓定要娶个才貌双全的女子，须得天天教他念书。这样一来，我们这位老把嫂，便入选了。自从嫁了过来之后，真的把我们这位老把兄，当作小学生看待起来。”

钟鲁公讲到此地，忙去呷上一口茶，润了一润喉咙又含笑的接续说下去道：“据我们这位老把兄亲口对我讲过，他因记性不好，时常的受着那些跪踏板，打手心的等等责罚。”

杨载福接口道：“我听得钦差说过，他已能够自办奏折稿子的了，这真难得。”

钟鲁公道：“岂止会办奏稿而已，简直一手王字，照我说还比我们钦差写得有力。”

穆图善忽指杨载福对着杨昌癡笑道：“他也来打岔了，你怎么不阻止他的呢？”

钟鲁公不让杨昌癡去和穆图善斗嘴，忙又接说下去道：“我们这位老把嫂，既是我们老把兄的严师慈母一般……”

杨载福又指指钟鲁公道：“你这慈母二字，下得何等刻薄。”

杨昌癸笑着道：“鲁公观察，本是这位钱夫人的小叔子，长嫂当母，古有成训的。这句说话，一点不算刻薄。”钟鲁公也不辩驳，仍然自顾自的说着道：“她既有了大功，而又生得极美，于是对于她的一切用度，未免奢侈一点，也是有之。我说此事只要她的亲丈夫情顾，旁人何必多去指摘。

“她有一年，因见我们老把兄升了福建臬司，她就主张家眷暂不同去。因为既是军务时代，调来调去，不能一定，臬司又是一个升缺，不会做长久的。家眷同走，很是麻烦。我们老把兄，本来当她的说话，也和上谕一般着重，自然一口答应。我们这位老把嫂，仍然住在道台衙内。

“有一天，我们老把兄未曾带走的两个粮子，因为闹饷，忽然兵变起来。那时城里城外，只有那二个粮子，他们一变，当然没有可以制服他们的东西了。幸亏那些变兵，虽然把那一座庄严灿烂的城池，奸烧掳杀，搅得一塌糊涂，百姓无不大遭其殃，可是不敢前去惊动这位夫人。内中还有一部分变兵，且向这位夫人献策，说是我们已经辜负大人向日的恩典，做了变兵，省垣上司，不日要来剿办我们，将来恐有拒捕之事发生，我等要想保护夫人晋省，只要将要近省的时候，我们不送进城去就是了。

“当时我这老把嫂听说，也以为然，真的打算由着他们保护进省。正要起程之际，事为百姓所知，都去向着我这老把嫂跪香道：‘夫人一走，这些变兵，恐怕还要闹得厉害。我们这

班手无寸铁，任人鱼肉的小民，还有命么？特此来向夫人跪香，万求夫人不走。’那班人说了又哭，哭了又说。

“我们老把嫂，她就亲自走出大堂，提高喉咙对着那班百姓说道：‘官兵既变，我是一个女流，自然没甚法子。我的晋省，也叫没有法子。你们既来向我跪香，我也见了不忍。男子汉，我不好管，凡是妇女们，准定跟我同走。’我这老把嫂说到这句，用手指着她那上房道：‘我们老爷走后，留下八千串钱给我零花。我的用度也大，不到两个月，业已化去五千二百串了，还剩二千八百串，可以做你们的盘缠。你们肯听我的主张，快快回去收拾收拾，明天大早同走就是。’那班百姓，一听这位夫人如此说法，个个欢天喜地，无不说是愿教女眷同走。杨昌癭道：“那就是她的长处了。”

穆图善、杨载福也一同说道：“那个大经纬，竟出一位太太们之口，真正难得呀难得！”

钟鲁公点点头又说道：“我们那位老把嫂，确有一些才具。倒说她自从带走几千妇女之后，一到第二个县里，就命本县县官，去把最老年的妇女，查明究有若干人数，连夜报告。县里查明回报，说有一千多个。她就命县里赶快筹垫五千串钱，每名分给五百，就命这些老年妇女留下，以便家乡平服一点，便好就近回去，因为走得越远，回家越难。此是避难性质，只要离开险地就好。”

杨昌癭、穆图善、杨载福三个，一齐拍掌接口道：“着着着，办得真好，真有心思，不是胡乱来的。”

钟鲁公一边点头，一边又接说道：“我们这位老把嫂，她就一经照这个办法办去，走过一县，便把那些较为年老的妇女留下一县，不到几天，十成之中到有九成半的不在她的身边了。

“又有一天，走到一个县份，那班乱兵，因为争夺买鸡之事，杀死一个童子，满城顿时大乱起来。我这老把嫂一见出了乱子，就命旗牌官去传县官，要他办理那件案子。那个县官，据称还是一位翰林出身，又是曾经带过粮子过的，当时一见旗牌官前去传他，吓得连忙装病，单请旗牌官好言回覆，并送一桌烧烤酒席。我这老把嫂据报，也不过笑骂了一句，说是这个笨贼，这般没用，不知一个堂堂翰林，怎么被他骗到手的。

“后来我这老把嫂，又命旗牌官去向那个县官说，说是贵县既是如此怕事，这桩案子，只有本太太自己了结，但是须借贵衙大堂一用，好办这个龙头。那个县官，当然不敢回绝。我这老把嫂，连夜就去坐堂，问明两造之后，先好好的安慰了那个死孩之父一番，当堂又赏给二百串钱，以作安葬之费，那个死孩之父，连连磕头领赏退去。我这老把嫂，还怕死孩之父，在那半途之上，碰见那班乱兵，二百串钱，不能安稳到家，复派两名旗牌，持了大令，沿途护送回去。至于那个龙头，当堂办了二百板子，就此结案。”

穆图善不待钟鲁公往下再说，忙去拦着话头问道：“怎么，二百板子，可抵一命不成？”

杨载福接口道：“这是乱兵呀！钱夫人薄责他几下，无非平平民气而已。倘若真个办他抵命，他肯服罪么？所有的乱兵，

肯不再闹么？”

杨昌癥也接嘴道：“这位钱夫人，能够打那乱兵二百板子，已经是她的能耐了，怎么能够照平时的案子办理呢？”

穆图善忽被杨载福，杨昌癥这般一驳，不禁把脸一红，假装前去喝茶，用那茶碗藉以遮蔽。

钟鲁公又向三人笑上一笑道：“这桩事情，我这老把嫂，自然办得很好的。连那全省的刑名老夫子，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此次我这老把兄升了广东抚台，到任的头一天，我这老把嫂，便闹上一桩极可笑的把戏。”

杨昌癥一惊道：“这是何事，难道这位钱夫人真会闹着笑话不成？”

钟鲁公笑答道：“岂敢，这就是我这老把嫂平日奢侈脾气酿成的。原来大凡督抚到任，照例是首县办差的。”

穆图善此时已将他那脸上的红晕退去，忽然又来岔口问着大家道：“我曾经听见你们汉人讲过，县里替上司办差，也有老例的。据说上司本人和他太太，不必说了，老太太的差也办了，未出阁小姐的差也办，甚至上司姨太太的差也办；独有办不办老太爷的差，以及少爷少奶奶的差，这是什么道理。”

杨昌癥笑答道：“只是已出阁小姐的差，也不办的。”

钟鲁公道：“这个道理，就是三从四德的三从了。在家从父，所以小姐的差，必须办的。出嫁从夫，所以太太、姨太太的差，都要办的。夫死从子，所以老太太的差，也要办的。至于老太爷乃一个堂堂男子，他自己有本事，尽管自己前去做官，自然有人办差，不能来沾儿子的光的。少爷也是堂堂男了，他自己有本事，尽管自己前去做官，自然有人办差，不能来沾老子的光的。少奶奶以及出阁小姐，本已都是有夫可从的，也不能来沾公公和老子的光的。”

穆图善一直听得钟鲁公说完，不觉紧皱双眉的摇头道：“这个办差的弯儿，真正绕得太远了。我们在旗的却不如此，只要能够进得老爷衙门的人，统统须得办差。”

杨载福笑着道：“这是旗人的办差，我们汉人不敢变更老例。”

穆图善听了，方要变色，忽又想到杨载福乃是中兴功臣，又是左宗棠的帮办，只好忍气下去。

钟鲁公仍然说着道：“这时我这老把兄，统共只有一位太太，县里又久知这位太太是向来奢华惯的，所办之差，除非天上的月亮，没有办到。谁知我这老把嫂，第一天进衙门，就说那个县官不会办差。不会办差，便难治民。便教我这老把兄，立将那个县官撤任。你们三位知道为了何事？原来我这老把嫂，她是苏州人。苏州人的马桶，不甚高大。广东人的马桶，来得很高很大。我这老把嫂，因为用不惯高大马桶，只好熬了一天，没有出恭；到了晚上，真正的熬不住了，只好拿了一个较大较

高的饭桶，去当马桶。这样一闹，我这老把兄，即在通省之内，拣上一位能员，去署首县。

“这位能员，姓洪名棣华，据说还是洪秀全的本家，自从调署首县，他已知道前任撤任的原因，马上出了重赏，四处的搜罗苏州马桶。无奈广东省垣，自然广东人多，偶有苏州去的候补人员，或是生意经人，所有马桶，却又都是用过的了，用过的东西，如何可以呈诸抚宪太太。于是这位洪明府、洪能员，几几乎弄得不‘能’不‘员’起来了。

“后来还亏他的一位钱谷老夫子，替他想上一个妙计。老夫子说：‘这几天之中，必有几家苏州人家的小姐出嫁的，出嫁的妆奁，必有苏州马桶的。东家不妨自己带领三班六房，前去假装道喜，一见苏州马桶，好则问他情让，歹则问他硬讨，甚至抢了回衙，总不见得敢去控告首县强抢马桶的。即使前去控告首县强抢马桶，这位抚台太太也会硬出头的。’那位洪明府洪能员，自然大喜，立即如法泡制，不到半天，居然被他一连抢到一二十个簇新的苏州马桶，马上亲自上院禀见抚台，第一句老实就说：‘卑职蒙大帅栽培，调署首县，卑职也知道是为宪太太的出恭大事。今天卑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办到了一二十个苏州马桶，伏乞大帅转交太太，不过太太在她出恭之际，知道卑职一点劳绩便好了。’”

杨昌癸听到这里，也会长叹了一口气道：“我们蒋中丞，将来必受这位钱夫人所累矣。”

钟鲁公此刻已经讲得性起，也不答话，仍然接说道：“那

位洪明府洪能员，自从献上一二十个苏州马桶之后，以为他的劳苦功高，只要安安逸逸的等候升官好了。谁知不到一两个月，抚台太太，又命一个巡捕指名问他来要苏州马桶。那位洪明府洪能员，不禁大惊失色的，直跳了起来道：‘怎么，难道这许多马桶，竟会用完了不成？’“巡捕答称道：‘老同寅，说得真是发松，这是马桶呀，又不是什么补品可以当饭吃的。若不用完，何必教兄弟前来奉索。’“洪明府又皱眉的问道：‘这末怎么这般快法的呢？’“巡捕笑答道：“我们这位抚宪太太，为人最爱清洁，大凡一个簇新马桶，只要用过一二次，便不再用。老同寅送去的也不过一二十个，并不算多，照我们这位抚宪太太的意思，还算万分省俭使用的了。’“洪明府听到这句，忽又大叫一声道：‘如此说来，我命休矣？’

杨昌癩、穆图善、杨载福三个一齐捧腹的大笑起来道：“这是什么事情，这位洪大令，何致叫出我命休矣四字出来呢？”

钟鲁公自己也在踉跄的大笑道：“原来苏州马桶，确已被这位洪明府搜完。一时三刻。急切之间，请问叫他哪儿去找，哪儿去办。而且出恭之事，又不可以暂记一下，下次再出的。”

杨载福此时已经笑得淌着双泪，一边忙在揩拭，一边又问钟鲁公道：“这倒是桩难题，这位洪能员，倒底怎样办法呢？”“钟鲁公道：“谁知这位洪能员，真是大有才情，倒说赶忙死命的又去搜罗了三五个来，交与巡捕带转。还要再三再四的拜托巡捕，禀明抚宪，求他转致宪太太，十天之内，务必务必省

俭使用。十天之后，他能办到，一天就用十个，也不碍事。”

穆图善又笑问道：“不是广东地方的苏州马桶，都被这位能员搜完了么？十天之后，怎么又这般的出来呢？”

钟鲁公道：“他便立刻拜托那位钱谷老夫子，亲自带上千把银子，去到苏州，找上一二十个箍桶名手，一同到粤，就在大堂之上，作了那班箍桶匠的工场，出品愈多，抚台那边的夸奖愈好。不过当时省城之中，却出了一种童谣，那个童谣是：嫁才郎，配才郎，才郎虽是绣花枕，夫人却是读书床。

有朝大便忽不便，苏州马桶，自然堆满了大堂。钟鲁公的那个堂字，犹未出口，不但二杨一穆，重又狂笑起来，连那各人的二爷无不掩口葫芦。

杨载福忽停下笑声，正色的对着钟鲁公说道：“你们这位老把兄的一把抚台交椅，真正也是他的性命拚出来的。你们这位老把嫂，如此闹法，不要被人参上一本，那就不是玩的呢。“钟鲁公听说，不觉皱皱双眉道：“我早奉劝过了。无如我这老把兄，一见了我这老把嫂，连他的屁股也会发笑的。这个毛病，真没法儿医他。”

杨昌癥正待说话，忽见他的一个戈什哈奔至相请，说是衙门里到了上谕。杨昌癥站起要走。

穆图善道：“慢着，我也坐久了，一同走罢。正是：妇女无才便是德丈夫溺爱酿成奸不知杨穆一同走后，钟鲁公尚有何

话，且阅下文。

第九十二回

左侯逝世特旨谥文襄 彭氏遇仙诚心问死日

杨载福同着钟鲁公送走杨昌癥、穆图善二人之后，回至里面，仍复坐下。

杨载福话未开口，先自笑了起来。钟鲁公问他所笑何事。

杨载福道：“你本是我们钦差那儿的机要军师，你们这位老把嫂，既是这般的耀武扬威，似于你这老把兄的声名有累，我说无论如何，总得想出一个法子，规劝规劝她去才好呢。”

钟鲁公听了，连连地乱摇其头的苦脸答道：“我说这些事情，问题尚小，现在倒是还有一桩大事，我在此很替我这位老把兄担心，而且还不好替他宣布。”

杨载福一惊道：“你们这位老把嫂，难道还有……”杨载福说到这里，忽又将他话头停住，便把双手向那些站在帘子外面的管家一挥，说了退去二字；等得统统退去，方又低声的接着说道：“莫非还有中苒之耻不成。”

钟鲁公一见左右无人，也就很快的答话道：“我听人说，

这个奸夫，就是羊瀚臣这害人精。”

杨载福不解道：“一座抚台衙门，耳目必然众多。这个姓羊的，又非亲戚故旧，此事怎么发生的呢？”

钟鲁公道：“这件事情，说起来又很长了。据我一位亲信朋友说，这个姓羊的，自从听了我这老把兄之话，娶了那个马班子为妻，那个马班子便常常地亲到我这老把兄那儿取那津贴。我这老把嫂，她的平时为人，本是很会吃醋拈酸的，独有对于这位马班子，倒说吃了她的马屁，竟会改变平时态度，甚至准许她和她大被同眠。

“那时那个马班子业已得了痨病，每在我这老把嫂高兴的当口，暗暗拜托她道：‘我已得了膏肓之症，恐怕不久人世，你若等我死后，念我在生可怜，务必照应我这丈夫。’“当时我这老把嫂，起初还当是说的玩话，后见那个马班子越说越真，方才答应她道：‘你放心，你的丈夫，本是我们老爷亲自做成这桩事的，他们二人，又是多年朋友，你倘真的有了长短，我们老爷一定能够照顾他的。’“那个马班子说道：‘男人家本来没有女人家来得细心。他又是位大官，我那丈夫，轻易不能见着他的。你能答应了我的请求，我死之后，一定感激你的大恩。’“我这老把嫂当场听了那些说话，马上又把她那骄傲脾气拿出道：‘你既讲得如此郑重，我现在立刻就教我们老爷，请你们丈夫来当帐房，也好让你亲眼看见我能待他如此，你总可以放心的了。’

“据说那个马班子，当时听见我这老把嫂答应了她的事情，

曾经替我这老把嫂磕过几个响头道谢的。那个姓羊的一进衙门，不久即与我这老把嫂有了暧昧，我这老把兄当然睡在鼓里。后来那个马班子果然死了，姓羊的于是无家可归，更与我这老把嫂打得火热。”

钟鲁公一直讲到此地，跟着又长叹了一口气：“我说这件事情，真正才觉不好呢？”

杨载福听了，也难想出什么救济法子，只好又谈别样；这天钟鲁公一直谈到深夜方去。

回到行辕，他的家人悄悄的禀知道：“刚才听说钦差的毛病，又有一些重起来了。泻肚的事情，也没什么药料可止。”

钟鲁公不待那个家人说完，赶忙奔进里面，及见左宗棠果已迷迷糊糊的躺在床上，疲倦得不能讲话。他就走近一步，上了一个条陈道：“钦差的贵恙，既已如此，何不电知家乡，快请三位少大人来此，也好诸事便当得多。”

左宗棠沉着声气的答道：“他们来此，多是害我心烦。我现在的毛病只要一道上谕，教我再打洋鬼子去，毛病一定会好。“钟鲁公忙恭维道：“这是钦差爱国之心，重于爱身，可惜朝廷一时不能知道，职道的愚见，还是准定打个电报去，请三位少大人去。”

左宗棠刚待答话，忽见一个戈什哈，送进一封信来。左宗棠便命钟鲁公拆开先看，钟鲁公见是左宗棠的故人王柏心，从

他家里写来问安的，递给左宗棠瞧过，又问可要就写回信。左宗棠摇摇手道：“此信须我亲自复他。”说着，一边咳上几声，又接说道：“柏心这人，是我平生最钦佩的，他自廷试得了主事之后，因见朝廷不能大用，又逢这般乱世，他便灰了心，告请终养，旋充荆州书院山长几年，著书规切时政，叫做《枢言》。”

钟鲁公听到这句，笑着接话道：“这部书本来做得极好，职道见过多次。他的才学，只有钦差可以敌他。”

左宗棠微笑道：“这话我可不敢承认。我说现充浙江全省营务处的徐春荣，和那曾充刘仲良总文案的文廷式，倒可与他称作时下三杰。”

钟鲁公道：“职道不久听得人说，他现在吟吟诗，画画兰，颇得天然高隐幽逸之致。”

左宗棠点点头道：“我从前的那个西征方略，便是他所授的。且待我此次回京的时候，一定奏请奖他一奖。”左宗棠说到这里，忽又一笑道：“我那亡友胡文忠，从前乡试时候，中在蒲圻但文恭的房里的，次日谒见，呈上千金为贽。但文恭也奇其才，即以千金为贺。后来胡文忠巡抚鄂埋，但文恭的世兄但湘良，方以道员听鼓我们湖南。胡文忠因感师恩，力保但湘良补了督粮道。这等高节，真正令人可敬。”

钟鲁公道：“钦差所说极是。职道此时恐怕钦差讲话多了，似乎太觉劳神。”

左宗常正在讲得有味，倒也忘了他的病躯，便摇摇首道：“你在此地讲讲，我倒觉得很长我的精神。”

钟鲁公听说，不便再说，只好仍陪左宗棠闲话，后来左宗棠又谈到从前的张骆二位湘抚，竟能信任很专，他才能够放手做事。

钟鲁公道：“职道之意，骆花门制军的德量更远，就是那位但大令和这位王主事，也能于乱世之中，赏识胡文忠与钦差二位的器识才干，现在果成中兴数一数二的名臣。”左宗棠很高兴的答道：“洞庭一湖，当时很钟灵气。像我老朽，似乎名实不甚符合。其余中兴名将，半出湖南，这也是一时佳话。”

钟鲁公因见左宗棠正在高兴头上，便又乘机请他电召三子来闽侍疾。左宗棠听说，方始单召孝宽一个，后来孝宽来到，据说王柏心业已因病逝世。左宗棠听了很觉伤感，即命钟鲁公拟上一分奏稿，去替王柏心请恤，朝廷自然允准，追恤赐谥，却也隆重。不料左宗棠自己之病，忽又日重一日起来，延至光绪十一年乙酉，薨于督办福建军务任上。慈禧太后得到遗折，辍朝三天，特旨赐谥文襄，所有恤典，异常优厚。

左文襄既歿，杨载福也就告病回家，福建洋务，又已早经议和，军务督办一职，便即撤去，单放沈葆楨做了福建的船政大臣，驻节马江。左文襄盘丧回籍等事，不必细叙。

单说浙江巡抚刘秉璋一得左文襄逝世之信，因见一班中兴名臣，渐渐的次第凋谢，便有归隐之志；他那得意门生，浙江

全省营务处徐春荣也极赞成。正待奏请开缺的时候，忽见现任长江巡阅大臣彭雪琴宫保，青衣小帽的飘然而至。

刘秉璋忙将他请入签押房中，彭玉麟第一句说话，就慨叹道：“文襄作古，我与你二人，恐也不久人世矣。”刘秉璋也现凄然之色的答道：“雪琴，我瞧你的精神，近来更是矍铄，可不得事；只有我的身体一向不好，恐怕我们的这位文襄公，已在那儿等候我了呢。”

彭玉麟听见刘秉璋恭维他的精神还好，不禁把他一个脑袋，摇得犹同拨浪鼓的一般道：“我也不行了，我也不行了。我今天的来到你们浙江，原是前来和我们这位曲园亲家，商量小孙女婚事的，只要此事一了，我也没有什么心事了。”

刘秉璋忙不迭向着彭玉麟拱手道喜道：“说起此事，我正在替你高兴，你们这位令孙婿陞云之才，我敢决他必定大魁天下。”

彭玉麟笑着谦逊道：“但愿应了你这位大世伯的金口，我们两老弟兄，倒也一乐。”

刘秉璋又问道：“喜期拣在那天，是否即在德清举行。”

彭玉麟道：“婚期就在下个月，大概是在德清做事。”刘秉璋呵呵一笑道：“喜期那天，我一定奏请出巡，必去亲到道贺。”

彭玉麟连声笑答道：“这个不敢，这个不敢。我还有一桩得意之事，告诉你听，你一定很乐意的。”

刘秉璋忙问何事。

彭玉麟道：“我因听了我们这位曲园亲家怂恿，业已由他替我在此地西湖边上，筑上一所小小宅子，取名退省庵三字；从此以后，若能天假吾年，我们几个老友，倒可以随时诗酒盘桓了。”

刘秉璋听说，真的大喜起来，一把执住彭玉麟的手道：“我正在此地打算奏请归田，遂我初服。你既有此庄子，我却要改易东坡的诗句，叫做别后湖山付与你了。”

彭玉麟笑着用力将刘秉璋的手一摔道：“亏你也是一位翰林出身的人物，今天为何乐得如此，怎么叫做别后湖山付与你呀？不通不通。快快散馆去做知县吧。”

刘秉璋也大笑道：“这就叫做乐而忘形，语无伦次的了。”

彭玉麟忽又大声说道：“快把你那高足徐杏林请来，我和他又好久不见了。”

刘秉璋急命人把徐春荣请至，相见之下，略叙寒暄，彭玉麟先问道：“杏林，我听说你已得了贵子，真正可喜之事。”徐春荣笑答道：“乳臭小儿，何得言贵，但望宫保赐他一点福寿才好呢。”

彭玉麟接口道：“我已劳苦一世，有何福寿何言。”

徐春荣正待答话，忽见刘秉璋已将老猿投胎之事，简括的讲给彭玉麟听了；彭玉麟不待刘秉璋讲毕，已在连称真有这般怪事。及至听完，忙将徐春荣一把拖到身边坐下，满脸现出不可思议的神情，对着徐春荣说道：“杏林，我有一件很奇怪之事，讲给你听。我于去年的正月间，陡然遇见一桩奇事，同时又知道一个古洞之中，走失一只老猿，他的主人玄道人，倒是和我细细说过，我那时以为此事似近神怪，不甚相信，后也就置诸脑后，谁知此猿，居然投胎你家，这倒使我不能不相信了。”

刘秉璋不禁大喜的忙问道：“雪琴，此话不假么？”

彭玉麟突出眼珠的咦了一声道：“我这彭铁头素不说假，何况你们师生二位面前。”

徐春荣也急说道：“宫保可否把这始末，讲给大家听听。”

彭玉麟很郑重的答道：“杏林莫忙，你既生下这位有些来历的儿子，我也替你高兴。我去年的正月间，在芜湖地方，无意中遇见了黄翼升军门，他对我说，他不日就要往东梁山去谒那位玄道人，问我可有兴致同去。我因向来不喜欢这些僧僧道道的，当时便覆绝了他。不料没有几天，又在东梁山脚下，碰见了。他就连说巧极巧极，不管三七二十一，逼我同走。我在那时，自然不便再拒，于是同他两个，一直走到梁山顶上，又进一个极深极深的古洞，尚未走到里边，已觉满眼的奇花异卉，怪石流泉，真的又是一座世界。我就悄悄的拉着黄军门，

问他这位玄道人是人是仙，他怎么知道这个古洞。当时黄军门对我说：‘他也是苏州玄妙观的一位有道方丈指引他的。’及至走入里面，果见有位老道士，垂眉闭目的坐在一个蒲团之上，我一看见那位老道士，确有几分道貌，不由得我不去肃然致敬。那位老道士，听见我们两个的脚步声，方始睁开他那双眼，顿时就有一道神光，射到我们两个脸上，心地竟会一清。老道士即令我们两个，分坐他的左右，先朝黄军门说道：‘军门一生杀戮太重，上天所赐你的和平之气，业已销灭殆尽，以后须要步步留心，不可再踏危险之地。’”

刘秉璋听到这里，不觉大惊的问着彭玉麟道：“我知道黄军门不是在去年夏天游山中风的么。”

彭玉麟连点其头的答道：“他的中风，确是走的一块松土，以致不幸，真个应了那位老道士之言。”

徐春荣接口道：“如此说来，这位玄道人果有一些道行的了。”

彭玉麟又点点头道：“确有一点道行，我自从得了黄军门的噩耗之后，本已深信，去年的冬天，我又一个人再去晋谒，谁知洞口云封，大似渔父再访桃源景象，不得其门而入，只好怅怅而返。”

彭玉麟说到这里，忽又望了刘秉璋一眼道：“今天一听见你说老猿投生之事，愈觉那位玄道人的说话可信。”

刘秉璋又问道：“当时那位玄道人，究竟和你讲些什么呢。”

彭玉麟道：“那位玄道人，当时对着黄军门说过说话，便朝我笑上一笑，又对我说：‘彭宫保，你的结局，似乎胜过这位黄军门。’”

“我当场便请问他，我说仙长方才不是说过我们这位黄军门，因为杀戮过重，已失和平之气，彭某也是打长毛出身，岂非事同一例，况且现在又在巡阅长江，我又常常地斩杀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强梁的。那位玄道人听了我的说话，却连连摇头道：‘存心不同，得报有别。我说黄军门的杀戮过重，并非指他打仗而言，乃是指他平日的性格而言。宫保的斩杀这些贪官污吏，土豪强梁，他们早已得罪于天，应该受此杀戮，不过假手宫保而已。’”

彭玉麟说了这句，又朝刘秉璋、徐春荣二人。很得意的接续说道：“我当时并非因为那位玄道人当场在称赞我，我就信他，实在因他所说之话，尚能分出真假善恶。我就问他我以后的终身如何？那位玄道人，立即掐指算着道：‘明天流年好，后年流年也好，大后年的流年更好。’他说到这里，又朝我看了一眼笑着道：‘宫保到了光绪十五年的那年上，还有一场破天荒的大喜事。’我又问他什么喜事，若是升官，我可不能算喜。他却微摇其头道：‘天机似乎不好泄漏，那时宫保自会知道。’“他刚说到这句，忽见一个极清秀的道童飘然走入，肃立一旁，玄道人问他有无事情禀报。那个道童道：‘后洞那只老猿，忽然不知去向。’玄道人听说，当时似乎已知其事，复又掐指一算，微微地喟了一声道：‘这个逆畜，不听为师之言，’

可是早走了一百年，此去徒得一点虚名而已。’“我便问他老猿走失之事可能见告。他点点头道：‘我的后洞，本来有只老猿，平日替我挑水打柴，供我使唤。但他虽有一些道行，仍然不改喜动不喜静的猴性，每每求我要想投生人世。我便谕诫他道：“你还没有得道，此去投胎，恐怕未必做出什么大事，何不再在此地跟我苦修一二百年，也好去到世上，作番事业。”岂知此猴不听教训，现已逃走。’“我当时听了一吓，忙又问道：‘此猴前去投生，是否又要扰乱世界。’

“玄道人摇手道：‘这倒不会，他已稍有一点道行，若再修一二百年，将来去到人世，自可出将入相，现在去得太早，只好做个名士诗人罢了，名士诗人，不过一点虚名，于人无尤，于世无补。’

“玄道人说完，黄军门又问道：‘此猴投生谁家，可能见告。’

“玄通人微笑道：‘大概在城北徐公家中吧。’玄道人说了这句，又自己微微地点了几点头道：‘在我看来，名士诗人，究竟不及作他一番有益国家的将相；但是世上，没出息的人物太多，一家之中，能得一个文学之士的子孙，也就罢了。’“玄道人说到此地，即送我们两个出洞。”

彭玉麟说完这句，又朝徐春荣拱拱手的贺喜道：“那里知道玄道人所说的这位城北徐公，竟是说你。你既有此名士诗人之子，也应该一贺的了。”

徐春荣的为人，本极旷达，一听他的孩子，将来能作一个文士，倒也暗暗欢喜，当下忙向彭玉麟谦逊道：“此事不知究竟如何，小儿果真就是那只老猿投生，只要他不致扰乱世界，至于名士也好，草包也好，寒家倒也不去管他。”

刘秉璋听说，忽然大笑着的对着徐春荣道：“如此说来，杏林，你可要好好的教养我的这个小门生，索性让他成个名士也好。”徐春荣自然谨敬受命。

彭玉麟又叫着徐春荣道：“杏林，我倒要请你再替我卜他一个文王卦，再过五年，究有什么喜事。”

徐春荣便去卜上一卦，卜好之后，笑着道：“大概又是朝廷的天恩。”

彭玉麟皱眉道：“我已受恩深重，无可报答，这样说来，我在这几年当中，倒不好归隐了。”

徐春荣道：“中兴元老，半已凋谢，宫保乃是国家柱石，就是宫保要想归隐，朝廷怕也不放吧。”

彭玉麟道：“这末请你再替我卜上一势，我要几时，可与文正、文襄二公相见于地下呢？”

刘秉璋听说，不准徐春荣去卜这卦，彭玉麟如何肯依，只是打拱作揖的要求徐春荣替他再卜，徐春荣无法，只好又卜一卦，谁知一看爻辞，不禁暗暗一惊。正是：君子问凶不问吉常

人愁死不愁生不知徐春荣见了那个爻辞，何以会得暗暗一惊，且阅下文。

第九十三回

背国号如数家珍 劝盗魁取材戏剧

徐春荣卜卦之后，一见那卦是个火卦，彭玉麟的性质，以水为宜，所以平生的事业，尽在水师之上得功，水既遇火，十六年的那一年上，必定有个关缺，当下虽在腹中暗暗吃惊，脸上并未现出别样颜色。

彭玉麟不知就里，还在笑问道：“杏林，此卦怎样？”徐春荣敷衍道：“十六年分，宫保或有一个小小关缺，只要此关一过，定能寿至期颐。”

刘秉璋在旁接嘴道：“仅有一个小小关缺，有甚要紧。”彭玉麟也笑着道：“莫说小小关缺，就是大大关缺，我这一生，业已闯过了百十个了。”

徐春荣因见彭刘二人，对于他所卜的的爻辞，都不甚么经意，疾忙用着闲话混开。

彭玉麟又问刘秉璋道：“仲良，我曾听得人说，江西才子文道希孝廉，也在你这幕里，不知现在可在此地，我想请来一见。”

刘秉璋微微地将他双眉一锁的答道：“他于去年上京会试，听说未曾会上，现在遛回广东去了。”

徐春荣道：“道希的文学，确是当今奇才，我说与其随便中上一个进士，不得鼎甲，宁可不中的好。门生曾经私下替他卜过一卦，非得到了庚辰那年，才得合着他的流年。三鼎甲里头，必定有他份的。”

彭玉麟正拟插嘴，忽见一个戈什哈，拿进一个手本，对着刘秉璋禀说道：“回大帅的话，左文襄公的机要文案，钟鲁公钟大人，路过此地，要想稟安稟见。”刘秉璋听说大喜道：“他来了么，我正想见见他，快请到此地来就是。”

戈什哈出去，不到片刻，即将钟鲁公钟观察请入。钟鲁公先谒刘秉璋，又次第的见过彭玉麟、徐春荣两个，方始大家一同坐下。

刘秉璋先开口道：“鲁公观察，我知文襄的年纪虽大，精力颇旺，怎么竟致出缺。”

钟鲁公紧皱其眉的答道：“文襄公的性子最急，自从见了朝廷与法人的和约之后，他就不知不觉的怒气攻心，成了膏肓之症。”

彭玉麟微喟道：“我也和文襄的意见相同，那个法国的洋鬼子，未必就是劲敌。”彭玉麟说到此地，忽又问着刘徐钟三个道：“你们可知道鲍春霆的毛病极重么。”

刘秉璋抢答道：“不错，我也听得如此说法。未知春霆又是何病。”

彭玉麟道：“正与文襄同病。他自蒙朝廷起用，以钦差名义，命他率统旧部，去到云南白马关，防御法人，他便命他旧部将徐步洲军门，做了大统领兼前部先锋，正拟一战击败法人，不料忽又奉到议和上谕。春霆本是武人，一时因被忠愤之气所激，竟将那道上谕，抢到手中，立即沙沙沙的扯得粉碎。于是朝廷责他扯诏违旨，犯了大不敬之罪，革职而回。他便在四川夔州府城内，起上一所宅子，方思安静一下，度他余年。不知怎么一来，病就很厉害。”

钟鲁公接口道：“春霆爵爷，和方才所说的那位徐步洲军门，都是职道在浙江时候的老同事。现在左文襄已经去世，倘若春霆爵爷再有一个什么长短，真是国家的大不幸了呢。”

徐春荣坐在一旁，已在暗暗的替那鲍超卜上一卦，尚未卜毕，不禁破口连说好不好。刘彭钟三个忙问何事惊讶。徐春荣老实说道：“我与春霆爵爷，略有一些私交。刚才因见宫保说他的毛病厉害，我即替他袖起一卦。”徐春荣说着，又露出凄惨之色的道：“但顾此卦不准，春霆爵爷方无危险。”刘彭钟三个，一齐异口同声的说道：“你的文王卦，本是卜一卦准一卦的，此卦怎么又会不准。”

徐春荣微点其头的答道：“所以只有望他不准。”大众叹一会。

刘秉璋又问钟鲁公道：“文襄前在陕甘，他出嘉峪关的时候，鲁公观察也在那儿么？”

钟鲁公忙肃然的答道：“职道从未离开文襄寸步的。那时职道可巧有些贱恙，一到哈密地方之外，真正是个不毛之地，事事不便。”

彭玉麟听到这句，跟着侧头的想了一想，又因一时想不起来，便问徐春荣道：“我晓得那个伊犁一带，就是都被汉武帝征服的西域国度，杏林还记得那些名目么？”

徐春荣笑上一笑道：“伊犁就是乌孙国，喀什噶尔就是疏勒国，叶尔慈就是莎车国，乌鲁绕齐就是车师国，库车就是龟兹国，辟展就是鄯善国，楼兰塔尔巴哈台近哈萨克，就是康居国境呀。京中的西域图志馆，统有载着。”

彭玉麟不等徐春荣说毕，连连的颌首道：“对对对，杏林的记性真是不错。”

刘秉璋笑着道：“记性错不错，我且不管，可是我的肚子饿，你们讲得上劲不饿么。”

说着，即命左右添菜摆饭，一同吃毕。

钟鲁公首先告辞，回他成都原籍。彭玉麟一宿之后，次日他至德清，会着俞曲园，忙他喜事去了。

没有两个月，刘秉璋忽然奉到升补四川总督的上谕，急将徐春荣请至，带恨带笑的说道：“我和你两个，还在商量量的，要想奏请归田呢，岂知天恩浩荡，又把我补了川督之缺，此事你看如何？”

徐春荣很快的答道：“照门生之意，老师万难辜负这个圣眷，只好去到那里，混他一二年再想别法。门生是、正好趁此机会，回到家乡，以娱家慈晚景。”

刘秉璋听了大惊失色的说道：“咦，这是甚么说话，你不同去，教我如何去法。”

徐春荣忙笑答道：“老师何必苦苦拉住门生一个。老师手下的钱玉兴军门，万应樨总镇，吴吉人参戎，都是很办事的。刘秉璋摇手道：“他们都是武官，怎么能够帮我。现在总而言之一句，你若能够同去，我就立办到任的谢恩折子；你若不去，我就立办奏请收回成命的折子便了。”

徐春荣不便再说，只得推在他那童氏太夫人身上道：“老师既已说得如此尽头极地，门生马上写信真知家慈，只要她老人家答应，门生再没二话。”

刘秉璋点点头道：“这话倒也公平，不过此信，须得劳你第四位师母，亲自送到白岩府上。”

徐春荣道：“这又何必呢？”

刘秉璋把手向桌上一指道：“你不用管这个，你只快快写信，我还要教你出差一趟。”

徐春荣便去写好了信，交与刘秉璋之后，始问出差何地，刘秉璋袖好那信，即命左右取出一件公事，一边递给徐春荣去看，一边很郑重其事的说道：“这件公事，就是万应樾从台州专差送来要请救兵的。”

徐春荣不待看完，已知其事，当下也在连连自摇其首的说道：“这个王金满，真也太觉猖獗了。照门生之意，早就要亲去一趟的，都因老师顾怜门生，说门生上有八旬老母，下有三岁幼子，不教亲去冒险，以致因循至今。现在老师既要近日入川，此事非得了结了走，方才对得起浙江。”

刘秉璋拍着他的大腿道：“我本是为你家中老有老的，小有小的，一身关系重大。”

徐春荣接口道：“食君之禄，应该忠君之事。门生一定前去了结此事，不过还是带兵前往，还是只身前往，且让门生回家打定主意再讲。”

刘秉璋笑上一笑道：“这些事情，做你老师的万万不能过问，只有你自己前去斟酌。”

徐春荣回家之后，想了一宵，方才决定主张，第二天大早，又去见着刘秉璋道：“老师，门生原籍，离开台州不远。王金满所住的那座山头，名叫狮岩坑，自峰顶至山脚，竟有三十里

路的高，谁也知道真是一个一夫当关，万人莫入的所在。王金满还有弹击飞鸟，手打猛虎的绝技，所以官兵去一千死一千，去一万死一万。门生昨天晚上，一个人想上一夜，只有单身前去。”

刘秉璋听说，把他双眼盯着徐春荣的脸上，抖凛凛的问道：“你真一个人前往，莫非不怕危险不成，我却有些担心。”

徐春荣微笑道：“门生家有老母在堂，现在倒也不敢立于岩墙之下，自蹈危机，以贻老母之忧。只因知道王金满，他在山上，每每坐着绿呢大轿，戴着红顶花翎；此是一个盗魁，本来不怕什么法纪，他要穿黄袍，坐金殿，也无不可的，现在既在坐绿轿戴红顶，可见他还有以官为荣的心思。门生猜透他的心思，故而情愿一个人前去，当面劝他一番。只要他肯投顺，不妨真的给他一个小小武职，命他带个粮子，搜剿两浙的各路匪徒，这也是一个以毒攻毒之法。”

刘秉璋不等听完，早已呵呵大笑起来道：“杏林真有一点特别见解，这个法子极妙，准定如此办理。”

徐春荣忙又回到家中，换了青衣小帽，正待动身，谁知他的汪氏夫人，葛氏夫人，万氏夫人，刘氏夫人，统统将他团团围住起来道：“老爷一身关系家国两度，何等重大，就是要去剿办那个王金满去，也得带他十营八营人马，怎么可以单身前去冒险呢？”

徐春荣即把告诉刘秉璋之话，重又述了一遍，告知大家。

汪葛万刘四位夫人，还未答腔，那时做书的尚止三岁，却去拖着先严杏林公的衣盖道：“伯伯，你这法子，可是书上那个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道理么。”说着，又回身向着四位母亲，把他小腿弯着跪下，高拱一双小拳道：“四位母亲，快快不必阻拦伯伯，伯伯此去，定能马到成功的。”

四位夫人听了，都也笑也起来。先严也笑道：“三岁孩子都知此理，你们何必替我害怕。”先严就在这话之中，飘然出门而去。

等得到了台州，万应樨总镇业经得信，早已亲自接到城外，二人密谈一会，同到万应樨的坐营。万应樨又蹙额的说道：“营务处真要单身去会那个王金满，标下情愿亲率几个粮子，悄悄地跟在营务处之后，万一有变，也好听候指挥。”徐春荣笑着摇头道：“不必，不必，王金满本是此地土著，偏地都有他的心腹侦探派着，若一带兵前去，岂非与我宗旨不合了么。”万应樨只好连连应着几声是是。

第二天黎明，徐春荣一个人便向那座狮岩坑山上进发，未到正午，已经到了山脚，及至到山顶，已是太阳下山时分，那时山顶上的一个匪探，一见有人上去，慌忙飞报王金满知道，王金满听了一愕道：“天下竟有这般胆大的人不成，快去问了姓名，报我知道。”

匪探又去问明，徐春荣老实以真姓名相告，匪探也当场一吓道：“你就是白岩的徐营务处么。”说完这句，忽又飞奔进去报告。

王金满干笑一声，即命导入。徐春荣刚刚一脚踏进房内，就见王金满，身穿枣红色的开启袍子，一个人躺在一张烟铺之上，一见徐春荣进去，急向烟盘上抓起一枝装有子弹的手枪，对准徐春荣的前胸就放。徐春荣赶忙将身一侧，见子弹没有打出，忽又向着王金满拱拱手道：“你且不必放枪，我现在只有一个人，你要打死我何时不可打死我，何必忙在此时？姑且让我说明来意，至于是好是歹，那时再定分晓未晚。”

王金满因见枪子忽然不能放出，心里已是一奇，又知徐营务处，既是好官，又是孝子，不禁略起一点好感，忙将手枪向那烟盘之上一丢，又把手一招道：“这未你且请过来坐了再说。”

徐春荣走近几步，即在王金满的对面坐下。

王金满把嘴一指道：“徐大人，你快躺下，让老子烧几口烟你吸。”

徐春荣笑谢道：“我是素来不吸烟的，我知道你为了这个大烟，往往杀人如麻，似乎不妥。”

王金满笑喝一声道：“不讲此等废话，还是快讲你的正经。”

徐春荣笑问道：“你可念过书么？”

王金满气烘烘的摇着头道：“读书的都是奸臣，宋朝的秦桧，便是状元。”

徐春荣不接这腔，又笑问道：“这末梁山上一百零八条好汉的戏文，你该看过。”

王金满又很快的说道：“这是我老子看过的。不过好的人也少，只有黑旋风李大哥，行者武二哥，豹子头林三哥，最对老子脾胃。”

徐春荣又笑道：“就算这三个是好人，后来也难自保首领。”

徐春荣说到此地，又问王金满道：“你自己想想看，你有这三个的本领么？这座狮岩坑，有哪梁山上的险峻么？从前的发匪，捻匪，回逆，其势何等猖獗，现在又到哪儿去了呢？你在此山独霸一方，平时杀人如麻，省里的刘抚台，没有派着大兵前来剿你，无非恐怕糜烂地方而已，并不是一定没有办法的呢，我因见你爱坐绿呢轿子，爱戴大红顶子，大概很想做官，所以单身前来劝你，你肯诚心投降，同我去到省里，包你马上就坐绿呢轿子，马上就戴大红顶子便了。”

王金满听了一乐道：“我的罪孽深重，恐怕难邀赦免。”

徐春荣拍拍胸的力保道：“你放心，有我保你。”王金满道：“小人还不放心同去。”

徐春荣很诚恳的答道：“我可在此为质。你先拿了我的亲笔信件，上省去见刘抚台，他若给你做官，你可写信教我回省，否则他杀了你，你们此地也可以我抵命。”

王金满听了大喜道：“这个办法极好，准定如此。”

说着，一连抽上一二十口大乐意的大烟，方去唤入一个小匪，又和那个小匪，轻轻地说了一阵，小匪退出，他又笑问徐春荣道：“徐大人，你是忠臣孝子，所以方才我这百发百中的一支手枪，竟会打不出去。”王金满说了这句，又叫了徐春荣一声道：“徐大人，你将来还得大发。”

徐春荣笑谢道：“我要大发，早就大发的了。曾文正公、左文襄公、彭雪琴宫保，他们三位，都是我的老上司，他们侯的侯，爵的爵，我却不甚希罕，所以你不必恭维我，我倒要恭维你将来一定大发呢。”

王金满一愣道：“何以见得。”

徐春荣笑答道：“起先这支手枪，倘发放出弹子，我一定被你打死；不过我虽被你打死，请问省里的官兵，肯不肯放你过门的呢。此枪骤然不能放出，安知不是天上念你可以归正，方有这个朕兆。如此说来，你岂不是定要大发的么。”王金满听说，口上虽在谦逊，心里可极快活，正待说话，忽见一个小匪，已来请吃晚饭，王金满即邀徐春荣来到另外一个石洞之中，连说大人来得匆匆，此地没有好菜。徐春荣正待道谢，忽见那张石桌之上，摆上一盆东西，不禁大吓了一跳。你道为何？原来那盆东西非别，却是两个业已煮熟白白胖胖的周岁婴孩。

当时王金满瞧见徐春荣面有惊骇之色，便指着那两个婴孩大笑的说道：“我虽不是什么大官，向来自奉不菲。至于那些

八珍上的龙肝，凤脑，猴腮，猩唇，熊掌……”王金满刚刚说到这里，忽然听得洞外有了虎啸声音，立即飞步奔出洞去，同时听得拍拍的两声手枪，王金满这人，早又返身回了进来，笑着说道：“大人的口福不坏，我因大人不吃婴孩，正在为难，恰巧有只老虎走过，我已将他一枪打死，稍停片刻，我请大人吃虎肉吧。”徐春荣听说，只好笑着答应。

果然未到片刻，已见几个小匪，送进一大盘热烘烘的老虎肉来。主客二人食罢之后，回到原处，徐春荣又教了王金满一番官场礼节，又写了一封信，大家方始安寝。

第二天大早，王金满拿了徐春荣的信件，也是单身晋省。刘秉璋因有徐春荣的信件，自然事事照办，当下即委王金满做了亲兵营的营官，又答应他可以保他一个副将衔的参将，并命担任剿办两浙土匪。王金满至此，当然十分满意，立即写了禀帖，恭请徐营务处回省。

等得徐春荣回省，刘秉璋竖起大拇指头夸奖徐春荣道：“杏林，你真能够料事如神。”

徐春荣正待谦虚时候，刘秉璋又拦着他的话说道：“你们师母，已从白岩回来。”说着，即向身边摸出一封信来道：“你们太夫人也已答应你我回到四川。”徐春荣还怕其中有假，忙去拆信观看。

刘秉璋笑着道：“杏林还有疑心么，可是你虽是一个徐元直，我可不是曹阿瞞。”

徐春荣收好了信道：“既是家慈准门生同到四川去混几年，我们何时起身？可惜道希回到广东去了，否则一同去到四川，岂非更有一个帮手。”

刘秉璋道：“他要会试的人，这样远法，不好邀他。”刘秉璋说着，又去拿出一张宫门抄来，递给徐春荣道：“此人放了四川的遗缺府，使我办事有些为难。”

徐春荣见是掌陕西道监察御史署礼部仪制司郎中汪鉴，放了四川成都府的遗缺府，不觉微微的笑上一笑。

刘秉璋仍在恨恨地问道：“杏林，你笑什么，我的在此为难，无非谨慎之意而已。”正是：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不知徐春荣答出何语，且阅下文。

第九十四回

抱病臣特旨赐人参 强项令当场骂鸟蛋

徐春荣因见刘秉璋说出谨慎二字，微觉不以为然的问道：“老师所说谨慎之意，门生有些莫测高深。”

刘秉璋也问道：“杏林，你难道不知道他曾经参过我的么。”

徐春荣道：“此事虽听老师提过，却还不甚详细。”

刘秉璋道：“这未让我再细细的讲给你听。这个汪鉴。字叫筱潭，仍是我们安徽旌德县人氏，一向颇负清名，后来在那戊辰科点了翰林。那科的状元，就是江苏的洪文卿洪钧，现已放了德国钦差。汪鉴点了翰林之后。太后见他素负清名，又能言事，便将他升了御史。我听人说，他似乎还是李少荃制军的门生。我那年在安庆帮打四眼狗的当口，他曾参过我纵兵殃民，辜负朝廷爱民之至意的。当时因在军务时代，朝廷仅将原参折子，发给我看，教我自己明白奏覆。”

刘秉璋说到此地，又向徐春荣望了一眼接说道：“那时你正请假回籍省亲去了，那个覆奏折子，还是我自己亲拟的。现在他忽放了四川遗缺府，查四川成都府出缺，照例是那个夔州

府升补，京里放出来的遗缺府，就补那个夔州。不过夔州府是兼夔关的，却是天下第四个优缺。我若照例而办，将他补了夔州府缺，他一定当我怕他，有意拿这个优缺去给他的，如此一来，岂不以后事事和我顶撞，酿成尾大不掉之势，此乃使我为难者一也。我若不照例办，换个坏缺给他，旁人虽没什么说话，他本是懂得例子的，岂不一定怨我公报私仇，此乃使我为难者二也。将来我和他见面时候，我若怪他从前参得不是，那就须得当面责他几句。一个制台和一个实缺知府，有了意见，如何再能办事，此乃使我为难者三也。我若承认他从前参得是的，我如何肯担这个恶名，况且我的确未曾殃民，此乃使我为难者四也。我若意气用事，不给他去到任，世人都知他和我有过芥蒂的，必要怪我没有容人之量，此乃使我为难者五也。我所说的谨慎之意，无非想将此事，预先有个兼全之法，你怎么真的不明白我的意思不成？”

徐春荣一直听到此地，慢慢地摸着他那八字胡须，微微的一笑道：“老师所说的这个谨慎，那能叫做谨慎。门生不怕老师生气的说话，这个主意，只好说他荒唐呢。”

刘秉璋大惊道：“真的么？杏林，你的说话，我本来没有一句不听的，你既说是这个主意荒唐，你须讲出道理。”徐春荣听说，却朗朗的答道：“此理甚明，何用细说，汪守从前参得是的，朝廷早降严谴。朝廷一经老师自己奏复，便没事情，汪守之参，已经虚了。不过御史参人，照例有那风闻二字冠首。风闻二字即未必件是真。汪守虚参了人，他对于朝廷，都没什么处分，对于老师自然更不必负着什么责任。况且当时有他那样一参，一经老师一奏，便没事情，世人因此反知老师的军

纪之好了。照门生说来，老师非但不必气他，而且应该感他呢。”

刘秉璋听了笑上一笑道：“这话也觉有理。”

徐春荣忙接口道：“老师既说门生之话有理，那末对于汪守这人，不必再有芥蒂，既没芥蒂，自然以那夔州补他。汪守这人，倘是明白的，自然知道老师公事公办，不记旧事；以理而论，他方感激钦佩老师之不暇，怎会事事顶撞，致有尾大不掉之嫌呢。汪守这人，倘是糊涂的，老师应该以他到任后的办事错与不错为标准，拿到把柄，要参就参，要降就降。只是不必记着前事罢了。”徐春荣说到此，又补上一句道：“老师方才所说的谨慎二字，何尝谨慎呀。”

刘秉璋听完大喜道：“着着着，杏林之言甚是，我真正有些老糊涂了，这末你回去收拾收拾，蜀道难行，我们家眷是要一起走的。”

徐春荣听说，便回公馆，一进门去，汪葛万刘四位夫人都来问他道：“老爷，我们真的一同到四川去么？”

徐春荣点首道：“太夫人既已答应，只好如此。”万氏夫人又单独说道：“刚才那个金满营官，已经来过，据说他的性命是老爷救出来的，他的功名是老爷抬举他的，他拟辞去此地差使，情愿伺候我们一同到川。”

徐春荣连摇其首道：“万万不能，此地土匪，全要他去剿办。不过他的一片好心，我们知道就得了。”说着，即命差官，

就将此意告知金满。后来金满也能分别事之轻重，尽心剿办两浙土匪，不在话下。

没有几天，徐春荣便率了家眷，随了刘秉璋直向成都进发。

那时川口尚没小轮，由杭州赴沪，还是坐的无锡快民船，由沪到汉是大轮船，由汉到宜昌，也是大轮船，由宜昌到重庆，水旱都可，旱路是在万县起旱，十天可到，水路坐民船，至少要两个月。

那时刘徐两份家眷，都是起旱而行，及到重庆，自有众官迎接。不防刘秉璋也有望七的年纪了，因为沿途受了风霜，一病极重。他的正夫人李氏，便与汪葛万刘四位夫人商量，打算就此因病奏请开缺，不再入川。徐春荣一闻此事，正合他的心意，又与刘秉璋商酌一下，立即电奏进去，候旨遵行。等得奏到军机处的回电，说是太后不准所请，仍命扶病入川；光绪皇上且说刘督本有徐某帮同办事，到川也可将养的说话。刘秉璋奉到此电，只好真个扶病进省。又因有病在身，恐走水路，更加耽搁日子，于是仍由重庆起旱；重庆到省，谓之东大道，十五站，即可达成都。

至省接印之后，徐春荣仍充四川全省营务处之职，不过又兼着洋务局总办、机器局总办、火药局总办、牙厘局总办，支应局总办，以及锦川书院山长，花阳书院山长，等等差使而已。

那时四川的藩台，乃是旗人松寿，既有官场架子，对于大清律例又熟，于是和这位徐营务处，似乎有些吃醋的味儿。徐

春荣却不知道其事，也不睬他。

有一天，马边雷波等处的蛮子，闹得极其厉害，钱玉兴军门、万应樨总镇、吴吉人参将，先后都吃败仗回省。刘秉璋便命徐春荣亲自出马，徐春荣当然一口答应。

但因马边雷波的蛮子，不是旦夕可平，若是耽搁一久，营务处的差使重要，不能因此久悬，须得有人代理，方好不必心挂两地。刘秉璋也以为是，便请徐春荣保举一人。徐春荣当场便保举了刘秉璋的幕府陈石卿大令。

刘秉璋听说便蹙额道：“陈令才也开展，代理此职，本无不可。但是他的底官，却是一个候选知县。一旦教他充当这个道班差使，恐怕对于司道有些难处。”

徐春荣道：“这不要紧，虽是代理，也得出奏委派。应以差使为标准，不能以底官为标准的。况且以候补游击代理提督的也多。”

刘秉璋因见徐春荣举出例子，又以为是。

徐春荣说完这话，就去调齐人马，径自出省，剿办蛮子去了。这里的陈石卿接了关防之后，第一天就得拜客，第一个就得去拜藩台松寿。他的差官便去问他请示，说是去拜藩台，应用甚么帖子。他见那个差官，虽然问得不为无理，但是营务处的差使，照例不是由藩臬两司兼着的，也是一位极红极阔的候补道员充当。司道本是同一个官厅的，所以道台去拜藩台，照

例用愚弟帖子；有些人间有用晚生帖子的，这是或有世谊的关系，或是自己谦虚的关系，甚而至于拍马屁的关系。

道台充当营务处的差使，去拜藩台，不生问题。他是一个知县，去见藩台，照例须下官厅，须上官衔手本；不过既经当了营务处的差使，万万不能把这营务处差使的手本，用在藩台面上。因为营务处差使的手本，只有去见督抚，或是将军，照例不应该用在第三个人面上的。陈石卿想到此地，倒也有些为难起来，半天不能答覆那个差官。

那个差官也知他们主人的为难之意，忙又进言道：“沐恩也知今天这个帖子，有些稍稍为难。因为若用营务处的手本去拜藩台，照例用了手本，必须去下官厅，从古以来，也没有看见一位营务处去下藩台官厅的，就是大人谦虚为怀，朝廷的功令，也难随意褻渎；若是仅用愚弟帖子去拜藩台，大人的底官，倒底只有七品，似乎也难援那顶门拜会的例子；况且这位松藩台，最肯讲究仪注的。”

陈石卿听完道：“这个礼节，我岂不知。我正为以一个知县充当营务处的差使，却是破天荒的事情，因此没有什么例子可援。要末就用个一注香的帖子吧。”那个差官听说，也以为很妥当的了，那知一到藩台衙门，投帖号房之后，忽见一个执帖二爷，大模大样的把那帖子向他一丢道：“我们大人吩咐出来，教你们贵上须换官衔手本，须到官厅里去听候传见。”

那个执帖二爷还没说完，陈石卿坐在轿内，早已听得清清楚楚，这一下脸，使他气得非同小可，立即在他轿内，用手拍

着扶手板，气烘烘的吩咐他的差官道：“快快回去，快快回去，我情愿不当这个差使，不见得定要下他官厅。”等得回转公馆，却又不便把此事迳去禀明制台，只好装病请假，不到营务处里办事。

刘秉璋不知内中底蕴，还当陈石卿真的有病，还在传谕出来，说是营务处的公事很多，快请陈大人赶紧医治，莫要因此误了公事等语。陈石卿本来没病，试问教他医什么？做书的对于此事，只好搁他一下，要等徐春荣回省，方有解决。

现在先说北京的那位汪鉴汪太守，那天已经船到东门码头，并未上岸，就有成都、华阳二位首县上船禀见。汪鉴一见二位首县，含笑的说道：“贵县来得甚好，兄弟北次出京的当口，曾蒙两宫召见数次；是后一次，又蒙太后交下人参一斤，命兄弟顺道带来转交制军的。现在拟请二位贵县就去禀知制军一声，究在什么地方接旨。”

成都、华阳二位首县听说，连忙上岸，坐了他们的弓杆轿子，飞奔的前去禀知制台。不到一刻，早已回转，下船之后，即与汪鉴说道：“卑职等已将大人之话，禀知制军，制军传谕出来，说是病犹未愈，不良于行，只好请大人明天辰刻，将这御赐人参，携到督辕，制军就在大堂接旨。汪鉴听说，自然照办。成都、华阳二位首县，照例又寒暄一阵，方始告辞。

第二天大早，成都府率同成华二县，已在督辕大堂伺候。果见汪鉴手捧一只黄缎包着的小匣子，如期来到，下轿之后，直到大堂。那时大堂之上，已经排着接旨的香案，四川总督部

堂刘秉璋，也在一旁由人扶着肃然而立。汪鉴仍把那只小匣子，捧到当胸，面南站着。

刘秉璋先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始向汪鉴问话道：“两宫圣体安否？”汪鉴谨敬答道：“两宫圣体甚安，太后赐有人参一斤，交与卑府带出京来，交给大帅。”汪鉴说完，刘秉璋仍又叩首谢恩，那只人参匣子，自有戈什哈前去接去。

这个礼节过后，汪鉴照例要用庭参之礼见刘秉璋的，刘秉璋的巡捕，也照例说声免参，汪鉴方始向着刘秉璋磕头下去。

原来照前清的大清会典载着，从知县以上，向着督抚将军磕头，督抚将军都须回叩。惟有那时的直督李鸿章，他却倚老卖老，不但对知县以上等官，不肯轻易回头，甚至遇见资格轻浅一些的巡抚司道，他也假装腿痛，不能下跪，随意一弯其腰而已。后来有一次，遇见一位新由部中选出去的知县，前去见他，尚未谒见之际，坐在州县官厅里面，可巧听见一班同寅，私下在谈李鸿章架子太大，不肯回头之事。

这位知县便插嘴道：“这是那班督抚司道，以及府县，自己轻视自己的原故，以致酿成少帅的骄傲脾气，否则大可引出大清会典，指名要他回头，他也没有二话。”

内中有个知州驳他道：“老同寅，此说恐怕未必吧。大清会典，只要稍稍留心仪注的人，谁不看过，但是大家要想做官，如何敢去挑剔上司的眼儿。”

这位知县便将他的脑袋一撇道：“这倒不然，下属比较上司，自然上司大于下属。若以上司比较朝廷，自然朝廷大于上司。大清会典，乃是朝廷的法制，谁也不能不遵，谁也不能含糊，诸位同寅不信，兄弟可以讲件眼见的故事与诸位同寅听听。”大家都说很好，一定洗耳恭听。

这位知县未讲之先，还去打扫了一打扫喉咙，方才朗声说道：“去年兄弟因事去见直隶藩台裕堃裕方伯，却是普通见的，当时连兄弟一共有十二人之多。及至大家说话完毕，裕方伯就端茶送客，他刚送到花厅门口，正在微弯其腰，要想回进去的当口，内中忽有一位散馆知县名叫皮鸣皋的，却去向着裕方伯朗声的说道：‘卑职要请大人多送几步，查大清会典载着，藩司送知县的仪注，应在二堂檐下的。’当时裕方伯也只好红了他脸，连称是是的送到二堂檐下了事。”

这个知县说完这个故事，又向大家郑重其事的说道：“今天已是十二月二十五了，兄弟打算不去稟见这位少帅，且俟明年的元旦那天，兄弟再去见他，而且要他一定回我的头，嘴上并且非常客气。”大家听了不信，这个知县，当场也不深辩。

及到第二年的元旦那天，这个知县，去朝李鸿章磕头的时候，李鸿章仍照老例，推说腿有毛病，只是弯腰而已。这个知县，磕完了头，起来之后，重行朝着李鸿章一边磕下头去，一边口上说道：“这个头，是卑职替大帅的老太太叩年的。”李鸿章一听见替他老太太叩年，只好连称不敢不敢，慌忙跪了下去，恭恭敬敬的回这知县之头。

这个知县，将要走出花厅门口的时候，故意放重声音，自言自语的骂道：“中兴功臣，本来多于狗毛，像这样自大身分，不照大清会典的仪注直受下属之头，那儿好称功臣，简直是个鸟蛋罢了。这个知县骂完这话，扬长下阶而去。后来李鸿章因他很熟律例，非但不记骂他鸟蛋之恨，还去给他补上优缺。

当时的那位刘秉璋，也曾瞧见申报载着此事。但他为人素来长厚，对于下属一切的礼节，倒也能照会典办理，况又允了徐春荣的条陈，对于这位曾经奏参他过的汪鉴汪太守，当然比较别人客气，回头之后，就请升坑。

那知那位汪鉴汪太守，不待刘秉璋开口，却先提起从前之事道：“卑府从前奏参大帅，乃是做御史的天职，后来大帅自己奏覆之后，太后也未再命呈出证据。卑府当时虽知风闻不及目见，但是朝廷既准御史风闻奏事，自有深意存在。此次卑府蒙恩简放此间遗缺知府，来作大帅属下，对于前事，早已忘怀，岂知太后记性真好，深恐大帅和卑府两个，尚有从前芥蒂，特旨命卑职携参来此。太后又面谕道：‘尔将此参带给刘督，他见此参，便知咱在调和你们二人之至意了。’”

刘秉璋一直听完，很感激天恩道：“仰蒙太后如此操心，真使贵府和我，无可图报。其实我的门生徐杏林，早已劝我过了，他说贵府从前参我，应该感激你的。”

汪鉴听说，口上也在客气几句，心内已在钦佩徐氏为人确识大体。

刘秉璋又说道：“兄弟因为不知贵府何时可到，所以不能先将夔府恩守，升补首府，现在贵府已到，兄弟就命藩司办理此事，贵府即补夔府遗缺可也。”

汪鉴并未道谢，口上仅说一声，大帅照例办事，很是可敬，卑职将来到任之后，只有力图报效国家而已。汪鉴说完，即行辞出。

没有几天，果已奉到飭赴夔州府新任的飭知，摒挡到任，头一天就接到鲍超族人，候补提标都司，名叫鲍藩的一张状子，说是鲍超打发逆时，曾经借他五万银子去垫军响，后来屡次延约，推说没钱，不肯归还。当时他在边省当差，还当鲍超之言是真，及至去年回川，始知鲍超业已病故，不过见他所住夔府城内的一所宅子，异常奢侈，不似无钱之辈。嗣又探知鲍超之子，虽已外出，可是鲍妻藏有大宗军火，似有谋为不轨情事，请求秘密查抄，并将欠款如数发还具领。因被县里批驳特此上控等语。

汪鉴曾充刑部司员多年，见此巨案，不免大吃一惊，又因事关造反情事，立即飞禀川督请示。正是：黑心武职裁脏去强项黄堂密禀来不知刘秉璋如何批法，且阅下文。

第九十五回

死爵爷真个抄家 贤总督欣然作伐

四川总督刘秉璋接到夔州府汪鉴的禀帖，不觉大惊失色，急命戈什哈传见那位代理营务处陈石卿。那知陈石卿仍然推说有病，不肯应召。刘秉璋没法，只好拍了份密电去请恭亲王的示，要想把那重大责任，交给恭亲王去负。

原来那个时候，咸丰皇帝的亲弟兄，仅剩老六老七二人存在，老六就是恭王，老七就是醇王。醇王现管神机营事务，以及内务府诸事，不暇再问朝政。恭王既充军机处领袖，又掌总理衙门，对付这等谋叛之事，本是他的份所应为。当时一见刘秉璋的密电，连连的顿足大叫不好道，鲍超在时，因为要打法国的洋鬼子，连那议和的上谕都敢撕碎，他的子孙，既有谋为不轨情事，自在意中，况且他是第一个中兴勇将，他的下代，必有非常惊人之技，倘一发难，试问谁能抵御。恭王想到此地，慌忙面奏慈禧太后。太后不待恭王奏毕，也在连称不妙不妙。恭王一直奏完道：“奴才愚见，自应立即电覆川督，命他即去查抄，若无形迹可疑之处，就好作罢，免有打草惊蛇之举，惹了一班功臣；否则先将鲍氏家属就近拿下，也好以此挟制他们。”

太后听说，蹙额的低声说道：“咱们就怕这班将官的子孙

造反。从前的吕太后，她若不早把那个韩信，悄悄的处死于那未央宫中，那座汉家天下，未必能够传到二十四代呢。”恭王道：“此刻尚在叛逆未彰之际，似乎有些难处。因为长毛造反，本是反对咱们满人，倘若一班中兴名将的子孙，大家抱着免死孤悲之感，统统群起而攻，咱们的这座天下那就有些靠不住了。”

太后又问道：“咱们知道刘秉璋的身边，不是有个会卜文王卦的徐某人在那儿么，何以这件事情，弄得漫无布置，如此惊惶的呢。”

恭王回奏道：“听说徐某出省去打蛮子去了。或者刘秉璋没有和他商酌。”

太后听了忽然一乐，顿时面露笑容起来。

恭王惊问道：“老佛爷此时忽有笑容，未知想到何事，奴才愚鲁，一时莫测高深。”

太后见问，又是淡淡的一笑道：“刘秉璋做了几十年的官，一箍脑儿用了一个姓徐的。姓徐的虽将那个孝字，看得重于忠字，自然难免认题不清。但是既在帮刘秉璋的忙，刘秉璋是咱们的封疆大员，咱们就有便宜之处在里头了。”太后说着，更加现出很放心的样子，又接说道：“你既说姓徐的出省去了，咱就知道刘秉璋就仿佛失去了一个魂灵，因此对于一点小事，自然要大惊小怪起来了。这件事情，若是姓徐的在省，也没什么办法，那就有些怕人。夔州府汪鉴，本是一个念了几句死书的文官，怎有这个应变之才呢？所以咱倒高兴起来了。”恭王

道：“这末奴才下去，就叫刘秉璋先去查抄了再说。”太后点头应允。

恭王退出，立即一个十万火急的回电，说是奉了懿旨，着将鲍超家里严行查抄奏闻。刘秉璋一接回电，一因没人商量，二因乃是懿旨，如何还敢怠慢。当下也是一个十万火急的电报，打给汪鉴，命他照办。汪鉴奉到电报，即去会同本城的协台，就把鲍超的那座住宅，团团围住，马上查抄起来。

可怜那时的鲍宅，除了鲍超的棺木，停在中堂之外，只有一班妇女小孩，大家一见奉旨前去查抄，自然个个吓得屁滚尿流，一时号哭之声，震达屋瓦，也有长毛杀来的那般厉害。汪鉴和协台二人，一边命人锁了妇女，一边一进入屋子的查抄进去。等得抄毕，兵丁衙役等人，呈上一张清单，汪鉴接至手中一瞧，只见写着是：

后膛枪二十三支，手枪四支，各种子弹一千二百余粒，马刀十六柄，大刀两柄，盔甲一副，号衣五十六件，大旗八面，铜鼓一架，军号五具，衣箱三十四只，首饰四匣，烟土四柜，烟枪十支，烟具八副，御笔福寿字各一副。

汪鉴犹未看完，那个协台，早在一旁跳了起来，发狠的说道：“反了反了。这些都是造反的东西，快快先把这班叛妇砍了再说。”

汪鉴因知这个协台，曾经当过鲍超的亲兵的，此时又见他那种冒冒失失的样儿，不禁暗暗好笑。当下便笑着接口道：“

老兄说话，尚须检点一些，难道太后的御笔，也是叛器不成。况且既成钦案，怎么可以未经奏闻，未问口供，贸然乱杀起来。”

那个协台听得汪鉴如此说法，始把脸蛋一红，没甚言语。

起先那班鲍家的妇女，听得协台要杀她们，早又号淘大哭起来。及闻汪鉴在说，未经奏闻，未问口供，不能乱杀，自然放心一点。

鲍超的大媳妇，还去向着汪鉴呼冤道：“汪大人，这些枪弹，却是先爵爷防家用的，职妇的丈夫，现往河南岳家探亲，不日就要到北京引见，怎敢忘记天恩祖德，竟至造反。”汪鉴听了，便含笑的答道：“这件案子，本是有人举发的。按照本朝律例，上谕上面，若有严行字样，便得刑讯。现在本府第一样对于这些枪支了弹，认为武将之中，应有之物。第二样看在鲍爵爷确是一位中兴功臣，暂不刑讯你们。且候制台复奏之后，看了上谕再讲。”

汪鉴一边这般说着，一边即命衙役，先将鲍氏妇女，送往县里，发交捕厅管押。

那个协台却不识趣，又向鲍家大媳妇喝道：“你们赶快叩谢府尊大人的恩典，去到县里，好好守法。”

那知这位协台大人的一个法字，尚未离口，不防那个鲍家的大少奶奶，陡的走近几步，出那协台的一个不意，卟的一声，吐了他一脸的涎沫，恨恨的骂道：“汪大人倒还公允。我就骂

你这个一声负心贼，你莫非忘了在我们爵爷部下，当那小兵的时候么。”

汪鉴在旁听得清楚，恐怕这位鲍少奶奶要吃眼前之亏，所以不等那个协台接腔，忙命衙役好好的扶着鲍家妇女出去。然后又去亲自检查一遍，眼看封屋之后，方向那个协台拱拱手，回他府衙，办公事去了。

现在不讲那个协台，明明求荣反辱，只得塌塌肚皮回去。单说汪鉴回衙之后，即把查抄经过，据实禀知制台。刘秉璋接到公事，见有枪支子弹，更加怕受失察处分，忙又电知恭王知道。恭王又去奏知太后。太后想了半天，方始略现怒容道：“国家的枪弹，何等重大，鲍超怎敢藏在家里。此事若不重办一下，何以杀一儆百。”

太后说着，更吩咐恭王下去，电知刘秉璋迅速严行审问，按律惩办，恭王奉谕退出，当然照办。

刘秉璋一接此谕，不觉连连叫苦。你道何事？原来刘秉璋人虽忠厚，倒底是个翰林出身，况且也是中兴名臣之一，他与鲍超，又是知好，倘若一经按律而办，鲍氏全家，便得满门抄斩，莫说自己一时不忍下此狠手，就是一班中兴功臣闻知其事。怎肯甘休。将来大家向他责难起来，也不得了。

刘秉璋正在左右为难的当日，那位钱玉兴军门，恰来进见。刘秉璋先把电谕送给钱玉兴看过，急问着道：“你视此事怎么办，这不是汪筱潭明明来使我为难的么？”

钱玉兴听说，半晌不能答出，好一会，方始皱眉的答道：“此事真正有些为难，徐营务处又不在此地，要未赶紧请他回省一趟。”

刘秉璋摇首道：“他在那边，正在打得得手，怎么能够叫他回省，要未派个妥当的人物，前去取决于他，”刘秉璋说到此地，又唉声叹气的怪着陈石卿道：“早也不病，晚也不病。他若不病，大家商量商量，也好一点。”

钱玉兴便低声说道：“我听我的部下说，朝廷真的要办鲍爵爷的子孙，大家一定不服，将来有得麻烦呢。”刘秉璋听说，急将双手掩着耳朵道：“吓死我也，此等逼我为难的说话，我却没有胆子敢听。”刘秉璋掩了双耳一会，一面放下手来，一面又问钱玉兴道：“你说说看究叫那个去问杏林呢？”

钱玉兴道：“还是请石卿劳驾一趟才好。”

刘秉璋连连点头道：“说得不错，说得不错，只有他去。”

说着，即命一个亲信文案，拿了全案卷子，去教陈石卿看过，马上动身。陈石卿本来没病，又见事关重大，于是漏夜出省而去。

谁知去了月余，尚没信息到省。恭王那儿的催信，倒如雪片一般飞至。没有几天，刘秉璋忽又一连接到二十多封电报，译出一看：

第一封是直隶总督李鸿章第二封是长江巡阅大臣彭玉麟第三封是福建总督杨昌癸第四封是马江船政大臣沈葆楨第五封是浙江巡抚卫荣光第六封是福建水师提督欧阳利见第七封是西江巡抚李兴锐第八封是南京总督刘坤一第九封是在籍绅士三品卿衔刘锦棠第十封是记名提督谭碧理第十一封是前湖北提督郭松林第十二封是前两淮运使方懋颐第十三封是出使英德俄法大臣曾纪泽第十四封是前湖北布政使厉云官第十五封是前凉州镇周盛波第十六封是丁忧巡抚潘鼎新第十七封是前右江镇周盛传第十八封是在籍绅士曾太成第十九封是山西布政使聂缉 第二十二封是前浙江提督黄少春第二十一封是前寿春镇郭宝昌第二十二封是广东提督苏元春第二十三封是钦差大臣娄云庆第二十四封是前皖南镇潘鼎立第二十五封是前钦差大臣唐仁廉第二十六封是记名提督陈济清第二十七封是前台湾巡抚刘铭传第二十六封是浙江海门镇杨岐珍

刘秉璋匆匆看毕，只见大家不约而同说是，同是功臣，谁无子孙，如此一办，天下凡有功者无噍类矣。卖反献功之人，余等必有以处之。解铃系铃，公好为之。内中尤以彭玉麟、李鸿章、潘鼎新、潘鼎立、周盛波、周盛传、娄云庆、唐仁廉、杨岐珍几个，说得更加决裂。彭玉麟、李鸿章、周氏弟兄、潘氏弟兄，以及杨岐珍，还怪着徐春荣不应助纣为虐。

刘秉璋只好仰天长吁道：“天亡我也。”说了这句，又自己摇头道：“雪琴、西园两个，他们是最钦佩我们杏林为人的，怎么也在瞎怪起来。”

刘秉璋刚刚说到此地，忽见一个戈什哈报入道：“徐营务

处打退蛮子，和陈石卿老爷，已经回省，马上就来禀见。”刘秉璋听说连连的拍着几案道：“快快请来，快快请来。不准再在别处耽搁。”

戈什哈只好又去传话，没有好久，只有徐春荣一人走入。刘秉璋一见徐春荣之面，几几乎转了悲音的说道：“杏林你虽剿平蛮子回来，我却被大家逼死了呢，汪筱潭也是一个害人精。”

徐春荣微微的一笑道：“老师不必着急，门生已有办法在此。”

刘秉璋扑的跳了起来，一把抓着徐春荣的衣袖道：“真的么？”

徐春荣将手轻轻一抬，先请刘秉璋仍然归坐，方在一旁坐下道：“汪守前来请示，并不为错。所错的老师应该拍电问我一声。”

刘秉璋忽把他的大口一张，似要说话的样子，却又急得气喘喘的说不出话来。

徐春荣忙问道：“老师要说的话，可是汪守前来请示，并不算错，这末老师去向恭王请示，也不能算错了。”

刘秉璋不待徐春荣说完，忙把他的嘴巴闭拢，跟着把脚一顿，双手向他两只大腿上用力一拍道：“对罗！”徐春荣因见左右无人，忙不迭的低声说道：“这倒不然，难道老师不知道

恭王是旗人么？太后确有汉朝吕后之才，不过没有全用出来罢了。”

刘秉璋听说，急把眼睛连眨两下，又轻轻的说道：“隔墙有耳，杏林今天何故如此大意。”

徐春荣一听此言，方才想到刘秉璋身边，确有一个戈什哈是醇亲王荐来的，当下不免一吓。幸亏功名之心本淡，略过一会，也就镇定下来道：“此人在此，门人不能说出主意。”

刘秉璋点点头，当下叫了一声来呀，就有几个戈什哈一同奔入，刘秉璋望了一望，不见那个名叫霍神武的在内，便问道：“霍戈什哈呢？”

内中有个回话道：“方才还见他站在门外，此刻不知哪儿去了？”

原来霍神武，正是醇亲王荐来的。起先徐春荣在说太后像吕后的时候，他已听见，嗣恐刘徐二人有话避他，他有意托故走开。此刻听见制台问他，忙又走入。

刘秉璋便朝他说道：“我要问岐将军讨样满洲饽饽，你才好讨来。”

霍神武听了，忙笑答道：“沐恩就去。”

刘秉璋等得霍神武走后，始问徐春荣道：“杏林，你是什

么主意，快快说来。”

徐春荣道：“老师快快电托雪琴宫保，请他约同一班中兴功臣，由他领衔出奏保奏，太后有了面子，自然会卖这个人情的。”

刘秉璋听了大喜，即将几上一大叠的电报，拿给徐春荣去瞧道：“你且看了再说。”

徐春荣看完道：“这末老师就将此意告知他们，他们也好消气。”

刘秉璋即请徐春荣拟了复电，说明此事原委，果由彭玉麟领衔，出奏此事，太后照准，各方方才不怪刘徐二人。

原来浙江海门镇杨岐珍，本是徐春荣的谱弟，而且童太夫人待如己子，做书的落地那天，杨西园世叔，适由海门晋省，回完公事，正待告辞，刘秉璋太夫人忽向他笑说道：“你们杏林盟兄，日内正要得子，你和他亲如手足，大该前去帮忙。”杨西园世叔，连连答应，回至我们公馆，一见先严，便一把抓住道：“大哥，你有弄璋之喜，何以不告诉兄弟一声，还是中丞留我来此帮忙。”

先严大笑道：“一个孩子之事，如何可以惊动老弟。我又知道你们台州的那个王金满猖獗万分，万万不能以私废公。”杨西园世叔道：“不要紧，王金满已经闹了多年了，也不在乎这几天。况且此人，非得大哥前去智取，恐怕不能由兄弟力敌

的呢。”先严听说，方留西园世叔在家照料。后来西园世叔眼见一猿入室，他就大惊起来，还是先严教他守秘，他才等做书的落地之后，回任去了。

他的继配杨氏太夫人，更为先祖妣童太夫人所钟爱，当时直称童太夫人为母，不加世谊字样；先嫡母汪太夫人，先庶母葛太夫人，先生母万太夫人，家四庶母刘太夫人，同时也和杨太夫人十分知己，亲同姊妹。

嗣后先严由刘秉璋太夫子奏调到川，从此与杨家便没往来机会。及至光绪十八年九月，先严由川请假回籍，西园世叔可巧先一月升了福建水师提督到任去了。以后忽忽四十年来，不通信息。

直至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三日，暴日攻我闸北，做书的危坐斗室，编此《曾左彭三杰传》时候，忽接西园世叔的长孙公子，名叫祖贤，号叫述之的，寄来杨氏重闱，纪念二集一册，又席荫轩酬唱集一册，乞我题诗，方始结此一段前因后果。现在接说先严办好那桩公案，彭玉麟、李鸿章、潘氏弟兄、周氏弟兄、杨岐珍总镇，都向先严道歉。汪鉴也向刘秉璋谢罪，又向先严诉说他的苦衷，似有告退之意。先严安慰再三，又去告知刘秉璋。刘秉璋一经先严告知，也去慰留汪鉴，复又自任月老，便将汪鉴的长女，名绣仙的聘给做书的；三女名桂仙的，聘给做书的第三个胞弟名梁生的。我们弟兄二人，现在成了连襟，不能不感激这位太夫子之情。

后来先岳汪鉴，又升了成都首府，就在那时，成都省里，

又到了一位钦差，出了一件天大的案子。正是：川督虽教守秘密清廷却已起疑心不知究是一件什么案子，且阅下文。

第九十六回

投鼠忌器骗子发横财 爱屋及乌亲家问数学

先岳汪鉴，自升成都府后，有一天，忽据一个差役密报，说是草堂祠里，上个月到了一班匪类，行为很是诡秘，似乎不能不查。汪鉴听说，便问那个差役，怎么知道此事。那个差役又说道：“草堂祠里，有个香火和尚，本是小的亲戚，昨天晚上，亲到小的家中，告知此事。大人要知这个底细，只要立将草堂祠的方丈传来一问就得。”

汪鉴即命那个差役去传方丈，等得传到，汪鉴问那方丈，祠里到了匪类，何故秘不禀报，方丈听了一吓道：“大人怎么知道他们都是匪类？僧人看来，恐怕还是一位北京出来查办事情的王爷也未可知的呢。”

汪鉴道：“你且把此事细细禀明本府，本府自然明白。”

方丈道：“上个月的初上，有天来了三四个客商模样的人物，据他们说：要租一庭院子，以便办事。当时僧人便问他们，说是城内有的是客栈，你们何故一定要租这个祠里的院子呢？他们说：‘城里客栈，人头太杂，我们是大商家，进出银钱很多，当然谨慎为妙。你们此地清静一点，就是房金贵些，倒也

不妨。’僧人的祠里，本靠出租院子，去做香火钱的，因此就答应了他们，他们也照例付了定银而去。第二天大早，即搬进二三十个人去，以及不少的行李，僧人还算仔细，当场又去暗暗留心一番，并没什么异人之处，故而一任他们住在那座西院子里头。一直到了本月初上，僧人瞧见他们进进出出的人众，虽很忙碌，但是都还正派，故又不去注意他们。

“不料在前天的下午，他们的下人，出去叫了一个剃头司务进去，等得剃头司务出来的当口，颇有一些令人可疑之处，僧人就把那个剃头司务，唤到方丈房里，正待设法用话盘问他的当口，他已不待僧人盘问，早已神色张皇起来。僧人便去检查他的身上，即在身上搜出一只五十两重，户部所存二七色的元宝，僧人当时还当是偷出来的，正要命人前去告知那班客商，那个剃头司务，就向僧人跪地磕头，说是那只元宝，并非偷窃，确是一位王爷赏给他的剃头钱。僧人当时自然不信，那个剃头司务又说：‘王爷因为我替他剃头，在卷领子的时候，忽然被我瞧见了他那里面穿的龙袍，所以赏此元宝，封封我的嘴的。’”

汪鉴一直听到此地，方问方丈道：“此话靠不住了，就算是位王爷，他也不穿龙袍的呀。”

方丈点言道：“大人说得不错，僧人当时也用这话去驳那个剃头司务的，他回答僧人说：‘龙袍不龙袍，我是一个剃头的，自然弄不清楚。不过我见他所穿花花绿绿的，我们川里人，从没瞧见过这种衣裳，我所以才敢咬定他是王爷。但是我当场并未称呼他王爷，他就赏我这只元宝，叫我千万不准在外面张

扬。我因他既吩咐这句说话，我又只剃了一个头，就得一只元宝，心里有些着慌，因此所有的举动，反被你这位大和尚看破了。’

“僧人一听此事的关系很大，一面放走那个剃头司务，一面等到深夜，就叫一个香火悄悄的走到西院子里，瞧瞧有没有什么怪异的地方，果有什么怪异的地方，本要报官的。那知那个香火稍稍的进去之后，就见那班客商已在收拾东西，似乎次日早上就要动身的样子。别样地方，虽没什么可疑，只是一叠一叠的公文案卷很多。”

方丈讲到这里，忽把话头停住，反问汪鉴道：“近来地方上，很有一些谣言，都在说，北京怕有钦差到来，要来密查此地的几桩大案，大人可也听见这些说话没有。”

汪鉴点点头道：“这些谣言，可也发生好久好久的了，但也不能一定说是谣言。”

方丈接口道：“对罗，他们既有那公文之案卷，必非客商可知。僧人当时一据香火回报，正待连夜前来密报大人和两县，就在当晚上，又得一个秘密信息，说是还有几天耽搁，僧人因此还想再探一番，再来禀报，否则所报不实，僧人也有罪名的。”

方丈说完，又问汪鉴道：“不知大人怎么已经预先知道，是不是就是那个剃头司务前来报告的。”

汪鉴摇摇头道：“并不是剃头的，倒是你的那个香火，前

来报告我们此地的一个差役。”

方丈听到这里，又接口说道：“今天早上，西院里的一班人物，忽然统统出去，直到大人去传僧人的时候，尚未回去。“汪鉴忙不迭的问道：“此刻呢？”

方丈笑上一笑道：“僧人已来大人这里半天的了，怎么会得知道。”

汪鉴听得方丈如此说法，也不觉失笑起来道：“本府这句话真的未免问得太急了。本府此刻打算同你回去私探一下，你瞧怎样？”

方丈大喜道：“大人能够自己前去一探，僧人的责任，便好轻了一大半，怎么不好呢。”

汪鉴听说，立即传到成都、华阳两县，大略告知几句，就与两县，各自换了青衣小帽，便同那个方丈，一脚走到草堂祠里。因见西院子里的客商，尚未回来，赶忙命人开锁进去，第一眼看见桌子上面，堆上几大叠的公文案卷，汪鉴就同两县，分头翻开一看，果然就是密查四川一切弊政的奏折，内中虽有些捕风捉影之话，可是若被太后知道了去，倒也有些麻烦。

原来满清官场的老例，本有好些瞒上不瞒下的公事，此弊由来已久，早成习惯，但被太后知道，一经打起官话起来，那就上自督抚将军，下至州县佐杂，个个都有发往军台效力的罪名。

汪鉴虽是一位强项官儿，然已做了年把夔州府的实缺，因知此等旧例，断断不能由他去翻案的。当下也吓得将他舌头一伸，问着两县道：“此事一经闹出，大家都是不好。究竟如何办法，贵县可有什么主见么？”

两县异口同声的答称道：“照卑职等的愚见，只有赶紧禀知督宪，余外别无办法。”

汪鉴听说笑上一笑道：“兄弟真正晦气，鲍超抄家一事，督宪已在怪着兄弟。”

两县不待汪鉴再往下说，忙又接嘴说道：“此事关系历任督抚的考成，更比鲍超的案子为大，大人似乎不可轻视。”

汪鉴听说，只好吩咐方丈几句，同了两县去禀制台。刘秉璋一见又有巨案发生，恨得拍着桌子道：“快快去请徐营务处和陈石卿陈老爷。”

戈什哈奉命去后，没有多久，即来回报，说是徐营务处立刻就到，陈老爷有病不能前来。

刘秉璋听了，又很生气的说道：“石卿的毛病，真也生得奇怪，倒说一迳没有好过。”

汪鉴方待答话，只见他的亲家徐春荣已经匆匆走入，刘秉璋将手向大家一拦道：“此地不便，且到签押房里细商。”刘秉璋说着，先在头里领路，大家进了签押房里，分别坐下。汪

鉴即将私查草堂祠一事，重行详详细细说给徐春荣听了。

徐春荣静心听毕，始问汪鉴和两县道：“亲翁既和二位仁兄亲去查勘过的，这未可曾查出他们是不是真的王爷的呢？”

刘秉璋首先问道：“杏林你莫非还疑心是骗子不成？据我看来，天下那有这般大胆的骗子。”

汪鉴也接口说道：“就是骗子，也得设法敷衍。因为此事一被御史知道，谁不抢着奏闻，夺这大功。”

刘秉璋对着汪鉴一笑道：“你就做过那些多嘴御史的。”

汪鉴也和刘秉璋略开顽笑道：“大帅怎么未忘此事，好在卑府没有参动大帅。”汪鉴说着，用手指指他的嘴巴道：“我还恨他不会多呢？”

徐春荣不来插嘴这笑玩话，单对刘秉璋说道：“只要老师包得定他们不是冒充王爷，门生有法对付他们。”刘秉璋道：“不管是真是假，你的法子姑且说给我听听。”

徐春荣笑笑道：“门生因为现在皇帝所得的天下，未免太觉便宜。我们那位崇祯皇帝，死得也太可怜。”徐春荣的一个怜字，犹未离嘴，一座之人，无不吓得变色。

徐春荣虽见大家替他惊慌，他却仍然形若无事的笑着说道：“老师和亲家，以及二位仁兄，不必如此害怕，我昨天晚上，

因为别件事情，已经私下卜了一卦，这座大清朝的天下，怕不长久了吧。”

刘秉璋又一吓的问道：“将来谁做皇帝。”

徐春荣微微地皱眉答道：“爻辞上面，非但瞧不出谁做皇帝；而且连皇帝的名目，似乎还得断称，不知何故。”刘秉璋摇手道：“我们此刻应该急其所急，缓其所缓，先将这桩案子，商妥再谈闲话。”

徐春荣听了，却正色的答道：“门生何尝在谈闲话，正为这等瞒上不瞒下的弊端，很于我们大汉百姓有益。例如好些报荒的钱粮，国家少一点收入，百姓却极沾光。再加这班旗人，一生下地来就有皇粮可吃，这些弊端，倘若一被满人知道了去，我们大汉百姓，岂不更加吃苦。所以我主张大家坐观其败，保全此弊，万万不能去给满洲皇帝知道。”

汪鉴听说大赞道：“我们亲家，大有思明之意，这个所谓清朝的弊，正是给汉民的恩惠呢。”汪鉴说着，又问徐春荣如何办法，可了此案。

徐春荣道：“只要舍出一二十万银子，去叫那个方丈，和那位王爷交涉，我是久知道的，满洲人的贪钱，更比我们汉人厉害万倍。”

刘秉璋连说两声好好，即命成都、华阳两县下去办理。

汪鉴便向刘秉璋请示，如果说成，此款何处开支。刘秉璋未至答言，徐春荣岔口道：“这很容易。我此番打平马边一带的蛮子，本有一笔报销，只要开在这帐上，各方都安逸的。”

刘秉璋忙问道：“你此番出差，前去打平了蛮子，可要四五十万的用度么？”

徐春荣伸掌一比的说道：“不过五万。”

刘秉璋一乐道：“怎么只用了这一点点的数目么？怎么历任的制台，动辄就是几十万的报销呢？”

徐春荣笑道：“这就是历任制台和下属的好处。”徐春荣说了这句，又向汪鉴说道：“我跟了我们老师一二十年，从前打长毛时候，因为费用真大，确有几十万的报销。自从在那江西四五年，又到我们敝省浙江两三年，何曾有过几十万的报销呀。”汪鉴未曾答言，刘秉璋又来岔口道：“那是打土匪，不是打蛮子，我知道蛮子确比土匪厉害。”

汪鉴笑着道：“我们这位亲家，他能实报实销，正是大帅的春风化雨所教。方能如此不欺。”

徐春荣也笑笑道：“这就叫做春风化雨之中，没有莠草。”

刘秉璋连听汪徐二人之话，很是乐意，忽然抬头瞧见成华两县，还在候他的示下，便朝两县一笑道：“款子已有着落了，

你们为何还不去呀？”

两县听得制台如此吩咐，方与汪鉴略略斟酌一下，先行告辞而去。

汪鉴等得两县走后，很认真的问徐春荣道：“亲家的文王卦，听说卜一卦准一卦的，从前左文襄、彭玉麟、宫保、李少荃制军，他们三位进京的时候，对于亲家的文王卦，确曾面奏太后过的，太后也极赞许，我此刻倒要请教一声。”

徐春荣道：“有何见教，知无不言。”

汪鉴道：“我知道古人讲易，言理不言数的，因为理字较实，数字稍泛。况且数之一道，自从康节先生之后，没有真传。现在讲太乙数的，竟有能验运祚灾祥，刀兵水火，并知人之死生贵贱，其考阳九百六之数，历历灵验，其说可得闻乎？”

徐春荣庄色的答道：“宋南渡后，有王○“ 涓 已 蠡 卜三卷，为阴阳二逆，绘图一百四十有四。以太乙考，治人君之善恶，其专考阳九百六之数者，以四百五十六年为一阳九，以二百八十八年为一百六。阳九奇数也，阳数之穷，百六偶数也，阴数之穷。王○“ 涓 滴胶篝嗉 分 遥 醜 臃 胖 擗 霍 鑿 跛 丿 得阳九之数八；桓灵卑弱，得阳九之数九；炀帝灭亡，得阳九之数十。此以年代考之，历历不爽。又谓周宣王父厉而子幽，得百六之数十二；敬王时吴越相残，海内多事，得百六之数十三；秦灭六国，得百六之数十四；东晋播迁，十六国分裂，得百六之数极而反于一；五代乱离，得百六之数三；

此百六之数，确有可验。然又有不可验者。舜禹至治，万世所师，得百六之数七；成康刑措，四十余年，得百六之数十一；小甲雍已之际，得阳九之数五，而百六之数九；庚丁武乙之际，得阳九之数六；不降亨国，五十九年，得百六之数八；盘庚小卒之际，得百六之数十；汉朝明帝章帝，继光武而臻泰定，得百六之数十五；至唐贞观二十三年，得百六之数二，此皆不应何也？甚至夏桀放于南巢，商纣亡于牧野，王莽篡汉，禄山叛唐，得阳九百六之数，皆不逢之，又是何故？据我所授者说来。数不敌理。因为理生于自然，数若有预定。所以圣人只知言理，不肯言数；数之全部，仅不过理之一端而已。”

汪鉴、刘秉璋一同大悟道：“着着着，此谕甚明，真正可破古今之疑的了。”

徐春荣又微笑道：“话虽如此，我的往常卜卦有时理不可测的当口，偶也以数来决之，倒也十分灵验。”

汪鉴又问道：“亲家，这末你的这个学问，究为何人传授。”刘秉璋接口道：“我也常常问他，他总含含糊糊的答应。”徐春荣道：“老师既是如此说法，门生今天，只好略说一个大概了。我家住在白岩，白岩的对面，有座搬山，历代相传，都说搬山最高峰上，那块大石，石中有个玉匣，内藏天书一部，就是数学，可惜无处去寻钥匙。我在十九岁的那一年上，因痛先君无疾而终，理不可解，数亦难知，便到那块大石之下，前去痴望，要想觅得那部数学，解我疑团。后来忽有一位老人走去问我望些什么？我即老实说出想得天书。老人笑谓我道：‘此乃子虚乌有之事，你何以想信如此。’老人说完，即以上

说讲给我听，我还不甚明白，他又画了一个样子给我去看，我方有悟，老人忽又不见。又过年余，又见那位老人一次，复又指示一切。我现只好以此而止，其余断难宣布。”

汪鉴大喜的说道：“亲家既得数学真传，这是我的这位坦腹东床，一定可以继述先人的事业了。”

徐春荣连摇其头道：“不能不能。此子倘若早生二十年，此学或望有传。现在这个孩子太小，我又不能久于人世。”汪鉴不待徐春荣说毕，忙接口道：“亲翁此话太奇，难道真个能够预知自己的寿数不成。”

刘秉璋双手乱摇道：“林杏此话，我早不信。”

刘秉璋说到这句，又问徐春荣道：“石卿究生何病？自从你保举了他代理这个营务处，可是他一天也没办过什么事情。”

徐春荣听说，先望了一眼汪鉴，始接说道；筱潭亲家也非外人，说说不妨。”

徐春荣说着，即将陈石卿受了松藩台之气的情况，详细告知刘秉璋听了。

刘秉璋听完，微微地将眉一蹙道：“这也难怪石卿，松藩台太没道理。石卿可下他的官厅，营务处却不能下他的官听。况且本朝定例，只讲差使，不讲底官。譬如参将署了提台，他

的部下，很有总兵副将等职，难道一位提台还去递部下的手本不成。”

汪鉴笑着岔嘴道：“松方伯确也难得说话。卑府有天前去禀见，等得公事回毕，他因瞧见卑府的靴子太旧，便向卑府开玩笑道：“贵府这双靴子，未免太觉破旧，若被欢喜说笑话的人看见，岂不要以那个破靴党的牌子，加在你这位堂堂知府的头上么？”

卑府当时听了，便答还他道：“卑府此靴的面子虽破，他的底子很好。大人的靴子，面子虽好，可是说到底子，那就不及卑府多了。”

徐春荣接口道：“亲家的这句不及卑府多了六字，松方伯一定大气，因为你是翰林出身，他的出身自然不及你呀。你若在不及卑府四字之下，多了二字之上，加进靴子二字进去，他自然不生气了。”

汪鉴连声着着着的说道：“亲家此话一丝不错。我当时却是无心的，那知他却有意。”

汪鉴说着，还想再说，刘秉璋已在问徐春荣道：“这末石卿难道尽病下去不成么？”

徐春荣笑上一笑道：“门生已经教他一个报复的法子，叫他马上去报捐一个双月道，再请老师就替他明保一下，那就变了特旨道了。这个营务处的差使，暂且让石卿代理下去，等得

石卿的上谕一下，松藩台自然要去拜石卿的。那时教石卿一面吩咐请，一面又教执帖的去对松藩台说，说是营务处现看要紧公事，请大人稍候一候。那时松藩台当然在他轿内等候，让他等他三四个时辰，方把他请入，这也可以算为报复了。”

刘秉璋、汪鉴两个，不待徐春荣说完，都一齐指指徐春荣道：“你真刻薄，此计亏你想出。”

徐春荣又笑着对刘秉璋道：“这末门生下去照办去了。”

刘秉璋一面点头应允，一面端茶送客，徐汪二人出来，分别回去。正是：

计策全亏才去用聪明也要福能消要知以后还有何事，且阅下文。

第九十七回

公谊私情彭公护命妇 雪肤花貌钱氏受官刑

徐汪二人，出了制台衙门，汪鉴自行回去，督率成华两县，办理草堂祠交涉之事。徐春荣回到公馆，即将陈石卿请至，告知制台业已答应行计报复松藩台之事。陈石卿听说，自然十分欢喜，他的假病，顿时好了。一边回去上兑报捐道员，一边销假视事。后来他那特旨道台到手，就照徐春荣之计，狠狠的报复了松藩台一下。松藩吃了那个暗亏，起先当然怪着陈石卿的，以后探出此计乃是徐春荣代为出的，于是又恨徐春荣起来。那时四川将军，可巧又是旗人岐元，他们两个，暗暗商量，打算害死徐汪二人，方才甘休。谁知事有凑巧，居然被松岐两个，查出徐汪二人两桩把柄出来，一桩是汪鉴命成华两县去和草堂祠的王爷交涉，王爷得了十万款子之后，立即飘然而去。后来打听出来，京中并没有什么王爷到川查办案子，明是一班骗子。

江鉴身为现任首府，当然要负不会办事之嫌。

松岐两个，正待暗托北京御史奏参徐汪二人之际，还要火上加油，复又得到徐汪二人两桩错事。徐春荣的是，背后谤毁太后，说她有那汉朝吕后之奸，以及清朝不久灭亡之语。汪鉴的是，那个鲍超族人鲍藩，却在岐将军处，控告汪鉴任夔府的

时候，本批准了他的五万借款，何以至今一字未提，汪鉴似有受着鲍超家属贿赂之嫌。

这些事情，徐春荣的功名心淡，只要能够安全回籍得以奉事乃母的天年终身，已是喜出望外，至于奏与不奏，参与不参，毫不在他心上。只有汪鉴，他是寒士出身，十年灯火，十年郎署，才得熬到一个知府地位；只要从此循资按格的好好做了下去，将来陈是开藩，升到督抚，甚至入阁大拜，都是意中之事。况且他那两桩事情，本是奉了制台之命而行的，如何肯受这个冤枉。所以一经得着松岐两个预备奏参他和他们徐亲家之信，立即气烘烘的前去告知徐春荣说是他要捐升道员，离任赴京，去与松岐二人，大告京状。

当下徐春荣笑着相劝道：“亲家，你也上了年纪的人，何必如此盛气，凡事总有一个公论，断无不水落石出之理的。”汪鉴道：“这些事情，论情方面，我们自然不错。若论大清律例，我和亲家二人，就有与制军通同作弊之嫌。我若进京去和我那旧上司老实说明，他便不去出奏，只要不去出奏，我们二人便没事情。”

徐春荣听说，想上一会道：“这样也好，我们准定一起同走。”

汪鉴道：“制军不肯放你走路，你又怎么办呢？”

徐春荣道：“照我之意，连我那位老师春秋已高，也好归隐的了。”

汪鉴道：“这末我们二人，快快分头行事。”徐春荣点头应诺，汪鉴欣然告辞回衙。

谁知汪鉴和刘秉璋本没什么深交。他的捐升道员离任之事，倒也被他办妥，立即离川赴京。只有徐春荣这人，却是刘秉璋的灵魂，如何肯放他先回家。至于刘秉璋自己，本也赞成辞官归隐的计划，无京圣眷尚隆，每逢奏上，总是慰留，刘秉璋无可奈何，自然死死活活的留住他这门生不放。

后来汪鉴到京之后，竟蒙太后召见两次，问问四川情形，便将汪鉴以道员交军机处存记，遇缺开单简放。吏部书办，要他化笔银子，说是可以立即放缺，汪鉴是个强项官儿，焉肯做此舞弊之事，于是一怒出京，即在安徽六安州城内，卖下一所巨厦，享他林泉之乐起来。甲午那年，李鸿章因赴马关与日本议和，曾经奏调他去充作随员，他也一口谢绝。只与在籍绅士，前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却极投机，因此把他第二位小姐，许与刘铭传的胞侄、名刘树人的。一直又纳了二十多年的清福，方始寿终正寝。算起年代，还比他那徐春荣亲家迟死几年。

汪鉴之事，既已叙完，现在又回过来再说徐春荣既被刘秉璋苦苦挽留，只好仍旧勉从公，为民造福。因之四川的一班老百姓，见他很为制台相信，有权办事，于是替他起上一个小小制台的绰号，这样一来，更遭松寿、岐元两个的妒嫉了。

有一天，徐春荣方将应办公事办毕，正待休息一下，忽见一个差官报入，说是在籍绅矜钟鲁公钟大人拜会。徐春荣听了大喜，急命请入签押房中叙话。钟鲁公走入，首先紧握徐春荣

之手不放道：“杏翁，我们二人，又好久好久不见了呢。”徐春荣请他坐下道：“鲁翁，我本想早去瞧你，无奈连一连二的事情，闹不清楚，真正是契阔久矣。”

钟鲁公道：“我的事情，恐怕杏翁尚不知道。我自那年回川之后，又被彭雪琴宫保找去，帮着办了年把事情。此次因为先荆逝世，还是苦苦的请假回来的。”

徐春荣听了一愣道：“我若知道鲁公又被雪琴宫保找去，我的几桩事情，老早就好前去拜托你了。”

钟鲁公忙问道：“可是报销的事情么？”

徐春荣道：“不止一件。”说着，便把入川之事，简括告知钟鲁公听了。

钟鲁公听完道：“雪琴宫保，对于杏翁，真是二十四万分的心悦诚服的，莫说杏翁的事情，毋须你去叮嘱，断无不关心之理，就如那位蒋芑泉中丞，他们二人的私交，还不及杏翁多多，他也十分关切。”

徐春荣听到这句，忽岔嘴道：“芑泉中丞，不是已经作古了么，我还听说他的那位钱夫人，似乎还在打着家务官司。”

钟鲁公皱眉的答道：“岂止家务官司而已。钱夫人此次的事情，若没雪琴宫保暗中替她帮忙，恐怕此时早已身首异处的了。”

徐春荣大骇道：“钱夫人究犯何罪，何至于说到身首异处，难道也有人冤枉她和鲍爵爷的家属一样，要想造反不成。”钟鲁公道：“杏翁还在此地，当然不很清楚。你且莫问，让我细细的告诉你听。原来这位钱夫人，虽然很是能干，可是她的性情，未免有些风流，她与那个羊瀚臣，名虽居于宾主，实则已是情同伉俪的了。自从芑泉中丞逝世之后，她就同了羊瀚臣两个，双双扶柩回籍。芑泉中丞既是湖南安福县的巨绅，她的灵柩到家，当然有人前去祭奠。当时不知怎样一来，她和羊瀚臣两个的行径，已被一个名叫蒋荣柏的坏本家瞧破。那个蒋荣柏，开口就要二十万银子，芑泉中丞在日，本来不会贪钱，又加钱夫人化得厉害，算起蒋府上的家产，不过三五万银子，怎么拿得出这笔巨款，当时自然一口复绝。谁知那个蒋荣柏，也和鲍爵的那个鲍藩一样，既是发了风，总得下些雨，于是便到安福县里，告了一状，第一样告的是钱夫人自开药方谋毙了芑泉中丞。这是应该凌迟的罪名。第二样告的是，钱夫人和羊瀚臣通奸，这是杖一百流三千里的罪名。第三样告的是，钱夫和奸夫二人，虐待十岁的一个入继之子。这又是杖一百流三千里的罪名。当时雪琴宫保既知此事，命我去拜托湖南巡抚，须得格外看顾。”

徐春荣忙问道：“难道三样事情都是真的么？”

钟鲁公摇头道：“只有第一样事情是冤枉她的。钱夫人本来知医，她虽和那羊瀚臣有染，此事已经多年的了。对于芑泉中丞，本没什么杀父之仇，只要芑泉中丞不去捉她之奸，她已别无奢望，何致去害丈夫之命。至于虐待继子，一个十岁孩子，打两下也是有的，其事甚小。所以雪琴宫保，对于这桩案子，

本是雪雪亮的。不然，难道眼看芑泉中丞，被人谋毙，反而去帮淫妇不成。当时湖南的那位中丞，虽然不认识芑泉中丞，却是很尊敬雪琴宫保的，一见我去嘱托，自然一口答应，立即派人传谕安福县官，叫他模模糊糊了事。岂知那个蒋荣柏，竟去请了一个有名讼师，倒说第一堂就把钱夫人盯得不能开口。”

徐春荣又问道：“不是钱夫人很会讲话的么？”

钟鲁公笑上一笑道：“要末芑泉中丞，恨她犯奸，竟在阴间显灵，也未可知。”

徐春荣道：“后来倒底怎样了案的呢？”

钟鲁公道：“姓羊的仗一百，充发三千里，钱夫人杖一百流三千里。”

徐春荣太息道：“唉，一位一品命妇，真去赤身露体的，在那公堂受辱，这也未免有负蒋中丞了。”

钟鲁公正待答话，陈石卿奉了刘秉璋之命，忽来和徐春荣有话，等得说完，徐春荣方将钟鲁公介绍见了陈石卿，陈石卿本也久仰钟鲁公之名的，自然相见恨晚，彼此道了寒暄，徐春荣又把钟鲁公方才所讲这桩案子，述给陈石卿听了。

陈石卿听完道：“我虽历充文案差使，可是没有做过刑名老夫子，对于一部大清律例，真有好些不解。我只知道寻常百姓，只要化上一百多两银子，捐上一个监生，便好作个屁股架

子。何以一位堂堂命妇，竟致不能折赎的呢？”

钟鲁公笑着道：“照大清律例所载，凡是妇女，非但逢杖可以折赎；就是流罪，也可折赎，这位钱夫人本是办的流三千里的，她只化了十五两三钱银子，便把罪名折赎。”

陈石卿道：“五两银子一千里，倒也便宜。这个三钱的零头，又是什么费用？”

徐春荣接言道：“这是补折的库平。”

陈石卿道：“这末三千里的流罪，都能折赎，何以这一百下刑杖，反而不能折赎的呢？”

钟鲁公道：“因为她是奸案，凡是奸案，便不准赎。”徐春荣道：“朝廷设律，本也几经斟酌，凡是妇女可以折赎的道理，因欲保其廉耻。若是奸案，本人既已不顾廉耻，与人犯奸，国家也就不必再去保她廉耻了。”

陈石卿连连点头道：“杏翁此谕，极有意味。”说着，又对钟鲁公道：“鲁翁，你能把钱夫人受杖的内容，详详细细的讲给我听听么。”

钟鲁公笑笑道：“我是亲眼所见的，倒也十分详细。不过那班皂隶在他行杖的时候，不免有些凌辱妇女。”

陈石卿道：“鲁翁此言，可是因为脱去下衣受刑而发。”

钟鲁公道：“不是为此，这是大清法律，怎好怪他。现在且让我来从头讲起，你们方能明白。我当时既奉雪琴宫保之命，去托湘抚，湘抚立即如命办理，命人前去知照安福县官。谁知那个蒋荣柏所请的讼师，十分来得，第一堂钱夫人就被他驳得无言可答，安福县官不能了结此案。湘抚便命把那案子提省，发交善化县里审问。幸亏署理善化县的那位文大爷，也与雪琴宫保友善，我又前去嘱托一番，文大爷回复我说：这件案子，打了好久，闹得通省皆在注目，钱夫人的这个对头，又很厉害，我当见机行事。第一样总要保全她的性命，至于面子，可不能保，因为原告本有叩阊之说，倘若真的闹到叩阊，钱夫人一个娇滴滴的身子，如何受得起那些宫刑，就是官司打赢，恐怕已经半条性命不着杠了。”

钟鲁公说至此地，又朝徐春荣单独说道：“杏翁，你是知道雪琴宫保脾气的，我所以必待那桩案子了结，方好回去复命。”徐春荣道：“雪琴宫保为人，本是最讲公谊私情的，现在的世人，见他常常的斩杀贪官污吏，恶霸土豪，已经替他起上一个彭铁头的名号。”

钟鲁公点点头又接说道：“我那时既然不能空手回去覆命，索性住在善化县的衙门里面。所以钱夫人一共问了十四堂，方才结案，我可没有一堂不去看审。那位文大爷，确能公正无私。第一堂问过，就将钱夫人发交捕厅看管，没有下监，这就是卖了雪琴宫保的私交。当时钱夫人明知难免刑讯的了，她便托人去和值刑差役讲定铺堂之费，每逢提审，不问是否动刑，每堂都给五百元的堂费。捕厅那里，也讲定每天十元，所有饮食一切，仍由钱夫人自己出钱。堂费既已讲定，那班差役，都

去向她各献殷勤，有的教她对于县官，不能称公祖，须称大老爷的；有的教她自己不可就称犯妇，应称职妇，因为案未断结，罪名未定，尚无犯字可加。”

徐陈二人一同说道：“这个教得就有理。”

钟鲁公又说道：“有的还去教她，说是官府如问诰封，可说未曾发下，因为刑部只管刑名，吏部只管吏治，二部各不相问，只要外边没有指名请革诰封的公文到部，他们毫不过问的。”

陈石卿接口道：“此事我倒明白，县里对于犯人，要动刑的时候，照例须得详请革职或是革去诰封，只要不是死罪犯人，大家一任刑讯，不肯提着官衔诰封字样，因为案子一了，可以保全功名或是诰封。”

徐春荣笑着道：“石卿很懂这个诀窍，何以方才还在推说不懂大清律例。”

陈石卿也笑道：“此事本来不关律例，都是一班滑吏蠢役，想出来的弊端。”

钟鲁公不来插嘴此话，单接说道：“总而言之，银钱是好东西，钱夫人既肯花钱，那班差役真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了。”

陈石卿又问道：“这末那位文大爷，究是第几堂才动刑的。”

钟鲁公道：“大凡对于命妇动刑，照例总在三堂。当时钱夫人更有面子，第四堂方受刑讯。”

陈石卿道：“莫非第一次就挨小板子不成。”

钟鲁公道：“第一次仅打了二百嘴巴，以后一连审上十堂，钱夫人一共挨了二千多下嘴巴，三千多下藤条。至于那些什么天秤架，什么老虎凳，什么跪练，什么夹棍，凡是衙门里应有的刑罚，这位雪肤花貌的钱夫人，可说没有一样未曾尝过。后来据她自己说，别样刑罚，固是厉害，都还罢了，当场最难承受的，就是那样解去裹脚，站在一块砖头上面，不到半个时辰，全身筋骨缝中，都会发酸起来。”钟鲁公说到此地，又低声说道：“我当时眼见她的小便，竟会直流出来。”

陈石卿道：“这是裹过脚的吃亏了，倘若是双天足，那就不怕此刑。”

徐春荣大笑道：“石卿真在乱说了，若是天足，他们何必去用此刑。我知道还有一种拔手指甲脚指甲的刑罚，真是非刑。“陈石卿不答此话，又去问钟鲁公道，“那位文大爷，既然在卖雪琴官保的交情，又有本省抚宪交代过的，何以连用这般大刑呢？”

钟鲁公道：“我当时也用此话问过，据文大爷说，原告是有讼师在他身边指点的，倘不经过这些大刑，他们要去京控，被告到了京里，恐怕受刑还要厉害十倍。”

陈石卿点点头道：“这未难道钱夫人真肯认了奸案不成？”钟鲁公道：“她在头一堂当口，就认了奸情、虐待两案，这都是那班差役指教她的。”

陈石卿听了悬空的骂了一声狗屁二字道：“这叫什么说话，原告一共只告三桩案子，头一堂就认了两样，若说谋杀亲夫是真有其事的，还可以说是避重就轻之法，这桩谋杀之案，既是冤枉，难道三桩案子，照例都须硬认的么。”

钟鲁公笑上一笑道：“石翁此话，自然不错。不过那个讼师，当时业已教唆蒋荣柏，当堂呈出药方证据，药方上面之药，本来可以办钱夫人误杀亲夫之罪的。误杀亲夫之罪，可以办绞立决的。奸案、虐待两案，倒底没有死罪。至于当堂受杖，一则照例而办，二则也是平平原告之气的。当时因为原告已经联合了全族人等，动了公呈。文大爷若不把钱夫人当堂一办，钱夫人之命，我可以说不一定难保。”

钟鲁公说着，又问徐春荣道：“杏翁，你说一个妇人，除了斩立决，绞立决的罪名外，裸体受杖，是不是已算很重的了么？”

徐春荣点头道：“斩绞徒流，杖流的罪名，虽在第三等，可是比较斩绞罪名，一死一活，那就相去很远了。”钟鲁公道：“这话对了，否则我在善化县里，也不肯答应的呀。”

陈石卿笑着道：“鲁翁，这未你就讲钱夫人受杖的事情，我还要去回制军的话去呢。”

钟鲁公道：“钱夫人受杖的那一天，却是十月初一，她外边仍是补褂红裙，里边穿的银鼠小袄，银鼠裤子，她被皂隶拖下掀在地上的当口，皂隶要她自去下衣，她呢，自然害臊不肯，那个皂隶在她的耳边，悄悄的说了一句说话，她竟不待皂隶说完，顿时红晕双颊，连忙自褪下衣起来。钟鲁公的一个来字，犹未出口，徐陈二人一齐忙问皂隶所说何话。正是：衙中恶习原该杀口上歪才足济奸不知钟鲁公答出何言，且阅下文。

第九十八回

皂隶献殷勤水果四色 皇家多护卫火神一尊

钟鲁公因见徐陈二人，一同现出诧异之色，跟着问他那个皂隶在向钱夫耳边究说何话，当下便笑答道，“你们问他所说的什么说话么？他说大凡可褫妇女下衣的人物，除了丈夫之外，只有奸夫，你若不肯自褫下衣，要我动手，你就承认我是你的奸夫，将来我得奸你一奸，以避这个晦气。”

陈石卿听了，就扑嗤的一笑道：“皂隶杖及妇女，本有晦气星临头之话。这个皂隶，他要钱夫人自己褫去小衣，却是做皂隶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子。我也听人讲过。”

钟鲁公一边点头，一边又说道：“我说这个皂隶所讲的这句说话，尚不甚么奇怪。最奇怪的是事情是、凡是皂隶杖责犯妇的时候，还有祖传的四项秘诀，一样叫做剥菱角，剥菱角就是解去犯妇的裹脚，说是若不解去裹脚，这个犯妇受杖之时，全身血脉凝滞，将来万难生育。一样叫做挖荸荠，挖荸荠就是将要行杖时候，用手先把犯妇的肛门大挖一丁，若是不挖这下，这个犯妇受杖之际，立时可以气闭身死。一样叫做栽黄瓜，栽黄瓜就是第一杖打下去的时候，犯妇的臀肉，一定飞起空中，皂隶早已留心，即将此肉拿去塞在犯妇的阴户之内，等得杖毕，

犯妇臀上，必无片肉存留，再将塞在犯妇阴户中的那一块肉取了出来，贴在臀上，以后方能长出新的肌肉，否则永远不能长出新肉。一样叫做搬柿子，搬柿子就是犯妇受杖之时，前阴伏在街沿石上，五杖一换的时候，犯妇的阴肉，摩擦石上，势必腐烂，形似腐烂柿子一般，必须五杖一停的当口，用手从那犯妇胯下伸进，前去移动犯妇小腹，使其略易地方，否则杖未行完，犯妇已经死去。”

徐春荣苦脸说道：“此话我也曾经听人讲过，但没如此详细，今照鲁翁方才所说，既有这种原因在内，倒也不好就怪那个皂隶凌辱犯妇。”

陈石卿也接口问道：“钱夫人既化了许多铺堂之费，那个皂隶，难道一点没有容情的地方不成。”

钟鲁公道：“据说这四样秘诀，不问有无铺堂之费，照例都须用的。不然当场打死了犯人，县官也有罪名的。据那个皂隶事后对钱夫人说，他的容情，已到十分。因为杖犯妇是杖在臀部上的，答犯妇是答在大腿上的，若不容情，杖完之后，臀上看去，可以一点没有皮破血出之状，不过臀部外面尽管没有皮破血出之状，犯妇内部的筋骨，可以统统腐烂，连那心肝五脏，也得大大受伤，此人必成残疾。答则不然。”

徐春荣道：“这般说来，钱夫人是不至于成残疾的了。”

钟鲁公点点头道：“我当时见她受杖的当口，却也号呼甚惨，可没一点眼泪。事后又据皂隶说，犯人无论怎样号呼，照

例不会有眼泪落出来的。这个原因，连他们做皂隶的也不明白。我后来又听得钱夫人的心腹婢女对我说，钱夫人于受杖之后，不过两个月，臀肉已经长出。医生也没本领医治，还是皂隶藏有秘方，全是草药。所服皂隶的草药，每服是十五两银子，一共仅服了三四剂，居然就好。”

钟鲁公说到这里，还待再说，忽见徐公馆的管家，呈上一封电报给他，说是这封电报是他家里打发人送来的。钟鲁公接到手中，赶忙译出一看，见是彭玉麟打给他的，上面写着是：四川成都县速转钟观察鲁公兄鉴：别后甚念。尊夫人丧务，想已蒧事。务希见电立即东下。弟顷得军机处函称：奉太后面谕，来岁正月皇上大婚，典礼不妨稍稍隆重，着派彭玉麟来京，就近统带神机营，照料大婚事务等语。嘱弟从早入京，免致遗误特旨事件。查神机营之设，原为两宫护卫，本朝二百余年，毕属嫡支亲王统带，其中仅有左文襄曾经仰蒙特恩一次，弟何人斯，如何敢膺如此重任，业已奏请收回成命，现尚未奉批回。若因固辞不获，弟则不能不先朝入京，接洽一切。惟此间巡阅长江事务，极关重要，兄系熟手，无论如何，务必速来代我主持一切奏稿为要。曩岁弟因办理孙女婚事入浙，谒仲良制军时，浙江全省营务处徐杏林方伯，曾经为弟一卜，据爻辞云，明年为水年，弟之五行，逢水大吉，必有特别喜事，今果蒙此非常圣普，杏林方伯之卦，洵可谓绝无仅有神乎其技者矣！

兄如晤面时，可为一谢。何日起程，迅速电示。切盼。彭玉麟印

鲁钟公一直看毕电文，便把电报送与徐春荣去看，等得徐

春荣看完，转递陈石卿去看的时候，钟鲁公忽朝徐春荣拱手笑道：“杏翁的文王卦，怎么这般灵验。我此刻就要求杏翁代我一卜，我想不应彭宫保之召，不知可能办得到否？”

此时陈石卿已将电报看完，一面送还鲁公，一面接嘴笑道：“杏翁之卦，本来不肯轻易为人卜的，我说彭宫保既来相请鲁翁，鲁翁如何可以不去，何必要劳杏翁卜这一卦呢？”

钟鲁公未及答话，徐春荣望了陈石卿一眼，始对钟鲁公说道：“石卿此言，我很赞成。非但不必卜卦，而且有件大事，要托鲁翁前去面恳雪琴宫保一下。”

钟鲁公听说，忙问什么大事，说得如此郑重。

徐春荣又朝陈石卿低声说道：“我托鲁翁去和雪琴宫保讲的说话，石卿千万不可去对我们老师说知。”

陈石卿连连点头道：“你放心，我决计不多嘴就是。”

徐春荣因见陈石卿如此说法，忙对钟鲁公说道：“兄弟家有八十多岁的老母，下有两个孩子，大的不过几岁，所谓仰事俯畜的事情，一样没有办妥。我又自己曾经卜过一卦，爻辞上面，却有‘生于秦而死于楚’的一句说话。倘果应了那话，我作他乡之鬼，倒不在乎，如此一来，岂不急熬我的老母。”徐春荣说到这句，不禁转了悲音，同时落下泪来。

钟鲁公、陈石卿两个，忙不迭的一同劝慰道：“杏翁纯孝

天成，快快不可如此伤感。”

徐春荣拭着泪道：“鲁翁能够应允兄弟之托，兄弟全家一定感激。”

钟鲁公极诚恳的答道：“快请吩咐，决不相负。”徐春荣道：“我们仲良老师，生平最佩服的是雪琴宫保，我想求他老人家，将我咨调到 he 那里，然后让我回籍隐居。”

钟鲁公听说，不觉现出很踌躇的颜色出来道：“兄弟平常时候，常听雪琴宫保说起，一遇机会，他想奏保杏翁去做江西巡抚，或是湖南巡抚的。又说现在一班中兴名将，已经寥若晨星，兄弟猜他之意，未必就肯让杏翁就去高蹈呢。”

徐春荣连连的双手乱摇道：“大凡能够忠于君上的人物，一定能够孝他父母。我料雪琴宫保，只要鲁翁为我委曲陈情，定蒙采纳。”

钟鲁公听到这里，不禁义形于色的答道：“既是如此，杏翁放心。兄弟本因家事纠缠，不顾重行出山，再作冯妇。现在杏翁既要兄弟去和雪琴宫保一说此事，兄弟单为这个面上，也要再走一遭的了。”

徐春荣忙拱手相谢道：“既蒙金诺，还求玉成，事不宜迟，愈早愈妙。”

陈石卿也望着钟鲁公道：“我听说，皇上大婚的日期，本

来定在今年正月间的，不晓得为了何事，又改在明年正月二十六日。鲁翁既已了答应了杏翁，此刻已是九月底边了，雪琴宫保，至迟总在十一月里，定得到京，鲁翁自然早到那儿，去与雪琴宫保接洽接洽为妙。”

钟鲁公正待接腔，忽又想到一桩事情，一看左右无人，便低声的问着徐春荣道：“我似乎听得杏翁，曾替雪琴宫保卜过一卦，说他明年庚寅，有个关口难过，此话怎讲？”

徐春荣也轻轻的答道：“我看那个卦上爻辞，雪琴宫保乃是水命，生平遇水必胜，遇火必克。明年岁在庚寅，恐怕难过，所以我急急的催你从早动身，便是为此。”

钟鲁公听了一吓道：“如此说来，雪琴宫保真的寿仅如此不成。”

徐春荣点点头道：“大数已定，似难挽回。”

钟鲁公听到这句，慌忙站起告辞道：“这末我就趁早回家，收拾收拾，立即动身，总要办到雪琴宫保先把杏翁资调离川才好。”

陈石卿笑着道：“你们二位这般说话，难道雪琴宫保真的马上就有不幸不成。”

徐春荣道：“照我替他所卜之卦，似乎很难挽回大数。要末但愿此卦不准，或是雪琴宫保积德所致，人定也可胜天。”

钟鲁公不及多谈，匆匆告别，一到家中，摒挡一切，即日起早东下，沿途既不耽搁，十月下浣，已抵太平府城。

彭玉麟一听钟鲁公到了，连忙奔出内堂，走到钟鲁公向来住的那间房内，发急似的说道：“你来得正好。我已奏报进京，后天准定动身，沿途稍稍巡阅一下，十一月内，定得赶到京里。”

钟鲁公便将当时应问之话，将来应办之事，匆匆的和彭玉麟当面接洽一过，方将他在成都往谒徐春荣，以及徐春荣托他转求彭玉麟资调离川之事，真的委委曲曲告知彭玉麟听了，彭玉麟听毕，也就一口答应。但因起程在即，不及赶办，只好次年出京南下之时再办。”

钟鲁公此时也见彭玉麟精神饱满，就是有只猛虎在前，也能一拳打死；徐春荣的文王卦纵能十分灵验，照此情形看去，彭玉麟未必立时就有不祥。

等得送走彭玉麟动身之后，即发一封电报入川，告知徐春荣使他放心。徐春荣接到电报，又发一电进京，一则去贺彭玉麟兼统神机营照料大婚之喜，二则自己又去叮嘱一番，免得彭玉麟忘记。

彭玉麟到京之时，已是巳丑年十二月初五，到他预定寓中看过徐春荣的电报，也复一电，说是次年出京，必定替他办理等语。

彭玉麟发电之后，忽然自己失笑起来，暗暗忖道：杏林真

在发痴，他又不是阎罗天子，怎么说他一个鲜龙活虎的人物，竟至生于秦而死于楚的乱语，他曾替我卜过一卦，也说明年庚寅，似乎我有关口，我却不能十分相信。

彭玉麟一个人暗忖至此，可巧恭亲王命人前去请他，及见恭亲王之后，恭亲王首先替他贺喜道：“雪翁大喜，太后命你统带神机营照料大婚之事，除了从前的左季高之外，这个特旨隆恩，真正可喜可贺。”

彭玉麟肃然的答称道：“太后命某兼统神机营事务，已经使某受宠若惊，还要命某照料大婚之事，教某怎样办得下来。“恭亲王笑着摇首道：“雪翁大才，何用客气。至于说到大婚的典礼，本朝开国至今，连这一次，的确不过三次。头一次是康熙佛爷大婚，他老人家原是七岁登基的。第二次便是同治佛爷大婚，他老人家也和今上一样，都是从小登基的。除此三位以外，其余的皇上，都是没有登基时候娶亲的。本朝列祖列宗的成法，向来不立太子。皇子娶亲，所娶的无非一位福晋，福晋的典礼，自然不及皇后的排场了。这次大婚的典礼，诚如尊论，却很隆重的。”

恭亲王说到此地，又朝彭玉麟笑上一笑道：“好在将来照料大婚典礼的人物，不止雪翁一位，咱们已经知道派出亲王四人，郡王八人，贝子贝勒一十六人，都是咱们满洲人呀，雪翁，果有稍稍不知道的地方，咱们可互相关照得拉。”彭玉麟谢了恭亲王之后，忙又问道：“彭某此次匆匆进京，还未曾知道预备皇上选后的，究是那几家呀。”

恭亲王见问，便又轻轻的回答道：“咱们老佛爷的意思，她却看中桂祥的格格，叶赫那拉氏的。无奈今上嫌憎她的相貌，不及现任江西巡抚德馨的格格来得美丽，其次也不及志伯愚詹事的两个妹子，一个名叫瑾姑，一个名叫珍姑的漂亮。因此我们老佛爷，就命叶赫那位氏，和德馨的格格，瑾珍二姑，统统站到今上面前，由他老人家自己去赏如意。那知德馨这个老头子，真是功名心重，他竟悄悄的叮嘱他的格格，一等站到今上面前的时候，有意摔上一交，这交一摔，自然犯了失仪的处分，不但没有后选之望，连妃子的地位，也不能够的了。”

彭玉麟听说，很诧异的问道：“天下怎有不愿女儿作后之人，这位德中丞，究是什么意思呢？”

恭亲王笑道：“照本朝的定例，凡是国丈，仅能赏给三等承恩公的爵位而已。德馨因为一个三等承恩公的俸禄，不及江西巡抚的收入百分之一，所以有意教他格格失仪的。”

彭玉麟道：“彭某知道凡是选后的时候，本人因是将来的一位国母，自然不应失仪，若是妃子，似乎不要紧吧。”

恭亲王道：“雪翁所说甚合例子，但是咱们老佛爷因恶德馨的格格，太觉妖娆，倘若做上今上的妃子，恐怕圣躬因此不能保重，于是就在选后的第二天，已把德馨的格格特旨配与景善之子为妻，以死今上之心。”

彭玉麟道：“现在可是桂祥的格格，应了后选的么。”恭亲王点点头道：“她是老佛爷的嫡亲内侄女，因亲结亲，自然

好些。老佛爷也防今上不甚愿意，因准今上选了志伯愚的两个妹妹为妃。”恭亲王说到这里，又轻轻的说道：“瑾珍二妃，听说就是江西才子文廷式的女学生呢。”

彭玉麟听了大喜道：“怎么瑾珍二妃，就是道希孝廉的学生么。道希现在何处？彭某很想见他一见。”

恭亲王道：“他就住在志伯愚的家里。本朝的定例，凡是选定之妃，除了父母弟兄之外，其余统统得回避；只有受业师傅，可以不用回避。这也是咱们列祖列宗重视人师的至意。”

彭玉麟听到这里，忙又敷衍一番，出了恭邸，急到志锐的家里，去拜文廷式孝廉。

原来这位文公，自从出了浙抚幕府，即到北京会试，无奈他的文章，虽然名满天下，可是时运未至，连会两次，均为额满见遗，他又回到广东一次，复又入京。志锐因慕他的才名，将他请到家中，适馆授餐，备极尊敬。瑾珍二妃，未应选时，也常见面，及至既选之后，文公乃是外省举子，照例须得回避，只因志锐不愿一刻离开文公，想出一个法子，当即奏明太后，说是文公是瑾珍二妃的受业师傅，所以不必回避，至今犹寓志锐家中。

当时文廷式接到彭玉麟拜会名片，马上请见，彼此互相谈过仰慕之话，文廷式又将志锐介绍与彭玉麟相见，彭玉麟因为志锐确是一位满洲才子，倒也相见恨晚。这天一直谈到深夜，彭玉麟忽然想到他在内城，正待告别，志锐和文廷式一同笑阻

道：“此刻城门已关，官保只好再坐一时，倒赶城出去的了。彭玉麟无法，只得再与志锐、文廷式二人谈些文学之事，志锐忽在口上念出一首七律道：“吾弟看山夙多兴，导我名胜穷幽微；赏心泉石境漪美，闻根桂槿香依稀。蓂蔡示兆无咎悔，霏雨需才宁遯肥；缅怀清芬起恭敬，良游惜别还沾衣。”彭玉麟不待志锐念完，抢着大赞道：“好诗好诗！若是置诸《山谷集》中，谁人分得出来。”

志锐把嘴指指文廷式，笑答道：“这是我们道希兄的二令姊芸英女史做的。”

彭玉麟更失惊道：“怎么，如此说来，天上才只一石，文氏一门，却占八斗矣。”

文廷式忙谦逊道：“此是今年八月十八那天，我与二家姊同游横龙洞时，偶有所作，二家姊和我原韵的。”彭玉麟道：“快把尊作念给我听。”

文廷式便念出道：“济尼能说林下韵，往往辍坐登翠微；秋深既雨城郭净，寺僻无僧钟磬稀。幽岩香高桂空老，放生泉清鱼自肥；徘徊父祖旧游地，日暮风紧可添衣。”

彭玉麟又大赞道：“此诗却有仙气，可惜没有一朵红云，捧他上天。”

志锐即把他手向着东方一指道：“那儿不是一片红光么。”文廷式道：“怎么今上晚上，这般短法，难道已经天亮，太

阳出来了么。”

文廷式的一个么字，尚未离口，陡见一班管家奔入报告说：“不好了，正阳门走水，听说不到一刻，统统已经化为灰烬。”

彭玉麟急向窗外一望，犹见半空之中，黑烟如芝，很是可怕，便即告辞出城，不及安睡。第二天大早，前去进谒七王爷以及各位军机大臣的时候，路过地安门，始知不是正阳门失火，乃是太和门失火。不禁一吓，暗中自忖道：太和门即在宫禁，既已化为灰烬，明年正月二十六的那天，皇上大婚，如何赶造得及。等他回转寓中，只见志锐、文廷式二人，已在候他好久。

彭玉麟忙问二人道：“你们二位，可曾晓得昨天晚上烧的不是正阳门呀。”

二人点头道：“我们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彭玉麟道：“这末明年正月大婚，怎么赶造得及。”

二人一同答出一句说话，更把彭玉麟奇怪不置。正是：金城银阙奚为贵，鬼斧神工始是豪。不知二人究说何话，且阅下文。

第九十九回

硬铁头朝房挥涕泗 骚鞑子妆奁炫奢华

彭玉麟因听文廷式、志锐二人和他说，宫保不必这般着急，这是天上的火德星君，来贺今上大婚之喜来的，即所谓愈烧愈发是了。当下始笑着答道：“二位既是如此幸灾乐祸，我是一位奉旨特派的照料大婚人员，为自己的考成计，惟有据实奏参，幸勿见怪。”

志锐听说，也和彭玉麟开着玩笑道：“我却是位簇新的国舅，恐怕皇上瞧在我的两个舍妹分上，不准你奏，也未可知。”

文廷式接口道：“宫保，我有一句说话，你可相信。”彭玉麟忙问何话。

文廷式道：“我说的就是那座太和门的工程，今年年内，一定能够造好。”

彭玉麟不信道：“天下断没有这般快法的工程。我也曾经干过几次监造水师营房的委员，若说这座太和门的工程，最快也得半年。”

志锐道：“官保且不管他，到了年底再谈。”志锐说着，即从袖内取出一张诗笺，交给彭玉麟去看道：“官保请瞧此诗作得怎样？”彭玉麟接到手中一看，见上面写着是：昨偕志伯愚詹事左笏卿刑部煦廷堂郎中同游极乐寺望西山率赋二绝

地贫僧守半残庵，雨过山流深色岚；且喜飞蝗不相害，稻田旆旆似江南。

西山变态有千万，吾辈交亲无二三；不问花开问花落，夕阳无语只红酣。

萍乡文廷式未定草

彭玉麟顺口吟哦了一遍道：“这又是道希兄的佳作，我说只有从前的袁随园和现在的敝亲家俞曲园二位，可以敌他。这且不说。”彭玉麟说着，即把那张诗笺，一面交还了志锐，一面又笑着说道：“我此刻倒想拜读拜读伯翁的佳章呢。”志锐收藏了那张诗笺，方才说道：“元白在前，教我怎样班门弄斧，还是请官保的大笔一和吧。”

彭玉麟不待志锐说完，连连的双手乱摇道：“我是武夫，如何敢和。”

文廷式插口道：“官保为什么如此谦法，你当年的那首十万军声齐奏凯，彭郎夺得小姑回之句，何等雄壮，岂是我们这班腐儒风花雪月之作可比。”

彭玉麟听说，便很高兴的说道：“什么叫做可比不可比。你们二位，今天倘肯和老夫比试拳头，老夫倒可奉陪。”

文志二人一同大笑道：“宫保乃是一位擎天之柱，所以太后才命宫保统率神机营事务，照料皇上大婚的。况且现在又是八方无事诏书稀的时候，何劳我们三个打仗。”

彭玉麟也大笑一会，又问文廷式道：“我知道道翁，不是曾和敝友徐杏林方伯，在浙江同过事的么，现在可还通讯？”

文廷式见问，不觉露出抱歉之色的答道：“我和他一别数年，真的天天要想写信，只因上次会试不上，以致无从写起。”

彭玉麟正待答话，忽见一个家人来报，说是刚才军机处打发人来通知，说是太后传旨，明天辰刻召见老爷，彭玉麟点头答应，文志二人，因见彭玉麟次晨既要应召，自然须得预备预备，便不再坐，告辞而去。

第二天五鼓，彭玉麟即到朝房守候，等得叫起的当口，太后因为彭玉麟确是一位硕果仅存的中兴名将，首先慰劳一番。及至提到太和门失火之事，便觉有些不快活起来。彭玉麟奏对道：“皇上大婚，自有百神到来护卫，此乃蓬勃兴发之象，很可喜的。”

太后听了，方才微笑道：“这末你是一员福将，所以咱们要你照料大婚事务。”

彭玉麟免冠叩头道：“臣谢太后金口，将则不敢辞，福则未必。只有皇上，一过大婚之期，定兆三多之喜。”太后点头道：“但愿能够如此，大家都好。”

太后说着，又望了彭玉麟一眼道：“你现在的精神还好么？你替咱们也办了好几十年的事情了，咱们闲一闲的时候，也得替你找件较为安逸的职务办办去。可是还有什么人才，你得保举几个上来，让咱们好用。”

彭玉麟忙奏陈道：“江西举子文廷式，就是一位人才。”

太后笑笑道：“此人还是皇上新选妃子的受业师傅，且俟他会试之后再讲吧，余外还有没有呢？”

彭玉麟又奏陈道：“还有现充四川全省营务处的徐春荣，素随督臣刘秉璋办理军务，也是一位封疆之材。”

那知彭玉麟的一个材字，犹未离嘴，已见太后陡然大变其色的发话道：“你怎么也来保举他起来，咱们从前听得曾国藩、左宗棠两个，说他会卜什么文王卦，本也想用他一用的。后见刘秉璋去做江西巡抚，就奏请派他做江西的全省营务处，一步不能离他，只好缓缓再讲。那知道到如今，不是七王爷来说，咱们真的还当他是个人呢。”

彭玉麟一直听到此地，不禁在他腹内暗叫一声不好道：这样说来，我倒反而害了杏林了。彭玉麟一边这般在想，一边就忙不迭的问着太后道：“徐某并没有什么坏处，太后何以疑他不

是好人。”

太后又恨恨的说道：“他在外面，口口声声的，在说咱们是满洲人，你想想瞧，可气不可气啦。”

彭玉麟听了太后这句说话，不禁很诧异的说道：“太后本是满洲人，徐某这句说话，似乎也不讲错。”

太后道：“光是满洲人的一句说话，自然没什么关系，他的在分咱们满汉，明明是要想造反啦。”

彭玉麟更不为然的奏答道：“徐某帮着督臣刘秉璋，曾经打过十多年的长毛，他倘要想造反，何必又替国家出力。”太后道：“长毛又是长毛，造反又是造反。他又不是咱们大清朝的老祖宗，为什么要他来管满汉不满汉啦。既是在恨咱们满洲人，他就有思想明朝之意。”

彭玉麟道：“太后如此说法，莫非听了什么人的谗言不成。照老臣的愚见，现在的人才，很是缺乏，莫说此话是否徐某所说，臣还不敢就信。即是他说，似乎也没什么歹意。”太后道：“徐某乃是刘秉璋的心腹，又不是你的心腹，你又何必如此帮他。咱们现在要办皇上大婚的事情，没有工夫去和这个妄人算帐。”

彭玉麟一吓道：“难道太后真的还想惩办徐某不成？”太后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何况咱是一国之主。”

彭玉麟道：“太后放心，老臣愿以身家性命保他。”

太后摇头道：“此事不是咱们不相信你，只怕你已经为他所蒙。”

彭玉麟只好磕上一个头道：“先帝在日，曾说老臣和曾国藩、左宗棠三个，尚有知人之明。老臣既蒙先帝奖谕，似乎不致为人所蒙。太后若是信臣，就是不用徐某，也请勿以乱臣贼子之名加他。若不信臣，臣愿同着徐某一齐领罪。”太后听了一愕，略过一会，方才说道：“此是小事，你且下去办理照料大婚之事。因为同治皇上大婚的妆奁，后来照单一点，少了二三十件啦。”

彭玉麟听说，只好磕头退出，一到朝房，正遇仁和王文韶，善化瞿鸿两个，刚从军机处散值出来，大家寒暄几句，王文韶先问彭玉麟道：“雪翁今天奏对很久，太后讲些什么？”彭玉麟老实相告。

瞿鸿太息道：“徐杏林方伯，还是我的老谱兄。我去年放四川学差的当口，就知道松藩台与岐将军两个，很在和他作对，在我们这位老谱兄之意，早就想辞差归隐的了，无奈刘仲良因他办熟了手，确实不能离他。”

王文韶接口道：“我们这位敝同乡，他在我们本省做了好几年的营务处，据小儿辈的来禀，说他极能办事，何以太后有此谕旨。”

瞿鸿 道：“鸟尽弓藏，本是老例，我们这位老谱兄，他的文王卦，真是无次不准的。他曾自卜一封，爻辞上面，却有一句生于秦而死于楚的说话，难道现在真要……”瞿鸿说到这里，虽然连连把话停住，但已有些凄惨之色呈出。

彭玉麟睹此光景，忽也想到徐氏说他明年庚寅，有个关口，不觉悲从中来，竟至无端的涕泗滂沱起来。

王文韶笑慰道：“雪翁不必伤感，我知道你有那个彭铁头的绰号，谁也硬不过你的。我说对于太后面，也不可事和顺，这就是朝廷之上，贵有诤臣的意义。”

彭玉麟听说，仍作悲音的答道：“我已说到情愿陪同徐某一齐领罪，太后依然未消怒意，叫我也没法子。”

瞿鸿 正待接腔，忽见醇亲王已经摇摇摆摆的走将进来，只好同了大众肃然相迎。醇亲王仅仅把头略点一下，即向正首一坐，又把他的二郎腿一跷，连向左右摇着，笑对瞿鸿说道：“子玖，人家都在称您为三国先生，咱说这个话儿确不含糊。”

瞿鸿 未及答话，又见奔入一个内监，对着醇亲王说了一句，老佛爷有旨，召七王爷进宫问话。醇亲王单朝彭玉麟将腰微弯一弯，仍旧大摇大摆的同着那个内监进宫去了。

彭玉麟一等醇亲王走后，便对王文韶、瞿鸿 二人冷笑了一声道：“老七的架子真大，我却瞧不下去。”

王瞿二人，不便接腔，彭玉麟也知他们怕事，就不再说，单问王文韶道：“老七方才说我们瞿子翁什么三国不三国，我可不懂。”

王文韶笑上一笑道：“三国者，乃是华国的文章，敌国的富强，倾国的妻房。”

彭玉麟听完，忙朝瞿鸿 拱拱手道：“失敬失敬。”瞿鸿连称不敢道：“官保不可相信我们王相国的瞎话。”

彭玉麟还待再说，因见时候不早，只好匆匆的别了王瞿二人，出了朝房，回到寓中，很是不乐，却又一时想不出搭救徐氏的法子。第二天告知文廷式、志锐二人，文廷式听了也是一吓道：“这倒不好，怎样办呢？”

志锐接口道：“我虽有个法子，不知有用没用。”文彭二人忙问什么法子。

志锐忽尴尬其面的说道：“我们两个舍妹，都蒙皇上自己选中的。等得她们入宫之后，我叫她们一面暗暗留心，果然听见有了不利于徐方伯的事情，飞即送信给我。我就联合全体的翰詹科道，一同谏阻。一面再由两个舍妹暗中恳求皇上，再由皇上去求太后。”

文廷式道：“这个法子虽好，但恐缓不济急，我的意思，官保再去拜托恭亲王和李少荃制军一下。”

彭玉麟听了，话都不及答覆，先去晋谒恭王，恭王也怪醇王多事，答应遇机设法。

彭玉麟又向太后请了几天事假，亲到保定去托李鸿章帮忙。李鸿章皱眉的答复道：“此事我才知道，且俟明正皇上大婚当口，等我见了太后，见机行事。”

李鸿章说着，又问彭玉麟道：“刘仲良为什么死死活活的不放杏林回家。我的意思，杏林如果回家，似乎较为稳当一些。”

彭玉麟道：“这也难怪仲良，一则杏林跟他多年，一切的事情，都办熟了手的，二则仲良又未知道松寿、岐元、七王爷等人，都在太后面上咕叽。”

李鸿章点点头道：“这末这个信息，姑且莫给杏林知道，否则岂不把他气死。”

彭玉麟太息道：“人家打了几十年的天下，落了这个结果，真正使人寒心。”

李鸿章即留彭玉麟住在签押房内，二人又商量了几天，彭玉麟方才回京，急将李鸿章之话，又去告知文廷式、志锐二人，文志二人稍稍放心一点。

时光易过，已是封印之期，这天大早，李连英命人来请彭玉麟、志锐二人，去到宫里瞧那大婚时候的妆奁册子，防有疏失等事。及至彭志二人，经过太和门的当日，彭玉麟陡见那个

工程，果已完峻，不觉连连称奇起来道：“天下怎么真有这般快法的工程呀。”

志锐忽然大笑道：“宫保，您觉得这个工程，可和从前的一样？”

彭玉麟忙又仔仔细细的看过一遍，复又用手摸过道：“真正的一模一样。”

志锐又问一道：“真的一模一样么？”

彭玉麟很快的答复道：“自然真的一样，不见得还是纸扎的不成。”

志锐把脸一扬道：“偏偏是纸扎的，你又怎样？”

彭玉麟还不十分相信，忙又用手再在壁上掐了几下，方始觉有些不像砖瓦造成的。便问志锐道：“伯愚，你快老实对我说了。”

志锐道：“宫保，您是在外省做官的，难怪您不知道京里扎彩匠的本领。他们真正好算得天下第一的了。莫说宫保不知就里，自然瞧不出他是纸扎的，就是老在北京的土著，若和他们老实说明，谁也瞧不出他是假的。”

彭玉麟听了，不觉惊喜交集起来，忙又抬头再去打量一番，只见那座纸扎的太和门，非但是高卑广狭的地方，和那砖造的

无少差异，甚至那些榫栳的花纹，鸱吻的雕镂，瓦沟的深浅，颜色的新旧，也没走了一丝样子，更奇怪的是，那天适在发着很猛烈的朔风，倒说刮到那座高逾十丈有奇的纸扎墙上，竟能一点不致动摇。彭玉麟至此，方才信服文志二人所说十天再谈的说话，并非欺人之言。

彭玉麟还待鉴赏一会，志锐却与他一同走到李连英那儿。李连英一见彭志二人到了，忙将一部妆奁册子，双手交与彭玉麟道：“官保赶快过目，还得交还承恩公的府邸里去呢。”

彭玉麟慌忙郑重其事的接到手中一看，只见写着是：上赏金如意成柄、进上金如意二柄、帽围一九一匣、帽檐一九一匣、又一匣、各色尺头九疋一匣、又一匣、又一箱、铜法瓌太平有象桌灯成对、紫檀龙凤玉屏风铜镜台一件、紫檀雕福寿镜一件、金大元宝喜字灯成对、金福寿双喜执壶杯盘双对、金粉妆成对、金海棠花大茶盘成对、金如意茶盘成对、金福寿碗盖成对、黄地瓷茶盅成对、黄地福寿瓷盖碗成对、金胰子盒成对、银胭脂盒成对、金银喜相逢槟榔盒成对、玉人物盆景成对、红雕漆太平饽饽成对、脂玉夔龙插屏成对、黄面红里百子五彩大果盘成对、古铜兽面双环罐成对、脂玉葵花御制诗大碗成对、古铜三足炉一件、古铜蕉叶花觚一件、脂玉雕鱼龙一件、脂玉雕松鹤仙子一件、翡翠大碗成对、汉玉松鹤笔筒一件、碧乘福祿圆花璧一件、郎窑大碗成对、汉玉雕八仙插屏成对、青花白地西莲大碗成对、汉玉雕和合仙子一件、璧瑕雕荷叶双莲一件、碧脂玉镶嵌乳璧成对、汉玉双环喜字兽面炉一件，璧瑕双兽面盖瓶一件，翡翠瓷观音瓶成对、汉玉兽面方炉一件、碧玉盘龙扁瓶一件、古铜周云雷鼎一件、古铜周父癸鼎一件、金转花西

洋钟成对、金四面转花大洋钟成对、铜法瓊大火盆成对、翡翠坑案成对、翡翠嵌事事如意月圆桌成对、珊瑚嵌花茶几成对、白玉紫檀八宝椅八张、琉璃琴桌成对、香玉莲三镜成对、金面盆成对、金银翠玉匣子成对、紫檀嵌玉箱子一百只、紫檀金玉嵌大柜十对、进上玉如意成对、领圈一九一匣、又二、四匣、针黹花巾一九一匣、又二、四匣、玛瑙喜字灯成对、珊瑚福寿连三镜成对、金小元宝福寿灯成对、金玉油灯成对、金漱口盂成对、金摇头缸成对、金香水瓶成对、金粉盒成对、金牙箸八又、金喜字羹匙八双、金寿字叉子八双、金饭碗成对、玉漱口盂成对、金 SL 斗成对、金洗脚盆成对、金痰盂成对、金馔子罐成对、金靴刷成对、金恭桶成对、银便壶成对、玉恭桶成对、翠便壶成对、金玉翠瑚子孙器成对。彭玉麟看毕之后，将那册子递还了李连英道：“倒底不愧皇家，真正的满目琳琅，美不胜收。”

李连英笑答道：“这还是老佛爷再三吩咐过从俭省的呢。从前同治皇上大婚的妆奁，就多一倍；至于康熙皇上的，那更不用说了。”彭玉麟笑道：“如此说来，我的责任，岂不十分重大。”

李连英、志锐两个，且不答话，只把四只眼睛，朝里在望。正是：

漫道皇家真富贵须知宫阙降天仙不知李连英、志锐究在望些什么，且阅下文。

第一百回

忠臣返本大义炳千秋 孝子归真全书结三杰

彭玉麟因见李连英和志锐两个，都把各人的眼珠，朝着宫门之内在望，于是也将他的双目，跟着李志两个所望之处望去，却见一队异乎寻常美貌的宫女，都在那儿奔进奔出，忙忙碌碌的不知干些什么，正待去问李连英的当口，同时忽又听得有那很干脆的声音在说：“这个老头子，就是大家喊做彭铁头的硬头官儿啦。”

他就一边笑着，一边问着李连英道：“这班究属什么人物，怎么也在背后叽叽喳喳的议论老夫。”

志锐接口笑答道：“这班人物，都是新皇后叶赫氏的贴身宫娥，因为大婚之期已近，特来摆设妆奁的。”

李连英也笑答道：“彭宫保，您这彭铁头三个字的绰号，真不含糊，连这一班新皇后的宫娥彩女，也都知道的。”

彭玉麟还待再问，又见宫中有人出来，说是太后在唤李连英进去，彭玉麟见李连英有事，只好匆匆的忙与李连英接洽一下，即同志锐出去办他应办之事。

没有几天，已是正月二十四了，彭玉麟既是在忙那照料大婚的妆奁事务，志锐也在忙他两位妹子，先期进宫的事情，文廷式此时，又在会试期内，所以彭志文三人，都少见面。等得二十六的上午子正，光绪皇上，已与新皇后叶赫氏，行过大婚典礼，同时吃过长寿饽饽子孙面，当天晚上合 之喜，因有瑾珍二妃，遵着清室列宗列祖的成法，大概已将皇上须与皇后行那周公之礼的事情教会，自然十分美满。

太后因见这位新皇后是她的内侄女儿，一切赏赐的典礼，反比那位同治皇后来得隆重好些。又因彭玉麟此次照料大婚事宜，所有进呈几百抬的妆奁，毫没有一点遗失，也赏不少珍玩；并下一道懿诏，说是彭玉麟须俟皇上新婚满月之后，方准交御神机营差使，出京回任。彭玉麟既奉特诏，便也安心供职；当时又碰着一件最高兴的喜事，就是文廷式已经点了庚寅科的榜眼，后来又知道文廷式，本已可望点元，嗣因错写了一个字，虽已临时设法改正，但因此故，遂至改为一甲第二。

彭玉麟既得此信，前去替文廷式道喜的时候，还替他十分大抱委屈。幸亏文廷式是位名士，对于失去状头之事，毫不介意；所最关心的，倒是不知道李鸿章究在太后面前，已替徐春荣讨下人情没有。彭玉麟更为关切，即把他已见过了李鸿章，李鸿章说是太后已经应允不伤徐氏性命之话，告知文廷式听了。

文廷式听毕道：“太后之话，想来不致反悔，好在杏林方伯，本来早想辞官归隐，就是将来功名上有些甚么不利之处，却也不在他的心上。”

彭玉麟听到这句，忽然皱着双眉的说道：“道翁，我这个人，恐怕真被徐杏林的那个文王课说着了呢。”

文廷式忙问此话怎解。

彭玉麟道：“前几天，我在神机营里看操的时候，内中有一个将官，对我不守营规，我就把他军法从事，谁知全营的将官，都去和我为难；当时虽由恭王赶到喝止，没闹甚么乱子，可是我已因为此事一气，这几天常常的口吐鲜血。徐杏林说我今年一关难过，我怕要与道翁就此长别了呢。”彭玉麟言罢，似有唏嘘之意。

文廷式忙安慰道：“宫保不必疑虑，莫说宫保为官清正，为友忠心，皇天不负好人，自然寿登耆隤。只有清室的一班少年皇族，自恃或是皇子皇孙，或是椒房贵戚，早把我们汉人，不放在他们眼中，物必自腐，然后虫生。”文廷式说到这里，便又低声说道：“昨天我接到广东发来的家报，说是那里的香山县中，出了一位名叫孙文的少年志士，对于清室，似有革命之意。宫保此番出京回任，对于此等人物，须得暗为维护。”

彭玉麟听了大惊道：“如此说来，徐杏林确有未卜先知之明的了。他本在说清祚恐怕不能永久。太后恨他，原是为他。目下既出一位少年志士，我必不让他做吕留良第二便了。”文廷式点首道：“宫保能够这样最好。我当乘机奏明皇上，赶速亲政，和善外交，总要办到太后撤帘罢政，这就是我们的百姓，将有好日子过了。”

彭玉麟听到此地，忽又色喜起来道：“道翁既是这般说法，我当一俟大婚满月之后，即行出京。因为我尚能够多活一日，便好多办几个贪官污吏。”

文廷式听说，便又诚诚恳恳的慰藉了彭玉麟一番。彭玉麟也就告辞回寓，预先收拾行装。及至大婚满月，立即陛辞请训出都，回到他那太平府的巡阅行署。只见钟鲁公替他所办之事，都极井井有条，毫未误事。当下一面慰劳钟鲁公，以及告知在京诸事，一面便发一份电报去给川督刘秉璋，说明自己在京得病，要调徐春荣东下帮忙，那知刘秉璋的回电，竟不允其所请。电中并述川边顺庆一带的蛮子，又有蠢蠢发动之势，徐某既任全省营务处之职，自顾不遑，焉能东下云云。彭玉麟看完电报，便问钟鲁公如何办法？

钟鲁公道：“杏林方伯，虽然急于辞官，但他是位富有责任心的人物，川中既有蛮子蠢动之事，只有等他办完军务，再行计议。”

彭玉麟道：“只好如此，别无他法。”

钟鲁公道：“职道近见宫保的精神，似不如前，何不赶紧廷医诊治。”

彭玉麟听了大笑道：“我现在正拟出巡长江，要去好好的惩治一班贪官污吏，恶霸土豪，倘一服药，便须在署养病，如何使得。”彭玉麟便不听劝，即于第二天溯江而上，先到金陵，次到安庆，再次到九江，再次到汉口以及武昌等处。当时彭玉

麟正在做那个包龙图第二工作的时候，正是徐春荣也在四川顺庆一带，做他大杀蛮子的时候，不料徐春荣的工作，还没蒞事，可怜这位三朝元老，现任巡阅长江大臣的彭玉麟宫保，竟至不能再与徐氏一见，业已撒手西归去了。

北京得信，两宫辍朝三日，以志其哀，并赐谥刚直，谕知湘抚，行查彭氏子孙名单，以备服满时，送部引见。一班百姓，一知彭玉麟逝世的消息，无不如丧考妣一般，甚至有人以身殉的，也属不少。

徐春荣因在川边，得信较迟，及见官报所载，方始伏案大恸道：“雪琴宫保，你老人家真的先我而去了么。”说了这句，哭至晕去。

左右幕僚，争相救醒安慰道：“彭宫保不幸去世，朝廷失去一只臂膀，固属可痛，不过营务处这里，现在大敌当前，似且暂时节哀，先治军务要紧。”

徐春荣听说，因见左右既以大义相劝，只好去顾军事。那知徐春荣的生平打仗，全凭那个文王课的爻辞为旨，所以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自从弱冠之岁，投笔从戎以来，从未吃过一次败仗。只有这次，因为伤感彭玉麟去世，急切之间，无暇再去卜其实长江流域应到四川之重庆江头为止，前清既以上地点为限，彭氏遂不入川。而后战，总算吃了一次大大的败仗。这仗一败，自然给了那些蛮子战略上的一个便利，害得徐氏一直打到第二年的冬天，始将川边一带的蛮子，治得伏伏贴贴，班师回省。去见刘秉璋的时候，刘秉璋不及慰劳，即紧执了徐

春荣的双手，很抱惭的说道：“杏林，你可不要怪我。”徐春荣陡闻这句无头无脑的说话，当然不解。

刘秉璋又叹上一气的接说道：“我的留你在川无非为着国家之事，并不是为我个人之事。无奈卸任入京的岐元和那松寿，总是死死活活的与你作对。”刘秉璋说着，急在签押桌上，拿起一封京电，递与徐春荣去看道：“此是瞿子玖私下拍给我的，你且看了再谈。”

徐克荣忙将那电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是：仲良制府勋鉴：马密。昨日晨正，岐元松寿，均蒙叫起，太后垂询川事甚久。事后探知，岐松奏对之辞，进谗杏林方伯遗误军事，克扣饷精，买官鬻爵，舆论沸腾等语。犹虑太后不信，又说成都东门之杏林堂药店，即杏林方伯受贿过付之机关。并且牵涉钱玉兴军门，谓其开设玉兴钱店，与杏林方伯通同舞弊。太后本已深恨杏林方伯，所以不即立下严旨者，尚顾彭刚直在日，力为求情暨李合肥为之再四辩白。今太后又闻岐松之诬奏，遂触旧恨，已派贵畹香侍郎，入川密查。此案不派汉人而派旗人，杏林方伯与玉兴军门，恐极不利，特此飞电奉闻，务希注意。弟 叩

徐春荣看毕，将那电报，交还刘秉璋之后，始淡淡的笑道：“此事怎好怪着老师，既派钦差来川密查，自然容易水落石出。”

徐春荣说到此地，忽又失笑道：“门生却知道成都省里，并没甚么杏林堂药店，以及玉兴钱店的呀。”

刘秉璋恨声答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照我之意，最好是你就在年内请假回去。”

徐春荣摇头道：“这倒不必，我若一走，反而像个情虚畏避的了。”

刘秉璋正待答话，忽见一个戈什哈送上一份京电，译出一瞧，见是文廷式拍来的，内中大旨，也与瞿鸿禨的相仿。徐春荣略略一看，单对刘秉璋说道：“门生近来有两三个月，没有接到家慈的平安信件了，此刻急于回到寓中一查此事。”

刘秉璋急急挥手道：“这是我那四位门生媳妇，连同三个小门生，何尝不在惦记于你。”

徐春荣赶忙回到寓中，四位夫人尚未知道钦差入川密查之事，只因已有两年不见，一旦奏凯回来，自然喜形于色。徐春荣先问近日有无家报到来，万氏夫人忙去拿出两封童太夫人的手谕，徐春荣看毕，因见老母尚安，方始放心，略谈出差之事，才把瞿文二人电中之话，述给四位夫人听了。四位夫人听说，一齐笑说道：“我家果然有钱去开药店，太夫人岂不早早责备。”

徐春荣微蹙其额的说道：“只要没有性命之虑，得能归见老母一面，于愿即足。”

四位夫人譬解一番，陈石卿也来劝慰，等得贵钦差秘密入川查过，回京奏覆，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太后据奏，火气略退一些。李鸿章，曾纪泽也求庆亲王代为缓颊，文廷式又

去联合一班翰詹科道，一同上折伸辩，太后却不过众人之情，始将徐春荣，钱玉兴二人，革职永不叙用，了结此案。

徐春荣既见保全性命，不觉大喜，即于光绪十八年三月初一那天，叩别刘秉璋，率眷回籍。及到白岩，童太夫人，早已得信，一见儿媳孙子等等，平安回家，索性谕知大家不准再提四川之事，免去烦恼；只是每天的含饴弄孙，享受团圆之乐。

徐春荣本是孝子，便于承欢色笑之外，又把所有官囊，分做了二十份均摊，太夫人得一份，六弟六妹，各得一分，祠堂祭扫之费得一份，族中恤贫之资得一份，其余几份，留作自己过活。太夫人瞧见她的爱子安排公允，自然更加高兴，这样一来，日子过得便快，转瞬之间，已是十九年的八月中旬了。

徐春荣因见到家已有年余，并无甚么疾病发现，本月中秋，就是老母八秩晋三的寿诞，他这个人，竟能生于秦而并未死于楚，心里很觉快活，当下便命四位夫人，中秋那天，须得好好的替他老母祝寿，四位夫人自然照办。中秋的那天大早，徐春荣便率领四妻三子，以及六弟六妹，去与童太夫人拜寿，午间开出寿筵，童太夫人坐了正中，所有儿孙，连同女儿女婿，分坐两旁四席，酒过三巡，童太夫人笑对徐春荣说道：“弟老，为娘活到八十三岁，要算今天第一快乐了呢。”

春荣公忙与童太夫人敬酒之后，方始含笑答道：“国家承平，家庭无事，你老人家身体健康，都是祖宗的积德。”大姑太太插嘴道：“大哥方才所说，果是人生难得之事。现在，再望我们这三个内侄，早早成名，那更好了。”春荣公微蹙双眉

的答道：“大妹如此期望，自是正理。可惜你的这三个内侄，年龄太小，不能继我之学。”

大姑太太方要答言，只见做书的手执一封信札，由外走入，双手呈与祖母。童太夫人，即命春荣公拆开观看，春荣公看毕，不禁喜动颜色的对着童太夫人说道：“孩儿刚才正愁你老人家的三个孙子，年纪太小，儿子又是风中之烛，不及教训他们学业。”说着，以手指信接说道：“文道希现在已放了江南正主考了，他的学问，胜过儿子十倍，将来三个孙子，如遇不知之学，不妨前去就正于他。”

春荣公说到此地，又把信中附着的一张诗笺，递给做书的道：“你把此诗，解给祖母听听。”

做书的慌忙接到手中一看，只见写着是：奉命典试江南出都门作：九朝文献重三吴，常譬人材海孕珠；况是明时须黼黻，要令奇士出葫芦。

不才恐负文章约，经乱庶几民物苏；雨后西山添爽气，山灵知我素心无。

做书的看毕，即将诗意，解与祖母听过，祖母笑着道：“汝弟尚幼，汝虽只有十岁，大家都在赞汝能吟小诗，汝父方才之言，须得牢牢记着。”

做书的谨敬受命。

一时席散，春荣公这天微有醉意，晚餐既罢，即由万氏夫人，扶着上床安睡。刚刚入梦，忽见一位红袍纱帽的官吏，含笑走入道：“徐方伯，下官奉了三杰之命，来请方伯前往议事。”

春荣公忙问三杰何人，那个官吏道：“见后自知。”

春荣公不便盘问，只好同他出门，一时到了一座公廨，尚未走入大堂，已见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三位中兴名臣，降阶相迎，邀入一所签押房中，一同笑着道：“杏林方伯，我们中国的劫数，正在方兴未艾，以后事情正多，须得你来帮忙。”

春荣公听了不解其意，顺眼看去，只见案上摆有甲午劫数人名录、戊戌劫数人名录、庚子劫数人名录、辛亥劫数人名录的四本簿子，正待去番。曾左彭三公，一齐按住道：“天机不可漏泄，此时还早，杏林方伯，快快回去安排身后之事。两来复后，定当饬人相逐。”

春荣公不觉一吓，已经惊醒转来，方知做了一个奇梦，当时默忆梦境，犹觉历历在目，急把梦中之事，详详细细的告知万氏夫人。万氏夫人大惊，竟至不能对答说话。春荣公却又正色的说道：“自古皆有死，我已安然到家，侍奉老母年余，此正我的意外之幸也。你们即从明天起，好好替我预备后事，不到我的临歿那天，不准去给太夫人知道。”

万氏夫人含泪答应，第二天暗暗的告知汪葛刘三位夫人，以及做书的弟兄三个，那时候两弟很小，做书的业已十岁，略知事务，但又不肯高声哭泣，以违老父之命，心中所希冀的，

只有盼望此梦不准而已。及至八月大尽日的那天白天，春荣公仍与往常一般，并没甚么可异之处，做书便悄悄的安慰万氏夫人道：“母亲放心，父亲之梦，未必应验。”

万氏夫人急问何以见得，做书的申述己意道：“父亲前曾卜过一卦，爻辞所载，说是生于秦而死于楚的，此卦既不应验，此梦难道会准不成。”

万氏夫人听说，也认有理。谁知一到九月初一上午的子时，春荣公陡然双颊生火，料知有变，即把做书的召至榻前，遗嘱道：“为父梦中曾蒙曾左彭三公谕以天机不可泄漏，但是对此舐犊之情，不能无言。甲午、戊戌、庚子，辛亥，这四年之中，既有劫数字样，国家必有大乱，汝年尚幼，趁此在家侍奉重堂，并须好好念书。”

春荣公说到此地，气息已经仅续，又谕知做书的道：“为父平生最佩服的文人，只有你那文道希世叔，你的世兄文永誉，字公达，现在仅比你长两岁，不过他是名士才子之子，将来的学业，当然在你之上，你好生求之。”

春荣公说完，竟至无疾而逝，做书的写至此处，一则因为曾左彭三杰之事，已经叙毕，二则若要再写，便是我家徐姓孤儿寡妇之辞，就是要写，恐也不能成文了。正是：野史只宜观事迹吾生原不擅文词即以此句，作为本书的结束。